Nach Afghanistan kommt Gott nur noch zum Weinen

哭泣的阿富汗

丝芭·沙克布 著
潘 娟 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是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故事，一个战争的故事。

这是一本好看的书。在这里，战争与和平，人性与兽性，男人与女人，憧憬与现实，崇高与渺小，尊严与耻辱，赤裸裸、面对面地交织，碰撞，斗争。

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文明和野蛮，宗教和国家，社会和个体，性爱和情爱，理性和感性，生存和发展都会得到新的诠释。

让我们用我们的眼睛去看，用我们的心去思考。让我们知道，在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些经历，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种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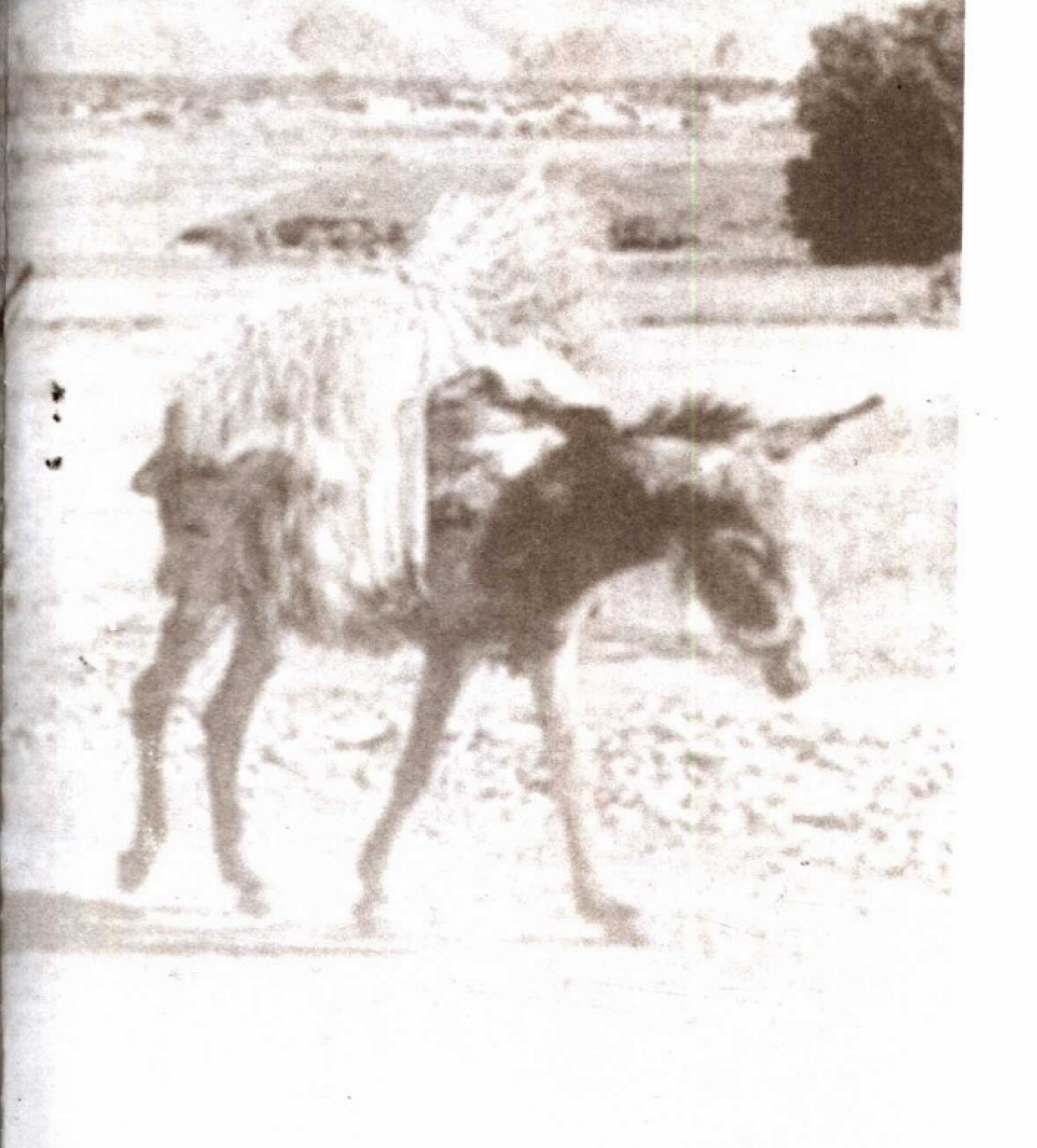
http://www.ssdph.com.cn
ISBN 7-80149-677-9/D·110
定价： 18.00元

献给 Rahela

献给我的母亲

献给自由与不自由的人们





Nach Afghanistan kommt Gott nur noch zum Weinen

哭泣的阿富汗

丝芭·沙克布 著
潘 娟 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哭泣的阿富汗/丝芭·沙克布著；潘娟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6
ISBN 7-80149-677-9

Ⅰ.哭…　Ⅱ.①丝…　②潘…　Ⅲ.通讯—作品集—伊朗—现代　Ⅳ.I37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0882 号

哭泣的阿富汗

著　　者：丝芭·沙克布
译　　者：潘　娟 等
责任编辑：许春山　刘　琳
责任校对：闫晓琦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9.5
字　　数：196 千字
版　　次：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677-9/D·110　　定价：18.00 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2-1715 号

发生许多战争，诸多死亡，
为了和平的降临，阿伊芭傲做出几多牺牲。
她成为蒙古军首领的女人。
这是你的信条吗?
是的，阿伊芭傲说。

是的，传扬这些箴言吧。
女人们应该带着对战争的憎恨生下孩子。
天地由英雄之手而毁灭。
只有我们，可以令她重生！
欢乐之曲，悲伤之歌。
目之所及，世界已毁。
赐福于那些重新建造她的人吧！
赐福于那些创造美好世界的人吧！

——BAHRAM BEYTAIE
作家，电影制片人

故事缘由

姓名？

锡林－戈尔。

这是你的孩子？

是的，*Bale*[1]

那这个呢？

Bale.

这个也叫……？

Bale.

那边那两个男孩子呢？是不是兄弟俩？

对，我儿子纳维德和纳比。是我亲生的。

边防官马赖克一脸怀疑，但还是在那张锡林－戈尔捏了几个小时、被汗浸湿了而皱巴巴的文件上盖了章。

到那边去，马赖克一本正经地喝令道。把这个纸条递给我的同事们看，跟他们说是马赖克先生给的。这样就没问题了，你就去拿你的口粮吧，一袋给你男人，一袋给你自己，还有一袋是孩子们的。明白了吗？各一袋。

这个女人的脸完全被遮掩着，她眼睛前面的细纱太密，我

① 斜体字为本书作者用德文字母拼写的阿富汗当地语言。以下同——译者注。



看不到她面纱后朦胧的眼神。尽管如此,我却分明感受到她的愤怒,她的尴尬和她受辱的感觉。虽然我无法得知,她是否在看我,但我仍微笑着,试图表达一种友善。我使她感觉到,我和马赖克不同,我是站在她那一边的。

你都看见了吧?马赖克贴近了问道,好像我俩是老朋友,亲戚或者姻亲似的。他这样似乎在表现我们是相互信任的,即他和我在一边,而那些围着我们的人在另一边。我退了一步,不去看他。

马赖克很明白,他已经很走运了,没有被推到命运的那一边。他不用为口粮操心,不需要盖章,不需要批准,不需要同胞的仁慈。这下,这下他成了幸运的人,他成了拥有特权的人。

自从联合国为这些由伊朗返回的阿富汗人建造了营地,他就每月可以赚到大概合六十美元,以此养活他家和他兄弟一家。返乡的人经常在途中为减轻负重丢下他们的麦子,马赖克每周都会捡到一两袋或更多,他把这些无主的麦子拿去卖高价。

你都看见了吧?他又煞有介事地重复着。

是的,我干巴巴地回答,好像我对锡林－戈尔的命运,对捏着湿纸条的女人的命运,对那四个看起来属于不同父母的孩子的命运没有一点兴趣。马赖克一定失望了,他期待的眼神在我近乎孩子气的固执中消失了。

我能想像,马赖克想和我谈什么。当他的同乡们在直射的阳光下,在沙地上排着长长的队伍焦灼地盼着他为他们盖章的时候。

也许他想告诉我,锡林－戈尔的孩子全是她借来的,为了多争一点口粮。紧接着她会把这些可怜的孩子丢到大街上,而他,马赖克,又得去把他们找回来,安排住处。或许他还会说,锡林－戈尔和许多别的阿富汗女人一样是妓女,还给很多男人生过小孩。

马赖克先生，我抢在他之前说话。抱歉，这儿太热了，风也太大，我想去找个荫凉处。十分感谢您能允许我参观您工作的地方。

但您还什么都没看呢，马赖克表示异议。

我一会儿就回来，我敷衍着蹓出了蓝色的塑料帐篷。我不想让马赖克知道我在何处与何人交谈。

正如我担心的那样。那四个看起来属于不同父母的孩子没留下踪迹，我后悔没仔细看看锡林－戈尔穿的鞋。女人脚上的鞋是她们惟一的可供辨认的地方。一块蓝色的打着褶子的纱巾将女人从头到脚裹得紧紧的，抹杀了她们的不同，也剥夺了她们的尊严。我该如何找到锡林－戈尔？这儿到处都是蓝色的大袍子，时而被风吹得紧贴在女人们纤弱的身体上，时而狂暴臃肿得像热气球要把女人们拖到天上去。我依然试图透过眼前这些细密的纱网，从这些活生生的幽灵中辨认她们的面庞。

我来来回回穿梭于这许多的纱巾中，四下张望。我无法忍受了！一个半月以来我一直在阿富汗。我心力交瘁。这无静止的沙尘和燥热的空气令我连呼吸都费力，我已经成了懦夫，不是吗？我不再愿意倾听这些一无所有的人的遭遇，他们的焦虑，他们的饥饿，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困境，他们的贫穷，他们的疾病还有他们那一丝祈盼转机的希望。

也许我该径直走进荫凉处，也许我该找个空帐篷，躺下睡大觉。我还可以爬上一辆载着新的逃亡者驶向边境的大卡车。那么今晚我就可以重回到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伊朗，可以重回到舒适的西方的花天酒地的世界中去。

无力，即使是稍稍挪开几步也不行，我站在那里仿佛灌了铅，在酷热的太阳下独自伤神，那蓝色的袍子已使我不能自拔。

La - elah - ha - el - allah. 你想要什么？这是我的孩子。看



在真主的份上,求你别打扰我。

我的知觉在刹那间凝滞了,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请您原谅,我不能再说话,因为我口渴得要命。我盯着眼前的蓝袍子,直到终于可以接着说。我只是在这儿转转。我不为联合国工作,也不属于其他援助机构。我待在这儿是因为我……

因为什么?因为我亲眼看到了你们的贫苦而想拍下它写出它?因为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的人类只有看到遥远世界的痛苦才能感知自己的内心?因为我想,如果有人讲述你们悲惨的一切会对你们有所帮助?特别是当你们被你们的真主当作女孩送到这个世上来的时候?因为我……

你还好吧?这个袍子问道。一只手从下面伸上来,撩开我的袖子,抓住我的手臂。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想。我站在沙漠的中央,看着成百上千人像牲口一样被赶到大卡车上,而这个女人问我,我好不好。

我想,人们逃出来的时候,他们的故乡不是完整的,他们返回的时候,也不会是完整的。女人,孩子,男人只知道流亡。人们埋葬了女儿和儿子,又埋葬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兄弟和姐妹。人们没有房屋,没有坐的地方,吃饭的地方,睡觉的地方。小女孩和小男孩只有一只胳膊,只有一条腿,甚至无手无脚。人们体弱多病,营养不良,皮包骨头。杀掉了别的男人的男人,看见死亡在向他招手。一次又一次地亲见自己孩子的夭折的女人,情愿自己去死。

我已经料到了,锡林-戈尔说,她柔静的声音如游丝般掠过我的心头。

什么?我依然心神不清。你料到什么了?

你不属于任何援助机构。你讲我们的话。你是谁，你在这儿干吗？

锡林－戈尔有力的手仍然抓着我的手臂。她蹲下来，也拉我蹲到沙地上。

我要写一本书，我说，并且试图从细密的纱网中辨认这个女人的双眼。我随时准备听任何故事。

一本关于阿富汗的书？描写我们？人们嘲笑我描写一个除了饥饿和贫苦，战争和死亡，而一无所有的国家？有什么可写的呢？有谁会看这样一本书？

我也看书的。锡林－戈尔却这样说道。从前，俄国人在这儿的时候，我上过小学也学过识字。除了课本我还读过三本半书。第一本是我自己买的。第二本是一个女老师送我的，第三本只是半本书。那是我在首都被炸以后的废墟里找到的。可惜，我从没见到另外半本，我很想从头到尾读完整个故事，那书写得很好，是写一个女孩，……唉，我记不得了。另外的那一本是我惟一的一个女朋友送我的。我们在很多村子里住过，在其中一个村子我认识了她，她是医生，我为她工作。

纱巾里的锡林－戈尔注视着我。我感觉她正在解读我。我不需要说话。她能读懂。

终于她将手从我的臂上拿开。留下一块湿的印记。我不去擦拭，让它在太阳里晾干吧。

一本书。锡林－戈尔说，头巾纹丝未动。

我对蓝色纱巾微笑。

我应给你讲我的故事吗？锡林－戈尔问，你需要这些？

她的问题听起来像是警告，带着一丝威胁的味道。而我不知道，为何我没有说“是”，却把目光转向远处的卡车。它们将从



伊朗返回的阿富汗人带来，然后丢在蓝塑料帐篷中。我的思绪无头无尾。这时锡林－戈尔用手捏住我的下巴，把我的头转过来，迫使我再次看着蓝纱巾里的头，再次问道，你要听吗？

几年以后我懂得，我说“是”的时候，锡林－戈尔已经准备让我在那个早晨进入她的生活和故事。几年里我们紧紧相连，也许一生。是的，需要。我回答，含笑将手放到她的纱巾上。

我很高兴。我说了“是”。

锡林－戈尔和我几年以来在阿富汗遇到的别的女人根本不同。锡林－戈尔像一棵大树，像一棵屹立在风雨中的挺拔有力的白杨，她看到了一切，理解了一切，她明白所有，讲述所有。

我所认识的阿富汗女性，没有人可以这样自然坦诚地谈及她们的生活，特别不会讲她们和男人的关系。但是锡林－戈尔讲述一切她能回忆起的事，精确而详细，好像她希望当她离开人世后，至少她的故事能留下来。无论我提不提出问题对她都没有影响，锡林－戈尔以她自己的韵律和速度讲述着她生命中的故事，锡林－戈尔的话语就像天气一样，时而像暴风雨扫除一切，时而像一阵柔和的轻风掠过心田，时而像春日暖暖的阳光温暖冰冷的心，时而像沙漠里酷热的太阳一样在燃烧，时而像微微的寒雨冷却了心神，时而像暴雨般劈里啪啦地落下，汇成激流，扫荡一切阻碍她的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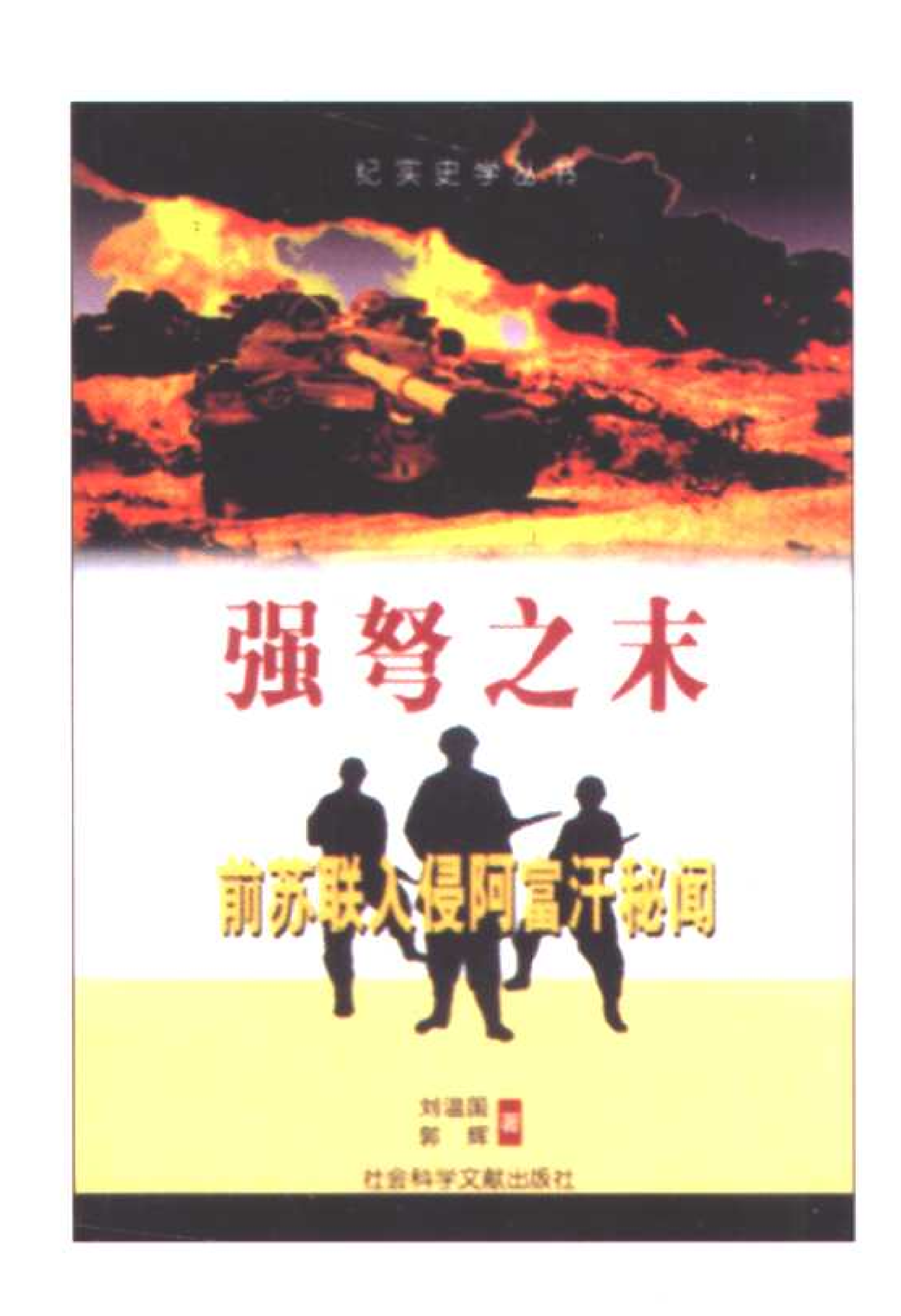
锡林－戈尔的故事并非异常，它讲述的是很平常的错乱，恰恰正是或正似成千上万阿富汗女性所经历过的和仍正经历着的。

在那片我们第一次相遇的营地，还有那些城市、村庄，这整个国家，到处都是和锡林－戈尔一样的女人、孩子和男人，他们仍在创造希望，仍又从他们生活的地方再离开，仍相信一切都将好转。一切总是像新生时那样充满着希望。



丝芭·沙克布 (Siba Shakib)

生于伊朗德黑兰，信仰波斯教，熟悉阿富汗及其传统风俗。1996年开始在阿富汗进行写作，并做编导，为德国电视台（ARD）制作的文献资料记录下了饱受蹂躏的阿富汗人民的悲惨遭遇，并有部分记录片获奖。现生活在德国、美国纽约和意大利。


纪实史学丛书
强弩之末
前苏联入侵阿富汗秘闻
刘温国
郭 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芬芳的花儿和有胎痣的姐姐



在阿富汗几乎每个名字都有它的喻义。锡林－戈尔的意思是芬芳的花儿。可以推断，在她出生那一刻，她母亲看到了一朵甜美的花，闻到了花的芬芳或者就是想到了一朵芬芳的花儿，这些遐想都是西方幻想中纯真的社会主义罗曼蒂克。

或许，锡林－戈尔的母亲像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在生她这第五个女儿、第九个孩子的时候经受了巨大的痛苦。或许，在那一霎她想到，以她正渐渐虚弱的身体和干瘪的乳房应该再不生育了。再或许，她很高兴看到产出的婴儿只是个女孩，因为如果是个男孩，他就得喝更多的奶，还得操更多的心。母亲必须要经常抱着他，他过生日时要宰一头羊，还要给他出钱去割礼，送到毛拉[①]那去学习古兰经。

不，安拉是善良的，这次赐给她一个女儿。

准确地说，真主总是很关照锡林－戈尔的母亲。她第一次生孩子时，给她送来了男孩，这使她丈夫能感到自己是个

---

① 伊斯兰教的神学家。



真正的男人，这样他既不会打掉她的牙齿，也不会和她离婚或者把她扔回娘家。

为了确保一切，在第一个孩子后，真主再次赐给她一个男孩。第三个也是男孩。

然后真主也考虑到了锡林－戈尔母亲的愿望，于是接连赐予她三个女儿。这样她终于有了帮手来干许多活儿，比如照顾丈夫和三个儿子，种田，烤面包，缝衣服，放羊，挤羊奶，煮饭，织毯子和其他一些家务活。

再下来的两个孩子又是男孩。锡林－戈尔的父亲为他们每个人都宰了一头羊，每个都要割礼，但至少他俩不用再去毛拉那里了，因为家里的前三个儿子已学了古兰经。

为这两个兄弟忙完之后，紧接着，锡林－戈尔出世了。对父亲来说这不好也不坏。对母亲却是好事。锡林－戈尔是个安静的孩子，她过得很好。她孩童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安静中度过。她坐在沙土地上粘土茅屋墙角的阴影里看着父母、哥哥姐姐们如何耕种小小的田地，如何一点一点地挤羊奶，给驴喝水，清扫屋尘，织毯，如何弄饭食，烤面包。在异族闯入之前，他们就是这样度过每一天的。

每天清晨锡林－戈尔被那个在面颊上有胎痣的姐姐放到角落里，发一块面包，然后就保持安静，什么也不用做，只是观察着，去懂得一个女孩的生活应该如何：不要引人注目，干活，还有服从老少男人的命令。

在她刚两岁的时候，锡林－戈尔第一次独自站起来，从角落里往屋前走去，向她有胎痣的姐姐走过去。姐姐正在屋前蹲着洗衣服，锡林－戈尔就蹲在了她旁边，用小手在肥皂水里搅，弄一个泡泡在指尖，还在地上尿尿，然后又被有胎

痣的姐姐拎回到墙角里放下了。

这一切都被真主看在眼里，他在这一刻又想到了锡林－戈尔的母亲，想起这两年里，他忘记在锡林－戈尔母亲的肚子里植入新的孩子了。真主急于想弥补他所耽误的，于是在锡林－戈尔还不满三岁的时候，在她小小的怀中一下有了两个小弟弟，从此她天天都在为这对双胞胎忙碌着。

她再也很少抬头，去看母亲、姐姐们和父亲、哥哥们整天做些什么了。

接下来，当小锡林－戈尔看明白在周围的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她的两个小弟弟不用她拉着也能走几步路了。一个从右向左走，另一个正好从左往右走，两个头撞在一起，跌倒了，开始哭喊着，想从姐姐那儿得到帮助。这时一个导弹就在他们附近炸开了。

这是第一个，但是在锡林－戈尔一生中不是最后一个。双胞小兄弟呆住了，跌跌撞撞地奔向他们的姐姐，把头埋在锡林－戈尔小小的裙下。母亲一脸惊恐，哥哥们从田里跑回来，姐姐们尖叫着。父亲神色焦虑，他说，肯定就是了，俄国人来了。

俄国人？谁是俄国人?我们的邻居？他们为什么要来？他们想抢我们的什么东西？我们自己都一穷二白，母亲大声说道。

父亲看着儿子们说，我们必须进山。从前英国佬占了我们的土地，控制我们的命运，现在俄国人也想这样。从前英国佬看中了我们的女人和孩子，现在俄国人也想这样。从前英国佬亵渎我们的国家和宗教，剥夺我们的权力，掠去我们的自由，践踏我们故乡的土地，现在俄国人也要这样。我们





已别无选择，现在就是我们加入穆斯林游击队的时候了，我们要参加抵抗俄国人的战斗，即使耗尽我们最后一滴血也要反抗。

直到最后一天。

这是锡林－戈尔记忆中的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父亲把儿子排成一行，祈祷着，发给每个人一件武器和一包弹药，然后就从锡林－戈尔的生活中，从粘土茅屋消失了，却留下一大块地方。这可以用来吃饭，坐，照看她的双胞弟弟，把他们头发上的虱子挤出来；可以用来纺毛线，缝衣服，织毯子，砸开小块的糖；可以用来收谷子，还可以坐下来谈论战争，伤亡，俄国人，以及在夜里铺被褥。

锡林－戈尔和双胞弟弟不再睡在炉边角落里的地上了，他们有了更多食物，还可以聊天。只是山里的炮弹、击落的导弹、爆炸的炸弹让她想起哥哥和父亲。他们有时会突然回来，稍作停留，又消失了。

那天，锡林－戈尔正在地里捡少得可怜的一点土豆，一个男人急匆匆地从她旁边走过。他背着另一个人，那人浑身是血。背人的那个突然停下来，向她转过来。她认出，那是她的一个哥哥，就笑了。可是哥哥没有笑，他问，你为什么不戴头巾？就继续往前走，消失在茅屋后面。

锡林－戈尔的母亲从屋里出来，没有一点血色。玛达尔，妈妈。

面无血色的玛达尔立在屋前，双手握着一个陶土水壶在胸前，咕哝着一些锡林－戈尔不能听清的话，因为面无血色的玛达尔没有了声音。

锡林－戈尔站在那儿，盯着面无血色、不能说话的玛达

尔 。那时锡林 - 戈尔在想，是谁让玛达尔的脸失掉了颜色，是谁让玛达尔不能说话。是不是那个流血的人偷走了玛达尔的面色和声音，还是玛达尔自己将它们放在壁龛里而忘了取出来。就在锡林 - 戈尔这样想的时候，面无血色、不能说话的玛达尔把陶土水壶扔到了地上，水壶碎片撒了一地。

没有血色没有声音，水壶碎了。

锡林 - 戈尔拉着双胞弟弟，转过身不再去看面无血色、不能说话、没了水壶的玛达尔，而回到田里去挖那些少得可怜的一点土豆。土豆在地下，长得很好，因为那儿很凉，因为那儿没有打碎陶土水壶的妈妈。



夜里来了许多男人，认识的，不认识的，还有父亲和别的哥哥们。锡林 - 戈尔听见，他们在屋后挖坑，她走出去看到，他们怎样把那个哥哥背来的满身是血的人放进挖好的坑里，然后又怎样把土填上。男人们在流泪，然后背上他们的弹药和 AK 冲锋枪，又重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第二天清晨，只有锡林 - 戈尔的母亲依然蹲在那个填好了的坑旁边。她头上缠着黑纱巾，身体在颤抖，似乎带着巨大的伤痛，不停的叹息哽咽，直到锡林 - 戈尔递给她一杯清茶。

锡林 - 戈尔感谢真主，玛达尔终于能开口说话了。她祈祷希望玛达尔的面庞也能有一丝颜色。玛达尔没有撩起头上的黑纱巾，难道她也失去了她的眼睛，鼻子和嘴巴吗？但是如果她没了嘴巴，她怎么可能叹气，锡林 - 戈尔这样想着，决定忘了自己昨天看见的面无血色的、不能说话、没了水壶的玛达尔 。

怎么了？小女孩问道，无忧无虑的声音，一如真主赐予



孩童的声音。

怎么会这样啊？ 玛达尔哽咽着说，取下头巾喝了口茶。那一刻锡林－戈尔亲眼看到， 玛达尔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

由此锡林－戈尔明白了，真主之所以要杀死躺在坑里的那个满身是血的人，恰恰是为了让玛达尔面无血色，让玛达尔不能说话，让玛达尔失去陶土水壶，让玛达尔没了青丝，令母亲心碎白头。

但锡林－戈尔仍不明白，究竟这一切有什么关联。太阳越往西走，锡林－戈尔就知道得更多了，关于坑里的男人和母亲的白发。

哥哥肩上扛的人，那个现在躺在屋后坑里的人，是一个烈士，他为了先知，为了古兰经，为了伊斯兰牺牲了。

锡林－戈尔早就听说过烈士，但她一直坚信，烈士会被真主安放在天堂而不是地上的坑里。但是现在她亲眼看到了，屋后的坑里躺着一个真正的烈士。

锡林－戈尔也知道了，在她的一生中这不会是最后一个烈士。这个烈士以前是个正直的人。她还知道了，他甚至就是家中的一员，即真主送给母亲的第二个儿子，现在又被取走了，而接下来呢，还有下一个，也正是为此，母亲伤心欲绝，一夜间青丝全白了。

锡林－戈尔手拉着双胞弟弟，蹲在坑边，像母亲和其他人一样，哭泣却不明白，为何如此，闭上双眼默问真主，为何如此。他赐予母亲们儿子，令他们备受关爱，成为母亲生命中重要的部分。当他们从小孩儿长成大小伙子以后，真主却将俄国人送入家乡，而把儿子们赶进山，在那儿死去，成为烈士，剩下心碎的母亲。——难道这一切只是为了让她最

后青丝全白？那还不如不要给她儿子，直接给她一头白发来得简单。

如果以后真主也预备对锡林－戈尔做同样的安排，那他不如就直接一些好。因为锡林－戈尔不愿意做那么多照看男孩的活儿，她照顾双胞弟弟不仅费心耗力还要担负责任，因为她不愿意真主把她的儿子变成烈士，让她忍受失子之痛。因为她不愿意过多地流泪使眼睛红肿，青丝变白。

真主的道路是不会有尽头的。开始，锡林－戈尔的姐姐每天都这样说着，哥哥死了十四天以后，她涂了口红，描了黑眼线，要去下面的村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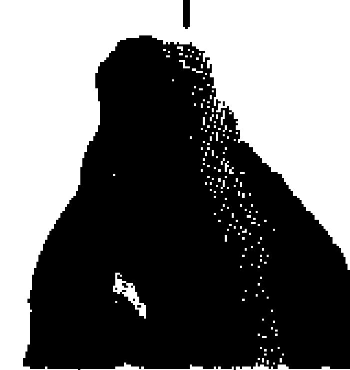
你要去哪儿？你为什么抹红嘴唇？你为什么不戴面纱？人们会怎么说啊？他们会在背后议论你的。你毁了父亲的名誉，还有活着的兄弟们和死去的烈士兄弟的名誉。以先知的名义，以伊斯兰的名义，你给我们带来了耻辱和不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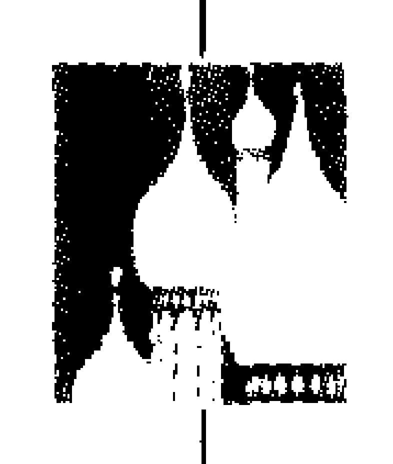
锡林－戈尔把她学会的要遵守的所有东西都说了一遍，但是姐姐不听她的，仍然进村了。第二天早晨她回来了，带回一匹马，驮着四支AK冲锋枪，一个装着手榴弹的盒子，还有一个装有弹药的盒子，以及四条裤子，四个钢盔。

有几个？母亲问。四个，姐姐说着垂下目光。

我也想去，锡林－戈尔喊着，现在另外的一个姐姐两周以来也涂红嘴唇进村了。不，你不行，姐姐说着从裙子下面抽出一把刀，塞到锡林－戈尔胸前，直直看着她的双眼，问道，难道你敢去劈死俄国鬼子吗？

我想去啊，锡林－戈尔叫着，现在有胎痣的姐姐几周来也去村里做同样的事情了。而锡林－戈尔仍无所事事，除了耕田，扫地，煮饭，洗去姐姐衣服上的血渍，照看双胞胎，





还有在他们互相碰了头的时候哄他们。

你迟早会明白的，有胎痣的姐姐说。她看着锡林－戈尔的眼睛，咽下泪，吻了她的额头，放下面纱又消失在村子里。

可是我现在就想去，锡林－戈尔咕哝着。那时她蹲在洗衣盆前，正好姐姐晚上回来了，把带血的裙子往肥皂水里一扔，跳出的水花溅了锡林－戈尔一身。姐姐没有理会锡林－戈尔，疲惫地叹息着蹲下来，拣出然后藏起那些俄国人的AK冲锋枪，弹药，手榴弹，地雷，靴子，钢盔和还有别的从俄国士兵那里拿来的东西。

这次只有两个，一个姐姐说。

他们变得小心了，另一个说。到处都在流传，进村和一个阿富汗女人亲热是非常危险的，安拉保佑，他们害怕了。

害怕？俄国士兵吗？故乡的敌人，先知的敌人，古兰经的敌人，伊斯兰和自由的敌人吗？那些让她们的兄弟变成烈士的人吗？那些穿着军装、重靴子，带着武器、地雷的男人吗？他们怕她的姐姐们吗？这是童话，姐姐们为了显示自己编造这个童话，也为了让锡林－戈尔嫉妒她们。

锡林－戈尔悄悄跟踪她的姐姐，亲眼看到了一切。多年以后她渐渐懂得，这不是童话。

父亲，兄弟还有村里的其他男人进山与俄国人和俄国政府军队作战。另一些俄国士兵闯进村庄里，抢劫洗掠偷窃，强暴妇女，甚至小姑娘。

这些士兵自己也是些孩子，十八岁，十九、二十岁，对生活、战争、杀人和被杀还没有一点概念。

杀人，被杀。

两天前他们还在兵营，在哈萨克斯坦，列宁格勒，蒙古和乌兹别克斯坦，还在大口大口喝黄铜碟子里的罗宋汤，还在给母亲写信，还在给发誓等他们的姑娘写情书，发誓等他们服完兵役回家后就结婚。

军号突然响起，和往常一样，他们穿靴，背上 AK 冲锋枪和急行军背包、弹药和钢盔，绑上所有装备，跺着靴子上了飞机，飞向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都以为是去西伯利亚或别的什么地方挖煤。下了飞机，仍不清楚他们自己在哪儿。



四面只有群山和岩石，阴森恐怖，高不可及。积雪覆盖的兴都库什山脉高耸入云。7000 米有多高？谁是穆斯林游击队?他们在山里筑了多少据点？他们为什么要谋害我们？为什么他们要杀我们，为什么他们是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敌人？我们已经杀了多少敌人，我们还要杀多少，我们要待多久，为什么给母亲的信不能寄出？

大麻和鸦片消除了这些疑问、焦虑和饥饿。阿富汗姑娘丝绸一般的黑亮长发，乌溜溜的大眼睛，珍珠般的白牙，像红李一样温软的嘴唇，激起了欲望，抚慰了沮丧的俄国人年轻的心。

不自愿奉上就用暴力获得：他们阿富汗的饭食，服装，钱，阿富汗的妇女，姑娘，阿富汗男人、父亲和儿子的荣誉，这个民族的尊严和骄傲，他们的信仰和宗教。

穿着军装的俄国年轻人遵守命令，克服焦虑，继续作战，自我鼓劲，证明权力、实力和他们的优秀。他们闯入村庄，拖走妇女，强奸。割下她们的乳房，剖开她们的肚子，一把把肠子拽到沙地上。他们砍下孩子的头颅，亲吻姑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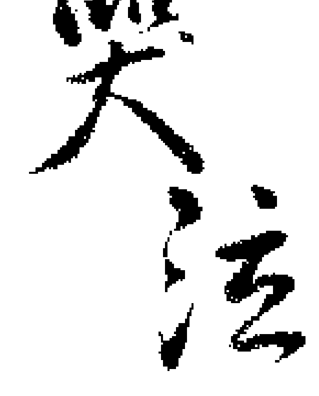


嘴唇，舔吮她们的腹部，抓拧她们的胸脯，用阿富汗处女的阴道满足他们俄国男人的阴茎。

阿富汗的教师、农民、鞋匠、屠夫、面包师、商人、小学生和大学生都开始为自由而战，他们进驻山中，杀人，被杀，埋地雷，只要他们自己别踩上一个，就能把俄国士兵炸成两半，只要他们自己别被炸被劈。

阿富汗人把这称为脱衣服，他们把俄国人包围起来，划破俄国人的内衣，把他们的皮从头上剥掉，将剥下的皮撂在太阳下晒，让阿富汗的苍蝇来吃俄国人鲜红的裸肉。

在哈萨克斯坦，在列宁格勒，在蒙古，在乌兹别克斯坦，俄国母亲的心在流血。两个星期前她收到一封信，一个军官两个士兵带来一口棺木。但她不能开棺看儿子的尸首。



战争将一切都扭曲了，人们的信仰，传统，古老的价值观和个人的美德，统统都被抛弃了，只剩下用来赎罪的死亡。

没戴面纱，樱唇红嫩的端庄的阿富汗姑娘站在街角，就在那儿。俄国人刚刚占领了一座茅屋，抽了鸦片，神志不清。他们什么也不要，只想要一个在偷笑私语的黑眼睛的阿富汗姑娘，尤其没被男人碰过的处女。

锡林－戈尔在她的隐藏的地方亲眼看到一切，亲耳听到一切，却仍不能相信这一切。

迷晕了头的俄国男孩睁着蓝眼睛痴痴地望着她的姐姐，贪婪地吮吸她的双唇，将手伸到她的乳房，抚摸她的臀部，吻着她的脖子，把她的下体拉到他那里，大声地呻吟，还说着锡林－戈尔听不懂的话。

一声大叫，不是发泄的快感，而是死亡。身穿军装的俄国男孩被捅了，他倒在姐姐的脚下，蜷缩着，打着滚，抽搐

着，想把刀从肚子里拔出来，却没有力气，只能用满是鲜血的手拽着姐姐的裙边，他的蓝眼睛哀求她的仁慈和恩泽。

他也是个有母亲的人，他的母亲还在这个真主诅咒的地球的某个地方等着他。姐姐说着，从她阿富汗的黑眼睛里拭去泪水，向垂死的俄国人弯下腰，把刀从他肚子里抽出来，帮他解除痛苦。她快速地割断了他的咽喉。

为了自由，为了名誉，为了信仰，也为了他们能够存活。

二十年，甚至更长，这些片断仍然挥之不去，它们沉重地血红地压在锡林-戈尔的心头，让她久久不能遗忘。

从那时起，锡林-戈尔的有胎痣的姐姐的体中就有了精气，她中了邪。她静静地坐在某个地方，说话，吃饭，煮饭，洗衣服或者只在发呆。突然，她会喘着粗气开始叫喊、开始哭泣，她口吐白沫，咬牙，像疯子一样抓自己的头发。

战争又毁了一个人，人们都说。

锡林-戈尔的父亲也知道，他的女儿们为了名誉，为了故乡，为了先知，为了古兰经，为了伊斯兰都做了些什么。一年一年过去，他越发寡言少语，最后，他彻底呆滞了，一句话也不说了。他的双眼再也看不到任何人，看不到他的女儿、儿子，看不到他的妻子。





第二章　一个穿着暴露的女人，一个字母和一点自由

两个双胞胎兄弟仍然经常尿裤子，要吃妈妈的奶，躲到锡林－戈尔的裙子里，嘴里塞满吃的东西。他们早就会说话了，说一些简单的词和句子，面包，水，饿，锡林－戈尔，给，别吵，我，不，来，去，累，抱抱我，还有很多词，这些词比锡林－戈尔生活中的变化要多得多。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到屹立在村庄之上的山脉的山峰时，Y游击队兄弟和俄国人的炮火刚刚停歇，公鸡刚刚打鸣，两兄弟中的一个把矮小结实熟睡的身体靠在锡林－戈尔的身上，另一个则把他的小手爱意无限地放在姐姐的脸上，忽然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锡林－戈尔从睡梦中惊醒，打破了晨曦的宁静，紧接着看见天上到处都是锡林－戈尔见也没见过的隆隆作响的巨大的铁鸟。

是真主派来这些会飞的怪物的，母亲说，来惩罚我们犯下的罪过。

什么罪过？锡林－戈尔问。

一切的罪过。母亲说。

那既不是鸟也不是怪物，哥哥们说，那是俄国人的直升

机，它们叫“安图罗夫”。

安图罗夫，锡林－戈尔轻声说，很美的名字，可惜它们却被用来做卑鄙恶毒的事。

锡林－戈尔家的木屋位于村子外面，从那里看过去，锡林－戈尔看见那些有着美丽的名字却喷着火的凶恶的怪物在村庄上空盘旋，划出一道巨大的弧形，掉转头，飞进云层，又出来袭击村庄，怒号着喷出棒状物，然后着起火来，不多久，大概只有祷告时间的一半，所有的木屋就变成了废墟，村庄里的一多半人成了殉难者。



锡林－戈尔，两兄弟，母亲，大她一点的哥哥和三个姐姐把他们能带的东西都带上，逃往山里。从那儿他们看见，俄国人是怎样驾着坦克、卡车、吉普或是步行，从村子的一边入侵到村庄，把每个仍然活着的，不管是人还是牲口，统统杀死，付之一炬，又从村子的另一边离开。

锡林－戈尔，两兄弟和家里其他人在地上挖了个洞，把俄国人的 AK 冲锋枪、步枪、地雷、盔甲和所有他们遗留下来的东西藏进去。锡林－戈尔想，是不是那些步枪和留在这儿的东西现在也成了殉难者，但是她并没有找到答案。然后马上又急着赶路，和其他人一起，往北朝首都喀布尔的方向走。

喀布尔在哪儿？为什么要去喀布尔？为什么不往南走？为什么不往东，往西或是回村庄？为什么不重新建一个木屋？为什么？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

闭嘴，当锡林－戈尔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哥哥和父亲母亲呵斥她。

闭嘴，双生兄弟问的时候锡林－戈尔也这样呵斥他们。



嘈杂，吵闹，沥青，大得像山一样的石头房子，匆匆忙忙的人，喷着黑烟的汽车，恶臭的空气，脏兮兮的树，不带面纱的女人，露着胳膊的女孩，还有一些男孩在锡林－戈尔他们后面喊他们是愚蠢的山里人。锡林－戈尔的父亲因早年住在山里身体已经萎缩，他羞愧地低下头。锡林－戈尔的哥哥们，拿起一块石头又放下了。锡林－戈尔的姐姐们则从自己的面纱下偷偷窥视着这一切。母亲发现之后，用那只干瘪的手在她们的后脑上打了一巴掌。喀布尔，首都。

俄国行政机构。锡林－戈尔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她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个用梳子把头发盘起的阿富汗妇女，脸上涂着很多颜色，打扮得像个新娘。她没带面纱，坐在父亲前面，她手臂、腿和脖子上的皮肤暴露在外，每个男人都可以看见，她也并不低下头，而是恬不知耻地看着锡林－戈尔父亲的眼睛，和他面对面地攀谈着，她讲话的时候可以看见她的牙齿和舌头，她问了他无数个和她自己无关的问题。

关于那些问题她并没有得到如实的答案。职业？农民。不，从未在山里打过仗。游击队？什么意思？俄国人？都是好人，他们在这里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家乡。钱？不，一点也没有。财产？没有。

这一天里父亲说的惟一一句真话，就是他自己、他妻子和他们的孩子都不识字。

那个穿着暴露的女人给了萎缩的父亲一个纸条对他说，新政府的法律规定，所有男人，也就包括锡林－戈尔父亲和哥哥们在内，必须尽快到附近的司令部报到，到光荣的军队里服役，为了祖国，同祖国的敌人和抵抗者们打仗是每个爱

国的阿富汗人最首要的义务。此外，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年老还是年轻，加入敬爱的至高无上的刚刚成立的人民党也是每个阿富汗人的义务。新政府的法律还规定，谁想要宿营地或是帐篷，必须把他的孩子送进学校。谁想吃饭，谁就必须把他的孩子送去学校。

总之，谁不想坐牢，就必须服兵役、入党、把孩子送进学校，此外还要禁止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在公众场合全身上下罩着面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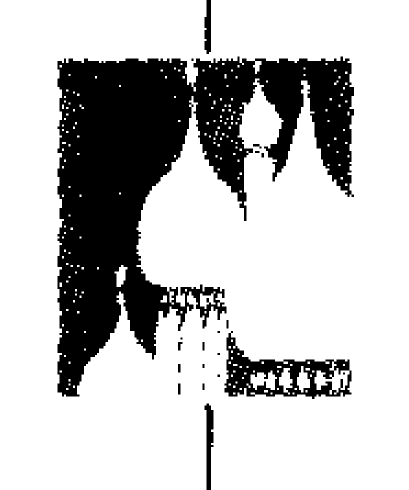
锡林－戈尔在围巾下面感到头晕，她很庆幸那个穿着暴露的女人没有看见她的脸，否则她很可能马上就会坐牢。锡林－戈尔急于想知道，她父亲将会怎样回答那个穿着暴露的女人不知羞耻地诬蔑真主的问题。但父亲什么都没说，从凳子上站起来，撞翻了它，因为他不习惯坐凳子，想走，甚至没有用一句呵斥的话来惩罚那个穿着暴露的女人的不知羞耻的对真主的亵渎。

随后发生了一些锡林－戈尔看来只会在想像中和做梦的时候才会出现的事，那个女人站起来，伸开手，看着父亲的眼睛，她的手一直伸着直至父亲也把手伸开，事实上已经触到了那个女人的指尖。

锡林－戈尔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喊叫，结果被母亲用她干瘪的手在后脑上打了一巴掌，她赶快把两个双胞胎弟弟拉到围巾下，那样至少让他们那无辜的双眼不必看到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了。但是已经太晚了，他们什么都看见了，并且将会一直把那个女人放在记忆中，一直会谈到她。

上学？当他们再次来到喧闹、肮脏、拥挤、恶臭的街上时，父亲吐了一口痰说。那口痰并没有渗进去，而是附着在





坚硬、灰白的地面上那个叫沥青的东西上。当锡林－戈尔盯着那口父亲吐出的痰想看看会有什么现象发生时，父亲说：入伍？绝不，我要回山里，我女儿不会去上学的，那是鬼才做的事，这些没有信仰的人想侮辱我们，上了学的女孩子会变得糊涂而又好奇，知道得太多，她们就会变得贪婪，什么都想要，变得很挑剔，哪个男人还会和这样的女人结婚？最终真主可以为我作证，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只是想把我们从正路上引开，把那些蔑视真主的东西装进我们的脑袋，破坏我们的尊严和信仰，把我们的女儿变成，变成那些，那些，那些……父亲没找到合适的词，但仍旧继续说下去，让我的女儿变成像她们一样？那些……然后父亲终于想起那个词来了，像那些婊子？绝不能！

不知羞耻，真是不知羞耻，真主会诅咒那些没有信仰的人，锡林－戈尔在围巾下面嘟囔着，一想到要去学校然后变得像那个穿着暴露的女人一样，锡林－戈尔就觉得恶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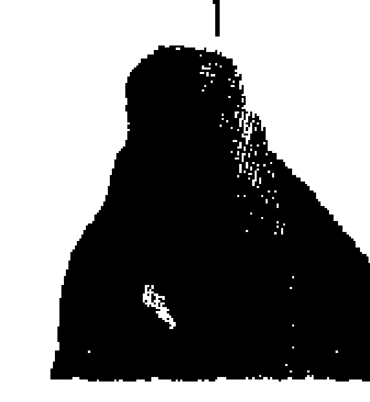
学校是什么？婊子是什么？锡林－戈尔咬住嘴唇，闭上眼睛，向真主祷告，他也许会在可怕的命运面前给她庇护。锡林－戈尔想说什么，也许就是像我宁愿去死，也不要变得和那个女人一样，或者我也回到山里，去杀俄国人之类的话，但她还是宁愿把嘴闭上，因为父亲是这样教育她们的：要是她们敢在公共场合事先未经允许讲话，说出她们的想法的话，她们很可能会挨一记耳光。

给锡林－戈尔、两兄弟和家里其他人安排的住处是石头房子，墙壁和地板又滑又凉。墙上有一个按钮，往下一按，天花板上的球形东西就会亮起来，照得比四盏油灯还要亮。房间里有两扇门，经过其中一扇人们可以出去，到街上去，

经过另外一扇门则可以进入一间小屋子。地上有一个洞，令人吃惊的是，据说这个洞是人们用来大小便的。

锡林-戈尔慢慢同情起那些不得不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难以想像女人们裸露着臂膀到处走，马路那么硬，走起来脚都会疼，男人们吐的痰粘在上面，发出臭味。很吵，还要在家里拉屎撒尿，那可是睡觉、吃饭和生活的地方啊。

锡林-戈尔仍然拉着两个弟弟的手，站在门口，等待着再回到山里去。但是母亲可没有要走的意思，她在又凉又硬的地板上铺开被子，几个姐姐点起一小堆火，哥哥拿着水壶出去提了一些水，沏了茶，取出干面包，大家坐下来吃饭。母亲把东西收拾到一边，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坐过去，然后就睡了。



晚上锡林-戈尔做了一个梦，她梦见，是自己的哥哥们搞错了，俄国人的直升机并不是直升机，而是神奇的安图罗夫鸟，它们也并不投出喷火的棒状物，大鸟鼓鼓的肚子里是它们送给锡林-戈尔的小羊羔。大鸟停在木屋前的空地上，当锡林-戈尔抱起那些毛绒绒的白色小羊羔的时候身上痒痒的。白色小羊羔有一天会变成大羊，然后大羊就会有羊奶了，姐姐们可以用这些羊奶来做奶酪，锡林-戈尔还可以喝。白白的小羊羔也可以吃。

可惜，那只是个梦，醒来的时候锡林-戈尔想。

到首都的第三天或者第四天的时候，来了一个穿制服的男人，站在门口和父亲说话。又过了四天又来了一个穿制服的男人，这次不是和父亲说话，而是在门后面和父亲吵起来了。晚上锡林-戈尔迷迷糊糊地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早上她醒来后，几个哥哥、父亲和几个姐姐，就连那



个长着胎痣的姐姐都不见了，他们都回到山里去了。至于去做什么，锡林－戈尔永远不被允许和任何人说，否则母亲就会撕烂她的舌头，仁慈的真主也会使她的眼睛再也看不见东西了。

有人敲门，锡林－戈尔吓得浑身发抖，一个身穿制服的女人走进来和母亲说着话，坐在地上，朝锡林－戈尔、母亲和两个双胞胎坐过来，笑着拉起两兄弟的手，让锡林－戈尔跟她走，然后礼貌地和母亲告别，和三姐弟来到街上。这个女人不像第一天见到的那个女人那样暴露，但是她和锡林－戈尔的母亲，锡林－戈尔的姐姐，锡林－戈尔自己以及锡林－戈尔所见过的所有女人的穿着也都不一样。

但至少这个女人用头巾把头发藏起来了，脸上没化妆，胳膊也遮住了，裙子的长度足够盖住膝盖。她穿着长统袜，低帮鞋，走路时低着头，并不注视街上男人们的眼睛，要是一个男人从她对面朝她走过来，她会规规矩矩地避到一边。她注视锡林－戈尔和两兄弟的时候总是面带微笑，这很不错，至少它可以让锡林－戈尔和兄弟俩不那么害怕。

这个有着灿烂笑容的女人叫发乌兹，是一名教师，从现在起锡林－戈尔每天都会见到她了。

这儿是你们的学校，发乌兹说，这是你们的教室，他们是你们的同学，鞋子你们可以穿着，把你的面纱取下来，坐到那个空座位上，不不，不是坐在地上，坐在那张长椅上，那是本子，书，铅笔，那是一个字母。

Sh ①——这是你名字的开头。

---

① 锡林－戈尔是 Shirin－Gol 的音译，原意为带香味的花。

H-e-i-m-a-t[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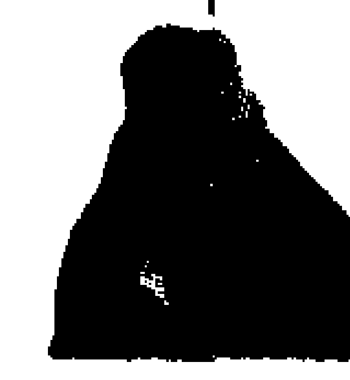
R-u-s-s-e-n[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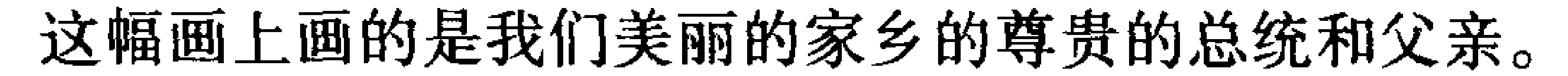
Sh-i-r-i-n-G-o-l，带香味的花。

K-r-i-e-g[③]

M-u-j-a-h-e-d[④]，不是为自由而战的战士，而是敌方战士，是人民的敌人，党和尊贵的政府的敌人。

我们住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喀布尔有3500年的历史。150多年以前英国人就曾经试图侵占我们的国家，一直以来他们都有这个企图，但一直都被我们勇敢的阿富汗人击退了，现在热爱和平的俄国人民来援助我们了。





这幅画上画的是我们美丽的家乡的尊贵的总统和父亲。

锡林-戈尔站起来，张开嘴，想说话，但没有说，心想，我父亲叫……

虽然锡林-戈尔无论如何不想成为和她第一天见过的那个穿着暴露的女人以及她后来在街上见到的其他穿着暴露的那些女人一样的人，但如果不去上学并为此而坐牢的话，比做个穿着暴露的女人还要糟糕。所以为了不必蹲监狱，锡林-戈尔试着听从发乌兹的指示，尽量顺着她的心意做，因为有一点她很清楚，监狱里的人会被割掉舌头，拔掉指甲，用滚烫的棍子钻穿胳膊和腿，割下手指，骨头被敲碎，肚子被打穿，牙齿被打掉，眼睛被掏出来。

① 德语，意为故乡。

② 德语，意为俄国人。

③ 德语，意为战争。

④ 穆斯林游击队。



锡林－戈尔一有空就蹲在某个地方，一般是蹲在她和两个双胞胎弟弟及母亲住的屋子的前面，看书，写字，练习单词和句子。

隔壁住着另外一个和她的母亲、其他弟弟妹妹住在一起的女孩，她的父亲和哥哥们也都回到山里去了。关于那件事她也不许说，因为她妈妈也会为此扯断她的舌头，真主也会让她什么都看不见。

那个女孩叫玛拉莱，似乎对她来说，被母亲扯断舌头和被真主拿走眼睛无所谓，因为她敢于做被禁止的事。她跟锡林－戈尔说她已经回到山里的父亲和哥哥，说他们和Y游击队打仗的事，他们跟那些该死的俄国人和塔拉基[1]的傀儡政府以及那些有着各自名字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祖国出卖和赠送给俄国人的总统们打仗。

你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又怎么会有勇气把它们说出来呢？你不害怕吗？锡林－戈尔睁大眼睛问。

不，我很勇敢，因为我叫玛拉莱，那个女孩子说着，挺起她瘦弱的身体，好像在向锡林－戈尔展示她那小小的正在发育的胸部一样。然后她问：你知道玛拉莱是谁吗？

锡林－戈尔摇摇头，盯着地上。

她是一个女英雄，玛拉莱，一个阿富汗女英雄。知道她是谁，这对我们很重要。

锡林－戈尔又不再说什么了，只是点了点头。

玛拉莱杀死了那个残暴的国王，玛拉莱说，停了一会儿，体味着她这些重要讲话的重大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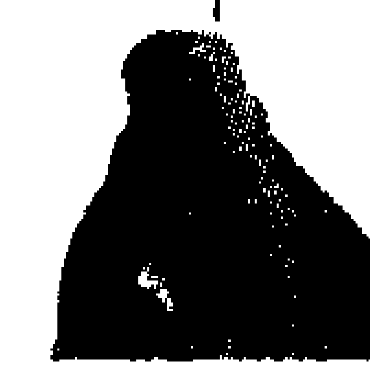
---

① Taraki，人名。

锡林－戈尔抬起头，看着玛拉莱，她不能相信这个女孩跟她讲的这件事。一个女人杀死了一个男人，杀死了一个国王？她为什么要这样做？锡林－戈尔问，她是怎么杀死他的？

玛拉莱很满意。嗯，她回答说，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她是一个勇敢坚强的女人，她比所有的男人，所有的士兵甚至是那个残暴的国王都勇敢和坚强。

玛拉莱指了指运河另一边的小丘陵，问道，看见那道城墙了吗？



锡林－戈尔看见了那道城墙，她感到很吃惊，为什么这么长的一道城墙，顺着整个丘陵一直蜿蜿蜒蜒到山顶，她今天竟然是第一次才看到。

玛拉莱打开她的课本说：在这儿，看，这儿写着呢，这个勇敢的女人的故事。

我不识字，锡林－戈尔觉得很羞愧，眼睛又重新盯着地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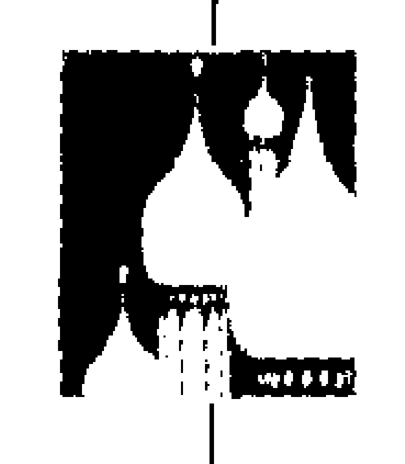
没关系，玛拉莱说，你会学会的，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你读一读玛拉莱的故事。

锡林－戈尔说她愿意听，于是玛拉莱开始读了。

那个残暴的国王有很多敌人，因为害怕他们，他就想方设法保护自己。于是他就督促喀布尔所有的男人，为了保护他自己建一道又高又厚的城墙，然后他又命令他的士兵，把那些干活不够卖命的男人统统杀掉。刚刚在前一天晚上结婚的玛拉莱，第二天早上穿上她丈夫的衣服代替他去修城墙。

她为什么这么做？锡林－戈尔问。

因为她丈夫筋疲力尽，玛拉莱回答。



他为什么筋疲力尽呢?锡林－戈尔问。

这很清楚，玛拉莱回答，他是新郎，因为新婚之夜而变得筋疲力尽。

锡林－戈尔不敢再问，为什么新郎筋疲力尽，而新娘却不。

那个残暴的国王，玛拉莱继续读下去，每天都来看那些男人干活，看他们够不够勤劳，能不能迅速把城墙建起来。当他在玛拉莱代替丈夫来干活的那天早上来到山上的时候，尽管玛拉莱穿着男人的衣服，国王仍然注意到她是个女人。国王很吃惊，大声喊叫，一个纤弱的女人用她不干净的双手要干什么？玛拉莱这个勇敢的女人，站在那个暴君面前质问他，这些男人比我们女人强在哪里呢？他们不过和我们一样软弱胆小。如果他们勇敢的话，他们就不会毫不反抗一味地忍受你的不公平和残暴统治了。那些男人听见玛拉莱所说的话，感觉受到了伤害。还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这样贬低过他们。喀布尔的男人们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要证明，自己无论如何并不像玛拉莱宣称的那样软弱和胆小。于是他们鼓起勇气，扑向国王，杀死了他，把他埋在他为自己建造的城墙下面，喀布尔的城墙下面。

一个国王埋在城墙下面？在哪儿？在城墙的哪个位置？玛拉莱后来怎么样了？为什么那些人最后还是把城墙修完了呢？锡林－戈尔根本不知道，这么多的问题她该先问哪一个。锡林－戈尔不能完全确定，是不是应该相信她的邻居，她怎么知道，是不是所有这些都是书上写的呢？也许玛拉莱只是为了引起别人对自己的注意而编造了一个关于杀死暴君的勇敢的玛拉莱的故事。但不管是不是编造的，锡林－戈尔

觉得玛拉莱的故事很美，并为阿富汗历史上没出现过一位叫锡林－戈尔的女英雄而感到遗憾。

你和那个女英雄一样勇敢吗？锡林－戈尔满脸崇拜地问。

当然了，玛拉莱说，也许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一个女英雄，杀死一个暴君。她又伸了伸腰，展示了一下她少女的胸部，每一个玛拉莱都很勇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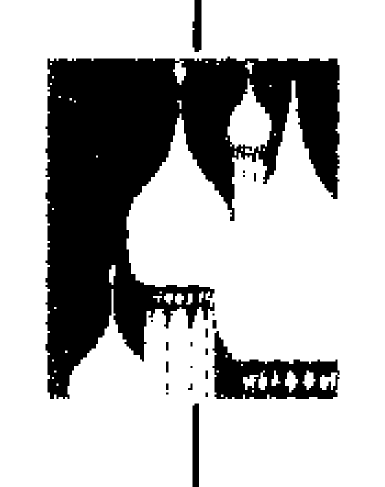
你过得真不错，锡林－戈尔说。

玛拉莱已经在城里待了几个月了，她喜欢上学，喜欢学单词，喜欢学写字、看书和算术。

每天早上她面带微笑敲开锡林－戈尔家的门，接走锡林－戈尔和两个双胞胎，拉着他们的手一起去上学。在路上，与其说玛拉莱在走，不如说她又蹦又跳地从那些陌生的女人、男人、战士、坦克和卡车旁边经过，从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的运河边经过，从那些叫卖着的商人，从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店和那些用金属做成水壶而使其发出美妙声音的人们身边经过，从那些满是装有大米、小麦、扁豆、豆角的袋子的商店经过，从那些卖草药和有各种颜色和香味的令人头昏眼花的药粉和香料的人们身边经过，从那些挂着叮当乱响的铃铛的出租车旁，从五颜六色的彩色马车和骄傲地昂着头嘶鸣的马和喇叭声不断的汽车旁经过，从那些在地上挑着谷粒吃的鸽子旁边经过，锡林－戈尔、两兄弟和玛拉莱的到来惊起了它们，都飞走了。一路上还看到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后来都成为锡林－戈尔熟悉和喜爱的景象。

在城市生活的日子里，锡林－戈尔渐渐明白，自己还是个孩子，有很多东西是属于孩子的生活的，这些东西她以前





从来不知道。最重要的是：玩耍，不仅仅是和女孩子，也和男孩子，不必经过允许就可以讲话、跑、跳，不用戴面纱，不用老是拉着兄弟姐妹的手、胳膊或是裙子角，唱歌，笑，喊叫，锡林－戈尔享受着当孩子的乐趣，希望生活永远都是这样。

K－i－n－d[1]，M－ä－d－c－h－e－n[2]，玛拉莱写。

K－i－n－d，M－ä－d－c－h－e－n，锡林－戈尔跟着写。

F－r－e－i－h－e－i－t[3]，玛拉莱写。

F－r－e－i－h－e－i－t，锡林－戈尔也跟着写。她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词，她宣布这是她最喜欢的词。

锡林－戈尔学会了，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学会了，钱很珍贵，人们可以用它来买东西，知道了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到她没法想像，还有其他国家。

锡林－戈尔站在全班同学面前，用美丽、低沉又饱满的声音唱了一支歌，其他女孩和男孩们都为她鼓掌。锡林－戈尔往黑板上写了一个词，粉笔发出吱嘎吱嘎的尖锐刺耳的声音，那种声音使她的皮肤拉紧，这样就在黑板上出现了好多很小很有趣的小圆点。锡林－戈尔把抹布在水里浸了浸，用它把黑板擦净，锡林－戈尔打开练习本，在一页白得像百合花一样的纸上写下单词，锡林－戈尔背诵了一首赞美祖国、赞美党和赞美整个民族与国家的父亲的诗，为此胸前挂了一枚奖章，其他孩子都为她鼓掌。锡林－戈尔懂得了，总会有

---

① 德语，意为儿童。

② 德语，意为女孩。

③ 德语，意为自由。

一个男人作为国家的领袖，并向所有人保证给他们带来自由，以前有一个叫穆罕默德·塔拉基①的，后来是巴布拉克·卡尔迈勒②，然后是哈非祖拉·阿明③，或者先是阿明后是卡尔迈勒?然后是穆罕默德·纳基布拉④，总之总会有一个男人会承诺,他能给人们带来自由。

走，玛拉莱笑着说，我们去湖边。

我们？我们是谁？

一些男孩子，我，还有你。

生平第一次，锡林-戈尔没有带上两个双胞胎弟弟去某个地方。生平第一次她没有告诉母亲自己去哪儿了。生平第一次对母亲撒谎。生平第一次坐上被人叫做出租车的汽车。生平第一次坐在一个男孩子旁边，而这个男孩子既不是她的哥哥也不是她的父亲。

锡林-戈尔仰躺在湖边，赤裸的双脚拍打着水面，她望着湛蓝的天空，哼着歌，并不说话，倾听这宁静的一切，感觉着放在自己身边的男孩子的手，感受着自己少女的心脏在身体里嘭嘭跳动，呼吸因此而急促，血液一下子涌向胃里又涌向头里，少女的胸变得硬硬的。锡林-戈尔头上没带头巾，靠在男孩的头的旁边，她看见他漂亮、深邃而炽烈的目光低声叫着她的名字，当她听见自己的声音时，不觉吃了一惊，跳起来，咯咯地笑着，跑进水里，裙子湿了，腿湿了，然后她用手舀了一些湖里凉爽的水，喝进肚里。

① Mohammad Taraki.

② Babrak Karmal.

③ Hafizulla Amin.

④ Muhammad Najibullah.





锡林－戈尔后来已经记不起那个男孩了，但她仍然会记得那片湖和它的湛蓝，稀薄凉爽的空气，记得自己当时看着平静水面时的目光，远处的山，鸟儿，歌唱，冷杉树下清爽的空气，嘴里面新鲜的湖水的味道和喝进喉咙和胃里面时凉凉的感觉。锡林－戈尔记得那时拂过耳边的微风，她知道，那一刻有多么特别多么珍贵而又是被禁止的。所有这一切以及很多很多东西都留在锡林－戈尔的记忆里。

她还知道，当时她就想到了，真主看见我了，他去我哥哥那儿告诉了他这个下午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他我和一个男孩子在湖边，告诉他我肚子里面翻来滚去的变化，告诉他我曾光着脚，卷起袖口，告诉他我曾当着一个陌生男孩子的面躺到了草坪上，还把四肢伸展开，告诉他我的裙子和腿都被弄湿了。真主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并且告诉给我的哥哥了，不然第二天所发生的事就无法解释了。

第三章　摩拉德和阳光

锡林－戈尔试图避开母亲充满责备和怀疑的目光，以最快的速度穿上学生制服。跟往常不一样，她今天早上没有重新扎她的辫子，没有喝热气腾腾的新鲜的甜茶，也没有吃前一天晚上准备好的早点面包，这些东西会让人感到口渴；而是不声不响地围上围巾，跑过去用力把门打开，嘴里嗔骂着两个双胞胎弟弟叫他们不要磨磨蹭蹭。然后她飞快地趿上鞋，弯下腰去系鞋带。血涌到她的脑袋里，使她想起了那片海，那个年轻人还有那种陌生的、异常美妙却又被禁止的感觉，然后，她马上为此感到羞愧。当锡林－戈尔抬起头时，看见了一张男人的脸。那是一张长期住在山里的为了某种东西而奋斗的男人的脸。为了什么而奋斗呢？此时此刻锡林－戈尔忽然想不起来了。

你叫什么？男人微笑地盯着锡林－戈尔的血红色的脸，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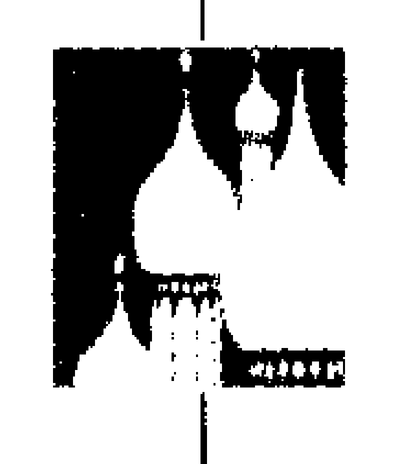
锡林－戈尔。

男人边微笑边和气地问，你去哪啊？

哪儿也不去。锡林－戈尔说着，也笑了。

哪儿也不去又是去哪儿呢？陌生人问。

学校，锡林－戈尔有点后悔今天没有重新扎一下她的辫子。



男人仍旧一个劲地盯着她看，并不说话。

不知怎么，锡林－戈尔有点喜欢他。你是谁？锡林－戈尔直视着他那双漂亮的蜜褐色的眼睛，那让她想起了多山的家乡温和、亲切的冬天。

摩拉德。

摩拉德，——希望，很好听的名字。你的愿望和渴望是什么呢？你为什么会在这儿？锡林－戈尔问。

没有什么。摩拉德笑着说。

不可能，没有什么。锡林－戈尔一边哧哧地笑，一边惊慌地看着母亲，母亲并不明白锡林－戈尔为什么会笑。锡林－戈尔问，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想从你那儿得到点什么？摩拉德问。

我就是知道。锡林－戈尔说。

你哥哥让我来的。

血再次涌上锡林－戈尔的头，她感到一阵眩晕，膝盖发软，心想莫非又出现了一个烈士？

我哥哥？她吃惊地小声嘀咕着。安静一点，现在什么也不要说，不要在我妈妈和小孩子们面前说。

两个双胞胎兄弟跑过来一左一右站在锡林－戈尔身边，盯着这个陌生人，又不解地看看他们的姐姐。他们扯住她的裙角，我们走吧。

你们先走，锡林－戈尔说着把他们推出去，我马上就来。

不，两人说，你得和我们一起走。

行，锡林－戈尔说，你们去吧，我马上就来。

不，两兄弟并不动弹。

一起去吧，锡林－戈尔说着，把摩拉德推向大街上，像每个早晨那样领着两个双胞胎兄弟，四个人一起上路了。

锡林－戈尔和摩拉德两个人的目光没有一刻离开过对方的脸。

你在这儿等。到学校的时候，锡林－戈尔对摩拉德说。她把两兄弟带进去，又马上回到摩拉德身边来。

我们走吧，摩拉德说。

出了什么事？有人死了？或是受伤了？快告诉我。

没有，摩拉德安慰道。没什么糟糕的事情，别担心，我的消息是令人高兴的消息。

锡林－戈尔用头巾的一角擦了擦额头的汗，松了一口气，跟在摩拉德后面，她真希望摩拉德没有骗她。

快到集市的时候锡林－戈尔终于忍不住了。我有点恶心，得坐下来歇歇。请你告诉我，我哥哥到底为什么让你来。

摩拉德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布，拍掉路边一块石头上的灰尘，把那块布放到石头上，说，坐吧，自己则蹲在锡林－戈尔面前，久久地盯着她，笑着，用一只手指，像蝴蝶一样温柔地抚摸着她的手背。在他饱满的双唇上始终挂着灿烂的微笑。他仍旧和气地重复着那句话，是你哥哥让我来的。

这个你已经说过了。锡林－戈尔有点着急。她看着自己的手，好像这个陌生男人的手指在上面留下了痕迹似的。

她手背上的摩拉德的痕迹。

我和你哥哥曾经并肩作战，摩拉德挺起胸膛说道。我们在同一个部队，就是勇敢的马苏德率领的那支部队，马苏德，意思就是雄师，五狮谷的春狮。



嗯，锡林－戈尔说，你们所有人都是在某一个部队作战。

我和你哥哥成了好朋友，摩拉德说。几年来我们并肩作战，然后我说，我不想再打仗了，我想结婚。你哥哥和我在一起玩牌，他输了，又没有钱，为了还赌债，他对我说，你不是要结婚吗，我有很多姐妹。他说，我可以和他的一个姐妹结婚，以此来抵消他欠下的赌债。我问他，姐妹中他最喜欢哪一个。他说他最喜欢“芳香的小花儿”。我说，那我就跟这朵芳香的小花儿结婚吧。

他最喜欢我？我可不知道。锡林－戈尔并不看摩拉德，用手指在地上写 a－m l－i－e－b－s－t－e－n[①]。

他确实是这样说的，摩拉德边说边心不在焉地用脚搓着地上的字，现在我来了，就是为了和你结婚。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想结婚。锡林－戈尔看了看摩拉德。

你哥哥已经决定了这件事了，摩拉德仍然微笑着。

锡林－戈尔不说话了，望着已经模糊了的字迹。

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阿訇。他们说，他会给我们举行婚礼，而且不会收很多钱，他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现在？

现在或者以后，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锡林－戈尔回答，根本没什么区别。

两小时后锡林－戈尔和摩拉德又坐在集市附近的某个地方，锡林－戈尔仍然在地上胡乱写着什么，摩拉德仍然是边笑边说话。一切都跟两小时前一样，只是，这会儿锡林－戈

① 德语，意为最喜欢的。

尔和摩拉德已经结婚了。锡林-戈尔还在想，那没什么区别，根本没什么区别。

我哥哥还跟你说什么了？她问。

你哥哥说，你是所有姐妹中最坚强的一个。

s-t-ä-r-k-s-t-e [1]锡林-戈尔在地上写下这个词。他有没有跟你说，我不顾爸爸的反对去上学。

这个他没说。摩拉德答道，这次他没有笑。

你看，这些词。这就是M-o-r-a-d [2]。

这么说你写字也能读书？

Bale Albatah，是的，当然会。

这个我可不知道，摩拉德盯着地上潦草的字迹。人们说，会读书会写字的女孩子都很放肆很与众不同。人们说，一个女孩子知道得越多，她要求得就越多。他们说，上学的女孩子对任何事任何人都不满意。她们根本不懂得尊重自己的丈夫。人们说，不能和上过学的女孩子结婚。

锡林-戈尔看着摩拉德，笑着说，我以前曾经以为，如果我不去上学，他们就会把我抓进监狱。还曾经想过，如果我去上学，我就会成为一个穿着暴露的女人。

穿着暴露的女人？什么意思？

锡林-戈尔想了想，看着摩拉德说，就是……啊哈，我认为就是什么人都不是N-i-e-m-a-n-d [3]，锡林-戈尔在地上划着。

---

① 德语，意为最坚强的。

② 摩拉德。

③ 德语，意为没有一个人。



男人不想要那些比他们自己聪明的女人。摩拉德说着，回头看看集市的尽头。

现在你不想要我了？锡林－戈尔问，用脚把地上的N－i－e－m－a－n－d擦掉。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摩拉德又笑了，随它去吧。那就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好，锡林－戈尔说，随它去，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两天之后锡林－戈尔和摩拉德搬进了他们自己的家，总的说来，婚后的生活和婚前比起来不好也不坏。摩拉德对锡林－戈尔很和气，而锡林－戈尔现在也毕竟不再经常照看那两个双胞胎弟弟。不用再听她妈妈唠叨生活如何艰辛，命运如何不公，以及她对各种疾病和忧虑的抱怨了。

我们的生活来源从何而来？锡林－戈尔问摩拉德。

一个女人可不应该问她丈夫这个问题。摩拉德说。

你不敢回答我的问题吗？

这不是敢不敢的问题，而是尊严的问题，如果你问我，我们靠什么生活，这就等于说，你担心我没有能力养活我们俩。

你能养活我们俩吗？

我会找工作的，摩拉德答道，你不用担心，赚钱是男人的事。

我想继续上学。锡林－戈尔说。

那不行，摩拉德说，你现在是已婚的女人了，邻居们会怎么想呢？你去学校读书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你看看，都成什么了，学校和你头脑里的那些东西让你整个人都堕落了。

我想当一名医生，锡林-戈尔的目光没有离开她的丈夫。

摩拉德和气地笑着，点了一支烟，闭上眼睛在那儿打盹。

锡林-戈尔坐到摩拉德身边，把她的手放在他胳膊上，嘴里哼着歌，想一想，不作声了，又哼起歌，又无声了，然后用轻柔而低沉的声音说着什么。摩拉德睁开眼睛，没有作声，朝屋子里吐了一口烟，时而用那双漂亮的眼睛和气地望着锡林-戈尔，时而敛起微笑，出神地倾听。

很久以前住在山里的时候，锡林-戈尔说，我坐在我们家小屋的角落里，我相信这个世界和我每天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一样大或者一样小。我所知道的所有东西，就是小屋，屋前的空地，我的洗盆，母鸡，两颗很高的树，树的绿色和起风的时候沙沙作响的树叶。朝另一边看，我能看见这条路的起点，灌木丛，我母亲就坐在上面的那块大石头上，还有拴着的驴子，母牛和绵羊的木桩。我看见前面远处那座山的山峰。在我又大又小的世界里生活着我妈妈，我爸爸，我的兄弟姐妹。在我刚开始会思考问题，刚开始懂事，刚开始会说话后不久，两个双胞胎弟弟又出现了。

有一天我发现，我的哥哥和我爸爸在每一天，在真主赋予我们的每一天，都会离开我的世界，直到晚上才回来。我慢慢地明白了，在这世界上除了我的小屋和它前面的空地，还有其他的地方。

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我敢于走出我的世界，并且发现了绿色的，黄色的，褐色的土地，发现了山谷和那条小小的沙路。我发现，山不仅是由山峰组成的，而且山峰下面比上



面更雄壮，除了我在小屋的角落里看见的那个山峰，还有许许多多的山峰。我看见了那条大大的沙子路，看见了村庄、戈壁，看见了另外的人，陌生人，朋友亲戚。

后来俄国人来了，我才知道，除了阿富汗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后来我们来到了首府，一开始我对这个充满嘈杂和恶臭气味的巨大而吵闹的世界充满了恐惧，到处都是我不认识的人，他们总是忙忙碌碌，不看彼此的眼睛。

锡林-戈尔笑了。我对那些穿着暴露的女人充满了恐惧，害怕我会变得和她们一样，害怕我会被送进监狱。时间慢慢的过去了。我结识了俄国人，开始明白，他们也是和你我一样的人。我学会了判断一个人的好坏不是看他是不是每天祷告五次，不是看他是不是用围巾蒙着脸，我结识了很多比我从前认识的男人更加坚强和聪明的女人。我明白了，女人并不比男人低下，男人能做到的，她们也能做到。

你脑子里尽是俄国人的玩意。摩拉德和气地说着，吐了一口烟。

锡林-戈尔看着这个刚刚成为她丈夫几天的男人，也像他一样和气地笑着说：你怎么说都好，那又有什么区别呢？重要的是，我已经看到和学会了这一切，它们已经存在于我的头脑中，我不想再放弃这些东西，我不能再放弃这些东西了。它们已经存在，已经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不可磨灭，即使我愿意，我也不会将它们从头脑中抹去，在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我不认识也很想认识的东西，我要看见它们，闻见它们，听见它们，我想看看那些我未知的领域，我想听我没听到过的声音，看那些我不认识的人的眼睛，我想说另一种语言，呼吸另一种空气。

摩拉德看着才刚刚成为他的妻子几天的她，看着她眼中闪烁的光芒和活力，站起身来，把自己的手放在她的手上，感到呼吸急促，感到自己身上有某种他难以驾驭的东西，这是内心涌起的某种东西，是他不再熟悉的身体的一部分，它使他想起黑暗而遥远的童年，又唤起了他对新生活的渴望，这东西在他头脑里反复出现，又在他的胃里翻腾，使他有一种恐惧感，恐惧，但同时也是兴奋。

摩拉德，我跟你结婚，是因为这是我哥哥的意愿。锡林－戈尔直视着摩拉德那双漂亮的蜜褐色的眼睛，那使她回忆起家乡群山中那些温和亲切的冬天的眼睛。她用了一种安静的语调，语调中充满了爱意，甚至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这种爱意从何而来，说道，摩拉德，我喜欢你。喜欢你，不是因为有人指使我要这么做，而是因为我自己愿意这么做。我能看出你眼中的善良和聪慧。摩拉德，请你不要说“不”，我想继续上学，但是我想征得你的同意。

摩拉德没有说话。

摩拉德，你喜欢我吗？

当然。

你为什么喜欢我？

摩拉德耸了耸肩。

因为我就是我。因为学会了看到和学到的东西，因为我上学念书，因为我拥有这个强烈的念头，因为我离开了家乡小屋前的那个角落，因为我从山里走了出来，因为我想成为医生。

摩拉德，你曾经在山里打仗，并且帮助了我们的国家，为它作了贡献，我想成为医生，来救助和服务于我们的祖国。



我想睡觉了，摩拉德说。

你会考虑我所说的一切吗？

会的。

我们明天还继续谈谈这个问题好吗？锡林－戈尔问道。

好吧。

锡林－戈尔摘下头巾，把油灯转下来，吹灭，躺到她的新婚丈夫身边，把手搭到他的肩上，头靠在他的胸口上，蜷起腿把它放在摩拉德肚子上，闭上眼睛，在黑暗中微笑地说，好吧，我们明天接着聊，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半夜里有人用力砸门，锡林－戈尔打开门。四个穿制服全副武装的男人要把摩拉德带走，他得去参军。锡林－戈尔谎称，摩拉德不在。那些士兵把她推到一边，骂骂咧咧地把摩拉德从被子里拉出来，拖到外面，对锡林－戈尔说，你丈夫从今天起就成为我们家乡部队光荣的一员了，他将被派往北方，在那儿与游击队作战。不要等他了。一年之内，你是不会见到他的。

还好是在北方，锡林－戈尔想，那样他至少不用和他的兄弟或我的兄弟，和他爸爸或是我爸爸交战。

第二天早上锡林－戈尔穿好学生制服，重新扎好辫子，围好头巾，到了学校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并没有说她在这期间已经结婚已经成为了妇人。仍旧尽自己所能地学习，读书、写字、算术、然后升了一个年级，然后她肚子大了起来，母亲帮她接的生，是个女孩子。锡林－戈尔叫她阳光，努尔－阿弗塔卜。在她第一个女儿出生后四天锡林－戈尔又回到学校里了。一年以后，女儿已经会走路并且会说一些话了，有一天门开了，摩拉德走了进来。

他拥抱着锡林－戈尔，吻了吻女儿的额头，坐到角落里喝着茶，发着呆，哭着颤抖着，谁也劝不住他，然后又是啜泣，结结巴巴地吐出一些话，渐渐安静下来，一次又一次地抱起锡林－戈尔，把自己的头靠在她那坚强的有力的肩头。

告诉我，锡林－戈尔用温柔而低沉的声音说，他们对你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说说看，告诉我，讲给我听，那样我就可以分担你一半的痛，这样你的伤心也会减半的。

摩拉德看着他年轻的妻子，擦去眼里的泪水，说道，你哥哥没有骗我，你真的很坚强。

没错，锡林－戈尔说，你可以信赖我，现在，一直到永远。

你去上学了吗？

去了。

听好，两天之后，我必须得回去，我想让你答应我一件事。

说吧，你想要我做什么，我看看，我能不能为你做得到。锡林－戈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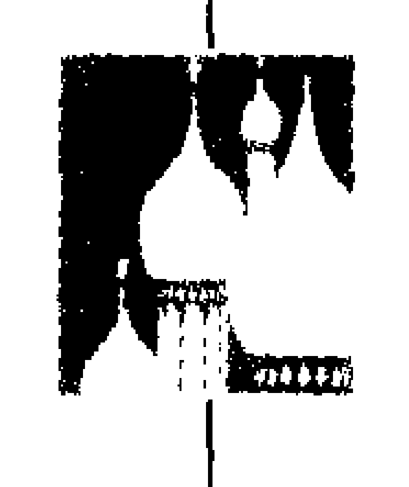
我已经考虑过了。摩拉德说。

什么事？

你应该作一名医生，医生或者是你渴望的其他职业。

为什么？

我可爱的小花，我的心肝，我的女皇，因为你曾经说的有道理。我们自己的政府之所以把我们和我们的国家出卖给俄国的惟一原因就是贫困。战争，以及所有的一切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们太愚蠢，因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因为我们相信那些在我们面



前装模作样的人，他们巧舌如簧，手里拿着一张纸条，说从今天开始这就是法律。我们是低下民族，每个人在我们身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把我们扔到井里，让我们站在某个地方，把我们引上歧途甚至迫害我们，谁能看清这一切，谁就能知道，自己在哪里，谁就可以自己决定，是否愿意待在那儿，他自己知道自己该往哪走。你说的很有道理，我的宝贝，你说的总是很有道理。认识到这一点，对我来讲太晚了，但是我希望，你和我们的孩子能学习读书写字，我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会自己分辨好坏，学会分辨谁在撒谎谁在说真话，学会分清敌友。

讲得真好。锡林－戈尔吻了吻摩拉德的额头。

两天两夜之后，摩拉德被一辆俄国人的吉普车接走了。在这两天两夜里锡林－戈尔和摩拉德从来也再也没有如此深爱过彼此，摩拉德回到北方山区，在俄国人的命令下继续作战，跟他自己的同胞，Y 游击队，跟那些和自己有着相同信仰的兄弟作战。一场既不是他也不是对方情愿引发的战争，为了一次彼此都不会取得的胜利，为了他们既不了解也不明白的目标，一场延续至今的战争。

锡林－戈尔为了她生命中的十五年、十六年或者只有十四年吧，谁知道到底是多少年呢——这些年根本谈不上是生活，哭了两天两夜，为了她已经学会去爱的丈夫，为那个她不知道能否再见到的男人，也为了她那个不认识父亲的女儿。

第三天锡林－戈尔擦擦哭干的眼睛，穿上学生制服，编好辫子，围上围巾，把女儿交给母亲，自己去了学校，坐到自己的座位上，读书、写字、算术，还有好多问题她没提出来。

这场战争在过去或是现在对谁有好处呢？什么时候会有足够多的士兵被杀掉，被剥皮、被肢解呢？谁去告诉那些士兵的母亲、妻子和女儿他们的临终遗言呢？谁会握住那些马上就要死去的士兵的手，谁会握住那些悲痛欲绝的母亲、妻子和女儿的手呢？谁又是赢家呢？这样做有多少价值，胜利者又会得到什么呢？地球上所有国家都有战争吗？地球上所有国家都会有母亲的孩子牺牲，成为殉难者，使母亲痛不欲生，徒增白发吗？

锡林－戈尔，你脸上幸福的微笑已经消失不见了。发乌兹，那个女教师说。还有你的怨恨，你眼里流露出的无辜的炽热感情以及你的兴奋，还有你的那些问题和你的好奇心都不见了。你已经成了一个女人。



第四章　投降和俄国人撤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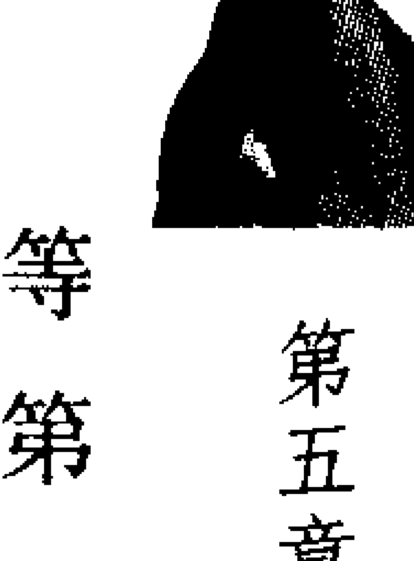
锡林－戈尔，玛拉莱，双胞胎兄弟，其他的姑娘和小伙子，女人，男人，孩子，残疾人，士兵，一只胳膊的，一条腿的，疯子，挨饿的人们统统站在路边，一手拿着一支红丁香，另一只手举着纸做的旗子，旗子在风中飘舞，扑扑地响着，好像有人在轻轻而急促地鼓掌。

俄国人的大型坦克从他们身边隆隆而过，坦克沉重的链条使锡林－戈尔脚下的地剧烈震动起来，俄国人的卡车呼啸而过，在锡林－戈尔毫无遮掩的头上吐出黑色的烟雾，俄国人的音乐，在他们耳边飘荡。疲惫的喝得醉醺醺的俄国士兵回头望着他们，抢走他们手中的红丁香，用俄国小旗向他们示意，爱好和平的邻国的光荣部队撤退了，离开了锡林－戈尔的家乡。

十年中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发射导弹，投掷炸弹，埋设地雷，袭击村庄，他们杀死阿富汗人，也被阿富汗人杀死。十年中俄国和阿富汗的母亲和妻子们为他们的儿子、丈夫，兄弟和父亲而哭泣。

十年来锡林－戈尔一直都在想，俄国人永远不会撤退，战争永远不会结束。

第五章　Y游击队人，内战和第二次逃亡



我哪儿都不去，锡林－戈尔喊道，我只想待在这儿，等到我两个孩子的父亲回来，然后做一名医生。母亲打了她第二个耳光，她仍然直视着母亲的眼睛。锡林－戈尔沉默了，把东西收拾起来，只是没收拾她自己的和孩子们的东西。你不能留在这儿，仗打得正紧呢，母亲朝她喊。无知的愚蠢的妈妈啊，俄国人走了，战争已经结束了。

愚蠢的小孩子，你根本不懂得人生，你想想，在过去的十年中经历了什么，不是战争吗？山里面是战争，村子里面是战争，戈壁里也是战争。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打进首府，我可怜的孩子，你以为，战争结束了？战争才刚刚开始，一起走吧，总得为你那两个无辜的孩子考虑考虑。别做傻事，我的宝贝，收拾东西，我们走吧，我一个人顾不了这么多，我需要你。

你需要我做什么呢？你到底要去哪里？锡林－戈尔问母亲，如果战争在这儿，在首都继续打下去的话，在山区，在其他地方也一样会有战争啊。

真主啊，公正的真主，母亲懊恼地抓着自己的头发。你



在做什么？你想把我们怎么样？我们会面对些什么呢？

锡林－戈尔把母亲搂在怀里，用坚强有力的手抚摸她的背。妈妈，我亲爱的可怜的妈妈，别担心，有我在呢。真主是伟大的，它会评判这一切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战争会结束的，相信我，你不明白这一切，你一直都呆在我们的小木屋里，只有外面的人才明白这一切，俄国人已经走了，我们自由了，生活将重新开始，战争结束了。

锡林－戈尔又把母亲的包裹打开，两个双胞胎穿上制服去上学了。锡林－戈尔的女儿坐在房间的角落里，小弟弟坐在她膝上，锡林－戈尔把温热的毛巾敷在母亲有些发烧的额头上，哼着曲子，笑眯眯地，她纳闷，为什么外面的炮火声还没有停。战争不是结束了吗？

第二天，甚至是接下来的很多天里，家里的门都关起来了，两个双胞胎兄弟没有去上学，锡林－戈尔也没去上学。有人敲门，是邻居来要些茶叶、小麦、面包，商店已经关门了，是勇敢的玛拉莱跑进来，她说，只要一有可能，我们就离开首都。

锡林－戈尔的无知的母亲，这个除了自己四壁之外一无所知的母亲，这个来到喀布尔，只上过四次街的母亲，这个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的母亲，早已经知道了这一切，在首都喀布尔，战争刚刚开始。

马路的一边是玛拉莱人在打仗，马路的另一边是另外一些玛拉莱人在打仗，一个对另外一个，希克马蒂亚尔、马苏德、杜斯塔姆，一个穆斯林的同胞在同另外的同胞打巷战，导弹攻击，地雷，坦克，炸开了花的尸体，咔咔落地的残骸，被强暴的妇女，大团烟雾，所有这一切都是锡林－戈尔

以前已经亲眼所见过的，只是这一次是发生在首都，只是这一次一切都更加残忍，只是这一次是自己人打起来了，是内战。

凡是俄国人没有破坏的东西，都被阿富汗的武装首领统统摧毁了，内战持续了将近一年，直到有一天一个新的势力——塔利班，来到这座城市。纳吉布拉，以前的残忍的秘密警察的头目，是最后一名忠于俄国人的总统，他和他哥哥在联合国的大楼里，塔利班武装把两人拖出来，痛打辱骂他们，拖到城里。人们对着纳吉布拉和他哥哥吐唾沫，枪毙了他们，把尸体拖到街上，第二天早上人们看见他们的总统和他哥哥的尸体被挂在城门柱上。

锡林-戈尔很幸运，她在这段时间里早就不在喀布尔了，也就不必亲眼目睹和经历这一切了。

锡林-戈尔和她的女儿努尔-阿弗塔卜，她的第一个儿子纳赛尔，双胞胎弟弟，母亲，邻居玛拉莱，以及玛拉莱的母亲和兄弟姐妹，还有其他女孩子和她们的母亲和姐妹兄弟把所有他们能带上的东西赶快收拾停当，逃往巴基斯坦。在他们之前逃亡的同胞们都逃往那里了

人们有的乘坐汽车，有的坐出租车，有的推手推车，有的骑马和骆驼。锡林-戈尔和她的孩子、双胞胎弟弟以及母亲则是步行。她们在阿富汗人扔给阿富汗人的炮弹中逃生，在马苏德，希克马蒂亚尔、杜斯塔姆，达里里[1]，吉拉尼[2]以及其他的Y游击队人的各个军队的领袖之间进行的内战中逃



① Dhalili.

② Gilani.



生，妇女、孩子和男人们在失业和饥饿面前，在地雷和炮火中逃亡，冒着被洗劫和被强暴的危险逃亡。

直升机一天到晚地在空中盘旋，向所有能移动的东西投掷炸弹。接连几天都有游击队在路上游荡，收取道路通行税，抢走绵羊、被子、食物，掠走那些足龄服役的小伙子，掠走女人和姑娘。

让我们消停消停吧，锡林－戈尔大声说：我父亲和我哥哥也是游击队。

他们在哪儿？那些强盗们问。

在山里。

在哪儿的山里？

就在打仗的山里，

他们站在哪一边？

站在祖国这一边，站在先知这一边，站在古兰经和伊斯兰这一边。



那些人笑了笑，拿去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走开了。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他们穿过戈壁、村庄，越过山峰和山谷，跨过干涸的河流和布雷区，他们不得不一再地避开Y游击队的哨卡，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一再地被拦截，一再地被索要道路通行税。

一次，一个哨兵想要钱，然后他又说，他想要锡林－戈尔，锡林－戈尔母亲说，我女儿？你想要我女儿？把她带走吧，我把她送给你了，她又疯又病。你这么做会帮我一个大忙，把她带走吧，母亲说着，用力推了她一下，使她一下跌倒在了那个游击队人脚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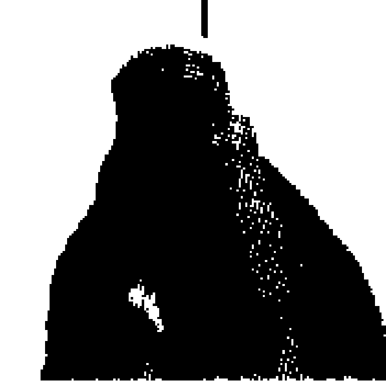
锡林－戈尔躺在地上，嘴里发出奇怪的声音，用手抓住

那个人的裤子好像要拽着他站起来一样，

那个游击队人厌恶而吃惊地用脚踢开锡林－戈尔，朝她吐了口唾沫，裹了裹他的帕图包，走开了。

锡林－戈尔的母亲跑过来，抱起锡林－戈尔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把她抱在胸口。

从现在起妇女和孩子的迁徙队伍只在半夜出发，从第十二个晚上开始锡林－戈尔不再掐算天数了，第十四个晚上她没力气再走下去了，可是第十五个晚上，她仍然拖着自己和孩子继续向前走，在接下来的日子也是一样。



他们和20多年来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走过相同的街道、小路和大路，走过那些帝王们曾经率领他们的军队走的路：波斯国王大流士[1]，希腊国王亚历山大，蒙古人曾经走过这里，还有英国人，俄国人，美国人，本·拉登曾走过这里，还有DGB，美国中央情报局，现在锡林－戈尔和她家里人又走过这里，这是从喀布尔通往贾拉拉巴德[2]的路，陡峭而狭窄的盘道从自由居住区，也就是部落区，经过传说中的克伊布[3]关口一直蜿蜿蜒蜒地通向巴基斯坦。

越接近边境，街上越发热闹起来，左右两边全是汽车、卡车、军用运输车和坦克残骸，越来越多的人顺着丘陵往下爬，一些男人坐在里面堆着整齐的钱币的玻璃箱子后面，给行人放高利贷，另外一些人蹲在旧容器前卖绳子、轮胎、钢、废铁、轮毂盖、发动机护罩、车门、玻璃、木料和武器。

---

① Dariush.

② Jalalabad，地名。

③ khyber，地名。



锡林－戈尔记不起她以前想像中的边境是什么样子了，或许她曾经想像边境是一幢整洁的大房子，她走进去，有人倒茶给她，在那里她受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人的欢迎。或许她曾经想像，边境是一排栅栏。她无论如何没想到，边境是由两座塔和一扇门组成的。尽管她现在就站在边境前，发现在边境上置一扇门原来是很实用的，人们可以打开或关上它，可以走过去，或者走过来。

锡林－戈尔把自己的面纱和长裙展平，把卷发塞进头巾下面，又帮她的孩子把衣服展平，站起身，准备跨过她生命中的第一个边境。

在大门左右两边站着一些没有胡子、皮肤黝黑的男人，他们穿着漂亮的制服，帽子斜斜地搭在头上，脚上穿着靴子，手里拿着小棍，他们用这些小棍狠捅第一个从那扇门经过的人，驱赶着他们，催他们快走，锡林－戈尔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看看她那些正经过那扇门的同胞，想弄清楚他们必须以什么样的速度经过才不至于被殴打，可是看起来，走得快或慢并不重要，只要是经过那扇门的人都要遭到一顿殴打。

你们不用害怕，锡林－戈尔的母亲对她的孩子和外孙外孙女说，在她心里面那些人都是好人。他们只是在履行义务。你们待会儿就会知道，那一点也不疼，你们看，他们的木棍多细啊，你们又都不是胆小鬼。更糟糕的事我们都经历过了。这个我们也能够应付的。

我不想去巴基斯坦。锡林－戈尔说。

那你想去哪儿？母亲问。

皮肤黝黑、身材消瘦的士兵，他们比锡林－戈尔以前见过的所有男人都要瘦小，抽打着锡林－戈尔和她的女儿，她

的儿子，双胞胎弟弟和她母亲，他们逼着她们赶快去交钱，然后把路让出来。一个男人摸了一下锡林－戈尔的屁股，舔着嘴唇，另一个笑着，把锡林－戈尔拉到身边，凌辱她，推搡着她。

用你的面纱把脸遮起来，双胞胎中那个比较大胆的兄弟骂道。锡林－戈尔听从了。在边境另一边的巴基斯坦也和阿富汗那边一样拥挤嘈杂。

锡林－戈尔和她的孩子们，她的母亲，两个双胞胎弟弟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然后为了不被汽车撞倒又躲到一边。不时会有来来往往的人们和她们的同胞——阿富汗人会撞到她们，嘴里骂着，让他们把路让开。一个士兵甩动手里的细鞭，发出嗞嗞的响声。

一个和锡林－戈尔年龄相仿的少妇，身边带着两个女儿，和锡林－戈尔的孩子差不多大，停下来问，你叫什么？

锡林－戈尔。

这是你的孩子？

是的，锡林－戈尔回答，这是我妈妈和我的弟弟。

快过来，锡林－戈尔，你要是站在路中间会被打的，或是被汽车撞倒。过来，坐到我这边树荫下来。你第一次来这儿吧？少妇问。

是啊。

把你的面纱拿下来，好让我看到你，少妇说道。你已经不是在阿富汗了，这儿没人强迫你遮住脸。

我知道，锡林－戈尔说着，取下头巾，看了看那个少妇。这里很挤，锡林－戈尔说。这么多的人，汽车和小车我还从来没见过呢，即使是在首都。





我经常来这儿，少妇说着把一只腿翘到另外一只腿上。我经常不断地回到家乡，然后不断地有事情发生，我又不得不再逃亡，从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然后又从巴基斯坦到阿富汗。

锡林－戈尔学少妇的样子也把一条腿翘到另一条腿上。结果母亲推了她一下，她又把腿从另一条腿上拿下来。

少妇把头埋到脖子里，笑着说，我第一次是因为俄国人逃出来，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然后人们说，喀布尔的生活不错，我们就回去了。后来俄国人打死了我的父亲，我们又逃到这边来。然后我结了婚，我丈夫说，我们回家乡吧，后来我丈夫踩到了一颗地雷，成了残废，过了几个星期就死了。我又一次逃到这儿，我前夫的父亲娶了我，他年纪太大了，不久以后也死了。我第二个丈夫的儿子，他是Y游击队的司令官，他又把我带回阿富汗，自己奔赴前线了。后来我们的村子遭到袭击，所有东西都遭到了破坏，我又不得不出逃，我先是等我的丈夫，可他没有回来。直到我没有东西吃了，就又逃到巴基斯坦这儿来了。那个老太太，就是每次做我的婆婆，现在又成为我婆婆的那个老太太，仍然一直不愿让我待在她家里，包括我女儿在内。她只收留了我儿子，没有收留我和我女儿，所以我就到边境来了，我待在这里，距离家乡只有几步之遥，但却可能一辈子都回不去了，每天我都盼望着，也许我丈夫会来这里找到我。

你靠什么生活呢？锡林－戈尔问。

什么都做，为了让我和我的孩子不至于饿死。

什么都做，是做什么呢？锡林－戈尔问。

什么都做，就是什么都做。少妇说。

你什么都做，能赚很多钱吗？锡林－戈尔问。

少妇笑了，锡林－戈尔能看见她的舌头、牙齿还有喉咙里面的小舌，在来回颤动。你看看我，少妇说，我漂亮又年轻，在边境这儿有很多巴基斯坦官员，也有很多阿富汗男人。那些长时间没接触过女人的男人们一看见我的身体就垂涎三尺，总的来说我赚的钱足够了，有时甚至更多。

锡林－戈尔张开嘴，想说些什么，但是话到嘴边又哽住了，差点呛着，咳嗽了几声。

少妇看了看锡林－戈尔，收起笑容，说：我能做什么呢？饿死？让我的孩子也饿死？我们都死掉吗？



锡林－戈尔看着地面，什么也没说，她的眼睛盯住一个从他们身边经过的女孩子赤裸的双脚。小女孩子头上顶着一个巨大的铁片。她朝各个方向翘起来的头发绞在一起，她的衣服破烂不堪，边走边吮着手指，用那双深色的既不悲伤也不快乐的眼睛挨个地看着他们：少妇，锡林－戈尔，努尔－阿弗塔卜，小纳赛尔，锡林－戈尔的母亲，还有两个双胞胎在后面。

少妇把两个女儿放到锡林－戈尔身边，吻了吻她们的额头说，待在阿姨这儿，我马上就回来。

锡林－戈尔还没弄明白少妇的意图，少妇就跳起来消失在一家茶馆的后面，两个女孩坐在那儿，手拉着手，望着她们母亲的背影。

锡林－戈尔抚摸着两个孩子的头，把她们搂在怀里，问道：你们叫什么名字？

两个女孩儿微笑地望着锡林－戈尔，并不说话。

我们就在这儿待着吗？努尔－阿弗塔卜挤到她妈妈和两个小孩子中间。



不。锡林－戈尔说，这里可不是人应该待的地方。

说得对，这真不是待的地方，锡林－戈尔的母亲说。

那些人拖的什么东西啊？两兄弟中比较害羞的那一个问道。

看起来像垃圾和废铁，他那个胆子大一些的兄弟回答。

那些人可不笨，锡林－戈尔说，他们收集垃圾和废铁干什么呢？

那是走私货，少妇不知什么时候又突然出现了，就像刚才她突然消失一样。

走私货？锡林－戈尔问。

少妇笑了笑，又重复道，走私货。只要人们可以拿在手里的东西都不必缴税，那些人拖的是汽油、汽车、坦克零件、轮胎，鸦片、鸡、半导体，电缆线、小麦、大米、水果，反正是一切他们能拿的东西，从阿富汗带到巴基斯坦这边来贩卖，卖给那些商人，商人又卖给其他人，我认识一个男人，他买了一些旧铁，又把它卖给了另外一个人，另一个人将铁熔化浇铸成新铁。

那个穿绿衣服女孩头上顶的那一块铁值多少钱?锡林－戈尔问。

你要是干上一整天的话，少妇说，到了晚上你就可以给你自己和两个孩子买上两片到三片面包和一杯茶了。

多悲哀啊，锡林－戈尔说。

不悲哀啊，挺好的。很多人就是依靠这个填饱肚子的，我们应该感谢巴基斯坦的边境检查官们让我们通过边境。少妇看着大门，那儿正有一个女孩从边境检查官身边跑过，一个士兵的细鞭子打到她的小屁服上。女孩赶快缩起屁股，熟

练地将头上的重物平衡一下，继续向前走。

那个女孩是谁？努尔－阿弗塔卜问。

一个阿富汗人，和你我一样，少妇回答。

她头上顶的什么呀？锡林－戈尔也竭力想知道，她猜不出来，小女孩头上顶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锡林－戈尔说，不管是什么，反正是特别重的东西。

她很漂亮，努尔－阿弗塔卜说，过了一会，她又说，我知道是什么，她头上顶的是蛾眉月。

锡林－戈尔笑了，摸了摸孩子的头说，嗯，可能是蛾眉月。

锡林－戈尔的母亲说，那个是瘦弱的小女孩，她穿着瘦小鲜艳迎风飘舞的衣服，她头上顶的是巨大又沉重的东西，她和我们一样从阿富汗来，去往巴基斯坦。

真好听的童话，努尔－阿弗塔卜乞求外祖母。

锡林－戈尔把女儿放到膝上，笑着给她接着讲下去。嗯，我觉得你说得没错，那是一弯蛾眉月，白天里月亮没事干，觉得很无聊，就来到巨大无边的天空边上，一来它只是想趴在天空边上看看我们地上的人，可是他不小心滑了一下就掉到地上来了。那个女孩子发现了它，很同情它，就把它扶起来，顶在头上，好让它能再爬上去，今天晚上才能为我们照亮。为你，为纳赛尔，为双胞胎舅舅，为外祖母，为我们新结识的朋友和她的两个女儿、儿子和她丈夫以及所有的善良的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人们照亮。

努尔－阿弗塔卜从母亲的腿上爬下来，拿出她从阿富汗带来的小包中的一个放在头上，摆稳之后在家人、少妇和她





的女儿面前走来走去。

一辆载着很多东西的卡车从身边呼啸而过。喷出的又黑又臭的烟雾在锡林－戈尔头顶和身上散发，当那辆有着和人一样高的巨大黑色轮胎的大卡车经过的时候，锡林－戈尔认出，小女孩头上的蛾眉月是一块卡车的铁挡泥板。

卡车上装的是被子、桌椅、大麻袋、鸡，还有回阿富汗家乡的孩子、妇女和男人们。

一个头上顶着罐子的女人在锡林－戈尔面前停下来，伸出手，锡林－戈尔微笑地看着她。

你能帮帮我吗？那个女人问，你有钱吗？

锡林－戈尔摇摇头。

也许有面包吧？

锡林－戈尔摇摇头。

少妇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纸币递给那个女人。

女人走开了。

你很富有？锡林－戈尔问。

少妇没有笑，说道，这儿没有人很有钱，每个人都帮助每个人，今天我帮了她，明天就会有别的人帮助我。

真主保祐你，锡林－戈尔说。

你刚才讲的故事很好听，少妇说，你能再讲一个吗？

锡林－戈尔闭上眼，想了想，又睁开眼睛说，你们看见那些身着蓝色、白色、橙色和绿色衣裳的女人了吗？他们是怎样顶着重物骄傲而笑挺地从我们身边走过的吗？

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努尔－阿弗塔卜嘴里喊着蹿来蹿去。

轻一点，别吓着人家，坐下来听我讲。锡林－戈尔说着

把女儿又放到膝上。看见了吗，那是皇后们和公主们。她们有着贵族血统，高傲而富贵。她们正在从一个宫殿去往另一个宫殿的路上。

她们头上是什么啊？努尔－阿弗塔卜小声问道。

你不知道吗？锡林－戈尔问。

努尔－阿弗塔卜摇摇头，充满期待地看着母亲。

那是她们的宝贝。

那她们为什么不让仆人帮她们找宝贝呢？努尔－阿弗塔卜问。



锡林－戈尔想了想说，她们是正直的皇后和公主，为了让仆人也能休息一下，她们宁愿自己找重物。由于头上的重物她们必须把头挺得笔直，这样才不至于破坏她们高雅的步姿。

那个老人呢？努尔－阿弗塔卜用手指一个胡子花白的老人，老人肩上扛着的大而沉重的麻袋使老人弓着背。他是国王吗？

不知道。锡林－戈尔说。

那些头上戴着发光的帽子背上扛着箱子的年轻人呢？努尔－阿弗塔卜问，他们是王子吗？

不知道，锡林－戈尔说。

为什么男人们把重物扛在背上而女人们却顶在头上呢？努尔－阿弗塔卜问。

不知道，锡林－戈尔说。

那样她们就可以腾出手来领着她们的孩子了，锡林－戈尔的母亲说。

锡林－戈尔刚想说什么，大门那边忽然传来一阵喊叫



声，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尖叫着，哭喊着，试图避开怒气冲冲的边境官的木棒和殴打。他们把手护在长着虱子的头上，跑的跑，摔的摔。那些扛着废铁的孩子摔倒在大门边，摔倒在废铁中，就好像一群小骷髅。

不知为什么，少妇开始哭了起来。不知为什么，锡林－戈尔、母亲和孩子们都不说话了，只是看着女人、孩子和男人们如何扛着重物。她们看见一个只有努尔－阿弗塔卜一半高的小女孩头上顶着一根铁制的弯管。她们看见一个小个子年轻人背上扛着一个沉重的满是油污的铁制马达部件，年轻人自己从头到脚也满是油渍，她们看见，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弯曲着膝盖，摇摇晃晃地走，不时放下身上的重物，以免被压得骨折。她们看见那些孩子，他们没有姓名，没有年龄，没有希望，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她们看那些孩子，生活对于他们只意味着毫发无损地从边境蒙混过关然后再返回来。为了只有他们手掌那么大的一片面包，他们用弯曲的背和小小的头扛着一个崭新的满是油渍的沉重的部件，用绳子把它们在地上磨光，他们在边境大门旁边，等到边境官把目光移开，心里巴望着他并没跟他们做游戏，然后跑过去。她们看见一个年轻人拄着拐杖，是个残疾人，像很多其他阿富汗人一样他也曾踩到了一颗地雷，曾被炸断了一条腿和一只胳膊。这个拄着拐杖只剩一只胳膊和一条腿的年轻人腰间绑着一根绳子，身后拖着两只盛满油或是汽油的罐子和其他一些东西。她们看见那个残废的年轻人遭到边境检察官的殴打，因为他走得不够快，挡住了路。

他们不是王子和公主，锡林－戈尔的母亲说。

我知道。努尔－阿弗塔卜把下嘴唇推到上嘴唇上面，看

了看她的外祖母，又说道，我知道，但如果我把她们想像成皇后和公主会美妙一些。

你和你的孩子们饿了，少妇说。

锡林－戈尔没说话。

少妇又一次跳起来，消失了。

我们得离开这，锡林－戈尔的母亲说，她不适合和我们交往。

她是一个好人，锡林－戈尔说。

我宁愿让我和我的孩子们都死掉，也不愿我的身体里……母亲没有往下讲，把面纱拉下来遮住脸，头上围着头巾，盯着边境大门。

少妇回来的时候，拿了两壶茶，每人一片面包，一碗酸奶甚至还有茶里放的糖。

你们前面还得走很长的路，她说，拿去吃吧，能吃多少就吃多少，然后你们就得出发了，省得天黑才经过居民区。你们最好走山路，从自由居住区穿过，那儿，巴基斯坦人不管。

锡林－戈尔和少妇互相拥抱和亲吻道别，并祝愿彼此过上长久、健康、和平的生活。

锡林－戈尔和她的家人一离开边境地区，就按照少妇说的做了，她们离开铺着沥青的大路。一切都正如少妇所说，路很容易找，到处都是她们的同胞。前面，后面，只要是视力所及的范围。从远处看他们就像渺小、色彩斑斓的蚂蚁，排着长长的队伍，一个跟着一个地向前走。有的人超过他们，有些人往回走，有些人扛着重物，有些人空着手，衣衫褴褛。有的人背着孩子，有些则是一个人。





丘陵和山间的沥青路沿着山脉蜿蜒而上，通往传说中的克伊布关口。

来到离边境城市白沙瓦不远的部落区，锡林－戈尔和孩子们以及母亲和弟弟沿着又长又高的城墙走，城墙后面是华丽体面的建筑，是真正的宫殿，里面住着健康、富足的人们，他们不知道饥饿是什么。都是些毒贩子，人们说。那些贩卖鸦片的人赚的钱一下子数都数不清。据说，如果总统保障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的政治避难权的话，他们答应承担国家债务。人们说，巴基斯坦总统对这些毒品贩子的许诺非常满意，可是他不允许这样做，因为他的朋友，美国总统反对这一做法。因此这些富足的毒品贩子就把他们的宫殿建在这里，既不属于巴基斯坦也不属于阿富汗的部落区，这里没有总统，没有政府，没有皇帝对他们颐指气使，富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在这里，人们或者是自己的主人，或者作为看守，作为走私犯或其他职业受雇于他人。这里每个男人都有一件、两件或更多件武器。

市场上的店面生产和出售各式武器，还有一些商店称好了鸦片和海洛因，然后一份一份地出售。到处都有人在抽鸦片和大麻。

锡林－戈尔很喜欢从那些店里和小木屋里散发出的味道，混合着小摊上烤羊肉的香味，从自己的面纱下徐徐飘过。

休息一下吧！她顺势蹲在马路旁边一家店前，闭上眼，深深吸了一口气，把香味吸到自己空空的腹中。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走开。一个店里的小伙子在她后面喊道。他年纪并不比那一对双胞胎大。他蹲在柜台前的地

上，摆弄着一个有珍珠母把柄的手枪。

行行好，兄弟，我和我的孩子们都很累，我妈妈病了，我弟弟们也精疲力尽，我们都很渴。

也很饿，是吗？店里的小伙子问道。

锡林－戈尔透过面纱看着小伙子，点了点头。

小伙子把有珍珠母把柄的手枪放在地上，拿起身边的拐杖，撑着它从商店里走了出来。那支截肢后的腿像一块死肉一样晃来晃去，这个只有一条腿的小伙子在她们旁边蹲下来说，进店里来吧，那没人打搅你们，你们可以把头巾摘下来，休息一下。反正现在是祷告时间，我也正想买点吃的，你们是我的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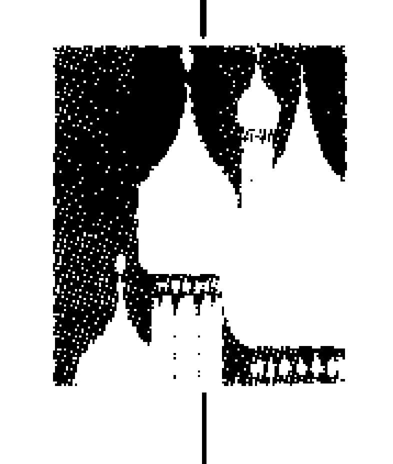
我们不想拖累你，你太善良了，锡林－戈尔说，让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就走。

你们不是累赘，你们将会使我很高兴的，请进来吧，小伙子说。来吧，外面对你们太危险了。你们本该待在山里面，一会儿天就黑了。来吧，进来吧。

求求你了，妈妈，让我们进去吧。努尔－阿弗塔卜乞求道，还没等妈妈回答，就起身朝店里走去，蹲在地上，旁边是那把有珍珠母把柄的手枪。

小伙子站起身来，把两兄弟推进店里，然后抱起纳赛尔，把他放在他姐姐身旁。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到对面小摊，买了一些烤肉，米饭和面包，在店里的地上铺开一块塑料布，把吃的分给大家，然后蹲下来说，希望真主永远保佑我们，吃吧，这些足够所有人吃了。

你简直是真主的使者。锡林－戈尔背朝着马路坐着，她已经把头巾掀了下去。



小伙子没说话，盯着锡林－戈尔看了好久才说道，我姐姐跟她的孩子们和我妈妈，我的弟弟妹妹们正在逃难，她的孩子也跟你的孩子一样大，没人知道他们在哪里，希望真主保佑她们也能遇见一个同情她们和帮助她们的好人。

小伙子用那条完整的腿蹲着，另一条截过肢的腿像一个软垫一样。他看着锡林－戈尔，用手抓起米饭，又撕了一块肉，一起放进嘴里，嚼着，眼睛始终没离开锡林－戈尔，他们一定还活着，我能感觉到。

他们肯定还活着，锡林－戈尔说。

你能给我也做一把枪吗？纳赛尔问。

不，枪不是什么好东西，一条腿的小伙子说，枪能杀死人。

是枪把你的腿打死的吗？纳赛尔把一大块肉放进嘴里。

不，是一颗炮弹。一条腿的小伙子说，是一颗炮弹杀死了我的腿。那时我们正在逃难途中，当时是晚上，我们正在一个戈壁里，忽然一颗炮弹炸过来，所有人都惊叫着到处逃窜，然后到处都是人，他们把我姐姐和她的孩子还有我妈妈抓住，硬拖进一辆吉普车开走了。我又喊又叫，要跟她们一起去，可他们没听见。

后来你怎么样了呢？兄弟俩中比较害羞的那个问。

后来我就站起来，但马上又倒了，然后我发现，是因为我的一条腿炸掉了，只剩下一条腿，所以，我才会倒下去的。我赶快用衬衣把剩下的那段腿包起来，这是我在学校里学到的。老师告诉我们，你们如果踩到地雷或是被炸弹炸掉一只胳膊或一条腿，你们得赶快把残脚包扎起来，以免流血过多致死。我就是照老师说的那样做的，然后我就昏了过去。

后来呢？两兄弟中那个胆子小一点的问。

我很幸运。一条腿的小伙子说。后来一个男人发现了我，背着我走了几天几夜，不断地帮我清洗伤口，直到我们最后到巴基斯坦找到一个医生，医生又把我的腿锯掉了一段，他说，那段腿必须锯掉，因为它已经烂掉了，剩下的他帮我缝合了。

疼吗？害羞的那一个问。

我已经忘了。小伙子说。

后来呢？后来发生了什么事？胆子大的那个又问。

那个发现我又背我走了好多天的人非常好。他说，他儿子在一次袭击中被炸弹炸死了，如果我愿意，我可以住在他那，给他干活，他付钱给那个医生，每天都给我吃的东西，那以后我就待在他这儿帮他做手枪。

你上学上了多久？锡林－戈尔问。

两年。

我也曾上过，在俄国人的学校里。

如果战争结束，小伙子说，我要继续上学。

我也是，锡林－戈尔说。我要也继续上学，我想做一个医生。

祈主保佑，小伙子说。

祈主保佑。锡林－戈尔说。

Torkham，第二天早上锡林－戈尔读着位于从巴基斯坦到部落地区边境大门左侧的一块标语牌上的字。

你认识字吗？一个一直盯着锡林－戈尔的阿富汗女人问她。

是呀，锡林－戈尔说。





上面说的什么？那个女人问。

锡林－戈尔大声而清晰地读起来：

“政府警告外国人禁止继续前行，欢迎来到可柏帕斯[1]。请站在左边。”

上面还说什么？女人问。

没有了，就这么多，锡林－戈尔说。

哦，女人说着，拉着和她一起过境的六个或八个孩子中的两个孩子的手，走开了。锡林－戈尔在想 *Torkham* 是什么意思，不过没想出来。这个词让人想到波斯语中的 gham，是悲伤和不幸的意思。

别闲站在那儿，一个警察吼道，挥着手里的木棒，在空气中发出嗞嗞的声音。

您好，我们是观光的游人。锡林－戈尔说。

你们是难民，警察说，快走开！

你父亲呢？在巴基斯坦难民营登记的时候一个阿富汗同胞问。

在家乡，锡林－戈尔回答。

我没问你，那个人说，你很可能也是那些落入俄国人手里，在他们的学校里丧失了廉耻的体面的人中的一个，丢人啊，丢人，太丢人了。那个同胞边骂边在锡林－戈尔脚下的地上吐了一口清痰，那痰很快渗进去，变干了。

锡林－戈尔想说什么，母亲用干瘪的手打在她的后脑上。锡林－戈尔沉默了。

我爸爸在家乡呢，两兄弟中胆子大的那个抢着回答。

---

① Khyberpass，地名。

他在那干什么？

打仗。

站在哪一边？

游击队那边。

哪些游击队人？

这个我不知道。

真主至大，男人又变得愤怒起来。

他为了正义那方而战，男孩想起了什么，又说道，他在山里面和我哥哥们一起作战。



还有我们的姐妹们，锡林－戈尔说，她们也参加作战，和我们的兄弟和父亲站在一边。

胆子大的男孩生气地瞪了锡林－戈尔一眼说，我爸爸和我哥哥们是为了祖国，为了先知穆罕默德，为了古兰经，为了伊斯兰而战。

走开，那个男人吼道，走开，走开！走开！拿上这个纸条，把丫头领到后面去，那里有人会分一顶帐篷给你，记住，俄国人已经走了，还有，这块地方虽然叫巴基斯坦，但这并说明不了什么，因为是英国人出卖了我们，从我们那儿把这块地方偷来送给了巴基斯坦人，但它是阿富汗的土地，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将会把它夺回来，它是我们的土地，这里的法律是伊斯兰和先知穆罕默德的法律，我们是阿富汗人，虔诚的阿富汗人，是尊重他们的信仰，尊重善良的伊斯兰和明智的先知穆罕默德，并深爱他们的祖国的人，这里只有我们的法律起作用，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法律。

那个男人看着胆子大的那个男孩说，从现在起你就要负起责任来，明白吗？你要保证你们家的人在公众场合不能大



声讲话，那是不恰当的。明白吗？

是的，明白，先生，我会做到的。我明白。

哦？你明白了？那么，告诉我，小子，你应该做什么？

把那些黑头发的人，就是丫头带到某个地方。

那么丫头又是什么人呢？

我不知道，先生，这个我不懂，先生。胆子大的男孩子说。

真主至大,那个阿富汗人叫嚷着。你看看，你的脑子里也竟是那些残忍的俄国人的玩意，这些玩意你必须得抛弃，我们就是要做到这一点，你和你哥哥都将进伊斯兰学校。拿上，用这个纸条你明天可以去经学校，在毛拉那里报名。

小笨蛋，那么你认为，丫头可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头发还没有变白的女人，那个阿富汗人继续叫喊，就是那些留着漂亮乌黑的卷发的女人，她们用这些漂亮乌黑的卷发使你我还有和我们一样的男人迷上她们，使我们头脑混乱，这样我们就变得软弱无力，敌人和魔鬼就可以战胜我们了。明白吗？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懂了吗？

懂了，先生。胆子大的男孩转过身朝着他姐姐，用和那个阿富汗人同样的声调呵斥着她，丫头，黑头发的女人，就是你，现在可是我说了算。

那个阿富汗人满意地奸笑着，吐了口痰，轻轻地拍了拍男孩的头。

往帐篷走的路上锡林－戈尔揪住弟弟的耳朵训斥道，你别自以为是，不要听那个没有教养的臭男人的胡说八道，现在是胡扯，再过几百年也是胡扯。在这儿谁说了算谁说了不算，总是由我来决定，明白吗？黑头发的女人，说的是我，

但是只要有必要，我可以看，我可以说话，我可以回话，我可以问问题，甚至我可以打你。只要我愿意，这些我都可以做，明白吗？

我明白了，胆子大的男孩乖乖地说，咧嘴笑着，瞧着蒙在姐姐脸上的头巾。

锡林－戈尔及女儿，儿子，她的双胞胎弟弟还有她母亲住的那个帐篷是塑料制的，帐篷的颜色是和最漂亮的清真寺圆屋顶一样的蓝颜色。

把门关上，胆子大的男孩发号施令。

那不是门，小坏蛋，我们要是不让帐篷开个口，我们就会热死的。

但是陌生的男人会看见你的。

什么男人？我可没看见什么男人。我只看见从家乡逃出来不必打仗的难民们。

啪的一声，胆子大的男孩第一次敢给他景仰的姐姐一记耳光。

锡林－戈尔扑向弟弟，把他的手反拧到背上，用手扇他的后脑勺，还狠揍了他的屁股，然后一把把他推到角落里说，你再敢这样，我就……。

你想怎么样？胆子大的男孩吼叫着，这里我说了算。

锡林－戈尔全身的血一下涌到头上，她扯下头巾，站到弟弟跟前喊道，哦，是吗？你说了算？那好，去，给我们弄些吃的，我们饿了。

我这就去，她弟弟说着就不见了。

弟弟刚一走，锡林－戈尔又把头巾遮好，也出去了。

外面的帐篷都散发出臭味。到处都是又脏又臭的水。到





处都是些没有裤子和上衣而只有破布片盖在身上的孩子跑来跑去，那些孩子流着鼻涕，喊叫着，冷漠地坐在某个地方。他们的妈妈蹲在旁边，把瘦弱的胳膊放在膝盖上，手托着头，在那里独自出神。

你的高傲也慢慢会消失的，当锡林－戈尔经过一个帐篷时，一个蹲在帐篷前的女人对她说。

她们已经没有了高傲和尊严，锡林－戈尔想，她垂下头，继续往前走。

你在这儿找什么呢？从一个帐篷里忽然传出一个歇斯底里的声音。

锡林－戈尔吓了一跳，转过身，看见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女孩从帐篷里跑出来，少女抓住锡林－戈尔的手，拉起她就走。对不起，那个女孩说，那是我爸爸，他已经疯了，只有抽鸦片或是吗啡的时候他才能保持正常，但是我没钱，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给他搞到这些东西。

鸦片？吗啡？那是些什么东西？锡林－戈尔自言自语，以最快的速度走开了，在回自己帐篷的路上，锡林－戈尔一路上听到的都是吵闹和嘈杂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跑来跑去，不时撞在一起，还有人在吵架。有个男人，据说是个维持秩序的人，胡乱挥动着手里的木棒，吼叫着，驱赶着人们，听说有人偷了别人的钱包，然后被他痛打了一顿。

锡林－戈尔问一个女人她在哪儿能弄到点吃的，那个女人看了看锡林－戈尔，用头指了一个方向，说，你得有一张卡，不然的话你什么都拿不到。锡林－戈尔想问问那个女人，在哪儿能弄到那个卡，可女人已经走掉了。

食品发放处挤满了几百个拿着锅、碗和碟子的人，在那

里推来搡去。手持木棍的男人们一边吼叫一边抽打着人们，锡林-戈尔挤到前面，也跟他们一起推搡着。一会儿被推到前面，一会儿被人拽了一把，一会儿又被撞倒，最后她终于挤进了那扇门。据说那门后面就有食品。

在一个平台上放着三个巨大的锅，到每个锅里面可以同时蹲三个人，每只锅后面各站着一个人，他们用一只巨大的勺子在汤里搅来搅去，轮到谁，谁就把他的碗举得高高的。那些人从锅里面舀出一些红色的汤倒到碗里、碟子里、桶里或者其他的人递给他们的器皿。

你的碗呢？那个人吼道，难道要我把汤倒在你的裙子里？

你的食品卡呢？另一个人吼道。

锡林-戈尔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过了一会儿有人把平台和平台上的锅举得高高的，她被人从狭长过道的另外一侧的门推了出来。

一个在锡林-戈尔前面已经领到吃的东西的女人告诉锡林-戈尔，你需要食品供应卡，问问那些长期待在这里的官员们，他们会告诉你该怎么做的。

锡林-戈尔记不起她以前想像中的难民营是什么样子的了。也许她曾经以为难民营是一个慈善的地方，那里有很多人关心难民，欢迎他们，安慰他们，对他们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也许她曾经以为，难民营是个非常洁净的地方，有学校，有医生和护士。也许她曾经以为，人们会在难民营中得到他们在战争中失去的一切，衣服、床、被子、锅、鞋、梳子、练习本、书以及从家乡逃亡出来的人们需要的其他所有的东西。锡林-戈尔无论如何没有想到，难民营会是这个





样子：到处有人叫喊，随地吐痰，人们不得不住在满是窟窿和裂纹的帐篷里，帐篷里没有地板，不得不坐在光秃秃的地上，还要在上面睡觉。锡林－戈尔无论如何没想到，难民营里没有饭菜，没有水，没有食品，没有锅，什么都没有，除非人们愿意付钱，除非救助机构给你登记然后发给你一张领饭的卡，一张领被褥的卡，一张领床垫的卡，一张领锅的卡，一张医疗卡，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卡。

锡林－戈尔很幸运，双胞胎弟弟可以去上伊斯兰学校，并因此可以领到被褥、床垫和可以领到一袋土豆的卡。

据说，在难民营某个地方，会有一个女人，负责为新来的人操持琐事。锡林－戈尔很幸运找到了这个女人，她给了锡林－戈尔一口锅、一个茶杯和一些油脂。

你为什么做这些事？锡林－戈尔问，你自己还几乎什么都没有呢。

人们彼此之间相互帮助，如果有一天你拥有的东西能够帮助别人，也许我那个时候将会需要你的帮助。女人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来找我，我每天都到处转一转，很多女人会生他们丈夫或是家里人的气，并为此心烦意乱。那些男人没有工作，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那样很容易惹恼那些女人，然后是无休止的争吵。

我能做些什么？锡林－戈尔问。

很简单，女人说，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听他们吵，别的什么都不必做，这样我们就帮助了其他女人，也帮助了我们自己，你不久就会发现，人们一旦帮助了别人，他就会感到生命没有被浪费，他所做的一切总会有一些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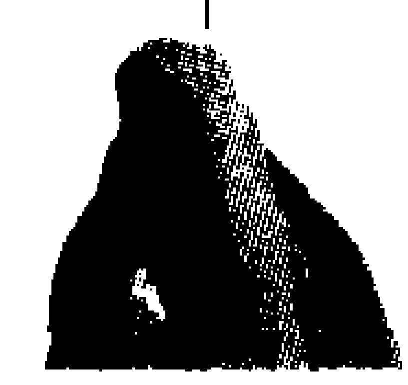
我也许会来。锡林－戈尔说完，还谢了谢女人刚才给她

的锅、茶杯和油脂。

家里没有男人吗？当锡林－戈尔把领食物的卡从缝隙中塞进发放处的小木屋的时候，一个阿富汗人低声问她。

回去，让你兄弟来。锡林－戈尔正在领水的地方排队时，另外一个阿富汗人对她说。

快用面纱把你的脸遮起来。锡林－戈尔一边坐在帐篷前边晒太阳一边在沙地上写字的时候，又有一个阿富汗人跟她说话。



我口渴，女儿努尔－阿弗塔卜抱怨。

热死了，儿子纳赛尔哭喊。

我们的饭呢，我们饿死了。两兄弟从他们的巴基斯坦和阿拉伯老师那学完古兰经回到帐篷时也叫喊着。

我不想活了，母亲说。

锡林－戈尔用手捂住耳朵，坐在塑料制成的闷热的帐篷的角落里，闭上眼睛，除非有人跟她面对面讲话，她才会听见和看见。锡林－戈尔，做这个，锡林－戈尔，做那个，锡林－戈尔，去这，锡林－戈尔，去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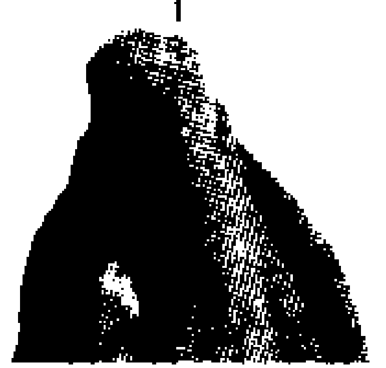
晚上锡林－戈尔做了一个梦，她梦见，一个公正无私的人统治着阿富汗，他既不是国王也不是俄国人，既不是游击队也不是塔利班，他只是一个为人们做善事的好人。这个好心的统治者派他的使者到全国各地，让他们告诉所有的女人和女孩，她们不必再用面纱遮住脸了。后来他还分给每个妇女很多很多吃的东西，这些东西足够她们自己和她们的孩子、丈夫以及她们的兄弟和父亲，那些曾经在山里打仗而现在不必再打仗的兄弟和父亲，一辈子吃的。可惜，那只是个梦，锡林－戈尔醒来的时候想。



当锡林－戈尔再次睁开眼，把手从耳朵上拿开的时候，她不知道，已经过了多少天，多少个星期或是多少个月了。

一个男人站在帐篷前和那个胆子大的弟弟在讲话，锡林－戈尔，快出来，那个男人在外面喊，快，赶快，你的丈夫摩拉德回来了。

第六章　一次意外和慷慨大方的走私头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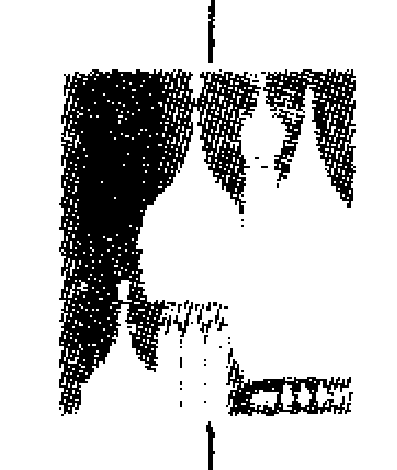


摩拉德找到了一个做走私者的活儿，他每天穿过边境到阿富汗那边，进入自由居住区，也就是那个既没有阿富汗政府也没有巴基斯坦政府统治的部落区。

在阿富汗，不管是阿富汗的国王还是英国人、俄国人或是共产党政府掌权，在巴基斯坦，不管是暴君统治还是民主选举的总统统治，在部落区，永远都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当地豪强执掌政权。

摩拉德把药物、毒品和武器走私到部落区，又把部落区的铁栅栏、自行车、电视机、地毯、计算机、已经灌制的和没有灌制的影碟、影碟机和很多西方国家向世界各地出口的象征吉利和对人们有用的其他产品走私出去。

人们在卡拉奇港或是其他地区把货卸下来，接着装到卡车上，横穿巴基斯坦驶往阿富汗方向的部落区，在那里又把货物卸下来，由摩拉德和其他成百上千个走私商扛到背上，用绳子固定好，防止那些贵重的货物在半路丢失，因为当摩拉德他们步行再次把货物运回巴基斯坦的时候，走的路狭长、陡峭又多石。



从远处看，摩拉德和他的同伴们就像一群五颜六色的小蚂蚁，沿着山路艰难地爬上爬下，一爬就是一整天。

因为这些货物并不在巴基斯坦停留，因此走私商们不必为货物支付税款。源自英国人统治时代的一条法律就已经规定了，所有经由未曾加固和未铺沥青的大路和由人步行带到巴基斯坦的货物都不必纳税。这些货物来自日本、英国、法国、韩国、保加利亚、德国、美国和世界各地。对于阿富汗人帮他们接手这些生意，巴基斯坦人并不反对。相反，他们还要为此感激阿富汗人，不仅是因为巴基斯坦人很高兴能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便宜货，他们不必亲自出入自由居住区，不必冒着生命危险在山路中爬来爬去，还有一个原因是巴基斯坦人通过出租给阿富汗人店面和木屋用来卖走私商品，可以赚到一大笔租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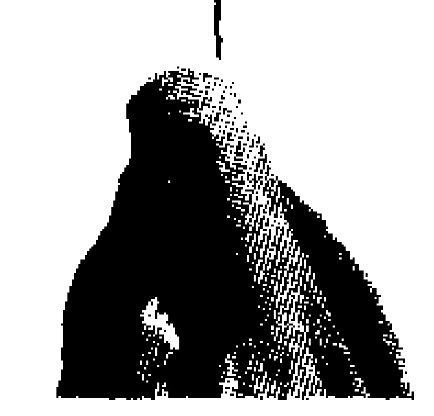
摩拉德觉得走私冰箱是最不容易的，他最喜欢走私香烟。走私香烟很容易，如果他在路上弄丢了一包或几包，或是他自己抽，和别人交换或是卖给别人，都不会引起别人注意。

与此同时锡林－戈尔一整天都和女儿努尔－阿弗塔卜和儿子纳赛尔一起待在帐篷里，锡林－戈尔爱他们胜过一切。在真主馈赠给她的每一天，她都要无数次地亲吻自己的孩子，无数次地慈爱地看着他们，并且在看着他们的时候脸上总是带着笑意。她的孩子应该过幸福的生活，应该远离饥饿和恐惧，他们的眼睛不应该目睹战争，他们的耳朵不应该听见爆炸声，他们不应该坐在房子的角落里，不得不照看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应该学习读书和写字，他们应该有一天能为家乡作出贡献，建设祖国，把祖国带向幸福的未来，使父

母为他们而自豪。

晚上摩拉德睡了之后，锡林-戈尔偷偷地掏他的钱包，取出几张钞票藏起来。

白天当摩拉德穿行于山地之间，走私冰箱、影碟机、自行车或是香烟的时候，其他帐篷里面的孩子们就会聚集在锡林-戈尔家的帐篷里，在那里，锡林-戈尔教这些孩子和她自己的孩子读书、写字、算术、画画，和他们唱歌玩耍，给他们讲自己小时候发乌兹给她讲的事情，那个时候她刚刚从山里出来，还很害怕自己成为一个把自己的脸暴露出来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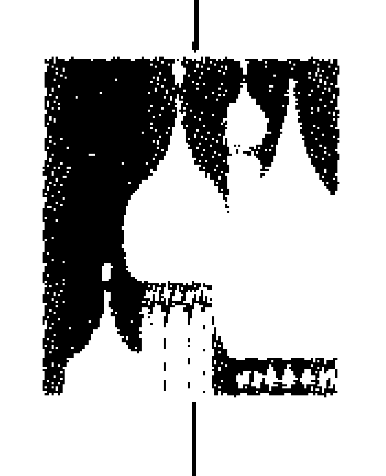


这些孩子们的父母尽他们所能付给锡林-戈尔学费，一点钱、油脂、茶、大米和其他一些他们可以暂时缺少的东西。

很长一段时间，对这所秘密学校来说，情形并不妙。因为那个臭名昭著的毛拉，那个由他自己任命的难民营长官和他那些按理不应归他所有而实际上长期由他霸占的仆人们，既不允许孩子出入公众场合，也不许他们上学，不许女人们找活干。

他们漫骂锡林-戈尔，挥动着手里的木棍，有意无意地扫到她身上，他们训斥摩拉德，侮辱他，故意用木棍打他的肩膀和头，在他脚下吐唾沫，指责他说，他没有能够看管住他的老婆。

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些男人朝摩拉德喊叫。在人们中间到处活动，没有任何体面和尊严，你妻子污辱了白胡子的老人和难民营里的其他男人，管管她吧，最好把她看紧点儿，不然人们最后还是会认为，你不是个真正的男人。



锡林－戈尔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她羞愧，伤心，不停地自责，自己的良心折磨着她，她应该早就想到这些事情，现在她可怜的摩拉德怎么办呢？像个小男孩一样，那个臭名昭著的毛拉和自己任命自己的难民营长官对待摩拉德就像对待一个小男孩，摩拉德站在他们面前，低着头，看着自己光着的双脚。他的目光使锡林－戈尔的心变得像一张纸，哧的一声被撕成两半。她的手在围巾底下使劲抠自己的大腿，轻轻抽泣着，她宁愿死掉，也不愿看见她的摩拉德此时此刻羞愧难当，当着那些男人的面，当着邻居，当着儿子和女儿，当着她自己的面，为什么她没早点告诉他呢？为什么她没早点让他知道，她想给孩子们上课呢？

如果他们骂的是她，打的是她的话，她反倒会觉得安心。她知道，那并不好受，她本来应该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也许会同意，然后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或者他不同意，然后他们一起讨论这件事，她说服了他，就像她每次都可以说服他一样，那样的话他至少知道了这件事，现在她是自作自受。摩拉德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凌辱和侮蔑，而她则是罪魁祸首。

那个令人讨厌的毛拉和自己任命的难民营长官早就走了，摩拉德却仍就坐在他们那个蓝色塑料帐篷的角落里，独自发呆，整整一天，整整一个下午，整整一个晚上他就坐在那里抽着什么东西。

锡林－戈尔问，你抽的是什么啊？

他没有看她，药，他小声说，然后又沉默，继续抽。

帐篷里弥漫着烟雾和那种药的味道，芳香而浓重的烟雾让锡林－戈尔觉得一阵晕眩，女儿和儿子也被烟熏得够呛。

几天后那个讨厌的毛拉和那个所谓的难民营长官又来找摩拉德,并且带来一封信，让锡林－戈尔给他们读。从那一天起，包括在以后的日子里，因为锡林－戈尔认识字，所以她就一直为他们读信和写信。锡林－戈尔虽然并没有为此赚到钱，但偶而也会得到一些小麦、一罐油脂、一些大米或是一包茶叶，他们不许她告诉任何人，自己在为毛拉和难民营长官读信和写信。

这是真主的恩惠，锡林－戈尔想，她习惯了为了真主赐予她的每一天而感谢真主，为了真主的仁慈，善良，为了自己和孩子们以及丈夫的健康而感谢真主，感谢真主没有让她自己、让孩子们和摩拉德踩到地雷并且没有因此而被炸掉胳膊或是腿。为了她得到的油脂、大米、茶叶、小麦以及她和她的摩拉德一起在他们的蓝色塑料帐篷的周围用粘土垒起的围墙，为了那堵围墙一天天地由小变大，然后加上门、窗和顶，直到锡林－戈尔最后把帐篷拆除，而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所有这一切，她都要感谢真主。

锡林－戈尔打算把帐篷卖掉，用那笔钱买些羊毛和颜料。然后纺些线，用煮好的颜料给羊毛上色，再织一条小地毯，卖掉它，用赚的钱买些吃的，油脂、茶叶、大米和小麦。

锡林－戈尔感谢真主赐给她一双健康、灵巧、敏捷而有力的手，她用这双手做饭，抚养自己的孩子，给他们缝补衣服，洗衣服，在地里干活，将羊毛织成地毯，用这双手安抚摩拉德疲惫的身体，用这双手抱她的孩子，在摇他们入睡的时候轻拍他们的背。





锡林－戈尔感谢真主让她在城里找到了买她地毯的人，感谢真主让她收到她的一个在山里打仗的哥哥让别人写的信，信中说，谢天谢地他和家里其他人都很好，他们仍在打仗，甚至有时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谁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又是在反击谁，但是他们打仗，是为了先知穆罕默德，为了伊斯兰和古兰经。

锡林－戈尔为了她拥有的一切，为了那些仍然活着的人而感谢真主，一天，一切和以往每天都一样，一切又都完全不一样的某一天，锡林－戈尔感到肚子绞痛，里面像有团火在燃烧，时而又是撕裂般的疼痛。锡林－戈尔觉得特别痛苦，一会儿很热，又一会儿又冷得发抖。似乎脑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在转，让她感到眩晕。孩子们大声哭喊，难民营里没有水，火也点不着，当火苗终于跳动起来的时候，又发出臭臭的味道，空气凝重、潮湿，也散发着臭味。脊背闪闪发光的蟑螂爬到孩子们的腿上让他们浑身发痒，老鼠啃噬着锡林－戈尔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储备。邻居在外面骂骂咧咧，牢骚满腹，他的孩子又哭又闹又喊，他的老婆则疯了一般地到处喊，把衣服从身上撕下来，用刀子戳自己的大腿。

锡林－戈尔不再为了这一天和这一天所发生的一切而感谢她仁慈的真主，她咒骂着这该死的一天，她的生活、命运、出身和家乡越打越激烈的战争，咒骂对她来说一直都很陌生的巴基斯坦，这个令人讨厌的集中营和所有在她可怜而贫困的生活中遇到和没有遇到的事情，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摩拉德被两个男人带回他们的木棚，一人抬着他的胳膊，一人抬着他的腿。

摩拉德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处是完好无损的，他嘴里抱怨着，浑身上下都很疼，他已经完全丧失了知觉，他的腿被压坏了，胳膊在流血，胸部在流血，头在流血。摩拉德全身都是血。

摩拉德是扛着一台绑在他背上的走私冰箱从山上滑下来的。他摔倒了，一路滚下山来，一会儿是他在上面，一会儿是冰箱在上面，直到他跌入山谷，最后是他在上，已经滚得变形的冰箱在他身下。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因为锡林－戈尔今天没有感谢真主。



得赶快请一个医生来，浑身是血的摩拉德需要药物，得把他送进医院，他的腿、胳膊、胸、背都受伤了，都得缝合，然后打上石膏。

锡林－戈尔向她认识的每个人借钱，她母亲、她的邻居们、那个讨厌的毛拉和那个所谓的难民营长官，谁能够并且愿意的话，就给她一些东西，她将来一定还。怎么还？她还不知道。她拿着钱到医院去，钱不够。她以后靠什么生活呢？怎么供养孩子们？医药费、医生和医院，出租车费和摩拉德的食物，这一切费用又从何而来呢？

晚上锡林－戈尔做了三个梦。她梦见，那些塑料帐篷并不是帐篷而是粘土做成的木棚。她梦见，那些大小便并不是大小便，取而代之的是难民营里的各个角落里堆满了一摊又一摊的水果、肉、大米，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用，用多少都可以。在难民营里到处都散发着玫瑰香水、甜点和刚烤出来的面包的味道。

可惜，这只是个梦，醒来的时候锡林－戈尔想。

最后一点豆子被虫子吃光了，最后一点大米和小麦也用



光了。女儿和儿子的肚子饿得咕咕叫，锡林-戈尔起床的时候，也感到头晕，眼前发黑。饥饿似乎在她的胃里钻了个洞，孩子们开始吮自己的手指，甚至在上面啃来啃去。锡林-戈尔在邻居那儿要到一些东西，站在难民营前的某块地方，从围巾底下伸出手，要到几枚硬币，这些硬币还不够买一块面包。

一个男人停下来，问她是不是很饿。

是的，先生，如果您能帮助我，真主会庇护您的。

我能为此得到什么呢？男人问。

锡林-戈尔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这是你的女儿？男人朝小女孩伸开手臂。

锡林-戈尔吓得赶快把女儿拉过来，嘴里骂着那个男人。真是没有人性，她骂道，不知羞耻，你没有母亲，没有父亲，没有廉耻，没有体面吗？

男人笑了笑，吐了一口清痰，走开了。他边走边说，你的高傲会和你失去和将会失去的一切一样，总有一天会从你身上消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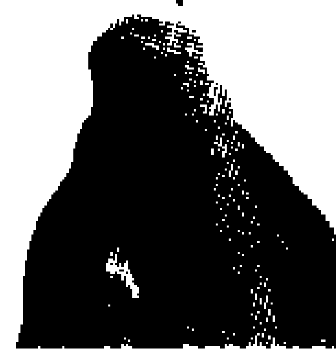
第二天一早锡林-戈尔把自己因饥饿而瑟瑟发抖的儿女拉在手里。有一刻锡林-戈尔感觉就好像自己仍是当年那个小女孩，领着两个双胞胎弟弟。

锡林-戈尔在白沙瓦[①]的市场找了一上午，才找到摩拉德为其工作的走私头目。锡林-戈尔很幸运，那个巴基斯坦人很有同情心。他自己也有孩子，也是一个父亲。他很客气很礼貌也很乐于助人，给了锡林-戈尔和孩子们茶和一些吃

① Peshawar，地名。

的，给了她一些钱，并希望摩拉德早日康复，甚至为锡林-戈尔和孩子支付了回难民营的出租车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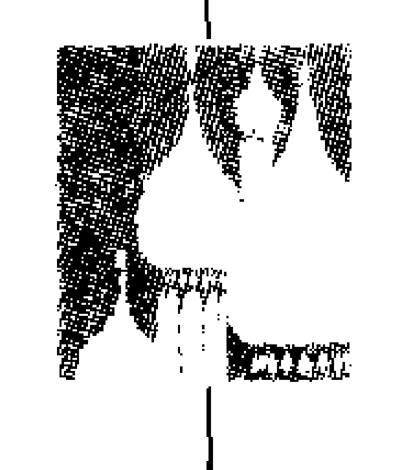
两个星期过去了，那个出租车司机来到难民营，带来了一小包米、油脂、小麦、一块丝绸，像这么漂亮的丝绸锡林-戈尔从来没有见过，不用说拿在手里了。一切都是那个好心肠的了不起的走私头目送给他们的。锡林-戈尔把大米、油脂和小麦留下来，煮给自己和孩子们吃，再去送给医院里的摩拉德。绸缎，她卖了一大笔钱，用来买药和支付医药费。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那个出租车司机又来了，这次他两手空空。那位好心的老板要亲自跟锡林-戈尔谈一谈。锡林-戈尔领着孩子，跟在那个出租车司机后面，一路上看见的是一顶顶蓝色帐篷，半完工和已经完工的粘土围起来的木棚，大喊大叫的孩子，臭气熏天的河流，小贩的摊位，冷漠的母亲，发疯的裹着头巾的女人，醉醺醺的父亲，和脏兮兮的孩子们，他们头上长满虱子，满嘴油乎乎的，穿着尿湿了多少遍的裤子，光着一双脏兮兮的脚，被太阳晒坏了的皮肤和化脓的伤口。

在难民营的大门口，锡林-戈尔上了那辆等在那儿的出租车，经过喧闹、臭烘烘的城市来到同样喧闹和散发着臭味的市场。一路看见的是那些到处吐痰的男人，肮脏而又下流，眯着一双双贪婪好色的眼睛，挺着鼓鼓的肚子。锡林-戈尔抱着孩子坐在车上，看见那些男人嘴里吐着青痰，抓揉着自己的下身。然后一路上又看到了很多东西，最后终于来到了那位慷慨仁慈的走私头目家。

锡林-戈尔下了车，被带到一间有风扇的很凉快的房间，这种房间锡林-戈尔还从来没有见过，后来某个时候又



再次见到了。锡林－戈尔坐在漂亮、整洁、柔软的坐垫和席子上，四周是用淡绿色粉刷过的整洁的墙壁。她一边在那儿等，一边叮嘱孩子们老老实实坐着，不要吃太多那些端给他们的甜点。

宁静、凉爽的空气，柔软的坐垫，陶瓷盘里玫瑰水的香味，电风扇转动时发出的轻柔匀称的扑扑声和冰镇柠檬汽水，这一切都让锡林－戈尔和孩子们觉得很舒服。

渐渐地孩子们开始打盹了，锡林－戈尔把两只手分别放在两个孩子的身上，用自己扁平的手温柔地抚摸和轻拍着孩子们又小又瘦弱、皮肤粗糙的脊背，嘴里用低沉、轻柔的声音哼着来自她内心深处的曲子。锡林－戈尔微笑着，觉得自己在这宁静而和平的一刻很幸福，她为此而感谢她仁慈的真主。轻点，不要破坏这安静的气氛，那个慷慨的走私头目走进来，示意锡林－戈尔坐下。不要客气，他请她继续唱歌，让孩子们继续睡。没有必要破坏这宁静的气氛，他脱了鞋，蹑手蹑脚地走过来，坐在锡林－戈尔旁边的坐垫上，长久地看着锡林－戈尔，认真倾听和享受她的歌，好像他自己也是孩子，脸上带着微笑，边听边敲打他祈祷时的石头和着锡林－戈尔的曲子。

仆人又端上来很多汽水、饼干、又红又鲜的西瓜、还有一个盒子。这个是给你的，那个慷慨的人把盒子塞到锡林－戈尔怀里，打开盖子，趁机轻轻碰到了她的肚子。

锡林－戈尔以为，那只是不小心碰到的，她惊了一下，既没说什么也没有动，孩子们躺在她怀里，她不想吵醒他们。那个人很好，盒子里面装着很多钱，她并不想惹他不高兴。谁知道呢，也许让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只是她的想象吧。

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呢？也许这也只是她的想象吧。那个人也许并没有恶意。锡林－戈尔沉默着，也许那是最好的选择了，对锡林－戈尔，对她的孩子，也是对摩拉德。

那个人小心翼翼地轻轻地用两个手指捏起锡林－戈尔头巾的一角，慢慢地掀起，让锡林－戈尔的脸露出来，他看着她的脸，用黝黑的手擦干锡林－戈尔脸上的泪，吻她的额头，吻她满是泪水的眼睛和泪水浸湿了的嘴，用舌头舔她漂亮、洁白如珍珠的牙齿，伸进她还留着冰镇汽水余味的嘴，在那里吮吸着，他喘着粗气，把锡林－戈尔放到边上，站直了，走到门口。插上门闩，走回来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把那个小女孩从妈妈怀里抱出来，锡林－戈尔轻轻发出了一种惊愕的声音，那个人一脸爱意地笑着，把小女孩放在另外一边的坐垫上，接着又把那个小男孩放了过去，然后回到锡林－戈尔身边，跪下来，把盒子捧到她面前，问道，你想要钱吗？

我可以选择吗？锡林－戈尔问。

可以，那个人用一种善意而温柔的声音回答。你可以像很多你的女同胞那样在外面试试你的运气，市场上有很多我的同胞，他们会马上就把你领走。

我知道，锡林－戈尔说。

你丈夫不能工作了，他再不能赚钱了，你又欠了债，那么一大笔债，就算你今天不拿我的钱，你明天也将会不得不拿别的男人的钱。你必须为了你自己，而且迟早也是为了你的女儿和儿子的身体考虑。

我知道，锡林－戈尔说。

到那个时候我可不会再要你了，那个人温柔地抚摸着锡





林－戈尔的双唇。

我知道，锡林－戈尔把脸上的眼泪擦干。

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漂亮，那个人说。

锡林－戈尔不说话了。

那个人把一只手放到锡林－戈尔的胸上，挤压、揉捏，用另一只手解开了锡林－戈尔衣服的第一颗纽扣，然后是第二颗，最后把所有的纽扣都解开了。他把她裸露的柔软白皙而丰满的双乳抓在手里，挤压，揉捏，抚摸，吮吸，亲吻，轻轻地咬，然后他把手伸向锡林－戈尔的腹部，脱下长长的裤子和宽松的内裤，把她的长裙掀起，把他坚挺的阴茎插入她的身体，抽上抽下，直到他累得喘息呻吟，仍就轻轻地，以免吵醒孩子，他用手指轻轻抓捏锡林－戈尔的腰，用力摇，又松弛下来，整个人瘫在锡林－戈尔身上，安静下来，嘴里心满意足地咕哝着。唱歌，他命令道，然后闭上眼睛听她用啜泣的声音唱歌。

锡林－戈尔并没有阻止这件事。

她蹲在帐篷里的地上，把自己的身体摇来摇去，就好像某个地方在放音乐。她这样摇晃着想看看熟睡中的孩子，但并没看到。为了你，我的女儿，她轻声说，为了你我才会这么做，为了你，我的儿子，为了你，我的摩拉德，也为了我自己，为了我们大家能继续活下去。

时间就像候鸟，和聚三起，然后又分离，冬天，夏天来了又去。但是对这一耻辱的记忆却如同第一天那样清晰：刷成绿色的墙壁，嘴里面冰镇汽水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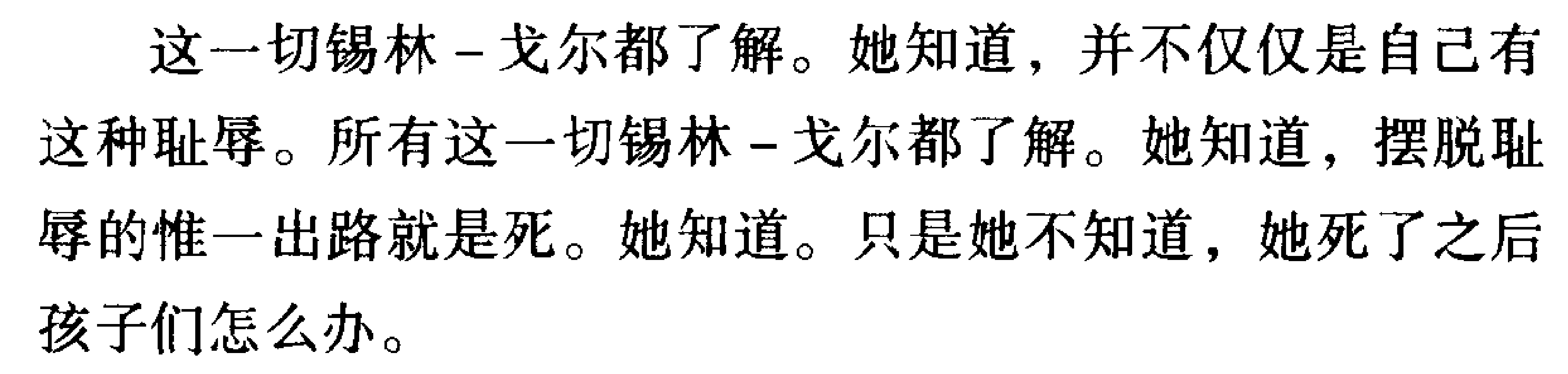
真主也不帮助锡林－戈尔，他并不把这些耻辱的记忆从锡林－戈尔的头脑中拿掉。他把这一切深深烙入锡林－戈尔

的脑海中，使她不得解脱。

即使她知道，成百上千的阿富汗妇女和自己一样做过那种事，锡林－戈尔仍然得不到安慰。

即使她知道，巴基斯坦有一个市场专门把阿富汗妇女像牲口一样贩卖，锡林－戈尔也仍得不到安慰。有些女孩只有十三岁，十二岁，十一岁，甚至有的只有九岁。她们被男人们争来抢去，那些男人用手抓她们那未发育成熟的乳房，色眯眯地笑着，嘴里淌着口水。他们盯着女孩子们的嘴，还把手伸进去。到处有人在讨价还价，钱被推来推去。女人们被买或者被卖。





这一切锡林－戈尔都了解。她知道，并不仅仅是自己有这种耻辱。所有这一切锡林－戈尔都了解。她知道，摆脱耻辱的惟一出路就是死。她知道。只是她不知道，她死了之后孩子们怎么办。



第七章　又一个孩子和又一次逃亡

自从锡林－戈尔的第三个孩子也是她的第二个女儿——锡林－戈尔给她起名字叫纳法丝·阿丁穆——出生以来，锡林－戈尔每一天都会想起那个慷慨大方的走私头目。

粉刷成绿色的墙壁。嘴里残留的冰镇汽水的味道。

跟姐姐哥哥比起来，纳法丝有副更加纤弱的骨架，有一头比他们更黑、更直、更软的头发，皮肤也要深一些，很像她的父亲，那位慷慨的走私头目。你的巴基斯坦女儿很漂亮，人们用一种带有挑衅性的目光看着锡林－戈尔，想听她怎么来解释。她们在背后议论她，指指点点，谩骂她，警察、士兵、官员，还有些游手好闲的男人们干脆厚颜无耻地问她，那个小女孩难道真是她的孩子吗？

摩拉德也看到了那个孩子，他知道她不是他的，但他对这从来不说什么。换了别的男人，要是自己的老婆怀了巴基斯坦人的孩子，会把她们的牙齿打掉，把她们和孩子刺死，赶出家门或是打死。

摩拉德从医院里出来，拖着他受伤的病体回到他们用粘土搭成的木棚的角落里，呆呆地盯着装油脂的罐子发呆，看

着他的妻子打开盛米的袋子，在一个正宗铜制锅里面把水烧热，又用正宗的木柴把火点着，煮了一些没有生虫子也没有被咬出洞的豆角和土豆。摩拉德看着锡林－戈尔隆起的怀了孕的肚子，叹着气说，感谢安拉，总算还有一些敬神的人没有忘记忍饥挨饿的穷人们。

谢天谢地，锡林－戈尔把手放在她那怀了孕的肚子上，往烧着的水里放了些盐，又从一个小袋里取出一包美国的走私香烟，撕下上面的箱纸，把它扔到火里，把烟递给摩拉德。她走到炉火边从木桶里舀了一些水，用正宗的肥皂洗了洗，然后蹲到锅旁边，搅着煮在锅里的水，直到水煮沸了。锡林－戈尔嘴里骂着，然后她又用一把正宗的勺子搅着锅里的米饭，不让它们粘到锅底，又把里面的泡沫舀出来，在坐着锅的砖头上磕掉它们，当米汤里的泡沫溢出来掉进炉子里的时候，炉子里的火发出猛烈的嗞嗞声。锡林－戈尔转过头来，以免不被烟雾和蒸气薰到眼睛，因为削了一颗正宗的洋葱，锡林－戈尔的眼睛被辣出了眼泪，又削了一个正宗的新鲜又饱满的茄子，她的手指被削下来的茄子皮染成了黑色。这时锡林－戈尔并不看摩拉德，说道，你的老板，就好像是真主派他来帮助我们的，每星期都接我去他那里一次，我每次进城，都能拿好多东西回来，甚至连孩子们的衣服都是他送的。他让我向你转达他的问候和祝愿，希望你康复后能马上重新回去工作。他还说，你不必担心任何事情，只要他在，他就会关照我们。你需要什么就尽管说，如果他力所能及就一定帮你办到。

火苗仍然发出猛烈的嗞嗞声，锡林－戈尔转回头去。

摩拉德默不作声。





咱们邻居哈得基·纳比的老婆失踪了，锡林－戈尔说，二十天以前的一个早上她进城去乞讨，晚上就没再回来。

摩拉德没有说话。

哈得基和其他人找了两个礼拜才发现她的尸体，尸体的脖子缠着一根绳子。据说，一个陌生男人强奸了这个无辜的女人，不但没有给她钱，反而勒死了她并扔进了排水沟里面。

摩拉德仍然没有开口。

她可怜的丈夫，那个哈得基 ，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养活那些没妈的孩子。

你什么时候还进城？摩拉德问。

今天，锡林－戈尔说着抹了抹脸上的泪。

告诉他，我的伤口疼，我需要麻醉的东西治疼痛，告诉他，我需要鸦片。

嗯，锡林－戈尔用了一种既不低也不高的声音，继续搅拌锅里的米饭，以免它们粘到锅底。

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一月又一月，一年甚至还要更长的时间过去了。摩拉德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家里的事不闻不问，他整天就坐在角落里，打着盹，忍着疼痛，看着锡林－戈尔，女儿，儿子和他的第二个刚刚学会走路和说话的皮肤黝黑的女儿，抽着鸦片，每天，抽两次，三次，直到后来他自己和锡林－戈尔都不知道一天抽上几次了。

摩拉德的脑子变得麻木了，眼睛经常流泪，鸦片般的舌头，鸦片般的目光，他讲话越来越困难，后来就几乎什么都不会思考了。他不知道，是他自己在木棚里，还是锡林－戈尔和他一起，或是孩子们和他讲话，还是孩子们之间相互讲

话或者根本不知道是谁在说什么。

只有锡林－戈尔用她那特有的低沉而轻柔的声音哼着曲子的时候，他才会清醒一些，微笑着闭上眼睛，沉浸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一个比他在现实中所在的那个巴基斯坦难民营里的粘土制的木棚的角落要美得多的世界，一个甚至比他的鸦片世界还更美的世界。

似乎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谁愿意和能够使摩拉德从鸦片里解脱出来，直到有一天邻居们冲进木棚里，喊着摩拉德，摩拉德，快醒醒吧，你老婆被巴基斯坦警察给抓起来了。



邻居们把摩拉德扶起来，搀着他来到警察的管区，把他的手按在那张可以把她老婆领回去的单子上，又把他送回营里，放在那个粘泥因为长期被倚靠已经磨平和发亮的墙里，彼此摇着头，表示对摩拉德感到怜悯，又走开了。

他们把锡林－戈尔放到木棚的另外一个角落，她蹲在那里，用胳膊抱住双腿，蜷成一团，来回摇着她被侮辱过被玷污过和被毒打过的受伤的身体，两眼无神地望着光秃秃的粘土制的墙，什么也不说，她已经疯了。

努尔－阿弗塔卜，纳赛尔和纳法丝哭闹着，他们肚子饿，想吃饭，那个皮肤黑黑的小家伙又要吃奶，他们把尿撒在裙子和裤子里，流着鼻涕，眼角里爬了苍蝇，皮肤脏得积起一层泥，可是锡林－戈尔已经看不到这一切了，即使是那个出租车司机来接她去走私头目那里，她也不肯从她那个角落里出来。

摩拉德浑身冷得发抖，嘴里吐着泡沫，头很痛，像是被什么敲打着一样，最后疼得实在受不了，他竟然用勺子划伤自己的大腿和手臂。他的骨头就快散架了，皮肤也快裂开



了，他喊叫，狂吼，呻吟，抽泣，而锡林－戈尔仍然蹲在她的角落里，不啜泣也不哭，过一会儿就不出声也不动弹了，蹲着蹲着就倒在地上了，就这样，蜷成一团，歪倒在地上，躺在那。

巴巴拉，一个阿富汗同胞，锡林－戈尔的邻居和朋友，是一个好心人，她自己同样需要帮助，同样因为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而处于崩溃的边缘。她把锡林－戈尔扶起来，把她的嘴润湿，给她喂了一些水，帮她洗脸，洗手，洗脚，又给她煮汤，煮米饭，喂孩子们吃饭，又给摩拉德端了一碗饭过去。

巴巴拉把孩子们和摩拉德打发到外面，然后抓起锡林－戈尔的胳膊，抱着她，轻轻地抚摸她僵硬的背和头发，轻轻地摇着她，给她哼歌，和她说话。

巴巴拉小心翼翼地帮锡林－戈尔把衣服脱下来，就好像锡林－戈尔是玻璃做成的一样，把衣服洗了，又解开锡林－戈尔的头发帮她洗干净梳理好，给她编了两个辫子，又帮她擦洗身体，吻她的额头，轻轻地和她说话，讲述着自己的痛苦，喂她喝甜茶，喂她吃饭，她就这样一直陪着锡林－戈尔，直到锡林－戈尔干枯的双眼里流下一滴泪，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过嘴唇和脖子，滑落到那干净的裙子上，不见了。

好像在过去的那许多天里，锡林－戈尔一直等待的就是这滴眼泪，她开始讲话，不停地讲，直到她讲完她发疯那天发生的事情。那天，锡林－戈尔在市场上帮摩拉德买了鸦片，巴基斯坦警察用棒子打到她那遮着面纱的头上，锡林－戈尔被打得走路都摇摇晃晃，眼前一片漆黑，一头栽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了。马上就有一群同胞聚拢过来，怒吼着，喊

叫着，骂那些警察是仇视阿富汗和仇视妇女的人，他们只敢欺负那些手无寸铁的弱者。

锡林-戈尔想站起来走掉，她很羞愧，不想因为自己而引起骚乱，人也因此越聚越多，但是她脑子里乱七八糟的，脚下滑，颤巍巍的，听见很多声音，站了起来，马上又倒在地上，头撞到人行道边沿，手则掉到街道旁边那很现代化的排水管里。

那些同胞们都叫她快点苏醒过来，他们想帮她，想把她扶起来，但是那些都是男人，陌生的男人去用手摸一个陌生的女人是不合规矩的。巴基斯坦警察走过来殴打那些人，把他们赶走，两个警察分别抬起锡林-戈尔的胳膊和腿，另外一个打散周围的人，他们把锡林-戈尔扔上车，带着她穿过市区，想把她扔到另外一边，这时其中一个掀开锡林-戈尔的围巾看见了她的脸。



锡林-戈尔醒过来了，用手遮住脸，那个人把她的胳膊拿开，摸她的嘴唇，把她的裙子拉高，解开自己的裤子强暴了她，然后满足地笑着。

整个过程锡林-戈尔只看见了那个人的金牙，呼出恶臭的气味。其他两个人先是没理会第一个人，然后一个接着一个地脱下裤子，分别强暴了锡林-戈尔，直到三个人都发泄完兽欲之后，他们就把她丢在路边，让她躺在地上，然后开车走了。

一个住在附近的巴基斯坦教师发现了锡林-戈尔，叫上他妻子，两个人把锡林-戈尔扶起来，带她去警察局。但是在警察局锡林-戈尔并没能告发那几个人，反而被他们抓了起来。没人相信她，相反，他们咒骂、嘲笑和侮辱她。



锡林-戈尔和巴巴拉听说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两个女人经常为自己姐妹命运的不公和那些被真主和世界抛弃、遗忘的人，战争的不公，饥饿和男人的任意处置而哭泣，锡林-戈尔和巴巴拉手拉着手一起痛哭，她们知道，这还不是她们最后的眼泪。

像过去几天里的每个夜里一样，自从被那几个巴基斯坦警察强暴之后，锡林-戈尔总是睡不着觉，那些可怕的画面，嘈杂、疼痛、无尽的羞耻，衣服被撩起和被陌生男人的手摸过身体的感觉，那颗金牙，恶臭的口气，一再地让锡林-戈尔感到不寒而栗，她的喉咙里发出轻轻而痛苦的喊叫，为了不至于大声喊叫出来，锡林-戈尔用手捂住嘴，睁大眼睛，在黑暗的木棚里发呆，浑身颤抖，哭泣着。四天，或者是六天或是八天过去了，空气里到处都是火花，人们的声音强硬，尖刻得像刀子，每句话都带着火药味，锡林-戈尔把手放在胸口上，好像她的心会从身体里跳出来，她的呼吸短促，只呼到喉咙就马上跑出来。

摩拉德呢？她问。

努尔-阿弗塔卜耸了耸肩。

去问问邻居们，锡林-戈尔说。

努尔-阿弗塔卜跑了出去，又跑回来，耸了耸肩。

谁把你的舌头吃掉了吗？那是什么意思？快说，你这个无耻的小家伙。

努尔-阿弗塔卜看着妈妈，用上嘴唇压住下嘴唇，低下眼帘，羞答答地小声说，没人知道他在哪。

锡林-戈尔把女儿拉过来，吻了吻她，望着她的眼睛说，我的小阳光，对不起，你妈妈疯了。

我知道。小女孩说着把脸上的一绺漆黑如柏油一般的头发拨开，我知道，她重复了一遍，你已经疯了。

晚上摩拉德回来了，看起来他好像隐瞒了什么，既不看孩子们，也不看锡林－戈尔一眼，其他人同他讲话的时候，他既不说话也不听。

锡林－戈尔低下眼帘。什么事——她问这么一句，只是想拖延一下时间。

就是那三个警察，巴巴拉忽然用手捂住嘴，没把下面的话说出来。

那三个人？锡林－戈尔问，那三个畜牲怎么了？

死了，都死了，巴巴拉说着闭上眼睛，好像那三个死人就站在她眼前。

死了？是谁把他们……？

没人知道，是谁杀了他们，巴巴拉说，市场里都乱套了，所有的人都被提审，很多阿富汗人已经把货摊和商店关了。

锡林－戈尔和摩拉德一直到晚上都没有说话，锡林－戈尔把席子和被子铺好，哄孩子们入睡，然后像每天晚上一样蹲到木棚前面，看着周围的帐篷和半完整或是完整的粘土制的木棚。锡林－戈尔听着，难民营里人们的声音是怎样慢慢变小变少，直到一切都安静下来，那些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终于停止。锡林－戈尔听着，不远处的城市是怎样变得越来越安静，直至最终完全寂静下来。偶尔会有婴儿的哭喊声划破寂静的黑夜，有人轻轻地咳嗽，很近的地方有人在撒尿，还有的人在叹息。

空气变得稀薄，灰尘和臭味慢慢消失了，也带走了空气





中煮熟的油脂和油的味道，在阳光暴晒下膨胀起来的垃圾和温热发臭的小便的味道。锡林－戈尔打开那个走私头目送给她的小瓶子，从里面滴了一滴玫瑰香水到手上，然后把两只手蹭了蹭，放到鼻子跟前吸了一口香气，把头靠在还没来得及修门的开口处的柱子上，闭上眼，终于昏昏沉沉地入睡了。

当她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她不知道，是在做梦还是已经醒了。后面远处那个城市的上空燃烧了起来，巨大的火苗，好像有半个城市都烧起来了，跳动着，泛着黄色和红色。

风把烧焦的塑料、木头和烧焦了的其他东西的臭味吹进营里，锡林－戈尔站起身，几个邻居都出来了，在窃窃私话，发出恐惧地喊叫声，越来越多的人站到自己的木屋子帐篷前，望着对面闪闪的火光，耳语着，默默地祈祷着。

第二天，是个星期六，一切都有了答案，阿富汗人在白沙瓦的市场被烧了，完完全全被烧毁了，什么都没剩下。所有的摊位和所有的商店，袜子、衬衫、裤子、香烟、纸、销钉、发夹、调料、大米、衣服、面纱、围巾、鞋、帽子、腰带、玩具，所有的一切，就连市场旁边的那棵大树也被烧毁了，人们提着桶和锅跑到残留的木桩旁边，捡些木柴回家作燃料。

这是一次意外，有的人说，这是一次报复行动，另外一些人说，为那三个被杀的警察。

那是一个黑色星期五，上百个阿富汗人再一次失去了他们辛辛苦苦创造的生计。

我们得离开这儿，当锡林－戈尔从洒水车再次回到木

屋。她看起来终于不是疯疯癫癫的了，摩拉德用沙哑的声音对她说。

我知道，锡林－戈尔看着丈夫那双终于从持续了很久的鸦片幻觉中醒过来的眼睛说。

这个抽鸦片的摩拉德已经不再是那个抽鸦片的摩拉德了。

你不再哆嗦了，她说。

我不再哆嗦了，他说。

你嘴里不再吐白沫了，锡林－戈尔说。

我嘴角里不再吐白沫了，他看着锡林－戈尔，摸着她的手说，我还以为，你疯了，看不见我嘴边的白沫，看不见我哆嗦和恐惧呢。

那会儿我是疯了，锡林－戈尔说，可是尽管如此，我仍然看见你在哆嗦，看见你很恐惧，看见了你嘴边的白沫，你的喊叫我也听见了，你哭泣，你痛苦，我都看见了，可是我那会儿疯了不可能帮你什么。

要说帮助该是我的义务。摩拉德垂下眼帘没有继续说下去，他喉咙里有什么东西使他说不出话来。

你一直在帮我，你现在也帮助了我，锡林－戈尔抚摸着摩拉德的头发，就好像在抚摸那两个双胞胎弟弟中的一个的头。

摩拉德抬起头，握住妻子的手，吻着，看着妻子满是伤痕的眼睛，这是他出院以来第一次看她的眼睛，说，我做了我必须做和能做的事，我会永远做我必须做和能够做的。

我知道，锡林－戈尔说着，温柔地抚摸他的嘴唇，不管是谁杀了那三个人，真主都将会原谅他，把他从罪责中解救出来的。





第八章　山、石头和女人

锡林－戈尔把不能随身带走的一切都送人或转卖了，踏上回阿富汗的路。同行的有她的女儿努尔－阿弗塔卜和儿子纳赛尔，他们的父亲是摩拉德；接着是她巴基斯坦血统的女儿，父亲是慷慨的走私头领；再就是她肚里的孩子，它的父亲是三个对她施暴的巴基斯坦人中的一个；还有摩拉德，他像亲生父亲一样照顾着锡林－戈尔所生和未生的孩子。

要回到锡林－戈尔出生的山里已经不可能了，那里曾是摩拉德长年站在她兄弟一边作战，直到不想再战为止的地方。他在那儿还赢了牌，不过赢到的不是钱，而是妻子锡林－戈尔。总是有一方游击队在和另一方游击队作战。在这个国家的城市里，在喀布尔、马扎尔[1]、坎大哈、赫拉特和贾拉拉巴德，还发生着战争。

我们去白光之山，锡林－戈尔说。

那是什么地方？摩拉德问。

不知道，锡林－戈尔回答。

尽管孩子们早就不想走了，尽管她再也弄不清他们身处何方，走了多久，上上下下翻了多少座山，尽管几天来都未

① Mazar 阿富汗一城市。

曾见过一个村子，遇见过一个人，尽管摩拉德认为锡林－戈尔已经失去了理智，她还是想继续走下去。

如果我们明天再找不到可以落脚的地方，摩拉德说，不出四天就会完蛋的。

已是夜晚山中最寒冷的一刻。空气中仿佛夹着碎小的玻璃屑，火也不温暖了，单薄的衣衫在风中狂舞，拍打着他们干瘦的身躯。孩子们缩着脖子，他们朝冻得青红的手中呵着暖气。湿润后的手指上结着一层冰。六双冰冻的小手，三只冰冻的鼻子，三张冰冻的小嘴。

锡林－戈尔看着几乎已毫无生气的孩子们，她的心都碎了。他们不再呜咽，只将牙齿咬得格格作响，顶着凛冽如似刀割的寒风眯起了眼睛。他们常常迷睡过去，接着又会睁大眼睛无助地寻找妈妈的身影。

锡林－戈尔和摩拉德紧挨着火堆展开塑料帐篷和薄薄的铺盖，把孩子们放到里面。努尔－阿弗塔卜，纳赛尔和纳法丝蜷起皮包骨似的身体，紧贴在一块儿。恐惧让他们的身体有些僵硬，他们抱成一团，露出三个小脑袋，还有脆弱瘦小的好像一折便会断的胳膊和腿。

锡林－戈尔将自己怀孕的身体挪到他们身边。摩拉德抽紧帐篷和铺盖裹住自己的家人，打上结，扎紧。他又一次走进冰封的黑暗，挖出草根和带刺的灌木，将它们扯出地面，另生起火堆，小心看守着，让火继续燃烧，让他自己和家人们继续活下去。

刀割似的寒风化成了暴风，星星消失在云层后。空中飘起了雪花，一片银白：岩石，山峰，塑料布下抱成团的家人们，摩拉德，还有燃烧着的火。



当第一缕阳光出现在峰顶之时，摩拉德看到山的另一边升起了炊烟。八条烟囱，升起了八股炊烟，一个小村子。

它离阿富汗北部某一城市有四天以上行程，位于广袤的兴都库什山脉某处的无名之地。它是如此地远离一切，所以对战争而言，要远途跋涉找到这里也会成为一件相当费力的事情。

村子里有八间小屋，依山而建，望过去并无差别。小屋不是建在地面上，而是在半空悬着。每间屋子都开着一扇门，两扇窗，和一支开有三个小孔一个大孔的烟囱。在积雪天之外，人们都不断将木柴和一切能燃烧的东西收集起来垛到屋下。一到冬天就通过地板上的开口把柴火取下来，让它们继续燃烧，让自己继续活下去。

每间长着长脚和烟囱的屋子里都住着八个村民，甚至更多。每个村民都属于哈扎拉族，一个强大，忍耐，勤劳和洁净的民族。他们有平板而几乎不长胡子的亚洲脸型，细长的眼睛和宽宽的鼻子，有人说，哈扎拉族源于中国，也有人说，他们是蒙古人的后裔。

八间小屋中的住户都不明白为什么父辈们在久远的年代之前来到这山上，建起小屋，并且还留了下来。

为什么你们要留在这山里？为什么要独自生活？远离一切？锡林－戈尔问道，为什么你们不下到谷地？那里还有很多其他人，那里的冬天不会下这么大的雪。

为什么你要来这里呢？人们反问。

村人们一直很友好，但都怀着疑虑和不安，既害羞又拘谨。直到他们发现，锡林－戈尔，孩子们和摩拉德不仅没有恶意，而且还精疲力竭，需要帮助，需要一个安身之所。

两年，三年，四年之前——啊，天知道几年之前，没人关心——总之那时有个毛拉曾经住在这里。现在锡林－戈尔一家搬进了他的屋子。这个毛拉在母亲们生孩子或真主把人接走的时候为他们祈祷。他给人们制作护身符，将它挂到他们的颈上。他为女人和男人们举行婚礼。他为羊儿和马儿祈福，在它们生产或被屠宰之时，在它们得病，而后又康复之时。

和其他毛拉一样，他成为毛拉是因为他自称学过古兰经，甚至还能读会写。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当然没有这人或那人出来进行考证。因为村里没人学习过读写。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的村子离别的村庄或城镇有好几天的路程，而且，那里的人们也不会读写。

没人知道这个毛拉从哪儿来，他在这里住了多久，他的老师又是谁？为什么会只身而来，又独身而居？没人知道他是否曾经思念过自己的母亲，或需要他在地里帮过手的父亲？是否曾经有过兄弟或姐妹？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不找个妻子，肯定有父亲乐意将自己的女儿交给他？为什么他没有留下一儿半女？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不过重要的是，他曾经待在这里。重要的是，他为大家服务过。重要的是，村民们没有亏待过他，在真主面前可以问心无愧。

每个人都喜欢他，所以每个人对他的死都深表惋惜。所以现在每个人都觉得目前的状况很不错，因为村里又有一个人能读会写，又有一个人的知识比全村人加起来的还多了。恰好，那个毛拉的屋子空着，锡林－戈尔一家就能在那里安顿下来；可惜，她只是个女人。恰好，村子那么小，大家都流着相同的血，相互为亲，相互了解，相互认识，所以是男



是女无所谓；恰好，她是个女人，因为换了是个男人，谁知道他会不会抢夺对整个村子的统治权。可惜，她已经结了婚还有了孩子，不然村里的男子就能和她结婚，那样她就永远得在这里待下去，不再离开，除非真主来接走她；恰好，她已经结了婚，这样就没人会为此争吵。可惜，她很穷，不名一文，这样村人就不得不养活她和她的丈夫孩子；恰好，她没有财产，这样不仅是她，她的丈夫和孩子也得一起来帮忙。可惜，那个毛拉在死前将书扔进了火里，锡林－戈尔没有书就不能在当中查看治愈病痛的药草；恰好，至少以后每年都会有人去城里一趟带本书回来。

春天。空气中消去了薄脆的玻璃屑，原野上一片葱绿，柔和而鲜丽，充满了生机。胡茬似的草叶扎着脚，踩下去发出嚓嚓的断裂声。阳光和煦而耀眼，山顶的积雪黯淡无光，清澈凉爽的溪水潺潺的流动着。动物们产下幼子。崖间开满了白色、粉色、黄色的小花，树木开始发芽、长叶、结果。人们脱去厚重的皮袍和外套，把袖子高高挽起，只要有太阳，他们就花更多时间待在户外，而不是在阴暗的土屋内，靠在墙上或长长的屋脚边，用手遮挡着越来越刺眼的阳光；砸碎黏土用来重新涂抹屋里满是烟灰的墙壁；欢笑着，闲聊着，走到地里，撒下种子；挤奶，清理圈厩，腾空床铺，把褥子和枕头晒在太阳下；夜里哼着小曲睡在晴朗的星空之下，让满天星光撒在身上。一句话，人们做着自己父亲母亲们那时所做的事情，年年如此，就在冬天离开村子，离开山野，离开人们的时候。

锡林－戈尔在天空下尽情舒展着包裹在罩袍和面纱之下的身体，尽管它曾被贬低和侮辱，被施以暴力而怀孕。她似

乎想借此解开多年来绑住身心的痛苦的死结，直到它化解为止。她拉长自己的身体，绷直脚尖，用手指在半空中做着只有自己明白的动作——天使的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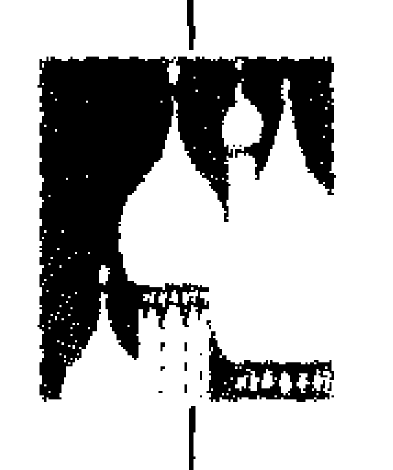
锡林-戈尔高高捋起她的罩袍，走到溪中。溪水流过脚边，她心中涌起一阵快感，这种感觉就和那时一样——什么时候？不，从未有过这个时候。这是锡林-戈尔一生中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肩头没有重担，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身体不像灌了铅似的，第一次感到生活没有受到威胁。

将腿并拢，这里哪有女孩撇开腿坐的，小心引来狼把你吃个精光。在锡林-戈尔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母亲就告诫过她，成百次，上千次，一遍又一遍。将腿并拢，她训斥着，紧咬着下唇，向锡林-戈尔投去威逼的目光。

锡林-戈尔并拢着腿，一直如此。可她还是被强奸了。

安静些，母亲说，好女孩要沉默，不然就让鸟飞进嘴里把你憋死。告诉那孩子垂低目光，否则等习惯之后，她会盯着陌生男人看的，父亲对母亲说。把头巾拉到额前，遮上面纱，缩着脚，垂低目光，兄弟说话时不准你开口，让开道，靠边走，不要干这个也不要干那个，一切只因为你是个女孩。难道要让谁都盯着你，来损害整个家族的名誉吗？这女孩太野，人们说着，锡林-戈尔的后脑勺上挨了母亲一巴掌。这女孩真多嘴，人们又说着，兄弟给了她一耳光。

锡林-戈尔和其他妇女一起坐在房荫下喝茶，闲聊，扯羊毛，纺线，织地毯，唱歌，击着一面铅盘，和着节奏，给肚里的孩子缝小衬衣，还刻了一把梳子，给自己的孩子梳头，给全村的孩子梳头。他们就像正在排队等候的一群小青蛙，一个挨一个地让阿姨将自己的头发理顺，编成辫子，拂



去线结和绒毛，掐死那些跳蚤和虱子。

锡林－戈尔躺在崖间溪流源头处，被强暴后怀孕的肚子朝天凸着。她展开四肢打着盹，梦想着一个不知什么是恐惧的时代，一个没有战争的地方，一种如她现在所过的生活。

快来！努尔－阿弗塔卜喊道，某某的女儿阿宾，我们的邻居，她快死了，她想把肚里的孩子拿出来，可办不到。

锡林－戈尔扯上头巾，抓起那把割过麦草、砍过荆棘、割过母鸡喉管的镰刀，跟着女儿跑向邻居的小屋，到他的女儿阿宾，这个因为不能从肚里取出孩子而即将死去的女人那里去。

帮帮我们，阿宾的母亲乞求着。

我不是助产士，也不是医生，锡林－戈尔说。她看着屋里的女人们，发现她们根本不知什么是助产士，什么是医生。我不会治病，我不是毛拉。

可你是从城里来的，你会念古兰经，你见过世面，就帮帮我的孩子吧，不然她会死的。

这与会古兰经有什么关系？你们都是靠自己把孩子生下来的，锡林－戈尔想推脱。她害怕自己被牵扯进去，因为万一阿宾和她的孩子有什么不测，人们只会怪罪于她。

纤弱的阿宾躺在地上，她十二岁，可能才十三岁。边上站着她的第一个孩子，他捂着嘴哭着，抽噎着。

阿宾脸色苍白，额头上流着豆大的汗珠，眼珠已朝上翻起，只露出眼白，眼皮在不停地颤抖。双臂像两根树枝一样无力地耷拉在地上，已经不属于她了，她的肚子像个圆球似的对着天花板，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渗出的汗水湿透。阿宾很安静，安静得像个死人。

她快死了，锡林－戈尔低声说道。

阿宾的母亲哭叫着，扯着自己的白发，扑倒在地上，吻着她的孩子，一个挺着大肚子，已经半死的女人的手。门推开了，阿宾的丈夫和父亲走了进来。

如果真主要带她走，让她死去，她终究还是会死。父亲说，但是锡林－戈尔啊，亲爱的姐妹，你的腹中同样怀着一条小生命，请不要担心，请至少试一试，救救我的孩子和她肚里的孩子吧。

以主的名义。后果请你们自负，锡林－戈尔说。她将袖子高高卷起，从地上抱起阿宾的第一个孩子，塞到阿宾父亲的怀里，把他送出了屋子。阿宾的丈夫也想走，但她一把把他抓住，盯着他说道，你留下。可怜的男孩张着嘴，想说点什么，可找不到词语。他朝后退却着，想挣脱锡林－戈尔紧紧抓住自己的手。

她将男孩推到濒死的妻子身边，说，压着她的肚子。

锡林－戈尔拍打着孕妇的脸，往她的脸颊和额头上敷湿布，把枕头垫到她的腿下，还要了更多的水和干净的布。女人们！烧上香，把门窗打开，透进新鲜空气，揉捏阿宾的脚，搓她的手！不知为什么——她自己也不清楚原因，锡林－戈尔成功了，阿宾又活过来了。

捋高她的裙子，锡林－戈尔命令道。弯腿，小阿宾，不，看到你赤裸的身体不是罪过。不，你丈夫在这里也不是罪过。这对你有好处。不，不用害羞。他是你丈夫，你腹中的孩子也是他的孩子。不，你的血很干净，血是神圣的，是它维持了人的生命。

拿水来，她告诉女人们。不，不是这个，这水已经弄脏



了。生起火，到源头取纯净的水烧开了，我们需要干净的热水。把这些布也一起拿去煮了，把镰刀拿到火上，不，不要用脏手，把你们的手洗干净。

阿宾在用力。她年轻的丈夫压着她的肚子，抓着她的腿。阿宾的母亲在一个人祈祷。锡林－戈尔将手伸到子宫口，想拉出孩子，但他的头太大了。

至今为止锡林－戈尔只帮过自己的孩子来到世上。当时她脱去外罩，捋高裙子，挪到一个角落，蹲下，把近处的石块移到脚下。她做了一切母亲在孩子临到世间之时所做的事。她忍着痛，等待着，盼望着，祈求着，诅咒着，哭泣着，咬着牙，直到将一个鲜活的生命拉出身体。她用镰刀割断脐带，用线把它扎紧，等待胞衣脱出。她吻着经鲜血和羊水洗净的婴儿，将他裹入衣裙中，许愿他能健康长寿。

生纳赛尔的时候，摩拉德给他找来两块大小相同的石砖。生努尔－阿弗塔卜时，她在沙地上挖了一个坑，将胞衣直接留在了坑里，在上面埋上土，放上石块。就这样。

但这次到底该怎么办，锡林－戈尔自己也不知道。

女人们围在她身边，等待着，期待她创造奇迹。她们观察着她的每一个动作，跟随着她的每一次呼吸，倾听着她的每一句话，照着她的每一个指示去做。

比比－德尔，这个村里年纪最大的女人静静地坐在阿宾的床头，嘴唇无声地翕动着，将祈祷时所用的念珠一会儿捻向这边，一会儿捻向那边。捻着念珠的手暴满了青筋，就像山上的小溪。比比－德尔脸上的皮肤没有一块是平整的，身上是一小道一小道的皱纹和裂痕，看上去就像她生活在其中的山岩和崖壁。比比－德尔是块人形的岩石，女人形状的岩

石，岩石般的女人。是用岩石做成的女人，笔直，坚实，风吹不动。岩石般的头，岩石般的背，岩石般的双腿，岩石般的手臂。

比比－德尔一动也没动，只有双唇在无声地翕动，还有她满是骨节的手指在来回地捻动念珠。她坐在那儿目不转睛地盯着锡林－戈尔，好像在自己和锡林－戈尔之间绷了一条无形的线，好像要借这条线进到锡林－戈尔的身体里面，进到她的脑子，她的灵魂，她的血液，她的手臂，她的双腿，进到她的每一根发丝里面，好像要将自己所见的一切，所有的一切想法都经由这条线传达给锡林－戈尔。屋子里静得出奇，眼中的一切失去了色彩。先是阿宾的母亲，她的脸逐渐没了眼睛，鼻子，耳朵，她的嘴变成了黑洞。接着是其他人，他们的脸也没了眼睛，鼻子，耳朵，嘴变成了黑洞。只有石头女人的脸上还长着眼睛，鼻子，耳朵和嘴。无声翕动的嘴。

一片寂静。锡林－戈尔闭上眼睛想想起点什么。她失去了话语，失去了想法。可有一样她没有失去，她脑子里除了这个想法没有其他。没有眼睛，没有耳朵，那些嘴都成了黑乎乎的洞。我还是走吧，离开这屋子，锡林－戈尔想道，没人会注意的。我不能这样随意对待真主的赐予。

在这儿帮助他人是真主的意愿，比比－德尔说，她的声音温柔而安详。

阿宾的母亲又有了眼睛，鼻子，耳朵和嘴。她的喉咙口飘出一声沉闷的呼喊，像是看到了神灵，一手捂着嘴，一手紧抓着衣裙：万物非主，惟有真主，比比－德尔两年来都没有说过话，今天，在我的孩子临死之前，她又开口说话了。



比比－德尔，这个岩石般沉默的女人找到了自己的舌头。而阿宾的母亲找到了自己的嘴和尖嗓子。石头女人目不转睛地盯着锡林－戈尔，继续一遍又一遍的把念珠一会儿捻向这边，一会儿捻向那边。

无数滴豆大的汗珠顺着锡林－戈尔的身体淌了下来。她在发抖，喘不上气，双手也使不上劲。她盯着女孩双腿间的子宫口。她看到了胎儿的脑袋。她伸出手指，摸到了孩子柔软的鼻子、耳朵和嘴。她想抓住孩子的头，滑脱了。孩子还是不能出来。石头女人。石头女人。喀拉，喀拉。她数着念珠。

把镰刀给我，锡林－戈尔说。

镰刀？阿宾的母亲喊道，镰刀只能用来割断脐带，可孩子还没出来。天啊，你想用镰刀干什么？

不知道，锡林－戈尔低声叹道。总之，无论如何都得把孩子从她身体里弄出来。

阿宾的母亲不作声了。

锡林－戈尔贴着胎儿又湿又滑的头，小心翼翼的将刀尖伸入子宫内，在子宫口切开一个约两指宽的口子。血。浓浓的，红色的鲜血流上刀刃，流上锡林－戈尔的手指。石头女人没有动，继续一遍又一遍地数念珠。阿宾的母亲在尖叫。锡林－戈尔都要窒息了。她感到一阵眩晕，膝盖发软。她重新振作起精神，将一手放在阿宾的大肚子上，挤着，压着，另一手拉出了孩子，然后将脐带搭在镰刀上，一刀割断了脐带，把它用干净的线绑住。她拍拍孩子的背，让他吐出一口痰，能顺畅的呼吸。

锡林－戈尔将孩子抱到年轻父亲的臂弯里，想穿针，可

是抖得厉害，就将针线交给阿宾的母亲，这个已经回过神来却还什么都没明白似的女人。年轻的父亲接过针和线穿上，嘴里嘟哝着，这可是女人干的事。他在阿宾的嘴里塞了一块布，看着锡林－戈尔。这种神情既不是微笑，也不是威胁。这是理解，这是感激。干吧，他说道。真主与你同在。

真主与我同在，锡林－戈尔想。她把针扎进伤口的一边，拉出线，又扎进另一边，打了一个结，不知道自己是从哪儿学会这样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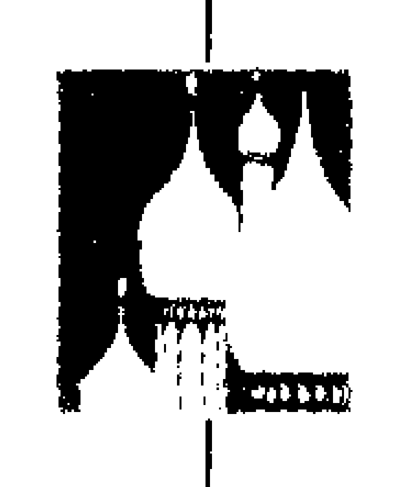
她好像是在缝一块皮，在补鞋上的一个洞。戳进去，拉出来，戳进去，再拉出来，打上结，再打上第三，第四个结。

阿宾已经失去了意识，谁也不知道她是否还会醒来。

整晚锡林－戈尔都待在她身边。还有石头女人。她还是来回数着她的念珠，一会儿朝这个方向，一会儿朝那个方向。年轻的丈夫也一步未曾离开他的小妻子。

当第一缕阳光照耀在这座住着八户人家的山顶时，当两天前才从母腹来到世间的小马驹长嘶时，当雄鸡发出第一声早鸣，当婴孩啼哭时，当年轻的父亲抚摸肌肤幼嫩的乳儿，他的第二个孩子时，当他将自己粗壮的手指伸进婴儿的小嘴让他吮吸时，就在这时，阿宾睁开了她的眼睛，轻轻地微笑着，看到了她年轻的丈夫，看到了她刚出生的女儿，看到了锡林－戈尔。她用微弱的声音低声说道：好姐姐，原真主保佑你健康长寿。

几星期后，阿宾渐渐恢复了力气，起身，干起了以前的日常活。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阿宾才真正恢复了活力，回到了原来生孩子之前的阿宾。可是，生了第二个孩子后，一切还是与以前有了不同，尽管一切又都似乎如同从前。人人



都明白，这一切与那次生产，与那个孩子没有一点关系，这一切只和锡林－戈尔有关。

尽管阿宾这些年来看过的女人不多，她只是认识村里的女人，可她知道， 她们中没有一个像锡林－戈尔。

锡林－戈尔很聪明。锡林－戈尔能回答每个人的问题，无论是男人或女人。她能回答就算是男人也一无所知的问题。阿宾断定，锡林－戈尔被授予神职，是圣人，是真主所派的人。

阿宾将每一分钟闲余时间都泡在锡林－戈尔那里。她观察她的一举一动，倾听每一句话，将一切都记在心上。她模仿她的每个动作，不停的问这问那。锡林－戈尔做什么，阿宾也做什么，尽管锡林－戈尔不想或并未注意到她的做法。锡林－戈尔去溪边，她也去溪边，她做饭，她也做饭，她烤面包，她也烤面包。从那以后，在捏面团之前，给孩子喂食之前，做饭之前，她都要像锡林－戈尔那样先洗手。据她在锡林－戈尔那儿所学的，阿宾说，苍蝇叮过粪便后，腿上会粘上粪便，如果之后它们再叮食物，粪便就会沾到食物上。粪便对我们有害，会让人得病。像锡林－戈尔一样，阿宾开始说“不”。

起初年轻的丈夫只是笑笑，他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小阿宾又恢复了精神，之后他却对她感到生气，被顶撞后他直想打她。可阿宾没有把头缩进去，当他的手在空中朝她挥过去时，她死死地盯着他，说，如果一个人爱另一个人，就不会打她。告诉我你想怎样，如果有什么我能给你，就一定给你，如果我不能给你，终究也给不了，即使你要为此而打我。

年轻的丈夫垂下目光，说，我越来越怕你了。

为什么？阿宾问。

因为你再也不听我的话了。

锡林－戈尔说，古兰经上写着，丈夫要尊重和关爱妻子。

我可以做到，年轻的丈夫说，不过你得服从我。你是我的妻子。我要对你和真主赐予决定你命运的权利负责，你父亲已经把这一责任交给了我。如果你不想再服从我，我只好把你送回到他那里。

阿宾沉默着，垂下了目光。

春天过去是夏天，夏天过后，秋天到了，树叶成了黄色，再又转成棕色，失去生命而凋零。阿宾的孩子一天一天地成长，越长越大，哭喊着，吮吸着母亲的乳汁。阿宾沉默着。村子里的另一个女人也生下了孩子。石头女人将那串念珠放到锡林－戈尔手中，辞别后回到山中崖边。她死去了。融入了岩石，去了真主身边。锡林－戈尔至今还将那串珠子挂在颈上。锡林－戈尔生下了第四个孩子，他的父亲是三个强奸她的巴基斯坦人中的一个。孩子小小的，很娇嫩，胳膊和小腿精瘦有力，小小的脚，小小的脚趾，活泼的小手。深色的皮肤像棕色的羊皮。柔软的、丝绒般细腻的头发黑得像柏油。乌黑的眼睛奕奕生辉。嘴唇柔软而饱满。

我的巴基斯坦小男孩，锡林－戈尔在他的小耳朵边轻声低语道。小家伙被弄痒了，绷紧了两条胳膊，抖得像杨树叶。愿他无辜的双眼只看到人间的美好而看不见丑陋。我要叫你纳比。锡林－戈尔洗去他身上的血污和羊水，亲吻他的前额，肚子，眼睛和小手，还吻了他的脚和手臂。她祈求真





主赐予自己力量和勇气，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的给纳比和其他孩子同样的爱。

不知不觉中山顶又下起了新的一场雪，风中夹带着清新的气息，还有寒冷。风顺着山坡来到村子里，在人们的耳边低语道，冬天上路了。

村里的几个男孩站在纳赛尔跟前学着大人的模样，他们眯着眼，看着天空望向山峰那儿，说，会有很大的雪，大到盖住我们的屋子。

纳赛尔看着屋顶的烟囱，喊道，世界上没有那么大的雪。

就是有，其他男孩说。



淘气的纳赛尔扔出一块石头，想打中山顶。那么我们就在雪里打洞，他说道，我们要开出通道。

没法儿铲去那么多的雪，其他男孩说。

我父亲能办到，纳赛尔挺起胸。

不，他办不到。

能，他能。他见过世面，他一定能在雪里打出洞来。

别的男孩比他更了解，第一场雪落下后会牢牢粘在路上，再也无法铲去。

为什么不在路的上方盖上顶呢？锡林－戈尔问。如果把过道连起来，就不会有雪落下来了。

男人们看了看锡林－戈尔，又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耸耸肩。

落下的雪盖住了一切。盖住了每一丛灌木，每一棵树，每一块岩石。一切一切都成了白色。人们没有办法离开屋子。大雪封住了每一条裂口和缝隙。屋外大风呼啸，冰天雪

地，屋内温暖而宁静。

每天，摩拉德都要沿着梯子爬到烟囱口，用一根长木棍在雪中捅几个洞，让新鲜空气人到屋里，通通火。孩子们对那几缕如矛一般射进屋内的阳光总感到兴奋异常，即便是打开地板上的开口，从下面取上添火用的柴火，或是爬下去给羊儿鸡儿喂食也能给他们很大乐趣。

就这样过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他们忍不住想跑到太阳底下，跑到其他孩子身边去，跑向溪边，跑上山崖，去任何一个地方都行。

为什么不行？太阳不见了吗？永远都不见了吗？其他大人和孩子也被埋在屋里了吗？雪什么时候化？我们是不是死了？烈士葬身雪中了吗？为什么我们不去另外的村子？去一个没有雪的地方呢？

几天之后，锡林-戈尔对孩子们说，我们来做个游戏，有关名字的游戏。她拿起炭在墙上写她的名字。我的名字是指芳香的花朵，还有蝴蝶和蜜蜂，它们在花上嗅来嗅去，吸取花粉喂养孩子，制造蜂蜜，供人们食用。

接下来是我。淘气的纳赛尔在母亲后面写上自己的名字，睁着闪亮的大眼睛望着周围的人。

你得告诉大家自己名字的意义，努尔-阿弗塔卜说。

纳赛尔噘起嘴，望着母亲请求道，你说。

纳赛尔的意思是朋友，朋友永远为你而存在，他总是能帮助你，为你着想。锡林-戈尔猛一把拉纳赛尔到自己怀里，挠着他的痒。他笑了出来。

我是朋友，大家的朋友，他叫道。

现在轮到努尔-阿弗塔卜了，锡林-戈尔说着，一边朝



她的女儿微笑。

我的名字很简单，每个孩子都知道它的含义，真没意思，努尔-阿弗塔卜抱怨着。

不，不行，纳赛尔喊道，你得写，你得告诉大家它的含义。

努尔-阿弗塔卜闷闷不乐地在土墙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又闷闷不乐地说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指阳光，所以我病了，看不到阳光我就感到气闷。

不，不会的，锡林-戈尔说。摩拉德，轮到你了。

我又不是小孩。

我也不是，锡林-戈尔说。

摩拉德在墙上慢慢写下歪歪扭扭的几个字“摩—拉—特”。

错了错了，淘气的纳赛尔大叫，用手擦去了“特”，写上“德”字。

努尔-阿弗塔卜沉默着，为父亲的愚蠢感到羞耻。她紧紧盯着窗子的木栓，好像窗子能打开一样，好像能在它后面看到群山，看到在崖间寻找食物的北山羊一样。

好了，纳赛尔说，你的名字讲些什么?

放过我吧，摩拉德嘟哝着。

不行，锡林-戈尔说。

摩拉德没有吭声。女儿的羞耻感觉就像矛一般刺入了他的胸膛，感觉和他用那根木棍捅烟囱上的雪是一样的。

这一夜锡林-戈尔失眠了。她转身对摩拉德说，我再也弄不清到底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是黑夜了。我们还得编多少故事?我们还得唱多少歌?我们还要写多少句子?墙

上已经写满也画满了。

等到春天，我重新夯土把墙糊一遍，摩拉德说。

我再也无法忍受黑暗了，锡林－戈尔轻声说道，我不要，我全身使不出劲。

摩拉德的手指摸到了锡林－戈尔的嘴唇上，他温柔地抚摩着它。她的呼吸加快了，血液在她身体里沸腾，她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摩拉德抚摸她的脖子、肩膀、她的胸脯和肚子。从什么时候起？——锡林－戈尔一时想不起来，但马上又回忆到了——自从那次意外以来，摩拉德就开始和她这样了。锡林－戈尔把头埋进他赤裸的身体，指尖滑过摩拉德的手臂、他的背，感觉到他颈边的呼吸，听到他带着满足和骄傲的呻吟，听到火炉中灼热的炭火发出嘶嘶的声音。

雪融了，淘气的纳赛尔刚一醒来就在黑暗中大喊，大嗓门闹醒了努尔－阿弗塔卜，纳法丝和小纳比。

在这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你都干了些什么？阿宾问。

睡觉，睡觉，还是睡觉，锡林－戈尔大声笑着说，露出一口珍珠般的白牙。不睡觉的时候就唱歌，做饭，吃东西，做游戏，还写字，写呀写，把整个墙都写满了也画满了。

亲嘴，亲嘴，还是亲嘴，淘气的纳赛尔喊着，指着他的母亲，接着是父亲，他们在亲嘴。

应该在门上建个顶，邻居阿宾的父亲说，这样，下个冬天我们就可以相互串串门，不会再那么孤单了。

明智的决定，锡林－戈尔说。

孩子们敲打着土块，大人们就用这些土来建屋顶，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手印和指印。阿宾和努尔－阿弗塔卜在湿湿的黏土上划着字，她们还在屋前搭起了能装下四只母鸡的鞋



形小土房。纳赛尔和纳法丝捏了几个小人放到房顶上，这样它就不会孤单了。

在春天还未走之前，所有的通道都装上了柱子和顶棚。

锡林－戈尔啊，男人们说，和我们喝杯茶，跟我们讲讲俄国人吧？他们为什么来到我们国家？他们的首领给我们的首领送了些什么礼物？他们为什么要和我们的兄弟开战？为什么他们又离开了？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十年是多久？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吗？现在是谁和谁在交战？他们不都是阿富汗人吗？他们不都是穆斯林吗？不都是兄弟姐妹吗？

夏天来了，树上的果实已经成熟，长着丰满的个头。架上的葡萄味美多汁，樱桃红得像要炸开，肉质肥厚的西红柿散发着阵阵清香。女人们在桑树枝桠间绷起布，在地上也垫上一层，取出整筐整筐的西红柿、豆角、豌豆、香草，她们切着，挖着，剪着，将果子、蔬菜、香草晒干。

为冬天作准备，这是冬天的储备。

真美啊，锡林－戈尔说。

什么？什么真美？女人们问道。

你们。你们很美。果实很美。那些布很美。你们的动作也很美。

这是我们的生活，女人们说。

在我生活过的地方，锡林－戈尔说，那里的阿富汗人不知道还有这样的生活。战争摧毁了这些常识。地里布满了雷，农民被卷入战争，人们在不断地逃亡。他们已经不知道如何耕地，养殖牛羊或准备储备了。

女人们笑着说，那么就该让他们来这里，我们会让他们看后回忆起来一切的。我们没有荒疏过什么。所做的一切都

是从母亲的母亲那里学来的。告诉我们，其他地方的女人是怎样生活的。

没什么好说的，锡林-戈尔说，阿富汗女人从没有得到过什么。自从俄国人来到我们国家，自从游击队开战以来，自从塔利班掌权以来，女人们失去了最后一点权利和自由。她们失去了一切，失去了荣誉、尊严和意识。

女人们笑不起来了，她们停下了手中的活。

我们没有失去什么，但也没有得到过什么，阿宾说，我们的生活千篇一律。

但我们活着，另一个女人说，在和平中宁静地活着。美丽的宁静，又一个女人说，宁静中怀着恐惧。我们很害怕，甚至是我们的男人。害怕一切，害怕陌生人，害怕城里人。

说下去，阿宾说，告诉我们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事。

讲讲你知道的那些地方，女人们说道。

以前，当战争还未破坏一切之时，锡林-戈尔说，城里很多人用电。有电的话，用手掌般大小的一个球就能发出比四盏油灯还亮的光。

简直是魔术，一个女人轻声说道。

安静，阿宾说道，让锡林-戈尔说。

城里的女人不会在生孩子的时候死去，孩子们也不会因腹泻、发烧或咳血而死，有些地方甚至能接上断掉的手臂。

万物非主，惟有真主。女人们一脸狐疑。

人们制造汽车和飞机。

什么是汽车和飞机？女人们问。是用来干什么的？那些人也有先知吗？也有他们的神吗？我们的安拉认识他们的神吗？



我们都是神的造物，锡林－戈尔说，他爱我们每个人，爱男人也爱女人，真主保佑。

锡林－戈尔想起了她的老师，俄国人学校里那个脸上总带着微笑的女人，想起她曾经给她讲过一个故事。每只鸟都需要两只翅膀用于飞翔。世界就像一只鸟，它也需要两只翅膀。它需要女人，也需要男人，这样它才能存在下去。

可我们不是鸟，不能飞，一个女人说。

我是一只鸟，阿宾轻声说，一只长着两个翅膀的鸟。一个翅膀给女人，一个给男人。

锡林－戈尔啊，男人们说，是你让我们的女人变坏了。

男人们说，那个毛拉，愿真主让他的灵魂安息，他可从来不说这样的话。



因为毛拉是男人，锡林－戈尔说。

夏天过去，冬天来了。有新的生命降临世间，也有人被真主带去他那。山边建起了第九座小屋，为阿宾，为她的丈夫和孩子。阿宾又大肚子了，有了这样或那样的状况。人们有时争吵，有时和解。有时想扯掉桑树间的那块布，不让女人们在下面集会，有时又想算了。有时女人们顺从自己的丈夫，有时又不。有时她们很想听锡林－戈尔对她们说这说那，有时又不希望这个陌生女人干涉自己的事情。有时锡林－戈尔说，这里那么闭塞，我不想再待下去了，有时她又说，至少这里还有和平，孩子们还有吃的，还有地方可住。

锡林－戈尔的巴基斯坦儿子纳比已经能站会走，开始呀呀学语。纳比。我要。纳比累了。纳比尿尿。饿。给我。放开我。

当锡林－戈尔还在溪边时，当她还在给纳比洗漱时，当

努尔－阿弗塔卜来到母亲身边时，就在那一刻，空中响起一阵隆隆声，刮起一股猛烈的狂风，将一切扫得七零八落。衣衫在狂舞，母鸡跑进鸡舍寻求保护，驴子在大声叫唤，人们四下奔逃，女人们尖叫着，女孩们用手蒙着头，孩子们趴倒在地上，朝空中张望，看到一只他们从未见过的鸟，这只鸟是如此巨大，如同怪物一般，它的颜色又是如此之黑，发出的声音如此之大，还如此的不怀好意。

这只巨大的黑色怪鸟飞过村子上空。接着又飞过来一次。慢慢的，好像带着疑虑。它飞得更低了。停在空中，眼睛在阳光下闪着可怕的光芒。它盯着小屋和来回逃散的人们，眼里好像要喷出火焰一般。怪物又慢慢抬起头，转过身，露出尾巴，再一次消失在山巅。

真主要惩罚我们的罪恶了，女孩们尖叫着。

复仇之日来临了，女人们喊着。

我们该怎么办？男人们问。

取出弹弓保卫村子，男孩们说。

那是直升机，你这个笨蛋，淘气的纳赛尔喊道。母亲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将手搭在被骂成笨蛋的男孩肩上，轻轻说，不，你不是笨蛋，接着又大声说，那不是鸟，那是一架直升机。

他们会再来的，锡林－戈尔说，他们会驾着铁鸟，带着火箭再来，他们会吐出火焰，向我们射击，把一切都消灭掉。

连小屋也烧掉？

连小屋也烧掉。

也烧掉我们在墙上写的字？



我们写的字，我们的屋子，我们的顶棚，我们的井，我们的田地，我们的桑树，我们的一切。然后他们将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刺死，射杀，毁灭。

这些铁鸟是谁派来的?

战争。

为什么？是我们做了什么吗?

不，锡林－戈尔喊道，不需要做什么战争也会来。如果战争要来，它就一定会来。不管是谁或是做了什么。别再问了，整理东西，我们得赶快逃走。

锡林－戈尔啊，男人们说，你给我们讲这个世界，你帮我们把孩子生到世上，你教我们写字，建造顶棚，你是我们珍视和尊敬的姐妹。但你不能让我们离开这里。这里有我们的生活。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出生。我们是这群山和岩石的一部分，我们就是这些石头。你不能把它们搬走。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会迷路。如果神的旨意是要结束我们的生命，那也只是他的意愿，我们会支配自己的命运。谁知道呢，看到这里没什么可拿的，我们又不会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造成伤害，或许战争会重新考虑一下的。真主是很善良的，或许战争会给我们留下和平。

和平中的战争。和平的战争。战争的和平。

无论锡林－戈尔再如何苦苦哀求，人们还是不愿意离开。他们要留下来，即使这是真主在冥冥中为他们安排的世界末日。

锡林－戈尔草草收拾起一切能带走的东西。摩拉德、努尔－阿弗塔卜、纳赛尔、纳法丝、纳比和她握了握大家的手，拥抱和亲吻了每个能拥抱和亲吻的人，匆匆的离开了村子。

太阳还没有消失在山后之时，锡林－戈尔，摩拉德和孩子们来到了对面的山上，就在那里，他们度过了离开这个建着八座小屋的村子之前的最后一晚。

锡林－戈尔还能望到村里人，听到他们的谈话声。阿宾怀抱着她的孩子正走到村头的小屋前。阿宾将手拢到嘴前喊着：锡林－戈尔，真主与你同在。锡林－戈尔正想回答，就在这时，山那边飞来了黑色的铁鸟。起初毫无声息，接着出现了第二只，两只鸟在空中发出轻微的嗡嗡声。不一会儿就大声轰鸣着，嘶叫着，在村子上空盘旋了一阵后，低下头，越飞越低，射出了火箭，一枚，两枚，三枚，四枚。

锡林－戈尔再也数不清了。

她和摩拉德将孩子们藏到岩石背后，掩着耳朵，闭上眼睛，害怕地挤在一起，等待着，直到山里又恢复沉寂。

不用看锡林－戈尔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尽管坐在直升机里的总是男人，——为什么总得是男人呢？尽管他们总是在以男人的名义战斗，——是战斗吗？可他们什么也不做。他们只知道射击，朝那些没有抵抗力，对一切一无所知的人射击。

他们总是以男人的名义射击，他们将直升机，AK 冲锋枪和刀带到了这个地球上，他们席卷整个村子，让一切能燃烧的东西都燃烧起来。他们埋上雷，不让一个人再在屋里居住。

他们开枪打死，用刀刺死、撕开每个活着的人，每个人，还有阿宾和她的孩子。



第九章　阿扎丁娜和一次小小的反抗

我哪儿也不去，努尔－阿弗塔卜朝她的母亲高声叫道。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你把我们从城里拉到乡下，然后又拉到城里，我们白天黑夜在不知名的沙漠和山间东奔西跑。一会儿我们渴得要命，浑身像要燃烧，一会儿我们又在冰天雪地里冻得僵硬。你把我们硬拽到巴基斯坦，硬拽到肮脏发臭的难民营里，在那儿首先是爸爸疯了，然后就轮到你。然后你又把我们拖到山里，一个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它到底在哪儿的村庄里。我们本想在此寻找我们的朋友，但他们却一个个被杀死了。我们从左跑到右，从东跑到西，我都踏遍了这个国家的每一寸土地。现在我逃到一个到处飘荡着死人的黑影的村庄——但愿真主保佑他们的亡灵。妈妈，求你。我再也不能这样了，我再也不想这样了。我再也不想去适应新的什么人，只是为了又离开他们，只是为了眼睁睁地看着某个人来把他们杀掉。我渺小无望的生命再也不相信不死的神话了。不管发生什么，我就待在这儿。

这儿？这儿是哪儿？锡林－戈儿问道。这儿什么也不是，这儿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人，没有一个我们认识的人。

努尔－阿弗塔卜的脸就像天空飘着的薄云。白的，没有颜色，没有一点颜色。女儿毫无血色的脸上挂着泪滴，眼泪就像一场蒙蒙春雨，在她的肌肤上流淌。她的声音是嘶哑的，喉咙好像被铅堵住了。

我们认识的人，我们可以信赖的人，在哪儿？她叫着，赤脚踩在坚硬干燥的地板上，拳打着早先盖好的茅屋框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

你看看四周，我们在沙漠中央，在一块不毛之地的中央。没有树，没有灌木，只有龟裂的黄土地，只有裂口大得能让人陷进去的黄土地。没有人，没有田野，没有村庄。没有吃的。我们的水所剩无几。我们没有栖身之所。我们会被太阳烤干，成为鸢和苍蝇的美食。看到遍地的红色石头了吗？这里的每个角落都布了雷。一只狗都不愿待在这儿，何况是人？

我不走，努尔－阿弗塔卜喊道。如果要死，我就死在这。我就是一条狗。

锡林－戈尔蹲在地上，双臂放在膝间，一声低沉美妙的笑从她的喉中飘出，随着轻风飞向她的女儿。努尔－阿弗塔卜双臂叉在胸前，上唇压着下唇，背靠在茅屋框架上，看着她的赤脚。

到这儿来，锡林－戈尔说道，她起身抱住比她矮一个多头的女儿。锡林－戈尔蹲在地上，把女儿拥入怀中，吻她，掠开她的头发，说道：我的美丽宝贝，除了我的美丽宝贝，还是我的美丽宝贝。

你到底想去哪儿？努尔－阿弗塔卜问道。

锡林－戈儿不知道答案，她努力保持着平静和笑容，她





沉思着，抚摩着女儿的背，像在给背抹油。

去伊朗，锡林－戈尔说道。她也不知道这个想法是怎么到她脑子里来的，去伊朗。

去伊朗？努尔－阿弗塔卜抱怨地叫道。这是又一个国家，又是一个新国家。我们又要穿越边境，我再也不想去难民营了。

现在还不去，锡林－戈尔说，我们既没旅费，又不识路。但是别担心，到下一个村庄，我和你爸爸会设法挣钱。这需要时间，几个星期，也许几个月。到那时我们才动身去伊朗。你会看到，那儿的一切都是多么美好。你可以上学，你会学很多东西，你会有一份职业。

努尔－阿弗塔卜半信半疑地看着她的妈妈。一份职业？

是的，锡林－戈尔说，在伊朗女孩和妇女都能有职业。她们想成为什么就能成为什么。

我想开飞机，努尔－阿弗塔卜说道。我想载着人们飞来飞去。飞机。没有炸弹。

这是一份好职业，锡林－戈尔说。

锡林－戈尔蹲在茅屋框架之间的地板上，想着从某地到某地的某一个从前的村庄。她知道，第一次她给了女儿一个承诺，这个承诺她也许永远也不能实现。

一切都会好的。

锡林－戈尔，摩拉德和他们的四个孩子很走运，他们在第四天晚上就能动身前往他们能待的村庄。村庄不大也不小。陌生人不会立刻被注意，其他居民不会感到受威胁。这儿的人不多，可以接纳新来的人。

第一天晚上茶馆主人就给摩拉德送来了一壶新沏的茶，

给他和他的家人安排了一个小房间，房间在茶馆后面。

我们没钱，摩拉德说。

没关系，茶馆主人答道。今年我们这儿有足够的工作，只要愿意早起和吃苦，就有份儿。你能工作，赚钱，不久就可以付房租。

到处都弥漫着战争的硝烟。整个国家都没有工作，昔日的城市和村庄寸草不生。而现在有一个人——他正忙着往所有客人的玻璃茶杯里倒新沏的热茶——站在他面前，说，这里有工作。



正当摩拉德要致谢，正当他要询问那是什么工作，正当他笑着要开口时，一直躲在他父亲身后没吱声的淘气的纳赛尔叫道，我的爸爸做过所有的工作，他以前是游击队员，他在山上打过仗，然后又走私过东西。

是吗？走私？这很棒，茶馆主人面无表情地说，我们这也有走私的活。

淘气的纳赛尔很喜欢茶馆主人的回答。他更大胆了，从父亲的背后，从他的遮掩下走出来，挺直胸脯说，我也要走私。

是吗？你也要走私？

是，纳赛尔的回答中带着淘气的口吻。当我像他一样大时，他指着他的父亲。

摩拉德闭上半张的嘴，收敛起刚露的笑容，手放到他的儿子的头上，把他儿子的头拽了过来。

到那个时候？你愿意现在就在我的茶馆里开始你的工作吗？你能为先生们倒茶，能洗玻璃杯和托盘，能打苍蝇，能把糖捣成碎块，能清扫门板床上的毛毯，能……还有什么？



总之在你决定去地里干活之前，你能做另外一个小伙子，也就是我以前的助手所做的一切工作吗？

纳赛尔瞪大眼睛看着茶馆主人，又低下头，好像在审视自己，自己长大了吗，自己能胜任这份责任重大的工作吗？他注视着他的父亲，看着摩拉德严厉的目光，什么也没说，又消失在他父亲安全的背下。

好吧，茶馆主人大笑，你们才来，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明天再来，我们谈谈。然后他又对摩拉德说，来，兄弟，拿着这个壶，我还为你们拿了面包和米饭。这个房间不大，但比睡在大街上好多了。到茶馆附近转转，你不会迷路的。

这会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摩拉德问道。

会有很大的不同，锡林－戈尔一边说一边给孩子们盖着被子。天知道他们有多久没枕着枕头，盖着被子在床上睡过了。也许他们想让你为他们杀人，想让你为他们打仗，直到你不久也被杀死。

现在我们睡吧，摩拉德说。明天我要和他谈谈，然后就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好，锡林－戈尔说。明天我们就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天亮了，村庄显得比昨晚小，却更美丽亲善，一眼望去只见一条覆盖着沙尘的街道。街道的一头连着村庄的进出口，另一头迎面耸立着一座大铁门。淡褐色铁门上布着弹痕，被炮弹擦去颜色的地方看起来就像剧痛的小伤口和小丘疹。门后隐蔽着一个林木茂盛、几乎成圆形的大花园，园中

古树成荫，十分凉爽，最大的一棵就矗立在花园中央。树的左右分列着两幢一模一样的简陋的房子，一幢住着村长，另一幢是村里的监狱。

锡林-戈尔现在惟一所知的另一座监狱在喀布尔，俄国时期俄国敌人被关在这里，在这里受拷打，被杀害。游击队掌权时，俄国朋友也被关在这里，在这里受拷打，被杀害。但无论是谁被关在这里，在这里受拷打，被杀害，喀布尔仍然是首都。锡林-戈尔也知道，一个真正的首都应该有一个真正的监狱。但在一个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的小村庄里为什么也有一个监狱呢？

我们需要监狱，人们说。

为什么？

因为需要。

很久以后，锡林-戈尔才从芭哈杜尔——游击队第二号司令官的第四任妻子——那儿知道，为什么这个小村庄必须有监狱。

原因在美国人身上。芭哈杜尔说。一天，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开着漂亮的白色越野战车和另两个美国人来到村里。那个美国人、他的随从和他的翻译穿得花花绿绿。他们和所有遇到的男人说话，他们在所有经过的地方喝茶，他们参观了罂粟地，他们看男人们怎样把鸦片从茎杆上割下来，收集在一起，他们询问地的主人赚多少钱，工人赚多少钱。这群美国人从一个商店跑到另一个商店，询问这个那个卖多少钱，然后，就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走的。几天后，那个美国人又回来了，还带来了他的政府的信息。我们应该尽量少种罂粟，尽量少产鸦片。美国人说，如果我们建一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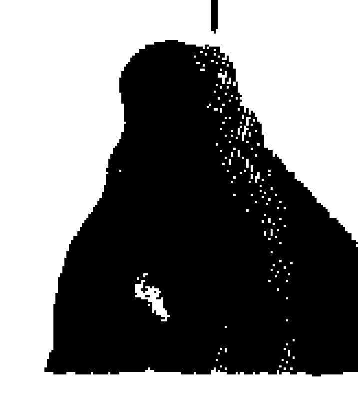


监狱来关押种太多罂粟、产太多鸦片的人，他的政府就出钱建这个监狱。因为他给很多钱，我们就建议在村长的花园里再建一幢房子作为监狱。那时毛拉一直住在那，建监狱时他就搬到村里的其他地方去了。这就是监狱的故事，芭哈杜尔说，但是让我们尽量少种罂粟，少产鸦片，对那个叫 Dan 或者 Dun 或者 Don 的美国人，对他的政府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不明白。他说，在他的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多人因为鸦片而生病死亡。我们再三问，为什么他不禁止自己国家的人买鸦片，而要在我们这儿寻求另外的解决方法，要把钱往我们的口袋里塞呢？我们对美国人——其实他很和善很英俊——说，我们的地里已经布满了地雷，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种棉花、水稻和小麦了。只有种罂粟，我们才能生存。我们对他说，排雷需要花很多时间、金钱和劳力。小麦我们只能用卡车运出去卖，而鸦片我们却能放在口袋里，步行去卖。我们向他解释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乐意接受他的钱，建一座监狱，偶尔关上一两个村民，所有这些我们都对 Don——管他叫什么名字——说了。但是我不知道，芭哈杜尔若有所思地说，那个美国人是否明白我们所说的。但无论怎样，我们还是把监狱保留了下来。它看上去还很有用，因为有时当村长的亲戚、其他村的村长和其他重要人物会拜访我们的村长时，他们就被安置到那幢后建的房子里，当然，我们不会对他们说那其实是我们的监狱。其实，当村里没有贵客时，男人们也会住在这幢房子里，当他们和妻子吵架，或想一个人静一静时，他们就会在这个监狱里过上几夜。

开始，锡林－戈尔认为这个故事是芭哈杜尔故意抬高自

己编造的，但后来他们听村里别的人也这么说，就开始相信了。不久，锡林－戈尔、她的孩子、摩拉德也对客人和新来的居民讲这个故事，仿佛当 Don 或者 Dun 或者 Dan 大摇大摆进村时他们就在场。

在弹痕班驳的浅褐色大门前右边的角落里，两条狭长的沙街从主沙道，沿着村长住房临监狱的一面延伸出来。如果像小鸟一样在空中俯视村庄，会发现这两条街就像一个躺在大地上，紧并双腿，两臂舒张的人。人的两条腿就是村庄的进口和出口，人的双臂是这两条狭长的沙街，人的头是盖着村长的房子和监狱的圆形花园，茶馆后住着锡林－戈尔、摩拉德、努尔－阿弗塔卜，纳赛尔和纳比的房子正在肚脐的右边。



房子不大也不小，前面齐膝立着带着宽阔窗台的窗子。其他三面挂着床垫、席子和地板，这些东西白天可以用来坐，晚上可以用来睡。地板中央铺着闪着黄绿色光芒的塑料席子，终日亮亮的，是一床看上去很舒服的席子。锡林－戈尔用一块厚厚的石头在墙上钉了一个钉子，挂着面纱。墙的壁龛上挂着一面镜子，一幅骑在马上、手执长矛刺向一条麒麟的男人的彩色画像，另外还有一个旧的空铁皮小盒。此外，什么都没有。

最令人惬意的是房前的一块还算宽敞的空地，早上能喝茶，温暖的夜晚能睡觉。锡林－戈尔、她的孩子和摩拉德已经习惯有点夸张地称她为阳台。每天早上锡林－戈尔都会清扫上面的粘土灰尘。每隔几天，孩子们都会把床垫、地板、枕头和那床笑盈盈的塑料席子拖到太阳下，叫着，蹦着，喊着用木棍敲打上面的灰尘。纳赛尔则会用橡皮管把房子冲得



干干净净，纳赛尔很喜欢他的橡皮水管，这是他生命中见的第一根橡皮管。

游击队赶走俄国人后，很多司令官纷纷彼此残杀，争夺村里的权力。现在的村长和他的部下是最强大的，他们把其他的司令官全都赶走或杀死了。今天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司令官敢靠近村庄，对村民来说这是好事。他们使村庄远离了地雷，他们重修茅屋，再建商店货铺，开始排雷。

锡林-戈尔的阳台靠着一块罂粟地。锡林-戈尔、摩拉德和孩子们能欣赏到他们所能想象到的蓝天下最美丽的风景，离茅屋玻璃门和窗户一木锤远的地方开着雪白、淡紫、粉红的芬芳四溢的罂粟花，村庄周围属于不同主人的正方形、三角形小地上也满是这样五颜六色的花朵。下午，妇女们就坐在树荫下的低墙上，一边聊天，一边欣赏着这缤纷、芳香、壮丽的花海。

同时，男人们坐在茶馆里，一边谈判、交易、经商、协调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事，一边一杯又一杯地喝茶，庆幸他们勇敢的司令官抵挡住了其他游击队的侵入，让人们远离了战争的枪林弹雨，当然他们也得向他徽粮纳税。

茶馆主人把他的萨摩瓦[①]摆在一张桌前。他的兄弟在茶馆边的街上搭了一个和他的韧皮帽子十分相似的韧皮棚，烤架上架着肉，敞开的炉上烧着米饭。他把这些食物一份一份地卖给那些整天蹲在他兄弟的茶馆里，翻来覆去摀弄着他们的念珠的男人。天一黑，这些男人又钻进了住着他们妻子和孩子的茅屋里。

---

① 俄果式茶饮机(有一内管，用以煮开水沏茶)。

总的来说，大概有100个或者是150个村民对他们的生活十分满意。

这些人看来好像从不着急赶路。大多数人都把和俄国人的战争深深地埋进了记忆里，他们对此只字不提。大数人感激地享用着真主赐与他们的每一天，他们从不与人为敌，很少欺骗别人，看上去他们从未挨饿，只赚仅足以维生的钱，不多不少刚刚够。

最富的人占有种着罂粟的土地。次富的人在商店里卖富人和不富不贫的人能买的所有东西。罐子、碟子、平底锅、针线、衣服、收音机、收音机电池、大米、板油、茶叶、小麦、坚果、闪光的新婚礼服布料和不闪光的其他衣服的布料、从巴基斯坦运来的鞋子、彩色地板、枕头和本地羊毛睡垫。次次富的人在他们的小屋里修理富人的巴基斯坦产的收音机、钟表和枪支，他们修理鞋子，缝制衣服、马甲、裤子和内衣，给小伙子和男人理发刮须，他们在富人的罂粟地，在不富不贫的人的商店、小屋和作坊里工作。

另外还有一些不出售任何东西但却不穷的人，比如毛拉、村长、教师和时常来到村里收集鸦片运到巴基斯坦和伊朗去卖的商人。

然后还有阿扎丁娜。

王国时期，阿扎丁娜在喀布尔上学，她在那儿上大学时正是俄国战争时期。内战开始后，大学停办，她也被迫中断学业流亡到巴基斯坦。她在伊朗完成学业又回到喀布尔，但她的哥哥由于战争已迁到别处。因为一个女人是无法在城市里单独生活的，所以她又来到她父亲出生长大的村庄，她的一个姨妈和伯父一直住在这儿。





所有的人都为阿扎丁娜的到来感到高兴。虽然她是女人，但很多人很尊敬她，不仅因为她是个好医生，也因为她是一个善良慷慨的人，她不仅为能付得起钱的人看病，也为前来求医的每一个人看病。真主是伟大的，阿扎丁娜说，他总是设法让我能吃饱，能生存。

除了本村人，阿扎丁娜也为外村人和附近高山和山谷的人治病。有的是步行或骑着驴子或马，赶了三四天路才来到这里的。大部分从很远的山谷、高山和村庄来的病人只能付很少的，或根本不能付钱。大部人甚至没有足够的钱到最近的城市去买阿扎丁娜开的药。如果阿扎丁娜正好有多余的钱，她会给最穷的病人，给他们食物、衣服和其他帮助。总之阿扎丁娜是方圆以外最慷慨的人，所以人们能够容忍她的独身生活。

偶尔毛拉会亲自上门劝阿扎丁娜结婚。毕竟真主也不忍心看到一个女人过着没有男人的生活。男人是会保护女人的。毛拉的唠叨阿扎丁娜从不听，反倒总是要听听他的心脏和肺，替他把脉，并警告他不要吸太多的鸦片，每天至少要散一次步，也不要强迫村里的父亲迫使他们未成年的孩子结婚，否则他们生下的子女会体弱多病。

人必须生孩子，毛拉总是试图捍卫他的教育理论，更确切地说，是教育青年的理论，孩子总是会对父母有用。他非常赞同自己的理论，一边点头一边看着阿扎丁娜，他知道，她听不进他的话，一句也听不进。

这是一个有魔力的女人，毛拉对他的妻子说，他对自己的声音中带有对这个女医生的尊敬的口吻而恼火。不管他试图往他的话中添加多少蔑视，尊敬总会从他的话中透出来。

毛拉也不知道，这种身不由己的、令人讨厌的口吻从何而来。

阿扎丁娜既不关心建议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也不关心口吻中是带着尊敬还是蔑视。反正，她爱这个村庄和这里的人，所有的人。特别是女人，特别是和村里其他女人不同的女人。

锡林-戈尔蹲在阳台上，洗清盆中的衣服，这时阿扎丁娜正从拐角处走来。看到这个陌生女人，锡林-戈尔就吃了一惊，心脏“喀噔”一下，开始怦怦直跳。自从她听说村子里有个女医生，她曾千百次设想过自己同阿扎丁娜相遇时的情景。

锡林-戈尔站起身来，在裙子上擦干手，伸出去欢迎女医生。她看到自己的手在激动地发抖。只是轻轻地抖、但确实在发抖。阿扎丁娜微笑着，白色明晰的牙齿在阳光下就像罂粟花雪白的花朵。她一把接过锡林-戈尔的手，紧紧地握着，像朋友般的把锡林-戈尔拉过来，拥入怀中。

两个女人什么也没说。她们只是紧紧地拥抱着，含着泪水，好像互相拥抱的两姐妹。

祝你平安，锡林-戈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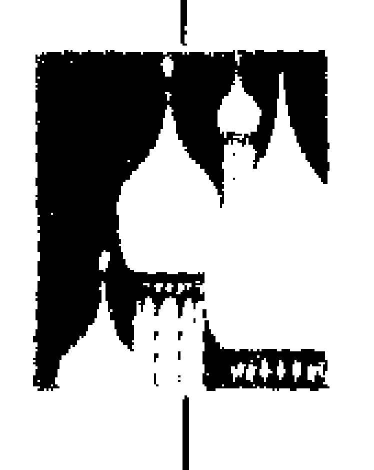
也祝你平安，阿扎丁娜说。

两个人蹲在地上，并不急着说话。

阿扎丁娜和其他女人看起来并不一样，锡林-戈尔想，皮肤更光滑，眉毛更细长，鼻子更迷人，眼睛更传神，身体更轻盈、宁静、平和。

过了一会儿，阿扎丁娜才开口，人们说你在喀布尔和巴基斯坦生活过，他们说你教你的孩子读书写字。你会读书写





字，是这样吗？

锡林－戈尔说，是的。

终于有一个女人能和我理智地交谈了，阿扎丁娜说。

锡林－戈尔被唾沫呛得说不出话来。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女医生。

阿扎丁娜说，我来是想看望你，认识你，欢迎你到我们的村庄来。另外，我也是想请你帮助我。

我？你？我怎么能帮助你？

我只知道，阿扎丁娜说，我不想再一个人工作了。你能抄写病历，制卡片，开药方。最重要的是，你到诊所来，和我在一起。

病历？卡片？药方？我一点都不懂。

你可以学。

我也想成为女医生，锡林－戈尔说，

到诊所来吧，阿扎丁娜说，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教给你。

如果我离开丈夫，独自出门工作，挣钱，人们会怎么议论我？我不认识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认识我，他们会说我的闲话，他们会说我是个……是个——我也不知道。

一个坏女人？阿扎丁娜问。一派胡言，我们必须学会不在别人的舌头下生活。

你说话的样子就像俄国学校的老师。

到我的诊所来吧，我会邀请一些女人，告诉她们，你为我工作。她们会讲给她们的丈夫听，不久整个村子都会知道，你走出家门只是为了替我工作。

村里的女人对这位新来的女人非常好奇，她们给锡林－



戈尔讲了 1001 个故事，也提了 1001 个问题。你从哪儿来？你在哪儿出生？你的父亲是谁？现在你的父亲在哪儿？你有兄弟吗？你知道吗，阿扎丁娜有魔药，每天必须按时吞服，不能忘记，只要吃药，就不会怀上孩子。你知道阿扎丁娜没有丈夫吗？她是不是对你说过，她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结婚？

说说她是怎么对你说的，女人们说。

这个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你们不感到厌倦吗？

不，不，不，一点也不。女人们说话时像年轻的女孩，说吧，说吧，说吧。

阿扎丁娜总是大笑，两眼就像杏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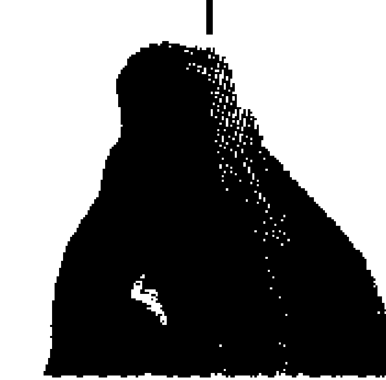
因为我不需要丈夫，她说，因为我自己挣钱。因为我单独一个人在大街上走。因为我不愿意有一个男人认为，我是属于他的。因为我自己买东西，我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工作，或者我是否要工作要睡觉，因为我能自己决定，我什么时候吃饭或者是否要吃饭。因为我认为一个人生活更满意。

但是，如果有一天——愿真主保佑你——如果有一天，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男人越过你的墙，跳进你的庭院，抢你的东西，甚至把手放在你的身上，你怎么办？

如果他们敢来，阿扎丁娜说，我就拔出我父亲的手枪，把他们全都杀掉，每一个人，一个接一个。如果你父亲的手枪不在身边，你不能杀死那些男人，你怎么办？女人们问。

阿扎丁娜说，我会对第一个男人说，他是否愿意到我的诊室去，那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那里会更方便。然后会给他一针，让他昏睡。

你为什么不一针就致他于死地呢？女人们问。





也许我会的，阿扎丁娜说。

你怎么对付第二个男人？

我会对他说，我的黄金和珠宝藏在井中的木桶里，然后当他探身到井中寻找木桶时，我会用尽全身力气一掌把他推到井底。

第三个呢？第三个？女人们睁大了眼睛。

第三个？对，第三个是最英俊的，最年轻的，最强壮的。他的双眼像煤炭般闪光，他的头发像丝绸般柔亮，他有猎豹般的肌肉，他像小猫般的温柔。我会好好珍惜他。第三个？我想，我知道，我是绝对不会让他送命的。我要让他为了我而活下来。

女人们心满意足地咯咯地笑着。

锡林－戈尔不知道，女人们会怎样看待阿扎丁娜的故事。

我会让这个英俊的男人干最重的活，也许……这时阿扎丁娜停住了，女人们有的咯咯发笑，有的哈哈大笑，有的用手捂住了嘴巴。阿扎丁娜看看四周接着说，也许我偶尔也会把他留在我的房间里。

所有的女人开始交头接耳，她们拍着大腿笑弯了腰，索性埋在手臂里哈哈大笑，咯咯发笑。

你会怎么对待他？她们想知道。快，讲一讲，讲一讲。你怎么对待那个最英俊最年轻最强壮的男人？你怎么对待他？

我想怎么对他就怎么对他，她的回答又让满屋的女人们大笑。锡林－戈尔也笑了。她想，这是我此生中第一次大声地笑。她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笑。然后她对自己说，这是反抗。

什么？

锡林－戈尔沉默着。

再说一遍，阿扎丁娜说。

锡林－戈尔垂着眼皮。女人们呼喊她，轻捅她，鼓励她。锡林－戈尔鼓起勇气，重复她刚才的话。

这是反抗，她嘟哝着说。

女人们不作声了，面面相觑，看看锡林－戈尔，看看阿扎丁娜，又大笑。

锡林－戈尔说得对，阿扎丁娜说。我们在这儿干的一切，实际上就是反抗。当你们的丈夫和父亲看到你们在这儿解开了头发，因为英俊的陌生男人的故事而脸红手烫地哈哈大笑，咯咯发笑，他们会说什么？

女人们沉默不语。

终于友好的茶馆主人的第二个妻子开口了。她说，当茶馆主人的第一个妻子不在场时，我的丈夫会狂怒着大声说，我是一个坏女人。

我的丈夫也是，我的丈夫也是，其他的女人异口同声地说。

锡林－戈尔不再往下说了，她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说这些，也不知道她说了些什么。

阿扎丁娜有一个女助手，村民们说，她是那个新来的，叫摩拉德的男人的妻子。阿扎丁娜的这个女助手心灵手巧，女人们说。

有些人不喜欢看到，村子里突然有个女人在大街上来来回回到处跑，没有丈夫的陪同。不久，这个女人就认识了的这里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说话，眼皮也不垂。这个女人有





工作，好像她是个男人。有些人就是不喜欢看到这样的女人。但是总的说来，大多数人并不反对，阿扎丁娜有个女助手。锡林－戈尔是个能干的，有同情心的女人。自从她来到诊所，这个女医生每天都能多看很多病人，让病人们更及时地得到治疗。

大多数时间锡林－戈尔都在倾听女人和女孩讲述她们的生活。女人们总是向她提她们自己知道答案的问题，她们为了说话而说话。她们讲打她们的男人。她们讲受她们虐待的她们的丈夫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偏房。她们说，她们已经几个星期，几个月没有出门呼吸过新鲜空气了。女人们说，看病，不用她们的丈夫、儿子、父亲、兄弟、伯父陪着来看病，是她们惟一的出门机会。她们一蹲在锡林－戈尔面前就不停地述说。开始，她们说她们生不如死。当她们必须回家照旧生活时，她们说，感谢真主赐给我们一个像你一样的姐妹，现在我轻松多了。

锡林－戈尔越是多听女人们的故事和梦想，就越发现，她们生活得多么不自由。锡林－戈尔梦想着更美好的生活。梦想着自由的生活。梦想着到另一片国土，到伊朗去生活。锡林－戈尔想，在伊朗，人们能平等地对待她的女儿和儿子。她想，她的孩子在伊朗能上学，能学会一门职业。她想，摩拉德在那儿一定能找到工作。她想，伊朗人会喜欢、会善待阿富汗汉人。锡林－戈尔想，她们在伊朗能过上真正的生活。她想象着梦想着，梦想着又想象着。

伊朗是一个和平的国度，锡林－戈尔想，那儿既没有战争也没有地雷，既没有饥饿也没有被炮弹炸成瓦砾的房子。那儿有果园，有面包师，有蔬菜小贩，有学校和街道。

但是这儿是你的故乡，阿扎丁娜说，这儿你和你的同胞同在，这儿有你的工作，这儿你的孩子能平安地生活。这儿也有你的生活，你还缺少什么？你在寻找什么？你还需要什么？

锡林－戈尔注视着她的女医生，不由得深深地抽了一口气。她的胸脯像被千万条铁链锁住。她的整个身体像灌满了铅一样沉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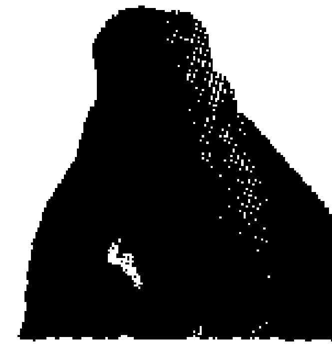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她说，我什么都缺，又什么都不缺。这里有我的同胞，虽然他们是那样的陌生。我的孩子和我拥有维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但是过真正的生活必备的一切，我们却没有。我有工作，我的丈夫却没有。这使他受到伤害，无法忍受。一个男人必须有工作。我的孩子能平安的生活，但是他们的未来在哪儿？明天他们会长大，会开始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何以为生？我的女儿既不能上学，又不能学一门职业，我的儿子虽然能上学，但是他的老师每隔两天才能上一次课，因为他必须在其他地方工作赚钱。我不知道，锡林－戈尔说。

你简直不可思议，摩拉德说，我们拥有我们需要的一切。我们有一间小屋。我们的小屋有门和窗。我们的小屋前还有一个小阳台。人们对我们很友善。我们的儿子能上学，能在茶馆里干活。你有工作。我也找到了一份工作。

什么？

是的，摩拉德说，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从明天起，我要到罂粟地去干活。

谢天谢地，锡林－戈尔一边说，一边搅动着火上咕噜咕噜沸腾冒泡的米饭。水泡从锅里喷出来，掉到火上，爆炸似





的嗞嗞作响。谢天谢地，锡林－戈尔一边说，一边等待着胸中的锁链断开，变轻，消失，等待着她身体中的铅块消失。谢天谢地，锡林－戈尔一边说，一边暗暗吃惊，锁链还没有消失，铅块也没有消失。她搅动着米饭，看着水泡喷出来，掉到火上。

摩拉德和锡林－戈尔一起蹲在火边和饭锅旁，注视着滚烫喷涌的水泡。过了一会儿，他说，现在我们本来就没有去伊朗的旅费，我们更没有钱在那儿开始新的生活，我们暂时先待在这儿，过我们的生活，但愿一切都好，然后再看将来发生什么。

好，锡林－戈尔说，我们先待在这儿，然后再看将来发生什么。

鲜嫩的罂粟花瓣凋谢了，已不见那朵朵雪白、淡紫、粉红编织的芬芳四溢、生意盎然的图画，只留下一个个比大鸡蛋稍大的光秃秃的黄褐色圆形冠顶，被大自然修饰得像一个个带着皇冠的女王。

干枯的沙土色长叶像疲惫、死亡的臂膀挂在罂粟树粗壮结实、齐胸高的茎杆上。圆形冠顶如木头般无声无息，像瘦弱、丑陋、死亡的士兵。

清晨，东方未露曙光。摩拉德掀开被子，站起来，跨过锡林－戈尔和他熟睡的孩子的身体，来到阳台上，把脸扎进从塑料管喷出的冷水中。他既不把水擦干，也不把水甩掉，只听凭自己在寒冷中发抖。他取下墙上钉子上的夹克，吞噬着，品尝着嘴里弥漫的睡意，走到罂粟地的另一端。那儿，他的新雇主已经在等他了，他就是那个友好的男人。是茶馆的主人，是锡林－戈尔和她家住的房子的主人，也是房子前

那小块罂粟地的主人。罂粟树像死去的士兵成队地立着。

摩拉德的活既不重也不轻。他拿着三把小刀穿梭在罂粟树间，小刀被细绳绑在一块巴掌大的木板上。他飞快地小心翼翼地割着罂粟壳，不深不浅三四刀或四五刀下去后，就有白色的乳汁流出来，好像从伤口中流出的血。乳汁流完之后，变成棕黑色粘团，他把这些粘团收集在叶子上。一整天，他在割一个又一个罂粟，从一个又一个罂粟壳中流出白色变棕的乳液。摩拉德把粘团刮下来，抹在叶子上。粘团越来越大，罂粟壳中昂贵的汁液也流得一滴不剩。



每天晚上，他往叶子上涂一块手掌大小的粘团，几个星期后，他的粘团有一两公斤重了，这些就是纯粹、干净的鸦片。每公斤鸦片，友好的茶馆主人能从巴基斯坦商人那儿得到500美元或更多钱。摩拉德有一两斤纯粹、干净的鸦片。而在巴基斯坦，商人们收集的每公斤鸦片值1200美元或者更多钱。它们被加工成海洛因在美国和欧洲销售。

我们之所以种鸦片，村民们说，是因为这是我们养家糊口的惟一途径。至于别人拿鸦片干什么，与我们无关。

当芬芳的雪白、淡紫、粉红色罂粟花朵凋谢以后，当昂贵的罂粟乳液流干以后，女人们就把干瘪的罂粟壳割下来，在上面钻一个小洞，让黑色的小罂粟球钻出来。一部分被女人和她们的孩子马上就吃掉，另一部分留到吃饭时吃，大部分被贮存起来，

孩子们，更准确地说，是年轻小伙子总是对时间没耐性。茶馆伙计，擦鞋的，放羊的，售货员，小裁缝，卖汽油的总会疯狂地一遍又一遍地往罂粟地里跑，看看男人们和年长的小伙子是否还在干活，看看罂粟的块茎是否干了，看看



在块茎变成柴火之前，他们是否能趁人不注意偷上几块。

小伙子们把罂粟壳摘下来，在上面弄一个小洞，让黑色的小球儿溜进他们的嘴里，然后把它们用牙齿喀嚓喀嚓地咬破。他们的牙齿上好像有成千上万的脓包。

小伙子们把两个块茎放在一根木棍的两端，木辊就成了一个有滑轮的轴。他们在轴上钉上一根长长的木棍，用来驾驶他们的“汽车”。他们踩在轮子上架着他们的汽车在村子里到处飞奔。

他们的姐妹和其他的女孩就站在自家茅屋的前面，站在罂粟地的边缘，对着只剩下干枯的茎杆的罂粟地和因为杆顶被砍掉而看上去像成队立着的死去的士兵的茎杆。女孩们羞涩地捂着嘴咯咯地发笑，含情脉脉地注视着自己镜子中的男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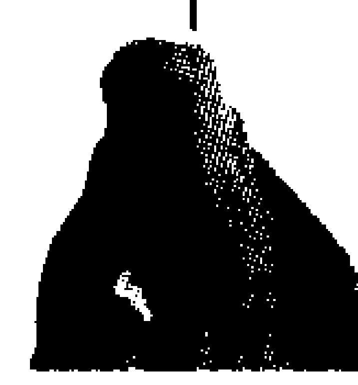
女孩们的眼中闪烁着神秘的光芒，年轻男人的心中沸腾着满腔的热血，母亲干瘪的手打在女儿的后脑勺上，女孩们尖叫着跑回她们的茅屋。

你们为什么把鸦片的利润白白地让给商人？摩拉德问友好的茶馆主人。你们为什么不自己把鸦片运到巴基斯坦去卖？你们能赚成倍的钱。

我们是无足轻重、微不足道的农民，我们谁也不认识，谁也不认识我们。友好的茶馆主人回答。我们什么也做不到。商人们远道而来买我们的鸦片，他们相信我们会卖给他们鸦片。他们信任我们，我们信任他们。我们得到了钱，这笔买卖我们不亏。

您是不亏，摩拉德说，这是肯定的。但是您能做得更好，如果你们自己销售鸦片的话。

你应该非常清楚一些事实，友好的茶馆主人说。每隔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总会人有跑到你我的故乡，用“应该改变一切”一类的话欺骗我们。他们说，如果不甘于现状，一切会变得更好。从前有个国王就被他自己的内弟——一个想使一切变得更好的人——赶下了王位。英国人想改善我们的国家。俄国人也跑来莫名其妙地声称要拯救我们。美国人给游击队武器，使他们受训，又是为了见鬼的改变和改善。游击队到处制造战争，为了一个更好的伊斯兰。司令官们互相残杀，因为他们想为我们创造最美好的生活。在坎大哈，在我们的故乡的南部，又冒出了一些自称塔利班的人，要为一个更好的伊斯兰而战。



友好的茶馆主人给摩拉德添了一杯新茶，他说，不，亲爱的摩拉德，我知道你是出于好意，但是只要一切都好，就让一切照旧吧。

好，摩拉德说，如果你们认为现在的一切是最好的，那么就让一切照旧吧。

四天后，摩拉德又坐在茶馆里。很多男人走进来，坐在摩拉德身边，让伙计给自己和摩拉德添上新茶。他们靠在枕头上，预定一个水烟筒，吧咂吧咂地品着热茶，吸一口水烟到烟管里，听水在烟筒里咕噜咕噜汩汩作响，然后吹出浓密的烟雾。他们看着摩拉德，沉默不语，依旧喝茶，吸烟。最后，他们其中的一个人说，摩拉德，如果我们把鸦片运到巴基斯坦，你认为一包能赚多少钱？

没有深思，没有叹气，没有意味深长地先看看四周，没有放下烟管，没有先吧咂一口茶，也不知道自己的答案从何而来，摩拉德回答说，两倍。



又过了四天，那群男人中的其中一个带着一团厚厚的鸦片来到摩拉德的小屋里，你什么时候能去巴基斯坦？他问。

很快。摩拉德答道。只有你一个人还是其他人也想过让我为他们销售鸦片？

不知道，男人说，

我们还得见机行事，摩拉德说，但不管我卖了多少钱，我想要三分之一。

你是一个好人，男人说，我相信你，愿真主与你同在。

愿真主保佑你健康长寿，摩拉德答道。他把鸦片放在铁皮盒旁的壁龛里，他们把这个铁皮盒叫做伊朗铁盒，锡林－戈尔把她和摩拉德挣的钱保存在那里。

又过了四天，清晨，东方未露曙光。摩拉德掀开被子，站起来，跨过锡林－戈尔和他熟睡的孩子的身体，来到阳台上，把脸扎进从塑料管喷出的冷水中。他既不把水擦干，也不把水甩掉，只听凭自己在寒冷中发抖。他拿出他的和另外两罂粟地的主人给他的两公斤鸦片，包起来，放入一个帕图里，他把帕图挂在肩上，他取下墙上钉子上的夹克，绕过他的小屋向茶馆走去。他吞噬着，品尝着满口的睡意。

摩拉德遥望着布满沙尘的主街，浅褐色大铁门挡住了视线。他往左走到村庄的进出口前。他告别了村庄，义无反顾地沿着布满沙尘的公路，穿过荒漠、高山和峡谷，走向巴基斯坦。

锡林－戈尔已经很久没有想到伊朗了，只有伊朗铁盒还残存在她的梦想里。日子一天一天过去，锡林－戈尔的伊朗之梦飞远了，飞得无影无踪。

锡林－戈尔刚刚习惯摩拉德的新工作，习惯他总让她和

孩子们独自待在家里。刚刚习惯不为千里迢迢去销售鸦片的丈夫提心吊胆，不让自己的思绪无止境地旋绕在危险、强盗、地雷、战争里。锡林－戈尔和阿扎丁娜刚刚同村长和毛拉商量好，在村里为女孩们建一所学校，为了以后有女医生，有女助产士，有女老师。锡林－戈尔刚刚庆幸她的女儿，努尔－阿弗塔卜和纳法丝很快能上学。锡林－戈尔刚刚习惯，她的纳赛尔每天总是第一个起床，到茶馆开动萨摩瓦，清扫地毯，敲打枕头，招呼客人。锡林－戈尔刚刚习惯，村里人不再对她、她的孩子和摩拉德感到陌生。她刚刚还在身临其境地讲述大摇大摆地来到村里的美国人的故事。她刚刚习惯，自己成为一个反抗的女人。她刚刚习惯一切，习惯这个，那个。一天，四辆画着阿拉伯人图案，插着一面白旗，在黄沙中飞奔的崭新的越野汽车开进村庄。在一阵喧闹声中，几个穿着鲜艳，白皙强壮的年轻男人从车上跳下来，高声说道，我们是塔利班运动的神圣战士。以伊斯兰的名义，以默罕默得的名义，——他们虔诚地念着“真主保佑”——以古兰经的名义，以塔利班最高首领，全能的毛拉和塔利班的精神领袖的名义，我们来到这里，解放你们，给你们和平。





第十章　蒙难者与婚礼

是的，锡林－戈尔看着女儿说，那个青年有双漂亮的眼睛，帅气的外表，是的，他讨人喜欢，有权，有钱……可是，他是个塔利班。

努尔－阿弗塔卜不看，也不听。这个姑娘正处于一种狂热的情绪之中，脸绷得紧紧的，似乎随时要爆发。呼吸沉重，说话困难，没了思想。眼睛里燃烧着火焰，心中躁动不安。躁动、燃烧、狂热。

没错，他是塔利班。她开口了，塔利班有什么不好？

他们给我们、我们的国家带来和平，他们来解救我们。

多么堂皇的和平，锡林－戈尔斥责道。这种和平，就像是掐住了你的脖子，要活活地把你憋死。我知道这些自吹自擂的穆斯林。我的亲兄弟就死在他们手里。真主保佑我的兄弟，没让他们任何一人成为塔利班。

努尔－阿弗塔卜不听，不看。

你还是个小姑娘，不知道什么是生活，你眼中只有那个小青年漂亮的外表，还有其他么？睁大你的眼睛吧！

努尔－阿弗塔卜不听，不看。

自从塔利班上台，他们抢走庄园主的土地。你的父亲也失业了，他们不许我们种鸦片，这样他们自己就可以种了。

努尔－阿弗塔卜不听，不看。

女人不准独自出门，我不可以，你也不可以。如果要上街，必须穿上长罩衣。所有女人都必须从头蒙到脚。你亲爱的塔利班禁止我工作，那我该靠什么生活？

努尔－阿弗塔卜抬头看着母亲，不说话。

他们在村子里给自己找最好的住处，住进村长的房子。可怜的村长和他的孩子们甚至连监狱都不能住。你亲爱的塔利班和他的同伙还抢走了人们的武器。

努尔－阿弗塔卜说：他们带来了和平。和平不需要武器。

我们有国王的时候，英国人、俄国人在这儿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所有男人都有枪。不管打仗的时候，还是和平的时候，也总有些大胆的女人，不顾礼节风俗，敢于反抗父亲、任何阻碍她的人。塔利班掌权后，女医生阿扎丁娜不能再从事她的工作，她不能去看望她的病人，不能再去山区，帮助那儿的人们。她不能给男病人看病。女人如果病了，只能裹着长罩衣，去女医生那儿看病。那些遥远农村、山区的女人们，好不容易知道我们这儿，想来治病，却不允许独自一人到我们这儿来。如果有人敢违抗禁令，她和她的丈夫都要受到惩罚，会被痛打一顿。这些人该怎么办？我们想去市集买东西的时候该怎么办？就算是孩子，也不能再自由自在地玩耍。你的弟弟们再也不能放风筝，玩汽车游戏。女孩不能去上学。电视被禁止了，音乐也没有了。

那又怎么样？努尔－阿弗塔卜回答说，我们过去一直都没有电视，没有音乐，也没有时间玩乐。在塔利班来这儿之前，也没有女子学校。你和阿扎丁娜也只是仅有的几个能够



出去工作的女人。现在又怎么样呢？你们也就跟其他人一样罢了。

努尔－阿弗塔卜，你已经丧失理智了。你难道不明白？以前我们没能拥有一些东西，那是因为战争，因为贫穷，因为我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不了解这些事情。但是没人禁止啊！我们才开始筹划着建立一所女子学校，为此争取了很长时间，说服了村长和村子里所有的人，他们已经认为这是件好事，就要点头答应了。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违反了塔利班的法律，就会受到惩罚。

那就遵守好了，努尔－阿弗塔卜说道，就不会受到惩罚。

锡林－戈尔注视着女儿，终于明白，女儿已经瞎了，昏了，不再有理智，所有的话都是白费口舌。她能看到的，只是那个年轻的塔利班，在阳光下亮眼的黑发，穿着白色的长袍，迈着王子般轻盈的步伐，像天使一样走进村庄。黑眼睛寻找着他的阳光，努尔－阿弗塔卜，锡林－戈尔的女儿。

努尔－阿弗塔卜朝锡林－戈尔坐着，目光越过母亲，穿过房间，投向茶馆，那个青年人懒洋洋地坐着，背靠着墙，一支胳膊支在膝盖上，另一手上拿着一支娇嫩的花朵。那是努尔－阿弗塔卜冒着违反禁令的危险，在乱石中采摘到，送给她年轻的爱人的。塔利班青年坐在茶馆中，感觉他的爱人似乎就在身边。在他靠着的墙壁那一边，仿佛就是她的房间，生活的地方，成天思念他的地方。他闭着眼，唇边带着一抹微笑。他不再需要眼睛，只要头脑中有那幅美丽的图像，努尔－阿弗塔卜如花儿般的脸庞，他的阳光，他的天神。穆罕默德，虔诚的穆斯林的先知，“真主赐她平安”。

他在心中默念。这位年青人的心已被这位纯洁的姑娘占据，只为她而跳动。而她，眼睛不会再望向任何别的男人，小手不会再让别的男人碰触，只一心一意地对他。那个对她怀着圣洁念头的人，将拥有她，做她的丈夫，呵护她，关怀她，保护她，不再让她受陌生人的打扰。

锡林-戈尔注视着女儿，终于明白，女儿不再是小孩了，她已是怀春的少女。这个世界上任何力量，就算是母亲的爱、温暖的怀抱，也不能挽留住女儿的心了。

就让他进来吧，摩拉德说道，看看会发生什么。

好吧，他应该进来的，就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锡林-戈尔答道。

我的祖父在抗英的斗争中牺牲了，父亲在打俄国人的战斗中死去，还有我的大哥。大姐被炸弹炸死了。另一个姐姐被穆斯林游击队员奸污，她的女儿也难逃厄运。为了洗刷耻辱，她杀死了自己的女儿，然后自杀，最终赢得了大家的尊敬。我惟一的亲人是我那敬爱的师长，沙伊克，我在经学校时的老师。我是孤儿，没有人能够为我说话。因此，我冒昧一人前来，请求你，将你的女儿赐予我做妻子。年青人坐在锡林-戈尔面前，看着这尊微笑的雕塑。锡林-戈尔沉默着，身体僵硬。

锡林-戈尔打量着他：漂亮饱满的双唇，黑眼睛，细腻的皮肤，温和的面容，轻柔的动作，给人以安全感。你的母亲呢？她问到。

她郁郁而终。他说着话，却不抬头看她。我的叔父将我带到巴基斯坦。我在那儿的一个军营长大。在马德艾沙，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教士教我读古兰经。他们给我戴上黑色头



巾，并告诉我任何时候都不能取下，因为从此我就是塔利班的一员了。

一个塔利班，锡林－戈尔默默想着，在请求我。塔利班，你想要求什么？她问到。

我要求所有塔利班所要求的，一条正确的道路。

通往哪里的路？

通向真主的道路。因为我是一个塔利班。

你是塔利班，但是塔利班禁止我同你讲话，别忘了，我是个女人。

凡事都有例外。

难道只要对你有利，只要你愿意，就有例外？

塔利班沉默着。

我也可以作塔利班么？

只要你愿意，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塔利班。

我要做自由的塔利班。

塔利班沉默着。

自由。锡林－戈尔说。

在马德艾沙，他们告诉我，我将回到我亲爱的祖国，给这里的人民带来自由。

禁止一半的人民——女人自由活动，这算是什么样的自由？

他们告诉我，我将和我的兄弟们在同一信仰下解放我们的祖国。我的老师告诉我，先是俄国人的侵略，然后是游击队的内战，我们的国家变得满目疮痍，这些争斗现在仍在继续。他们告诉我，寻常人家的生活犹如坐牢，没有工作，无法谋生；穆斯林游击队把人们洗劫一空，奴役女人。我们就

是要拯救她们，要给人民带来和平和真正的信仰。

当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为什么不敢看我？锡林－戈尔质问到，我将要成为你的岳母，你来这里，不是来请求迎娶我的女儿吗？

你没有戴罩纱，这位塔利班答道，我不能够看陌生女人的脸。

就是这张脸，看到过你只听说过中的战争。

我逃避了战争。塔利班说。

就是这张脸，看到过饥饿，死亡和疾病。这张脸，我有权决定，可以看谁，不可以看谁。现在，我允许你抬起头来。锡林－戈尔说着，掩饰不住声音中的轻蔑。

凡人没有权利更改真主的戒律。年轻人答道，表现的如此安静、沉着，坚信他所说的一切和他头脑里的一切戒条。

真主告诉我，应该遮住的是我的头发，不是我的脸。如果你要跟我说话，请看着我。

年轻的塔利班没有说话，想了想，终于抬起头来，看了锡林－戈尔一眼，目光平静而充满了爱。他再看了她一眼，说道：我看还是不看，有什么不同？

很大的区别。锡林－戈尔说道，我要看着你，就是这个人，禁止我出门，要求我在公共场合蒙上面纱，不许我工作；我要看着你的眼睛，就是这个人，不让孩子自由玩耍，剥夺女孩受教育的权利；我要看着你，可能成为我的女儿的丈夫的人。

谁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是由我说了算。塔利班说，我和我的穆斯林弟兄来到这里，带来和平，带来真正的伊斯兰，维护真主的戒律。你所看到的一切，战争、痛



苦、死难者，是真主对世人的惩罚，因为我们已经忘记自己是阿富汗人，忘记怎样才是虔诚的穆斯林。我们已经背弃了自己的信仰，已经不懂得，真正的穆斯林应该拥有怎样的品德，怎样的财富，怎样的和平。

锡林－戈尔努力控制自己，尽量礼貌地说话：我是否工作跟真正的伊斯兰有什么关系？真正的伊斯兰就是要把我禁闭在这四方墙之中？这究竟是什么跟什么的关系？我的女儿上学，又妨碍到谁了？你们宣扬的一切，跟伊斯兰没有一点关系，毫无意义。

这是我所知道的伊斯兰，是我的老师教给我的伊斯兰，记载在神圣的古兰经中，你们不能更不允许怀疑。每一个信徒都必须忠诚的跟随，无人可以更改或是怀疑。

锡林－戈尔被激怒了，呼吸沉重，不再掩饰她的愤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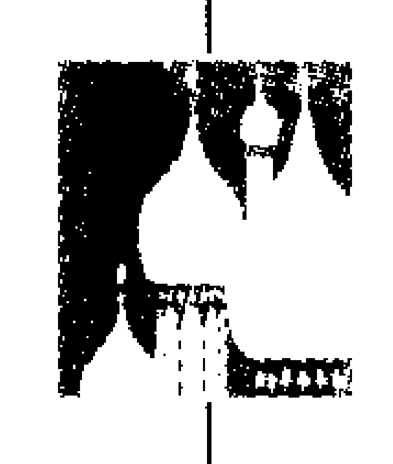
请允许我问你一个问题，年轻人说道，抬起头，看着这位愤怒、绝望的母亲。他的眼睛没有波澜，声音温暖而动人。在其他地方，不论村庄还是城镇，我的穆斯林兄弟遇到的是热情的拥抱、衷心的欢迎。人们欢欣鼓舞，因为我们终于带来了真正的和平，他们可以自由的旅行，不再担心是否安全，不再担心是否会被游击队员洗劫，会被欺诈，他们不用再向游击队进贡大量的钱财，成群的牛羊，奉献出他们的妻儿。人们欢欣鼓舞，因为有我们的地方，不再有枪炮声，他们又可以开门做生意，在市集上摆摊，在这许多年后，他们终于可以赚钱了。有我们的地方，人们过着轻松愉快、平静的生活，不再有炮弹的呼啸声，不再担心会有炮弹落下。人们终于知道，什么是至高无上的和平与宁静；在信仰沦丧许多年后，我们终于给他们带来了真正的信仰。由于我们的

到来，你们村庄的村长和游击队司令离开了，村民们交出了武器。我们的首领不是要拆掉学校，也不是不让女孩子上学。战争一旦结束，在整个国家处于我们的保护下之后，我们将重建学校。首领保证，那时将有专门的女子学校，女孩们就可以读书识字了。他垂下眼帘，接着说道：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反对我们，反对我们这一神圣的运动。年轻的塔利班说着，显得如此忧伤。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针对我。

锡林－戈尔思索良久，寻找着合适的答案。她的声音终于回复平静，带着一丝温柔，说道：你在巴基斯坦的军营中长大，无父无母，我对此表示同情。你几个月前才回到久别的祖国，你还不了解这片土地，不了解喀布尔。你既不了解这里的人们，也不知道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苦与乐。你不了解俄国人，不了解穆斯林游击队，还有战争。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你的老师。

他注视着锡林－戈尔。当她说话时，他看着她。不是因为她强迫他，是他觉得有必要。

锡林－戈尔久久地凝视着他，开口问到：你信任你的首领？你相信真的有那么一天他会为女孩子办学校？他会允许女孩子读书，上大学，学习医术或者别的，做她们想做的事情？还有，你认为，你们要取得全面的胜利需要多长时间？在全国实现和平，实现你们的许诺需要多长时间？你认为阿马得?沙阿·马苏德，杜斯塔姆，所有这些人会那么轻易地投降么？你认为，伊朗、印度、法国、乌兹别克斯坦，所有支持穆斯林游击队、拉巴尼的国家会那么容易就放弃么？就因为你们来了，宣告你们要占领整个国家，他们就会让出了么？



年轻的塔利班望着锡林－戈尔说，我无法解答你的这些问题。

你和你的组织要求成为我们的首领，那么我们有权要求这些问题的答案。

你很有勇气，年轻人说，顿了顿，接着说道：战争何时结束，塔利班何时能够接管整个国家，这些和那些的时间，所有时间的答案只有万能的真主才知道，只有全知全能的主才知道。

他站起来，注视着锡林－戈尔。阳光透过窗棂射入房间，在他身后拉出一道阴影。四目相对，屋内一片静谧。温暖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尽情地拥抱他，抚摸他。

两人同时把目光转向了门外，努尔－阿弗塔卜向他们走了过来。走廊的阳光照耀着她，年轻的塔利班处于她的影子之中。他那双黑色的眼睛如宝石般闪闪发亮，望着他的阳光—努尔－阿弗塔卜，却又如此的伤心而绝望。

努尔－阿弗塔卜的脸没有蒙面纱，大胆地看着他，两人的目光交接。她慢慢地走进了房间，阳光重新照在他的身上。她沉浸在他热烈的注视之中，几乎迷失了自己，两颗沉沦的心，纠结不断，只盼着此刻永不流逝。

锡林－戈尔的愤怒、质问、怀疑变成了一只小鸟，扑闪着翅膀，飞出了屋子，飞向天空，不见了踪影。三十只小鸟飞向天空，离开了。

年青人浑身颤抖，抑制不住声音的激动：我保证，关心她，呵护她，尊敬她，保护她，使她不受任何伤害，如同爱惜我自己的生命般去爱惜她。

他说着，看着手中的念珠，深吸了一口气，就像不能再

呼吸了一样。然后是长久的沉默，不再说话。

他的孤独、伤心、庄严、真挚、热情，话语中包含的爱意，深深地打动了锡林－戈尔。

可是，她还是个孩子。她说。

他没有抬头，不看她，不说话，似乎没了呼吸，坐在那儿，不动，沉默着。

整个下午发生的一切，就是这个年轻的塔利班来请求努尔－阿弗塔卜成为他的妻子。他和她呆坐着，不说话，忘了时间的存在，忘了一切的存在。

日子一天天过去，三十只小鸟继续寻找着那只鸟王国中最美丽最高雅的那一只——丝摩芙。它们集结成队，飞向天空，离开了这里，慢慢消失。

锡林－戈尔在房间或是走廊上忙碌着。煮饭，洗衣，看电视，呆呆地向她以为是伊朗的方向瞭望。她清洗大米和青菜，这都是那个塔利班送来的礼物，不住地唉声叹气。她把枕头、床单、被子晾在走廊上，拍拍打打，清理灰尘。然后用塑料水管冲洗房间的地板，洗得闪闪发亮。闲下来时，看看外边的已结果的罂粟，一排排如死去的士兵。果子能流出白色的汁液，就像是牛奶，褐色的牛奶。

太阳从天边升起，照耀着屋子和走廊；落下，让位于月亮和星辰；再升起，再落下。摩拉德缩在屋子的角落里，不停地抽烟，一言不发。努尔－阿弗塔卜在罂粟地的矮墙边，不吃不喝，不说话，唉声叹气，呆呆地盯着脚底的沙地。纳赛尔坐在走廊里，漫无目标地投掷着石子。纳比和纳法丝坐在地板上，姐姐、爸爸和妈妈都围绕在他们周围，多么幸福。世界显得不再辽阔，早晨消失的一切，在夜晚会再次出



现，月升月落，幸福和痛苦。

我们没有大米了，锡林－戈尔说。面粉、糖、茶叶和菜油也没有了。我也找不到木头，没法生火做饭。

摩拉德不停地抽烟，除了沉默还是沉默。努尔－阿弗塔卜一声声地叹息。纳赛尔在发愣。两个小不点儿玩弄着指头，嘻嘻笑着，无人能回应这欢快的笑声。

丝摩芙离开了，再没有出现过。

以真主的名义，摩拉德说，我们就答应她，让他把她娶走。我们拿他的钱，看看以后会怎样。

好吧，锡林－戈尔回答，就答应他，我们收下他的聘礼，看看事情会怎样，我倒要看看。

你必须去他那儿，告诉他这个决定。我生病了，摩拉德说，我是没法儿去了。

知道了。

第二天，锡林－戈尔起了个大早。在水管下洗了把脸，套上面纱，收拾整齐出了门。她绕过屋子向茶馆走去，往右一转拐到沙街，往前走，看到了那扇天蓝色的铁门。门上遍布弹孔，门漆已掉的七零八落，斑驳不堪，像一个个剧痛的小伤口和脓疮。锡林－戈尔用石块敲打这扇铁门，门后的房屋以前是村长的监狱，现在归于塔利班。清晨，曙光划破天际，太阳还未升起。锡林－戈尔忽然有种不安的感觉，手中的石块掉了下来。

一阵噼噼啪啪的拖鞋声，铁门上的塑料小门咿咿呀呀地开了，是一个小男孩，稚气的脸上睡眼惺松，年纪大概跟纳赛尔一般大。蓝色的面纱吓了他一跳，惊得猛地往后一跳，直到他终于确定，眼睛所看到的是一个女人，独自一人站在

他的面前。小男孩伸了个大大的懒腰，对着那张蒙着面纱的脸低声说道，你不能够一个人跑上街，快回家去，被那些塔利班看到了，你可就要遭殃啦。

锡林－戈尔认识这个小男孩，他叫萨尔瓦。在塔利班没到这里之前，他跟其他男孩一样，每天上午去学校，下午在某处帮工，萨尔瓦做的是裁缝活儿。

萨尔瓦，你在这里干什么？她问到，一边掀开了面纱。这可把小男孩给吓坏了。

你可不能让人看到你的脸啊。他压低了嗓门紧张地说道，唾沫星子四处飞溅。

你在这儿干吗？锡林－戈尔再问一遍。

没什么啊，他答道，我在这儿干活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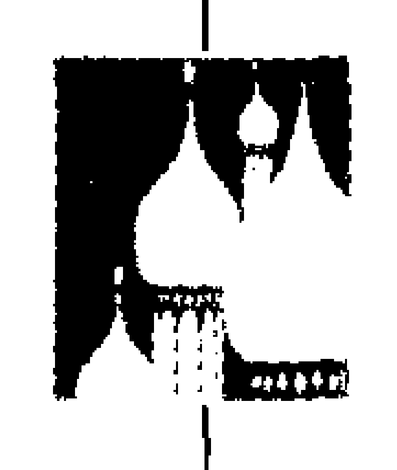
这里？给塔利班做事？这算什么工作？

有人上门来，我负责开门；清洗茶杯；赶苍蝇；人进门脱鞋的话，我就把鞋子摆放整齐；我……

够了，锡林－戈尔打断他，你每天干完活儿以后，为什么不回家睡？

现在人人都穷啦，没钱买东西，我也没了工作。塔利班跟我爸爸说，我长得还算端正，以后就住在这儿，给他们看门。我爸爸拿了他们一笔钱，就把我送到这儿，让我以后就在这儿呆着，听他们的话，老老实实干活。

一种不曾有的沉重，如铅块般地压迫着她，她不知道这种沉重从哪儿来，为什么来。她扶着天蓝色的铁门，防止自己会一下子晕过去，慢慢地望下滑，靠着门蹲下，头埋在膝盖之间，努力地驱赶头脑中慌乱的思绪和可怕的幻象，天知道这些是怎么涌入她头脑的：那些男人抓住孩子们，用甜美



的话引诱他们，在夜晚让他们躺在身边，拉着他们，爱抚，摩挲。

锡林－戈尔，锡林－戈尔，你怎么啦？萨尔瓦问到，如钟表滴答声般稚嫩的嗓音。我给你拿杯水过来？

哦，不用了，我的孩子，我没事儿。来，坐到我旁边来，跟我说说，你在这儿过得怎么样？

很好啊，他说。

这儿有足够的东西吃。

确实不错，锡林－戈尔说。

还有啊，他们都很喜欢我，对我非常和善呢。

沉重的感觉愈发地强烈，从胸中升腾，掐住了她的脖子，她几乎窒息，简直要呕吐出来了。锡林－戈尔站起身来，忽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她摸了摸男孩刚剃过的头，离开了。沿着仍旧空无一人的街道，她慢慢地走回了家中。她取下头巾，挂到墙上，又回到被窝里躺着，却无法合眼。

孩子身上男人的手。男人惯于寻欢作乐。

男人的性欲。

太阳爬到了山丘上，村里的雄鸡开始喔喔的打鸣，驴子在四周活动，阳光照到的所有地方，开始喧闹起来。努尔－阿弗塔卜像往常一样，坐到了矮墙边，死盯着脚下的沙地；纳赛尔在漫无目标地投掷石块；摩拉德在睡梦中翻了个身；锡林－戈尔从碗中倒出些水来，在给两个小家伙洗脸。年轻的塔利班从拐角处走了过来，注视着努尔－阿弗塔卜，目光温柔，充满了爱意，她几乎忘了呼吸，用手捂着嘴，怕自己惊喜地叫出声来。

年轻的塔利班走过她的身边，面对着锡林-戈尔坐下了。他微笑地看着她，说：你今早去找过我。请问有什么事？

没什么。锡林-戈尔简短的答道，没有抬眼看他。

你说话的时候，没有看着我。

你的法律禁止你待在这个地方，因为我和我的女儿都没有戴面纱。

我知道你去找过我，这是我站在这里的原因。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原因，都不需要对我讲，我已经不记得你是谁了。

我带了些钱，他说，现在的日子不好过，人人都不够吃，人们应该尽量帮助别人。

我不要你的钱，她说，因为，将来某天你提出的要求，我是无法满足的。

我想要的东西，他把放在锡林-戈尔面前的钱串拎起来，晃了晃，接着说道，我想要的东西，钱买不到。然后他离开了，给他的爱人一个腼腆的微笑。他向茶馆走去，在街角往右拐，消失了。他回到了蓝色铁门前，蹲坐在门口。一整天，什么也没干，只是望着通往村子的那条街道。

你为什么把他赶走？摩拉德问，也许这个塔利班不是坏人。也许在塔利班里头也有好人哪？也许他也忠诚于伊斯兰和真主安拉。他给我们钱，给我们吃的。他彬彬有礼，没有强迫我们把女儿许配给他。他也没有出卖你，因为你在他面前没有戴面纱。他那么顺从你，你让他看，他就看，让他走，他就走，你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

我不会把女儿给任何男人。锡林-戈尔把手放在孩子的



头上，说道。

也许他是真心的。他说，也许把女儿嫁给他，是女儿最好的归宿哪？也许这对她也是件好事儿。

如果你再去见见他，让他帮助我们逃到别的地方去，没有战争，没有塔利班，到让孩子们快活的地方去，也许这对我们也是最好的。

哪里有这么多钱呢？摩拉德担心。

用我们的双手去挣。我们必须拼命的干活，直到攒到足够的钱。她用劲地拧刚洗的衣服，水从桶里溅出来，打湿了她。

日子匆匆滑过，三十只鸟不知疲倦地寻找亲爱的同伴，寻找丝摩芙。时间流逝，生活的这些、那些重复着，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又似乎所有的都在发生。塔利班越来越无所顾忌，频频地出现在村庄里。在村子里划出一块地，建起了一排栅栏，并安插了两个人，无线电技师和女裁缝，给他们对讲机，看守着。任何人都不能出入。除非得到塔利班的允许，才能放人进来。他们解散了学校，在原来的地方建起了一所清真寺和专门给孩子们教授古兰经的伊斯兰学校。他们下令，所有的男人必须蓄胡子，头发呢，要么自己剃，要么就任其生长。他们拿着细枝条巡视街道，毫不留情地猛抽那些胆敢违反禁令，放风筝的孩子。甚至谁胆敢靠近他们一些，也逃不了一顿毒打。他们大声辱骂在街上行走的女人，因为她们没有男人的陪伴就擅自离家。对有男伴的女人，他们又要盘问，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她们必须上街来。

驻扎村里的塔利班都是单身，于是就从村里的姑娘里挑选妻子，几乎人人都挑了一个。那个首领因为无法决定哪一

个更好，就娶了那一对姐妹，毛拉的两个女儿。让毛拉夫人觉得满意的是，她的女婿好歹是个穆斯林，而且很有影响力。两个女儿也应该知足啦，互相陪伴，也不会觉得孤单。除了那个跟纳赛尔一般大的男孩儿，村里的其他男孩也都被塔利班征用了，打杂，跑腿，赶苍蝇，放哨，听差，或是做些其他什么活儿。

这样，所有的塔利班都有了女人，有了听差的小仆役。除了一个人，这个人从第一天看到努尔－阿弗塔卜起，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她也回报以同样的深情。

锡林－戈尔和丈夫在谈话。也许他是个好塔利班，也许他跟其他的塔利班不同。也许他就是这个样子。说着话，摩拉德狠狠地抽了口烟，水烟筒也是那个塔利班送来的。一个陌生的塔利班出现在街角，慢慢走过来，踏上走廊。当他看到锡林－戈尔的脸，急忙转过身去，示意她把面纱套上，然后在锡林－戈尔和摩拉德的面前坐下，将一小捆伊朗纸币抛到他们脚下，用粗鲁的、令人作呕的声音说，这些钱买你们的女儿够了吗？我之前找的那个年纪太小，还不能给我生儿子，我还得要一个。

摩拉德拼命地抽着烟，烟雾缭绕，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锡林－戈尔恨不得拿起地上的镰刀，割破这个塔利班的喉咙。她站起身来，正想张口，对这个不知羞耻的人说点什么，那个温和可亲的塔利班出现在他的身后，揽着他，拍着他的肩膀说道，亲爱的兄弟，这位姐妹已经将女儿许配给我了。我们同信真主安拉，要不是这样，为了捍卫我的荣誉、拯救我的未婚妻，你今天是不能活着回去了。

这个恶心的家伙站起来，打量着他这位穆斯林兄弟：白



色的长袍衬托着他，他如同天使般纯洁。他的目光在他身上逡巡，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最后停留在他的眼睛上。然后，他狠狠地朝走廊的地上吐了口痰，走了。这口痰留在了坚硬的粘土地板上，无论锡林－戈尔后来如何冲洗，痰迹永远的留了下来，留下了一团难看的痕迹。看上去就像是一条鱼，在岸上，却又迫不及待地要跳回河里，因为无人理睬它，被拿到厨房，煎来吃。

这个恶心的家伙会预料到，他的排泄物将在这里留下难看的痕迹么？他带走了他的钱，却永远的留下了一口痰和丑恶的痕迹，永远。还有他最后恶毒的话语：他不可能得到沙伊克永远的庇护，无法永远保护好自己和未婚妻。

努尔－阿弗塔卜和年轻的塔利班都没有很多亲戚，他们只能够在一群陌生人中举行他们的婚礼。按照从前人们的说法，这是不祥的。从前，没有战争的时候，人们生活在祥和之中，整个家族都共同居住在一个大院、一个村子里。从前，父亲还算是父亲的时候，拥有无上的威严，可以决定，谁可以娶谁家的姑娘，谁又不可以。从前，母亲还算是母亲的时候，对儿子的新娘就像是皇后一般的侍候周全。从前，父亲还有能力给女儿置办嫁妆。从前，新郎的父亲还应该给儿子一间茅屋，一个帐篷，一处栖身之地，让夫妻俩幸福的生活，传宗接代。从前，人们有牛羊的时候，婚庆时，总会宰上几只施舍给穷人，以求真主的赐福。从前，一切都是另外一个样子。从前，从前是什么时候？这些从前真的存在过？大概人们是在撒谎吧。大概根本就没有过这些所谓的从前。

人们说，跟陌生人一起庆祝婚礼好过孤零零的两个人

吧。从前已经消逝。

婚礼的前一天，女人们都去探望努尔－阿弗塔卜，把她的房间和走廊挤得满满的。她们喝着茶，那是友好的茶馆主人送过来的。人们尽其所能地带来了一些礼物。两小瓶的卡加勒，努尔－阿弗塔卜可以用它把眼睛上面和下边涂黑，打扮得漂亮些。有画脸颊的胭脂。玫瑰水，洒在身上香香的。闪光的布料用来做婚礼的礼服，其他的用来做装饰。真主也愿意让人们在幸福的日子里，在这寒冷笼罩的日子里，尽量地享受欢乐吧。有了做被套和枕套的布料。新娘甚至收到了一只金手镯。一位女人送来了一盘自家烤制的甜点。另一个人的礼物是七彩的丝线，用来给新娘子在新婚之夜梳漂亮的发髻。阿扎丁娜送来了一个小包，嘱咐新娘，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才能打开来，里边是许多的避孕药丸。几个月前也嫁了女儿的毛拉夫人带来了两个陶盆。每个人都送来了些小东西，可以拿出手的自己不急需的小玩意儿。对于这场婚礼，因为新郎的缘故，塔利班格外开恩，竟然允许大家唱上几首歌来助兴，并且可以击掌助兴。玩到高兴的时候，几个人忍不住站起身，尽情地跳起舞来。

在街的另一头，天蓝色铁门的后面，也是同样的热闹景像。小仆役们奔前忙后，给男宾客的杯子里倒满新鲜的柠檬汁或是热茶。他们也带来了礼物，表示对新郎的祝福。裁缝的礼物是一件崭新的白色长袍，一些人送来的是几克鸦片，更多的人直接给钱了事。

太阳慢慢落下，消失在山丘的那边。场面愈发热闹了。女人们愉快地哼唱着，敲击碗碟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放肆地跳起舞来，无拘无束地唱着，跳着，喊着。努尔－阿弗塔



卜坐在走廊上，女人和姑娘们包围着她，喧闹声让她眩晕不已。

毛拉夫人站起身来，扬扬手臂，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喧闹顿时停止。七个还未出嫁的幸运女孩捧着装了少许水的钵，将从散沫花中提取的红色粉末放进去，搅拌，然后用小木棍粘取这红色的油膏。从前，这个仪式必须由七位保持处子之身的女孩来执行。整个村子里，连七位受真主眷顾的人都找不出，更别提七个幸运的女人了。

战争。

纯洁的姑娘。

七位不能说不幸运，却也不那么幸运的女孩拿起小木棍，在努尔－阿弗塔卜的身上点着，脚掌、手掌、手背、脸颊、脖子、手臂、小腿，呵得她痒痒的，经不住大笑起来，身体缩成一团，身上也布满了一个个快乐的小红点。新娘咯咯笑着，她的笑声让母亲流出了眼泪，女儿如此的幸福，母亲也流下了欣喜的眼泪。喜悦的泪水，悲伤的喜悦。

当七位不能说不幸运，却也不那么幸运的女孩拿着小木棍，在努尔－阿弗塔卜的身上划着的时候，毛拉夫人捻着手中的念珠，从一个方向捻到另一个方向，口中念念有词，据她说，她念的是神圣的古兰经的经文。散沫花可以让新娘沸腾的血冷却，因为她不能如此激动地走进男人的屋子，更不能如此激动地迎接从女孩转变为妇人的过程。今天穆斯林自觉地做这一切，真主安拉都将会庇佑他忠诚的追随者，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保佑他们永恒的生命。

在那道似乎遍布伤口的天蓝色铁门的后面，七位自认还未碰过女人的男人也在进行着同样的仪式。红色的染料点着

新郎的脚掌、手掌、额头、脖子。毛拉捻着手中的念珠，从一个方向捻到另一个方向，口中轻声念着，声音小得让人听不见。之后，他才宣告，他诵读的是神圣的古兰经的经文。

我尊敬的兄长，请您为我祷告。年轻的新郎请求道，幸福地微笑着。

他口中的兄长，就是这里塔利班的首领，很早很早以前就在村子里留下来了。他提起长袍、帕图包、裤子和一堆缠绕在他身上的衣物，骄傲地站起身来，走到新郎面前，先是大大地夸耀了自己，接着用藏在大胡子下边的嘴含糊不清地开始嘟哝。毛拉什么也听不到。然后他宣告，自己诵读的是神圣的古兰经的经文，赞扬万能的真主和先知，赐予他的子民富裕的生活和强壮健康的子孙。

喧闹过后的夜晚，努尔－阿弗塔卜无法入睡。从她记事开始，第一次独自一人，没有睡在母亲、兄妹或是难民营的姐妹身边。她孤零零地站在外边的走廊上，望着安拉的天空，繁星闪烁。夜空如此的美丽，似乎是真主专门为努尔－阿弗塔卜而描绘的，无数颗闪亮的星星映在她眼中，明朗的圆月从未像今夜这般可爱。她想用手揽住月光，目光又停留在散沫花瓣上，还有七位女孩和母亲画下的图案和话语上。她舒展着身体，心中一动，不知从哪儿冒出些念头，但她清楚地知道，她的爱人，她的英雄，她的偶像，那个明天将成为她丈夫的人，也跟她站在同一星空下，染红的双手也沐浴在月光下，他同样知道，她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思念着他。

黑暗中，努尔－阿弗塔卜用只有她能够听到的声音哼唱着歌谣，锡林－戈尔从床上爬起来，来到走廊，跟女儿并排



站着，轻轻地搂着她的肩膀，说道：你是幸福的人，找到了一个爱你，你也爱他的丈夫。

是的，努尔－阿弗塔卜轻轻答道。

多希望，一切都是另外一个样子；多希望，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你的心也没有这么多的重负；多希望……天知道，我有这么多的愿望。

我明白，努尔－阿弗塔卜说。

第二天一早，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在山头的时候，那七位不能说不幸运，却也不那么幸运的女孩和另外几个幸运的，不幸的和半不幸的女人又上门来了。她们聚集在锡林－戈尔房间后边的走廊上，人人手中都拿着针线，有的甚至带来了珍珠，还有一块硬币，一个贝壳和亮闪闪的小箔片。几个人一起缝制着裙子，在上面打起褶子。一个褶子，两个褶子，上千的褶子。越多的褶，代表越多的幸福、健康和财富。财富越多，儿子也会越多。两位尽管历经不幸但仍旧笑嘻嘻的女孩缝着努尔－阿弗塔卜礼服的右边袖子，另两位不幸而眼睛仍然灵动的女孩做着左边的袖子。

房间和罂粟地之间小小的长廊变成了七彩的云朵，绿色、黄色、红色和橙色的布料，亮亮地闪耀着，把忙着缝纫的女人们团团围了起来。

这些布料是年轻的新郎买来的呀，女人们议论着。锡林－戈尔的女儿可真有福气，有了一个这么好的男人。她们叹息着。她跟着他可是要享福的了，他这么有钱，又有权，还是最受阿拉伯沙伊克宠爱的学生。毛拉夫人甚至扬言，那个老师是把他当儿子看待了，会把所有的家产都留给他呢。

女人们在布料堆里坐着，缝制着努尔－阿弗塔卜的结婚

礼服，喝茶，聊天，聊知道的事情，或是道听途说的事情，嬉笑打闹着。她们感到愉快，总算可以从屋里出来透透气了，一起坐着，一起谈论家长里短，一起笑着闹着，或者只是静静地待在一起，分享快乐和此时的幸福，礼服的华丽布料和那个年轻富有的塔利班的故事让这些女人们激动不已。一些人随着音乐声轻轻摇摆着，还有一些人高兴得控制不住自己，开始跟着音乐唱了起来，随着旋律敲打着杯碟。一个人没有跟上节奏，在音乐停下来时，突然高声唱了一句，引来了一片笑声。

几个女孩不断地四处张望，担心会有人突然出现，看到她们这个样子，会斥责她们是不正经的女人。她们害怕有人看到，害怕破坏了她们的好名声——

不正经，轻浮，淫荡的女人。

规矩的女孩应该要守本分，低眉顺目。当非要看什么的时候，也应该是安安静静地看。规矩的女孩从不高声说话，当非要说什么的时候，也应该是轻声细语地说，使用尽可能少的语句。规矩的女孩要紧闭双唇，不能让男子看到舌头，也不能露出牙齿。规矩的女孩连呼吸也都要安静，动作更要轻柔。规矩的女孩从不蹦蹦跳跳，跑跑闹闹，处子的肌肤更要好好地保护，不能有丝毫损伤。规矩的女孩要有好的名声，不能给自己、给家族的声誉带来损害。聪明的女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名声。规矩的女孩从不在婚礼上跳舞。规矩的女孩会处处小心，事事留意自己的行为是否端正。

正经的女人。安静的女人。

端庄的女人。悲哀的女人。

一针又一针，一针又一针。一片沉默，除了针线，还是



针线。一针又一针，一针又一针……

中午刚过，礼服做好了。女人们纷纷把缝衣针别在背心或衣服上，亮闪闪的像一枚枚小徽章。做左边袖子的女孩们也别上了亮亮的徽章。半边袖子，胸前的徽章。

几个女人七手八脚地给努尔－阿弗塔卜套上这件绚丽的礼服，拉拉袖子，整整服帖。

村庄像一个躺在大地上的人，紧并双腿，张着双臂。如果鸟瞰村庄，就能清楚地看到，在肚脐往右一点的地方，有一件橙红黄绿的七彩云裳，中间立着公主般的小努尔－阿弗塔卜。

这件衣裳此时是否想到，有一天将随飞机飘洋过海呢？

她还是个孩子。锡林－戈尔低声说道，紧紧地抓住阿扎丁娜的手臂。

她是个聪明的孩子， 阿扎丁娜确定，拥有一般孩子所没有的智慧。

相信她吧。她说，一切都会很好的。那个小伙子跟其他男人不同，他不冷酷，浑身充满了爱意。他又像是被锁在笼中的豹子，从小无父无母，带着饥饿和恐惧去到巴基斯坦，在军营里成长，周围都是没有理智的偏执狂，那些男人以宗教的名义灌输知识，彻底改变了他的头脑，让他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谁知道呢，阿扎丁娜说，也许你的女儿将会运用她的智慧和爱情重新找回他被夺走的理智。

我们看看吧，锡林－戈尔答道，更多的像是对自己说，我们看看，将来会怎样。

友好的茶馆主人的兄弟在每道菜肴里都加上了嫩嫩的小羊肉，在每个人面前不仅像一般惯例那样摆放了一道菜，还

加上了一份香喷喷的米饭，这样宾客们不至于会吃不饱。不知是哪位神通广大的人物从哪里弄来了好些石榴，又大又饱满，摆放在碟子里，让人垂涎欲滴，掰开来，血红的汁液溅了人一身。

街的另一头，姑娘们并排站着，手捂着嘴，咯咯地笑着，眼馋地望着那些红果子，巴望自家的兄弟们可以给她们偷偷带出一两个来，剥出鲜红的石榴籽，用牙齿轻轻地咀嚼，酸甜的果汁顺着喉咙滑到胃里。呵，怎样的享受啊。她们开始悄悄谈论这种果子是不是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姑娘们戴着花花绿绿的头巾，穿着宽大的长袍在街的另一边站着，用手掩着笑得合不拢的小嘴，眼巴巴地望着。一个小伙子托着一盘果子过来了，引得她们尖叫了起来。他告诉她们，这脆生生的红果子是在从坎大哈通往这里的路上找寻到的，这是象征爱情的果实。谁能够在新娘成婚之前吃到这个东西，就能分到新娘一半的幸福，找到一个善良而英俊的丈夫，比所有传说和童话里的英雄都要强壮和英俊。

还有人弄来了新鲜多汁的胡榛子，也摆在了碟子里。甚至有人寻来了鲜花，放在盘子里。女人们把红色染料倒在碗里，所有的宾客都沾上一些，在自己的额头、面颊、下巴和手掌上点上一点。黄铜的托盘里是给新人的礼品和钱物。从前，人们可以放音乐，可以跳舞，可以鼓掌，可以高唱，可以大笑。从前，女人们可以自在地哼着歌儿，只要不让人见到舌头就行。今天，所有的欢乐都停滞了，无人高唱，无人起舞，女人们把脸藏在面纱后面，端坐在街的一头搭起的灰色遮棚底下，跟男人们隔离开来，静静地喝茶，闻着烤肉和



米饭的香味，不指望还能够亲口尝上一尝，只能偷偷向另一边张望。另一边的男人们坐在茶馆的木板床上，喝茶，抽着水烟，烟管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然后用别人听不到的声音私下里谈论着过去的时光。从前，不必留长长的胡子。从前，刚刚打跑了俄国人，村里的司令官又开始指挥大家抵抗穆斯林游击队，卖鸦片，大家可以憧憬着更好的未来。从前的时光。

另一头，对于塔利班的到来前后的生活，哪个时候更好一些，女人们的意见可不像男人这样统一。自从这些穿着长袍、戴着黑色头巾的长胡子，在村子里定下许许多多的规矩和禁令之后，日子更好过了吗？

塔利班来了以后，友好的茶馆主人的妻子说道，我们晚上再也不用在街上巡逻了，院子的茶房也不用人守夜了。孩子和男人们可以安心睡觉了。自从他们来了以后，我的丈夫每天晚上都有时间陪孩子。要是你们问我……这个女人顿了顿，环顾四周，弯下身子，用手掩着嘴小声地接着说道，要是你们问我，他在家的时间是不是太长了，呀，那真是，我简直不得安生了。他总也不安安静静地呆着，跑来跑去，做做这个，弄弄那个，还总要我陪着他。他要是再这么下去，我可就要让他再娶一个年轻点儿的，才经得起折腾。

裁缝的妻子显得很高兴，塔利班在村里是维持秩序，保护我们的安宁的。他们一来，我的丈夫就可以保存所有他劳动所得的钱，不用再进贡给什么司令官，谁也别想再榨取他的血汗钱。

我们是要为此付出代价的，一个女人发出嘘声，表示不

满，她是罂粟种植主的妻子，她家的土地原本是最多的。他们先是一点点地拿走我们十分之一、之二的地，然后是种子。而且我丈夫说，他们贪得无厌，永远都不会满足的。

我们的司令也保护我们的安全啊，祖赫拉不以为然地说道，她是裁缝的小姨子。就算是有枪声，就算是要派人巡夜，但至少我们可以自由地上街吧。

以前你也是不能上街的！裁缝的妻子和她的妹妹一齐骂道，看了看四周，看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塔利班来之前，你的男人不是也不许你上街吗？从来都不准你到我家，甚至你自己姐姐家去，一次都不许！

这不一样，祖赫拉说，那时候，他是惟一可以禁止我做什么事的人。但是现在，这么些人，粗鲁、没有教养、不知羞耻是什么。

这倒是真的，种罂粟的女人说道，他们真是缺乏教养，没有文化。在我们这里，从来没有让不识字、没受教育的人来治理的。

你怎么看呢？祖赫拉问医生，她安静地坐在锡林－戈尔和新娘中间，一只手握着努尔－阿弗塔卜。

阿扎丁娜叹息着，想着该怎么回答才好，扬了扬眉毛，又叹息了一声，说道，他们还是没长大的年轻人，有的还是半大的孩子。他们也发现自己跟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不一样。有的人甚至连我们的话也听不懂，不知道坎大哈在哪里，不知道千年巴米扬大佛在哪儿。他们不知道，穆罕默德－查希尔－沙尔曾是我们的国王，他夺了自己兄弟的王位。塔利班是迷途的羔羊，误入歧途的人，被真主安拉遗忘的人。



你说的很动听，祖赫拉说道，但是，你到底怎么认为呢？对我们来说，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

他们才刚刚掌管这个国家，阿扎丁娜说，他们自己也都还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应该如何去管理阿富汗的人民。时间将证明，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

祖赫拉和她的姐姐、裁缝的妻子，最大的罂粟种植主的妻子，友好的茶馆主人的妻子都呆坐着，还有茶馆主人的偏房。当茶馆主人的妻子在旁边时就不敢吱声，她只一个劲儿地点头附和。女人们呆呆地望着天空，似乎亲爱的真主安拉正凝望着她们，指引她们，将来的日子会带给她们怎样的生活。她们一声声地叹息着，竖起了眉毛，咬着嘴唇，默默算计着，脸上带着在这样的喜庆日子不应该有的哀伤表情。但是，锡林－戈尔，新娘的母亲却是一直绷着脸，没有露出一丝笑容。

如果有客人来了，我们一定要微笑啊，毛拉夫人说，可不能让客人看到一张难看、伤心、忧郁的脸。不能让他以为他自己是造成伤心、悲伤的原因。所以，有客人上门来，我们一定要微笑！当新娘子踏入她丈夫的门槛时，我们更要微笑。好了，大家，高兴起来！笑一笑，微笑。为了新娘，愉快一点。

一阵微风吹过，太阳落在了山丘后边，黑夜的小鸟抖动着温柔的翅膀，悄悄降临了。纳比叉开两腿，在街的中央撒起尿来。努尔－阿弗塔卜发现，自己坐在橙红黄绿的衣物之中，就像是在七彩的云朵上。时间一点点过去，她觉得宛如等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一块地毯从茶馆延伸到小屋，地毯的这边是喝茶闲聊的女人们。几个小孩从茶馆跑出来，他们

蹦着跳着，大声叫着：新郎来了，新郎来了！

努尔－阿弗塔卜停住了呼吸，心跳到了嗓子眼儿，她低下蒙着面纱的头，紧张地抓住了大腿。

街的另一边，男人们纷纷站了起来。一个人牵了一匹高头大马，马身上挂着七彩的布、珍珠、花朵和铃铛，走起来带着悦耳的铃声。摩拉德把所有礼品和钱物包起来，再带上几个石榴、胡榛子，还有一些他的女儿和新郎在新婚之夜和以后的日子里将要用的东西，通通放在了驴背上，驴子是友好的茶馆主人的。年轻的塔利班必须扶着支撑茶馆树皮屋顶的柱子，才能站起身来，因为他的双腿止不住地发抖。他面带微笑，低下充满了羞涩的目光，拿起马的缰绳，踏上了地毯，注视着他的爱人，在地毯的另一头，坐在锡林－戈尔的身旁。

光彩夺目的礼服，五彩缤纷的头巾，遮住了她的脸，遮住了她美丽的明亮的黑眼睛，却不能阻挡她对他深情的爱意悄悄地钻出头巾，飞向空中，飞进他的心里。他的心中一阵温柔涌动，仿佛是他一生中惟一体验过的那种温柔。记忆的脚印会随着时间渐渐磨灭，此时，在他模糊的记忆深处忽然跳出了许多的情景、感觉、气息、颜色和形状，他不清楚，这些感觉是在什么时候留下的。年轻的塔利班站在如山的七彩的头巾前，脑海里竟然浮现出母亲的胸脯，当还是幼儿时，这是他嬉戏玩耍的地方，是他吃到母亲乳汁的地方。他想起了蹒跚学步时，有了第一双鞋时，长牙时，呀呀学语时。他不清楚为什么，但确切地知道，对母亲的惟一记忆就是这温暖的胸脯和驱使他用余生去寻找的温暖。年轻的塔利班站着，手拿缰绳，他觉得，真主就在他身边，真主赐予了



他这个姑娘，唤醒他儿时幸福记忆的人。

他要将此刻变为永恒。此刻，一切对他已不重要。此刻，安拉赐予的姑娘就是他的一切。

锡林-戈尔和阿扎丁娜站起身来，所有女人都站起来。努尔-阿弗塔卜仍旧坐着，当他走近她，她止不住的一阵颤栗，一阵眩晕。他弯下身，在耀眼的礼服中寻找她的胳膊、腰身，扶起她来。努尔-阿弗塔卜一个踉跄，靠着他站了起来，透过头巾呼吸他身上玫瑰水的香味，感受着他的气息，望着他琥珀般的眼睛，听到他轻声地说：我的宝贝儿。

新郎领着他美丽的新娘来到漂亮的马旁边，举起她。新娘像羽毛似地飘到了马背上。他知道，接下来，他该牵着马，走在新娘的身旁。出人意料的是，他一跃而起，飞身跳上了马背，在众人惊异、难以置信的目光中，搂着快要被惊吓得晕过去、却又感到无限幸福的新娘，靠着她温暖而美丽的后背。他恨不得与她融为一体，幸福地颤抖，他抓紧了缰绳，抱紧了她。努尔-阿弗塔卜抖得更厉害了，紧紧地贴着他。他一夹马腹，用成熟的躯体紧贴住新娘。新娘云彩般的礼服迎风飘动，紧紧地包裹着他，简单却如同海潮澎湃般的狂喜让他眩晕不已。此刻的狂喜，是他在马德艾沙跟一群男孩坐在课堂里、挤在一张床上所没有感受过的。此刻的狂喜，是他原以为只在男人之间才有的。此刻的狂喜，他忽然意识到，以后只可能在努尔-阿弗塔卜身上才体验得到，再也不可能在男人之间找到了。

马朝着天蓝色铁门的方向跑去，那道铁门的斑斑锈迹，仿佛一道道呻吟着的伤口。

一群人跟在后面跑着，摩拉德牵着驴，带着不知道自己

是该高兴还是伤心的小纳赛尔，因为姐姐走了之后那间小小的睡房就完全属于自己，不用跟谁抢地方了，可是也再没人可以陪他在晚上数石子，扔石块了。然后跟着两位裁缝师傅，友好的茶馆主人，他本来打算把老朋友的女儿，现在却属于那个塔利班的女人娶做第三房妻子。罂粟种植主，村长，毛拉，还有其他的塔利班走在后边。这群男人的后面是锡林－戈尔、阿扎丁娜、茶馆主人的两位妻子，两个裁缝师傅的四个老婆，村长的老婆，还有其他所有被自己男人准许来参加婚礼的女人们。

没到铁门，年轻的塔利班调转马头，往右拐上了一条小路。他伏在努尔－阿弗塔卜的耳边说道：我为我们建造了一间屋子，虽然不如我现在和我的兄弟们住的房子那么富丽堂皇，但在那儿我们可以单独在一起，没有人打扰我们。

努尔－阿弗塔卜根本听不到他的话，她颤抖得那么厉害，又是那样的激动，一颗心儿不住地怦怦直跳。

到了新屋子的门口，新郎跳下马背，把他的云彩般的新娘抱下马，从摩拉德手中接过装满礼物的包裹，领着他的新娘走进屋里，关好门，然后静静地站着，看着被云彩盖住的小新娘，慢慢地把包裹放到地上，不让她离开他的视线。他走向他的新娘，开始揭着她的耀眼头巾，像剥洋葱一样的小心翼翼。

头巾被一层层揭开，努尔－阿弗塔卜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她的新郎，感觉到他的呼吸，他温暖的皮肤，他温柔的手指划过她的脸颊。第一次，她可以放肆地直视他的眼睛，没有羞涩，没有害怕。第一次，她可以单独跟一个陌生男人呆在一起，没有父母姐妹的陪伴。第一次，她不再跟锡林－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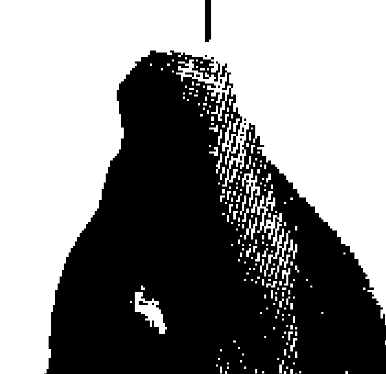


尔、摩拉德、纳赛尔、纳法丝和小纳比睡在一个屋檐下。

不要害怕。年轻的塔利班轻声说道，温柔地吻着他的新娘的眼睛。

我不害怕。努尔-阿弗塔卜回应着，声音温暖坚定而又充满了爱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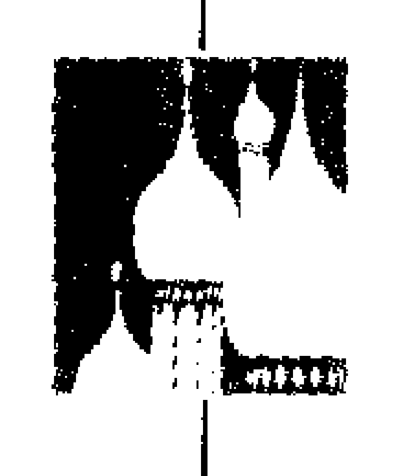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崭新的国度和纸做的心



我害怕，摩拉德说，我害怕旅行，害怕国界，害怕伊朗，害怕我居住的国家，害怕这个国家的人。

你这次不许害怕，锡林－戈尔说。因为这次我也害怕，所有让你害怕的事情也让我害怕。但是更让我害怕的是继续留在这里。我害怕把那个小塔利班给女儿的钱花光以后，我们就一点生活费也没有了，没有人能帮助我们。

锡林－戈尔看着摩拉德，回想起他第一次站在她面前时的样子。那时，她还有鞋子，还是黑色塑料帮的鞋子；那时，她还在上学；那时，她还和她的孪生兄弟们吵架，不让他们去做旧货生意。那时，当她弯腰系鞋带的时候，血都涌到了头上，她想起了海，想起了那个男孩，想起了当时不该有的眼神和接触，想起了那些陌生的、被禁止的感觉。那时，她还为自己有不纯洁的想法而害羞，希望母亲不要知道她那些不纯洁的想法。那时，她抬起头，看见一个男人的脸，这张脸就像那许许多多在山里打仗的男人们的脸。可是打仗究竟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呢？锡林－戈尔当时也不知道。



我们说过，我们把女儿嫁给那个小塔利班，只是为了得到一点钱去伊朗。让我们试试吧，摩拉德。

摩拉德没有说话。

锡林－戈尔叹了口气说：让我们试试吧，看以后会发生什么。

摩拉德摸了一下胡子——那是塔利班要求男人们留的胡子，叹了口气说：好吧，让我们试试，看以后会发生什么。

锡林－戈尔把能带的东西都装好，剩下的留给女儿努尔－阿弗塔卜。

锡林－戈尔、摩拉德、纳赛尔、纳法丝、纳比跟努尔－阿弗塔卜和她的年轻丈夫依依惜别，来送他们的还有友好的茶馆主人、阿扎丁娜、司令官、村子里所有熟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沿着大路走，一直走到村子的出入口，在那儿，人们可以鸟瞰整个村子，在那儿，塔利班拉起了一道绳索，在那儿，坐着以前的无线电机械师和以前的女裁缝，他们手里拿着无线电对讲机，除非得到他们的允许，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村子。

你们去哪儿？以前的女裁缝一边问，一边亲热地摸着机械师的胡子，他的胡子一直垂到了肚子下面。

纳赛尔一边观察女裁缝，一边把手捂在嘴上偷偷地笑。自从他姐姐结婚以后，就不能每天每时每刻都陪着他。于是，他养成了像她那样把手捂在嘴上偷偷笑的习惯，像她那样转动脑袋，像她那样不再抓住妈妈的裙角和父亲的裤腿不放。纳赛尔习惯了像他思念的亲爱的姐姐那样垂下眼帘，盯在地上看。好像他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她从他的生命中消失一样。

纳赛尔笑起来像努尔－阿弗塔卜，锡林－戈尔说。她忍住眼泪，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头，亲了他一下。

纳赛尔就是努尔－阿弗塔卜。小纳比说，我想要姐姐，他说。姐姐，从他的生命里突然消失的姐姐。

纳赛尔没有了姐姐。

纳赛尔现在干努尔－阿弗塔卜以前干的活儿。小纳比在地里尿完尿，拖着裤子回来以后，纳赛尔就给他擦屁股。

小纳比喊：纳赛尔变成了努尔－阿弗塔卜。

现在纳赛尔单腿站在那儿，被爸爸挡住了半个身子，用手挡在嘴上偷偷地笑，眼睛一会儿盯在地上，一会儿偷偷地瞟女裁缝一眼，看她温柔地抚摸机械师的胡子。

你笑什么？那个男人问他，手还在不停地摸着自己的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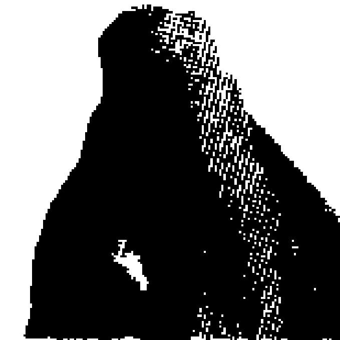
纳赛尔觉得他摸胡子的样子和说话时友好的态度更好笑。他用手指着女裁缝手里的胡子说：塔利班们说，胡子要长到能露出来为止，可要是能用手量量你的胡子的话，你的可比他们的四倍还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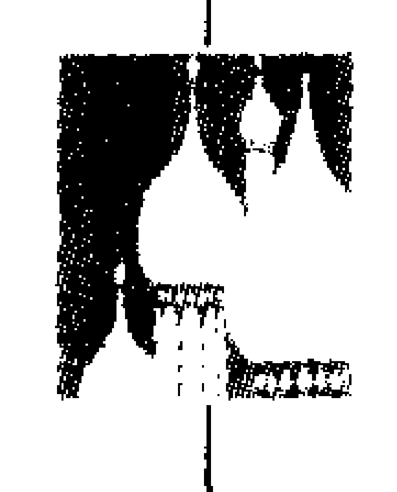
男人像摇动一根手帕或者一面旗子一样摇动着他的长胡子梢，说：还是保险点儿好。他伸出胳膊拥抱摩拉德，说：我们会想你的，兄弟。你们打算去哪儿？

真主指引我们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摩拉德一边说，一边摸着纳赛尔剃得锃亮的小光头上顶着的帽子。

女裁缝问：是去男人不用留胡子的地方吗？

对，是去女人不用戴面纱也可以自由活动和工作的地方。从面纱后面传来锡林－戈尔的声音。她微笑着，而这个笑容谁也看不见。





女裁缝把封锁道路的绳索放下来，第二次拥抱摩拉德说：真主与你们同在。如果你们真的找到男人不用留胡子，女人可以工作而且不必用面纱把脸遮住的地方，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为我们祈祷，保佑我们也能找到那个地方。

摩拉德拥抱无线电机械师说：真主保佑你们健康长寿。

锡林－戈尔、孩子们和摩拉德已经走了几个小时。摩拉德从包里摸出一个东西，不知道是谁偷偷塞到他的包里的。那是一块鸦片。锡林－戈尔和摩拉德猜是谁把它放到里面的，是小塔利班——他们的女婿，还是友好的茶馆主人？是女裁缝还是无线电机械师？

锡林－戈尔说：不管是谁，真主都会保佑他和他的家人。卖鸦片得到的钱足够养活我们走到边界了。

摩拉德说：你拿着吧，我的包不安全，里面可能有洞，鸦片会从洞里掉出来的。

对锡林－戈尔来说，这次逃亡和以前几次从这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没什么不同。白天阳光炽热，晚上又冷得要命。孩子们不停地哭闹，不停地问我们去哪儿，我们什么时候到，我们为什么不留在家里。直到最后，他们终于放弃了，不再问这问那，沉默着继续向前走。

锡林－戈尔记不清已经背着孩子和家用走了几天几夜。锡林－戈尔记不清遇到塔利班值勤哨兵询问的时候她已经说了多少次谎话。不，不是去伊朗，是进山回我娘家；不，我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不，不，不，是，是，是。锡林－戈尔不知道为什么要流浪，流浪到哪儿，最后她都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遗忘，忘却一切。回去？去哪儿？风把脚印吹散了，炽热的阳光把回忆烤化了，冰冷的夜晚把

意志变成了冰，这些冰又被白天的阳光烤化，消失了。

继续前进？去哪儿？为什么？一切都无所谓。赤裸的双脚一步步向前走。道路像孩子一样饥渴，它把鞋子都吞噬了。摩拉德把鸦片拿来过，吸了起来。孩子们放弃了希望和意志，他们的眼睛里不再有光芒。

继续向前。赤裸的双脚一步步向前走。

马沙得[1]——他们到达伊朗的第一个城市，拥挤不堪。到处都是阿富汗的兄弟姐妹——刚刚到达的，即将离开的。到处充斥着饥饿、失业、悲伤。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

锡林－戈尔说：这儿不适合我们。我们继续前进，看看会发生什么吧。

我们继续前进，看看会发生什么。摩拉德说。

又过了几天，走了很多路，路过漂亮的房子，没有战争，真正的马路，沥青马路，没有废墟，各种路牌，汽车，没有地雷，公共汽车，卡车，小商贩，商店，没有穿破烂衣服的人们，他们脚上穿着鞋，有血有肉，眼睛里充满了生命的希望，有鼻子、有眼、有嘴、有皮肤的女人脸上没有戴面纱，一个崭新的世界，崭新的国度，崭新的希望，崭新的生活，还有很多很多。

伊斯法罕很好。这里温暖、安静，有一座没人住的小屋。还有友好的邻居，他们带来衣服和家用，送给锡林－戈尔、摩拉德还有孩子们。一个好心的冰激凌小贩送给孩子们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冰激凌作为欢迎礼物。晶莹剔透的、粘糊糊的冰激凌。他们一开始不知道应该怎么拿这些礼

① Mashad，城市名。



物，于是就直接用手抓着，冰激凌化了，一滴滴落在地上和别人送给他们的新衣服上。这里，有人给他们提供工作，有人给他们送来还没来得及吃的食物，还有人拿钱给他们。在美丽的皇家花园里屹立着一座高大的蓝色清真寺，还有许多古老华丽的宫殿和花园，集市的屋顶金碧辉煌，这里有工作，有学校，有上学的孩子，上学的女孩子，有女老师，街上的女人，商店里的女人，集市里的女人，到处都是。

这个小屋既不大也不小，原来是一个阿富汗人的。这个阿富汗人刚刚回家乡，他把被褥、床单、软垫都留下了，它们既不贵也不便宜，房租既不高也不低。

锡林－戈尔运气很好，找到了一份好工作——给伊朗富人打扫房子。这些富人喜欢阿富汗女人，因为她们干净、诚实、有教养，因为她们笑的时候会露出珍珠般的牙齿，因为她们乌黑的眸子里充满了善意，因为她们对陌生人的孩子也会伸出温柔的臂膀，用温柔的声音抚慰这些孩子。因为她们就像上天派来人间的天使。上天派来人间的天使般的阿富汗女人啊。

纳赛尔给那个好心的冰激凌小贩卖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冰激凌，摩拉德在一个建筑工地工作，但是他只能干些轻活，因为他出过一次事故——冰箱事故。孩子们去上学，就连摩拉德都在学习读书写字。

锡林－戈尔希望能再给女医生工作，她搓来搓去，洗别人的脏衣服，照看别人家的孩子，给伊朗人织补衣服和裤子，只要是能赚钱的活儿她都做。不知什么时候她又怀孕了，又有了两个孩子，一个叫纳维德，一个叫纳西穆。锡林－戈尔自己织地毯、做饭、洗衣服、擦地板、清扫房间，不戴面纱，只

在头发上别一块儿小方巾就去集市买菜，买米，去面包师那儿买面包，坐在小屋门前的路上，跟其他女人们聊天，她感谢真主赐予她新的生活，虽然这里的生活也很艰辛，但比阿富汗的生活好上一百倍，一千倍。她想，这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真主是仁慈、善良的。

摩拉德每天都带着微笑回家，亲每个孩子一下，送给妻子一个微笑。有时如果孩子们不在身边，他还轻轻地抚摸她一下或者给她一个拥抱，有时甚至是一个吻，一个热烈的拥抱，或者一个灿烂的微笑，但是这些只属于他妻子一个人。摩拉德不再颤抖，不再害怕，重新找回了自信和尊严，重新找回了自我。



晚上，他也睡在小屋里，睡在锡林－戈尔和孩子们旁边，和他们玩耍，把他们抛向空中，让他们转圈，用旧报纸做了一个球，扔出去又接住，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每到礼拜五他就带着纳赛尔和纳比一起去清真寺祈祷，感谢真主赐给他一切，赐给他孩子和锡林－戈尔。

从清真寺回来以后，锡林－戈尔，摩拉德就和孩子们一起带着旧报纸做的球和一块布来到河边，把布铺在地上，在上面打盹，玩耍，吃东西，或者仅仅躺在上面，看着伊朗上空的蓝天，感谢他们心中的真主。

我报名了。摩拉德说。

报名？锡林－戈尔问，她微笑着，露出一口健康、雪白、美丽、珍珠般的牙齿。

报名。摩拉德回答说。他也微笑着，露出他那不再健康、不再美丽、由于大量吸食鸦片而变黄的牙齿。我报名参加扫盲班了。我要学习读书写字，这样的话，我也许以后能



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不用再像一头……像一头驴那样做苦工了。摩拉德说。他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然后悄悄地用手擦去眼角的泪痕。

锡林－戈尔和摩拉德初到伊朗的时候眼角经常挂着泪痕，这些眼泪是笑出来的。

初到伊朗，所有人都对锡林－戈尔一家很热情，对他们很好，生活平静地过去了。

一天，纳赛尔回家说：好心的冰激凌小贩不想卖冰激凌了。他要把卖冰激凌的小推车和装冰激凌的箱子改造一下，把车上的冰激凌招贴画撕掉，准备卖玩具。他希望我能帮他卖玩具，将付给我更多的钱。开始，锡林－戈尔很为自己的儿子自豪，很高兴他能赚更多的钱。可是后来，她渐渐担心起纳赛尔来了。

纳赛尔十二岁，也许十四岁，他不再是孩子，而变成一个小大人儿了。从现在开始，他不管严寒还是酷暑，都要坐车几百公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从南部的港口城市伊斯法罕，到波斯湾，再到巴恩达－阿巴斯[1]。他从那里买各种各样装在集装箱里的玩具，有欧洲的、美国的、有阿拉伯国家的、有中国的，还有一些不知从哪里来的玩具。这些玩具本来已经被商店或者百货公司预定了，但有时在卸货过程中，一些箱子从船上掉了下来，有时还掉到了海里。有时那些装卸工们还偷玩具，在市场上卖。有时那些商人为了逃关税，直接在码头上卖玩具。不管怎样，纳赛尔买到了很便宜的玩具，吃力地把它们背到伊斯法罕——谁知道用什么方法——

① Bandar－Abbas，城市名。

在那儿把玩具卖给以前好心的冰激凌小贩，他和以前一样友好，只是不卖冰激凌，改卖玩具了。

纳赛尔和其他来码头的年轻人不一样，他们来码头就是随便挑一个箱子，付完钱立刻带着东西消失。纳赛尔则从从容容。他蹲在箱子前面，小心翼翼地从箱子里拿出裹着箔纸的玩具，为了不把箔纸弄破，留着以后继续用，他用两个手指小心翼翼地拨开这层薄薄的箔纸，充满爱意地仔细观察玩具，把它拿在手里转来转去，放在有光的地方看看，掂掂重量。每个娃娃，每个小汽车，每个球，还有其他所有五颜六色的玩具，他都看来看去，仔细检查，尽管这些玩具纳赛尔从来没有玩过。他闭上眼睛，像瞎子那样抚摸小汽车，触摸那些小窗户，小门；拍拍洋娃娃，摸摸娃娃身上的衣服，抚摸她们的头发；把小球放在耳边摇；给那些五颜六色的小鼓手们上发条，仔细观察它们怎么敲鼓。付钱之前他仔细检查玩具的每个零件，然后再把它们背到伊斯法罕去。

以前的冰激凌小贩现在改卖玩具，他把以前卖冰激凌的小推车装饰一新，现在变成了可爱的玩具小推车，上面挂满了洋娃娃、小汽车、气球、塑料小人儿和动物，在推车顶上和旁边挂着人工材料做的女孩儿戴的项链和手镯。他和纳赛尔轮流叫卖，吸引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

卖又新又漂亮的玩具了啊。

伊朗独一无二的玩具啊。

伊斯法罕是半个世界，我们的玩具来自整个地球。

卖又新又漂亮的玩具了啊。

他们把玩具两个字拖得声音很长，听起来就像是歌唱。他们的叫卖声让人想起锡林－戈尔晚上哼唱的一首曲子的旋





律，她哼唱这首曲子为了让孩子们——她自己的孩子还有她照看的别人的孩子——能够安然入睡，不做噩梦。

有一次，纳赛尔哥哥给他的巴基斯坦妹妹带回来一个洋娃娃。洋娃娃大概是他手掌的两倍大，白净的皮肤，美丽的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玫瑰色的短裙，裙子很短，人们能看到裙子里面的内裤和裸露在外面的细长的双腿。纳法丝盯着娃娃，轻轻地问：这是给我的吗？她把娃娃抱在胸前，闭上眼睛，闻了闻娃娃头发上的香水味，掀开她的短裙，深吸了一口气。娃娃需要一个罩衫，这样才不会因为把双腿露在外面而害羞，因为有了罩衫别人才可以看。纳法丝不能也不愿意相信世界上竟然还有金黄色头发的女人，竟然还有把身体裸露在外面的女人。

锡林－戈尔看到女儿既惊奇又生气的样子禁不住笑了起来。她把穿玫瑰色短裙的洋娃娃拿过来说：好，我们给她织一个罩衫。

锡林－戈尔温柔地抚摸着儿子浓密油亮的头发——他已经不是小孩子，而变成一个小大人了，把他拉到身边，尽管他反抗了一下，毕竟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但她还是把他拉到自己身边，把胳膊伸过去抱住他，说：你真是名副其实的纳赛尔，你是妹妹和妈妈的好同伴、好朋友。

锡林－戈尔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正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就相信，纳赛尔肯定会中学毕业，然后上大学，学习一门技术，找个工作，要么当工程师，要么当医生，或者任何一个重要的工作，赚真正的钱，建立一个家庭，过上比她和摩拉德还幸福的生活。纳赛尔热爱读书、热爱写字、热爱计算、喜欢提问题、喜欢寻找解释。他喜欢考班里的第一

名，甚至比班上的波斯孩子学习还好，他喜欢在重要的考试中得最高分，得满分，20分。纳赛尔挺直了腰板，自豪地坐在座位上，他微笑着，嘴都快咧到耳根了，他像一只伺机捉老鼠的猫一样等待着老师提出的下一个问题。老师，我，我，我。老师微笑着用手指了指他。纳赛尔站起来，脑袋向前伸了伸，咽了口唾沫，回答老师的问题，微笑着，眼睛里放着光芒。

一天早晨，纳赛尔像往常一样第一个来到学校，把他那件别人送的、熨得很平整的旧衬衣扎在同样是别人送的、熨得很平整的旧裤子里。老师走到他面前，没看他，清了清嗓子，脑子里搜索合适的词语，然后一口气说了出来，中间没有停顿，转身就走了。纳赛尔，他说，纳赛尔，我接到通知，学校不许阿富汗孩子来上课了。

完了。

纳赛尔在原地站了很久，穿着那套熨得很平整的旧衬衣和旧裤子，手里拿着书和本子。他站在原地不能动弹，就连头都动不了，既不能转动，也不能抬头低头，连咽唾沫都不行。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和刚才老师站在他面前，不敢正视他，没有停顿的一口气说完那句话时一样。他的腿、胳膊、脖子、肚子、头、手、脚、背都僵硬了，像死了一样，仿佛变成了摩拉德和其他男人在山里修的石柱。纳赛尔此时只能转动眼睛。他看着其他孩子一个接一个地从他身边经过，走进教室。他看着他们坐下。他看着老师翻开课本看了一下，抬起头来，动了动嘴唇，没有学生举手回答问题，原来坐在纳赛尔旁边的一个男孩从教室里向外看，第二个男生开始向外看，然后全班都向外看。他看见老师也向外看，向





他做了一个手势，让他赶快回家，看见他走到窗户旁，打开窗户说：回家吧，在这里站着没用。

到了晚上，锡林－戈尔看到纳赛尔还没有回家，就系了一块头巾，到邻居家、面包师和冰激凌小贩那儿去问，但是没有人看见纳赛尔。最后，锡林－戈尔来到学校，找到了她的儿子。他站在那儿，穿着雪白的衬衣和熨平的裤子，手里拿着书和本子，根本就没有听见他妈妈在叫他。锡林－戈尔搂住他的肩膀，用手托住他的脸，关切地看着他，拍着他瘦弱的身体，就像他才只有现在一半高的时候一样，抚摸着他那消瘦僵硬的脊梁，捏着他的胳膊前后摇动，小声哼唱着，仿佛她在摇他入睡，直到纳赛尔突然颤抖了一下，好像刚从熟睡中惊醒一样。

亲爱的，发生什么事了？我的好儿子，他们都对你做了些什么？锡林－戈尔问。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声音在颤抖。

纳赛尔抬起他那美丽深邃的眼睛看着母亲，头稍稍向前倾，把从早晨开始就留在嘴里的唾沫咽了下去，说：没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那好吧。锡林－戈尔一边说，一边从儿子僵硬的手中接过书和本子，把手搭在儿子的肩上，和他一起向家里走去。一路上纳赛尔一个字都没说。

没什么。

一路上、一晚上、第二天、第三天、整整一个星期，纳赛尔一个字都没说。他呆呆地坐在自己的被窝里，什么也不

看，什么也不听，既不吃也不喝，呆呆的，沉默着。

没什么。

当他重新从床上站起来到处走的时候，当他重新和大家坐在一起，当他看到小妹妹笑着扑到他身上把他按到地上也跟着大笑的时候，当他重新开始吃东西的时候，锡林-戈尔用她有力的手拍拍他的背——自从儿子变成了石头以来，她每天都要重复这个动作几次，说：告诉我你那个‘没什么’是什么？说出来吧，这样会好受点儿。



纳赛尔蹲在母亲旁边，把头放在膝盖上，朝向一边，看着妈妈，在脑子里搜寻合适的词语，张开嘴，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锡林-戈尔不停地抚摸着纳赛尔的背，一直看着他微笑，吻了他一下，接着再看着他。纳赛尔又张开了嘴。终于从他的嗓子里发出了声音。他咽了口唾沫，好像他整个星期都没有不说话，好像他整个星期都没有生病，好像一切都跟平常一样，好像从来就不存在‘没什么’一样，一个声音从他的嘴里发出：我不是阿富汗人。

不是阿富汗人。

锡林-戈尔初到伊朗的时候，阿富汗人在这里过得很好。非常好。从来没有什么沉默的“没什么”。

锡林-戈尔初到伊朗的时候，阿富汗的孩子们还可以免费去学校读书。可是在这段时间里，阿富汗人不管要做什么都需要获得许可，上中学需要许可，上大学需要许可，买东西许可，体检许可，看病许可，旅行许可，出口许可，工作许可，住院许可，许可许可。

但是只有合法入境者和能够出示合法入境证明的人才能



得到许可证。

锡林－戈尔对给她签发看病许可证的伊朗官员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到底什么是合法入境？我需要一份证明。我从哪儿可以得到这份证明？难道要让我去找俄罗斯人、去找游击队、塔利班或者随便哪个在我的国家当权的人，他们把我们的生活搞得像地狱一样，难道要我去跟他们说：‘你们让我很痛苦，我必须逃到伊朗去，因此我想要一张出境证明’？我们刚来伊朗的时候连鞋子都没有。

这个伊朗官员看看锡林－戈尔，又看看排在她后面的其他阿富汗人，他们也想从他这儿得到一张什么许可证，他垂下眼睛，在一张单子上盖了章——这张单子由于被她攥了很久已经变得潮湿了，嘴里嘟囔着说：就是因为你们，总有一天我也会失业的。

真主会保佑你的，但愿真主赐给你更好的工作，让你和你的孩子有吃有穿，愿真主保佑你健康长寿。

好的，好的，真主也会保佑你和你的家人。这个人说着，示意下一个阿富汗人过来。

锡林－戈尔高兴地走在街上，把不断往下滑落的头巾重新系好，牵着孩子的手，一直等到让她担惊受怕的四条车道上的所有车都开过去以后才跑到马路的另一边，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把头巾重新整理好。这时，她突然感到背上一阵刺痛，好像有人向她的肩胛骨和脊柱之间刺进了一只长矛一样。这阵刺痛开始让她麻木，接着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她咬紧牙关，跪在地上，转过头去看见不远处站着四个年轻人，其中有一个人手里拿着弹弓。这四个年轻人都惊呆了，好像在他们面前出现了第十三个预言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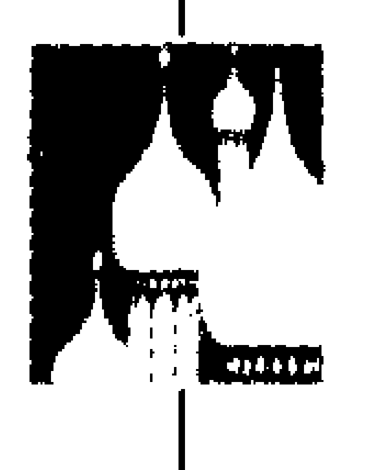
纳赛尔一开始不知道他妈妈究竟怎么了，直到他看到妈妈蹲在人行道的地上，手放在背上，盯着那四个年轻人，他才明白过来他们的弹弓打中了锡林－戈尔。纳赛尔眼中看到了鲜血。他疯狂地冲向那几个年轻人，向其中两个猛撞过去，乱打一气，抓住第三个和第四个，其他两个很快就恢复过来，他又抓住他们俩，这四个年轻人找到一个机会，撒腿跑掉了。纳赛尔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他的鼻子流血了，他的脸擦破了皮，手和胳膊也是。

锡林－戈尔抱住已经变成小大人的儿子，安慰他，擦去他脸上的血和眼泪，试着给他的鼻子止血，让其他孩子都不要哭了，让他们平静下来。人们围了过来，递给他们柔软的纸巾，给他们钱，安慰他们，一个好心的女人让他们坐她的车回家。一个警察过来了，问锡林－戈尔的住址，让她描述年轻人的样子。大家叽叽喳喳，同时开口说话，状况十分混乱。有人说也许他们只是些早晨被家长赶到街上的野孩子，他们只能在街上闲逛一整天。如果再没有人管他们，他们就会变得像动物一样，最终被所有人看成是笨蛋。

另一个女人把头巾系紧说：对不起，亲爱的姐妹，可您是属于哪个世界呢？她看了一下四周的人说：我们国家的孩子当然只能生活在街上，他们当然只能自己度过一天的时光。他们的家长毕竟要工作，从早到晚，为了让他们的孩子晚上能吃一点干面包。

一个男人说：谁知道这些阿富汗人对孩子们做了些什么，他们也许只是想报仇。有个女人自始至终一直没有吱声，她用镇静的声音让大家都住口，好听清楚她在说什么：也许这个女人和她的孩子根本就没有对任何人做任何事情。





也许她只是在走她自己的路。但是不管他们怎么样，不管他们是否做过什么错事，他们毕竟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用弹弓或者报复的手段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人们沉默了。然后所有人又都叽叽喳喳同时说起话来，仿佛有人做了一个手势要求他们这样做一样。

锡林-戈尔感谢那个要用车送他们回家的女人，感谢递给她柔软纸巾的人，感谢那个说她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弹弓不能解决问题的人。然后，锡林-戈尔拉起孩子的手，不是去医生那儿，而是向家里走去。

她一次次地摸着背上被打中的地方，一次次温柔地抚摸着纳赛尔的伤口，说：你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刚从前线归来的游击队员。

我永远都不会去战场，纳赛尔说，战场是给傻子们的，只有那些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什么都不明白的人才相信只有战争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聪明的孩子，我聪明的孩子呀。锡林-戈尔一边说，一边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头和脊梁，拥抱他，吻了他一下。

摩拉德回家以后看到纳赛尔脸上的伤，大惊失色，脸变得煞白，双腿发软，他必须立刻蹲下，才不至于像一袋没有装满的土豆一样不能支撑住自己而倒下去。摩拉德就这样脸色惨白地蹲在那里，一声不吭地盯着他受伤的孩子。

锡林-戈尔和纳赛尔给他讲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既没有诉苦，也没有表现得很伤心，那语气听起来就好像他们不是在讲述一件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亲身经历的事情，而是一件他们在路边偶然碰见的事情。

然后一个女人给我一张柔软的纸巾，从她的水瓶里倒了

点儿水在上面，让我给纳赛尔清洗一下伤口，给他的鼻子止住血。锡林-戈尔说。

那个女人也往我手里塞了一张柔软的纸巾，但是我不想把它弄脏。纳赛尔说，我宁愿把它保存起来。我把它塞进了裤子口袋里。为了证明他说的是真的，纳赛尔敲敲自己的裤子口袋，看着爸爸，仿佛期待他赞扬自己变成了英雄，没有用那张珍贵的纸巾似的。看到爸爸还呆呆地蹲在那儿，纳赛尔说：总有一天这张纸巾会派上大用场的，到那时我就会高兴当初没有用它了。



纳赛尔把那张柔软的纸巾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来，仔细地看着它，把它展开又折起来，放在脸上，让它像一片云一样飘落到地上。他的小妹妹连动都不能动一下那张柔软的纸巾，更不用说玩了。

那些伊朗邻居们听说锡林-戈尔被石头打伤了，她的大儿子也被那些拿弹弓的年轻人打伤了，又送给锡林-戈尔家一些他们用不着的衣服、裤子和鞋，甚至吃的。

有一个女人拿来一个信封说：这里面是我丈夫给我的钱，你们用吧，摩拉德可以用这些钱修补一下屋子的房顶，把破了的窗户换上新的，好抵御寒风。

就连面包师都同情起锡林-戈尔来了，他特别可怜纳赛尔，因为他脸上的伤疤很长时间都没有消，就像刚从战场上回来一样。在纳赛尔的伤口还没有痊愈的日子里，他每天都送给他一个刚出炉的新鲜热面包。他说：这是给你的，专门给你做的，你看见那个N了吗？那是我在面团上特意为你写的。

纳赛尔喜欢上面刻着N的刚出炉的新鲜面包，这段时间



他觉得被人打也没什么严重的。因为从那以后他的世界变得比以前美丽了。纳赛尔再也不用急急忙忙得跑来跑去买东西了，每个人都同情他，围绕他的是关怀的话语，友好的动作，一个礼物，专门为他做的写有N的新鲜面包。有时他躺在家里的床上，缩成一团，呆呆地发愣神儿，或者打盹。他妈妈给他拿茶喝，温柔地抚摸着他。所有人都对他很友好。一切都很柔软。柔软的纸巾。一切都很温柔亲切，好像回到了以前，他还是个很小很小的小孩子的时候，一切都不同，变得好多了。以前。

但是最后纳赛尔的伤口还是痊愈了。他又得急急忙忙地赶来赶去，从这儿赶到那儿，急急忙忙地干活，急急忙忙地去买东西。他又得变成一个成熟理智的大人了，没有人再送给他刚出炉的新鲜N面包，没有邻居们热情的眼神，没有手搭在他的头上和肩上安慰他。他根本就得不到什么礼物，纳赛尔的世界又变成了以前的样子，变成了他被那几个拿弹弓的年轻人打伤之前的样子。

至少纳赛尔开始是这样认为的。他想，他的世界又变回了老样子。

准确地说，他感到——不仅纳赛尔，还有他的妹妹们，摩拉德和锡林－戈尔都感到——他们的生活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锡林－戈尔知道，这既和石头无关，也和弹弓无关，既和那些早晨就被父母赶到街上无所事事，扔石头伤害别人的年轻人无关，也和那四个男孩一起打伤她的纳赛尔无关。锡林－戈尔知道这一切都和那句“没什么”有关。“没什么”变得越来越多。一切都不同了。不再那么热情，不再那么好

心，伊朗人不再那么友好了。

锡林－戈尔、摩拉德和他们的孩子们初到伊朗的时候，伊朗人和阿富汗人买东西的时候价格一样，但是现在阿富汗人买东西就要比伊朗人多付两三倍的钱。他们初到伊朗排队买面包的时候，如果排到他们，他们还是能够买到面包的。但是现在排队的时候如果轮到阿富汗人，一些面包店主就会把他们轰到一边说：我们的面包是国家供给的，你们不是伊朗人，所以你们没有权利得到面包。开始不是每一个阿富汗小偷都会受到惩罚，开始没有伊朗人在阿富汗人背后骂他们。可是后来，伊朗人开始习惯于骂阿富汗人，而阿富汗人也开始习惯被他们骂。再后来，大家就觉得这样天经地义，好像伊朗的阿富汗人就该骂、该被侮辱一样。

锡林－戈尔的邻居们也不像以前那样同情他们，帮助他们了。没有人再来拜访他们，没有人再送给他们衣服和裤子。

锡林－戈尔不像以前那样经常上街了。孩子们不像以前那么喜欢在门前的小巷里玩了。摩拉德丢掉了工作。工头说：我们不能用一个残废。

这段时间，纳赛尔的伊斯法罕方言说得很好，如果他说我是伊朗人，别人肯定会相信的。人们从他这儿买走各种各样的东西，付钱的时候也不嘟嘟囔囔地发牢骚。他流着波斯式的头发，穿着别人送给他的熨得很平整的波斯式的衬衣和裤子，用他那乌黑忧郁的眼神看着面前的人说：我爸爸死了，我妈妈老了，还得了重病，您就买下这个漂亮的玩具吧，您就帮帮我这个可怜的农村孩子吧，不要让我饿死。

以前的冰激凌小贩现在开始卖玩具，对他说：真主肯定





不喜欢看见你否认自己是阿富汗人，编造你父母的谎言。

纳赛尔点点头说：这样更好。他低下头没有看好心的玩具商人，轻轻地说：这样更好。

他们初到伊朗的时候，摩拉德每天都在外面，要么干活，要么就在找工作，后来他就经常抱怨身上疼，据他所说，那是冰箱事故造成的。他说：我不能工作了。他躺在床上，咳嗽着，呻吟着，从早睡到晚，很少出门。

你不出去赚钱了吗？纳法丝问。

摩拉德回答说：我病了，等我病好了就出去赚钱。

你为什么会生病呢？他女儿问。

摩拉德想了想说：因为我出了一次事故。

什么样的事故呢？

很严重的事故。

有多严重呢？

非常严重。

讲讲嘛。纳法丝喊道。她爸爸在那次冰箱事故中受伤的时候她还没出生呢。

讲讲嘛。纳赛尔喊道。他当时还很小，已经记不清他爸爸怎么坐在巴基斯坦难民营的角落里，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了。

讲讲嘛。纳比喊道。他当时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呢。

讲讲嘛。就连小纳维德也喊了起来。他是在伊朗出生的，既不知道巴基斯坦在哪儿，也不知道走私者是什么，既不知道什么是羊肠小道，也不知道什么是冰箱，既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要把冰箱绑在背上，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从山上滚下来。

孩子们瞪着大眼，坐在摩拉德面前，紧张地盼着爸爸给他们讲是什么可怕的事故使他再也不出门，再也不工作，再也不赚钱，再也不拿吃的回来了。为什么一切都和他们刚来伊朗的时候不一样了。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他们都铭记在心，为了第二天或者以后给其他孩子讲的时候不拉掉任何一个细节，一遍一遍地给他们讲为什么事情是这样的。

我爸爸不是胆小鬼。纳赛尔、纳法丝和纳比在胡同里给其他孩子讲发生在他们爸爸身上的冰箱事故的时候说。不是胆小鬼。纳维德也跟着他的哥哥姐姐们说。他生病了。纳赛尔、纳法丝和纳比说。生病了。纳维德跟着他们说。他背着一个大冰箱在一条又窄又陡的沙石路上走。纳赛尔、纳法丝和纳比说。他滑倒了，从沙石路上滚了下去。一会儿冰箱在上面，一会儿他在上面。直到他和冰箱一起滚到山谷才停下来。他们躺在那里，冰箱仍然绑在他身上，就像一个母亲背着她的孩子一样。我爸爸在上面，冰箱在下面。纳赛尔、纳法丝和纳比说，他们挺起胸膛，表现得像个大人物一样。

骗子。胡同里的孩子们说。

纳法丝生气极了，她大叫着，想要过去揍那些说她爸爸是骗子的孩子，要不是纳赛尔抓着她的胳膊把她拉回家，她真会过去揍他们的。

纳法丝，锡林－戈尔的巴基斯坦女儿，眼里噙着泪水，站在屋子的中央——她的亲生父亲是那个好心的走私集团的头儿。纳法丝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勇气，她看着自己生病虚弱的爸爸躺在床上，咳嗽着，呻吟着，打着吨，打着鼾。纳法丝把她瘦小的手握成拳头，在空中乱舞一气，喊道：冰箱的故事是骗人的。





那不是骗人的。锡林－戈尔说，她看着自己的女儿想：我可怜的孩子啊，你什么时候才能知道，你的出生和你的生命还多亏了那次冰箱事故呢。

没有人能那么强壮，能够在背上背冰箱。纳法丝喊道。

有，你父亲就这么强壮。锡林－戈尔一边说，一边在她的巴基斯坦女儿的额头上亲了一口。

他软弱得很。纳法丝说，并且确信自己说的有理。他就连我都抱不起来，而我肯定比冰箱轻得多。纳法丝喊道。

你父亲以前是很强壮的人，锡林－戈尔说，他现在肯定不像以前那么有力了，但是他把那些失去的力量变成了无限的爱，对努尔－阿弗塔卜，你的留在阿富汗的姐姐的爱，对你的兄弟纳赛尔、纳比和纳维德的爱，还有对你的爱。

但我为什么看起来和别人不一样呢？纳法丝问。

怎么会呢？你怎么会和别人看起来不一样呢？锡林－戈尔反问道。

我的皮肤黑，纳比弟弟的皮肤也黑。

那我们就得给你和纳比洗澡了。锡林－戈尔说着把她拉到怀里。

那不是灰，那不是灰。纳法丝在胳膊上吐了口唾沫，用力地擦来擦去，然后说：你看你看，那不是灰，我是干净的。

那么是什么？锡林－戈尔问。

纳法丝咯咯地笑了起来，缩了一下脖子，把她瘦小的手放在嘴巴上说：我是在巴基斯坦出生的。那儿的太阳很热，把所有在那儿出生的人的皮肤都晒黑了。

摩拉德躺在角落里，看着锡林－戈尔和黑皮肤的巴基斯

坦女儿。他把眼睛眯成一条缝，一切都变得模糊了。形状和颜色都游离起来，渐渐模糊，消失了。他说：人长得高还是矮，皮肤颜色深还是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灵怎样。重要的是他们是善良的。

纳法丝用手指着爸爸，问妈妈：那他善良吗？

一直非常善良，我的小可爱。你爸爸过去很善良，现在也很善良。

摩拉德一直睡到中午，没有洗脸，没有吃东西，身体很虚弱，咳嗽着，坐着的时候和走路的时候驼着背，像个老人，他总是眯着眼睛，眼睛里的世界变得模糊起来，轮廓、颜色、形状，一切都模糊了。



纳赛尔说：是鸦片的缘故，是鸦片把他的脑子烧坏了。

你是怎么知道他吸鸦片的？锡林－戈尔问他。

我知道的比你想象的多得多。

我知道。

他为什么要让我们忍受那玩艺儿呢？

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忍受，只有他自己要忍受到那玩意儿的折磨。锡林－戈尔说。

我知道。

摩拉德，你必须重新振作起来。孩子们睡着以后锡林－戈尔对他说。我整天出去洗衣服、看孩子、当佣人挣的那点儿钱既不够我们吃，也不够我们交房租。

摩拉德问：那我们的大儿子呢？他不是也挣钱了吗？

大儿子？摩拉德，他还是个孩子，我们的孩子，他不是我们的抚养人。他每天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只要是能干的活他都干。你曾经问过他，当他孤身一人穿过整个国家的时



候孤独害怕吗？你有没有扪心自问过，为什么他这一年来只穿一条裤子，不需要新裤子吗？

摩拉德沉默了。

这一年来他根本就没长高过，所以他老是穿一条裤子，所以他不需要新裤子，就是因为他根本没有长高过。

摩拉德沉默了。

我们身无分文，如果我们饿死了，连让别人把我们包起来埋了的钱都没有。

你让我怎么做呢？现在已经没工作了。摩拉德说。

锡林－戈尔沉默了。

现在已经没工作了，摩拉德重复道，已经没有给阿富汗人的工作了。我能怎么办呢？



锡林－戈尔回答说：你以前是怎么做的？你以前是怎么做的现在还怎么做。你怎么做我不管，只要你做点事情，能让孩子们正正经经地吃顿饭就行。

吃点东西，能正正经经地吃顿饭。就像一个规规矩矩的姑娘。正正经经地吃饭，规规矩矩的姑娘。锡林－戈尔心里想。

摩拉德又睡了四天四夜。在梦中他呻吟着，咳嗽，吐痰。他醒来的时候浑身颤抖，缩着脑袋蜷缩在角落里。又过了四天，他终于站起来，脱下发臭的裤子和洗得发白的衬衣，把它们泡在肥皂水里，自己洗了起来。第三个四天他是这样度过的：把他嘴边长出来的白胡子刮掉，剃头发，把他那又长又脏的指甲剪掉。啪，啪，啪。摩拉德又长又脏又难看的脚趾甲在空中飞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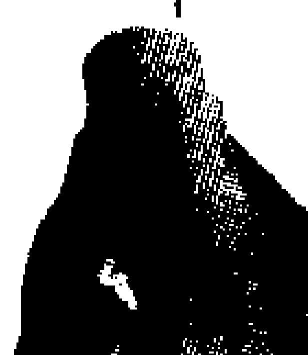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飞走了。就像有三十只鸟，它们为

了寻找鸟王国中最美丽最高雅的丝摩芙而聚在一起，然后就飞走了。

摩拉德也走了，没留下一个字。

他穿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裤子和衬衫，走到门前，没有转身，看看门前的小巷，沿着小巷径直走了。

直到第二天早晨他才回来，脱下他那散发着烟臭味的衬衣和裤子，把它们挂在敞开的窗户上，屋子里立刻弥漫起浓重的烟臭味。就像那三十只鸟。飞过所有高山，所有海洋，所有峡谷。



摩拉德看着锡林-戈尔，什么也没说，把一小捆伊朗纸币扔在窗台上，回到床边躺下说：明天我会拿更多的钱回来。

到了晚上，摩拉德又沉默着穿上衬衫和裤子，走到门前，看看门前的小巷，沿着小巷径直走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回来。后来的四天里，摩拉德每天都这样做，他四次把衬衫和裤子挂在敞开的窗户上，他四次把屋子里弄得满是烟味，他四次把一捆伊朗纸币扔在窗台上，他说了四次，他会带更多的钱回来。

锡林-戈尔问了四次：你从哪儿弄到这么多钱？但事实上她根本就不想知道。

摩拉德知道，她根本就不想知道，所以沉默了四次。

当人们处于困境的时候，他们会做出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巴格哈里来的生意人说。他称了称大米，用旧报纸把菜包了起来，跟锡林-戈尔多要些钱——这些钱比她买的那些东西的真正价格高得多——说：真主与你同在。

邻居说：你丈夫又开始养家糊口了。多好呀，这样他又



能照顾孩子和老婆了。愿真主保佑他做事小心点儿。

房主来收不断增长的房租的时候，说：既然他这么会赚钱，为什么不早点开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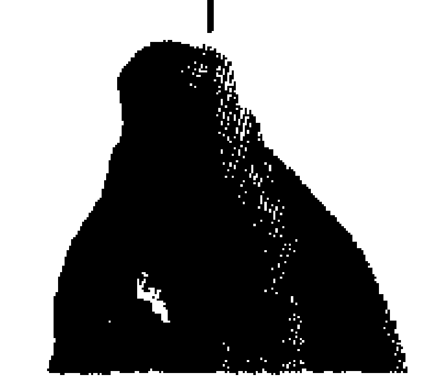
巷子里的其他孩子在纳比和纳维德后面边跑边喊：你爸爸是赌棍，他们要把他抓进监狱。

他们不会把我爸爸抓进监狱的。纳维德站在妈妈面前哭着说。锡林－戈尔的心都碎了，就像一张纸被撕成了两半。

纸做的心被撕成了两半，一半小，一半大。

两个不一样大的纸做的心。

第十二章　让孩子们正正经经地吃顿饭和监狱



困境中的摩拉德终于又开始养活老婆孩子了。

他们把他抓进了监狱。

有人把摩拉德出卖了。

哪个人把他出卖了？那个人是谁？有人认识这个人吗？摩拉德是怎么认识他的？那个人都说了些什么？摩拉德做了些什么？为什么摩拉德什么都没说？为什么锡林－戈尔什么都不想知道？为什么人们知道一切而锡林－戈尔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她不知道摩拉德去玩牌了？为什么她不知道赌博在伊朗是被禁止的？特别是赢了钱的阿富汗人肯定要被人出卖。出卖摩拉德的人现在开始忏悔了吗？他后悔把一个有五个孩子的父亲抓进监狱吗？这样只会让他的老婆孩子重新陷入困境，还会使他们声名狼藉。

那个人在赌博中输钱了。

摩拉德在赌博中赢钱了。

锡林－戈尔失去了丈夫。

母亲脸上的血色没有了。名誉没有了，尊严也没有了。



有些人一生中什么都没有失去过。什么也没有。

有些人一生中从未被抓进过监狱。

摩拉德被抓进了监狱。

有些人一生中从未去监狱里探望过犯人。

锡林－戈尔去监狱探望摩拉德。

纳赛尔、纳法丝、纳比、纳维德还有纳西穆去监狱探望摩拉德。

摩拉德在监狱里坐了整整四十个白天和四十个黑夜。

锡林－戈尔、纳赛尔、纳法丝、纳比、纳维德还有纳西穆去监狱探望了摩拉德四次。

你说我怎么做你不管，只要我能做点什么，好让你的孩子们正正经经地吃顿饭就行。摩拉德说。

“你的孩子们”中的“你的”听起来很响亮，很沉重，很冰冷。

锡林－戈尔沉默了。怎么做无所谓，只要能让你的孩子们正正经经地吃顿饭就行。“你的孩子们”中的“你的”听起来很响亮，很沉重，很冰冷。

四十个白天。四十个黑夜。怎么做无所谓，只要能让你的孩子正正经经地吃顿饭就行。“你的”听起来很响亮，很沉重。

摩拉德回来了，把他在监狱里穿的发臭的衬衣和裤子泡在肥皂水里，洗干净，挂在敞开的窗户上，空气里弥漫着监狱里的臭味，飞过所有高山，所有海洋，所有峡谷。

晚上，摩拉德的嘴里也散发出监狱的臭味，他的头发里，皮肤上全都散发着臭味，整个屋子都是，就像公共澡堂里的蒸汽。后来锡林－戈尔的头发上，被子上，脸上，皮肤

上，鼻子里，嘴里也是这种味。纳赛尔、纳比、纳维德和纳西穆年轻的皮肤上，他们的鼻子里和嘴里，就连他们的心里也是这种味道。监狱的臭味渐渐变得粘糊糊的，变成了黄绿色。伊斯法罕的沥青路上褪不掉的黄绿色。锡林－戈尔脚下的沙子上褪不去的黄绿色。阳台上的黄绿色。六个人心里的黄绿色。

摩拉德没有等到太阳升起，没有等到第一缕阳光照进小屋，就穿上他自己洗的衣服，走到门前，看了看黑暗中的小巷，咽了一口唾沫，嘴里又一次感觉到监狱里的臭味，沿着黑暗的小巷走下去，留下了监狱里的味道和他对锡林－戈尔说的冷漠的话语。怎么做无所谓，只要能让你的孩子们正正经经地吃顿饭就行。“你的”听起来很响亮，很沉重。



两个礼拜过去了，摩拉德还没有回来。也许我们的爸爸死了。纳赛尔说。

也许监狱里的臭味把他给闷死了。纳法丝和纳比说。

死的味道，让臭味给闷死了。纳维德和纳西穆说。

锡林－戈尔沉默了。

一天晚上，没人知道又过了几天，有人敲门，摩拉德走了进来，脱去他的衬衣和裤子，把他们晾在敞开的窗户上，钻进他的被窝里。

你偷偷溜回阿富汗了？锡林－戈尔问。

我回阿富汗了。摩拉德回答。

你在阿富汗做什么了？锡林－戈尔问，她其实什么都不想知道。

摩拉德没说话，因为他知道她什么都不想知道。

你的孩子们很想你。锡林－戈尔说。“你的孩子们”中



的“你的”听起来很响亮，很沉重，很冰冷。

摩拉德沉默了。

你的妻子也很想你。锡林－戈尔说。“你的妻子”中的“你的”听起来很响亮，很沉重。

鸟儿一样的日子聚集在一起，然后又飞走了。飞过所有高山，所有海洋，所有峡谷。一切又恢复到摩拉德被抓进监狱以前的样子，一切又和摩拉德进监狱以前不一样。

纳赛尔去南方的波斯湾海港买玩具，买那些他自己从来没有玩过的玩具，把它们带回伊斯发罕，和玩具商轮流叫卖。

卖又新又漂亮的玩具了啊。

伊朗独一无二的玩具啊。

伊斯发罕是半个世界，我们的玩具来自整个地球。

卖又新又漂亮的玩具了啊。

他们把“玩具”两个字拖得声音很长，听起来就像是歌唱。他们的叫卖声让人想起锡林－戈尔晚上哼唱的一首曲子的旋律，她哼唱这首曲子为了让孩子们——她自己的孩子还有她照看的别人的孩子——能够安然入睡，不做噩梦。

纳赛尔再也不听这首曲子了，因为他再也不睡在那个小屋里了，再也不睡在他的妈妈和弟弟妹妹睡的小屋里了，再也不睡在他的进过监狱的爸爸睡的小屋里了。

每天晚上，纳赛尔都把玩具收到小推车的箱子里，锁上锁，把钥匙还给玩具商，没有回家，而是在小推车上铺了一床被单，躺在白天摆满了裸露着双腿、穿着玫瑰色内裤的洋娃娃，小汽车，鼓手，还有很多纳赛尔没有玩过的玩具的小推车上。他裹在被子里，看着天上无数的星星，叹了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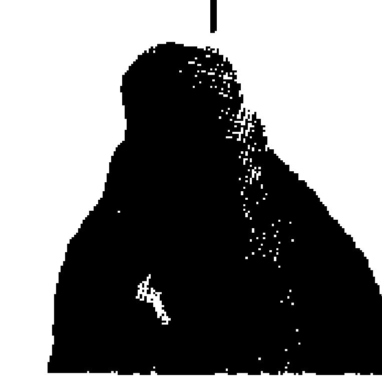
睡着了。

我不反对你在玩具车上睡觉，好心的玩具商说。相反，如果你在小推车上睡觉，就没有人来偷东西了。好心的玩具商大笑着，他那圆滚滚的大肚子上下起伏着。如果有人想偷玩具车，他得先把你偷走。大肚子上下起伏着。当圆滚滚的大肚子不动的时候，好心的玩具商又说：但是你不回家和你爸爸一起睡觉不好，不好，我的孩子，那样不好。

我知道，纳赛尔点着头说，这样更好。他低下头，没有看好心的玩具商，轻声说：这样更好。

一切又恢复到摩拉德被抓进监狱以前的样子，一切又和摩拉德进监狱以前不一样。

纳法丝、纳比、纳维德和纳西穆高兴地蹦上蹦下，迫不及待地让摩拉德把他们抛向空中，然后接住。把他们抛得很高，能抛多高就抛多高。当他们被抛到最高点，还没有落下来的一瞬间，他们的小肚子空了，空气静止了，声音也静止了。他们闭上眼睛，等待着爸爸那有力的臂膀把他们接住。即使他们被接住了，安全地躺在爸爸有力的臂膀里，他们还是不停地尖叫。即使他们不想尖叫，但还是叫了出来。纳法丝、纳比、纳维德和纳西穆扑到摩拉德怀里，又抓又拧又挠，他们尖叫着，放声大笑。然而前提是锡林－戈尔也在屋子里。锡林－戈尔一离开屋子，就连她出去买面包，他们都要跟着出去。纳法丝、纳比、纳维德和纳西穆一定要跟着一起出去。纳法丝、纳比、纳维德和纳西穆不愿意单独和摩拉德在一起，因为他们不知道摩拉德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又离开，什么时候又回来，他们不知道摩拉德在家里呆多久，不知道他走了以后还能不能再回来，不知





道他会不会再被监狱里的臭味闷死。

死的味道，让臭味给闷死了。纳维德和纳西穆说。

一切又恢复到摩拉德被抓进监狱以前的样子，一切又和摩拉德进监狱以前不一样。

锡林-戈尔躺在她的摩拉德身边，渴望他的双手，他的温度，他的保护，他的身体，不是因为她是女人他是男人，而是因为她不能忍受让他自己承担痛苦。因为她不想让他觉得自己被分离，被隔绝。被我的孩子疏远了，你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因为没有孩子他就会失去力量，失去信心，失去信仰。他的孩子里的“他的”很响亮，很重要，充满了爱。

摩拉德躺在锡林-戈尔的身边，听着她的呼吸，闻着她的皮肤散发出来的味道，闭上眼睛，独自躺着。没有力量，没有信心，没有孩子，没有妻子。摩拉德独自躺着。锡林-戈尔独自躺着。两个人都清醒地躺着，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摩拉德回阿富汗了，在那儿买了些鸦片，把它们带到伊朗，在伊朗卖掉，把一捆厚厚的伊朗纸币扔在窗台上。让你的孩子们能正正经经地吃顿饭。你的。

这次，警察在家里把摩拉德逮住了。这次，摩拉德在监狱里关了六个月，被人痛打。青一块紫一块。脸上，身上，腿上，到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随着一声清脆的，只有他自己听得见的咔嚓声，他的肋骨被打断了。他的头上开始流血。随着一声连监狱里的人都听得见的咔嚓声，他的手指头被打断了。他的背扭曲了。他的灵魂变成了透明的玻璃，飞过监狱的围墙，飞过所有高山，所有海洋，所有峡谷，跌落在地上，摔得粉碎。他的心变成了脆弱的纸，随着一千零一个“哧”的一声，他的心被撕裂成一千零一瓣。哧的一声。

哧的一声，只有他自己能听见。玻璃做的灵魂碎了，纸做的心撕破了。

半年过去了，摩拉德的心被撕破了六个月，摩拉德的灵魂被摔碎了六个月，锡林－戈尔才把他从监狱里赎了回来。用很多很多的钱才把他赎回来。在他的灵魂和心曾经存在过的地方，一切都愈合了。用黑色的，绿色的，黑绿色的鸦片。

用很多很多的钱把抽鸦片的摩拉德赎了出来。

他在监狱里如果还保持清醒理智的头脑的话，就活不下来了。人们说，你该感谢真主，因为真主让他活了下来。

感谢真主。感谢真主保佑用鸦片愈合灵魂的摩拉德。用鸦片愈合心。黑绿色的鸦片愈合伤口。

是谁的错？

警察？告密者？摩拉德？锡林－戈尔？“我的孩子”中的“我的”？纸做的心？打牌赌博？走私者？巴基斯坦孩子？玻璃做的灵魂？战争？俄罗斯人？游击队员？苏联人？美国人？塔利班？没有饭吃的人们？正正经经地吃顿饭？

伊朗人本来对我们很好的，可是现在不好了。锡林－戈尔说。

我知道。摩拉德回答。

我们得离开这里了。锡林－戈尔说。

我知道。摩拉德回答。

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和锡林－戈尔、摩拉德以及他们的孩子们一样，离开了伊朗。他们躲避军队，躲避坦克，躲避飞机，躲避导弹，躲避轰炸，躲避红军的地雷。他们躲避游击队员和他们兄弟的战争。他们躲避扑通一声就降落在路上





的婴儿，躲避被割掉的女人乳房和被撕开的女人肚子。他们躲避小偷，躲避流浪者，躲避强奸者。他们躲避塔利班，躲避巴基斯坦人，躲避美国人。

伊朗人了解战争和困境，他们理解什么是战争，知道怎样才能没有战争，他们也知道人们为什么要逃亡。开始，他们热情地欢迎阿富汗人来到他们的国家，把他们看成兄弟姐妹。他们救济他们，送给他们食物、衣服还有住的地方。伊朗人送给阿富汗人的东西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给的都多，而伊朗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救济，既没有西方其他国家的救济，也没有美国的救济。阿富汗人不必住在集中营里，可以在伊朗工作，可以想去伊朗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可以想在伊朗呆多久就呆多久。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很多年过去了，二十二年过去了，这时，伊朗人不喜欢阿富汗人了。直到伊朗人自己也什么都不够用，工作，金钱，空间，房子，住处，面包，学校，大学，一切都不够用了。直到最后，伊朗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了，他们很难再向陌生人提供救济。于是，他们只能把阿富汗人聚集在一起，送到边界，把他们赶出伊朗。然而，就在伊朗人自己的日子也变得十分艰辛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帮助和救济那些想回国，但是没有能力回去的阿富汗人。

和锡林－戈尔一样，很多阿富汗人都想回国，但是他们没有钱，也不想在塔利班的压迫下生活。他们不想和战争生活在一起，不想和地雷生活在一起，不想和饥饿生活在一起，也不想和其他东西生活在一起。

锡林－戈尔很幸运，她既勤奋又干净，所以老是有活干。她打扫卫生，擦地板，洗衣服，给一家伊朗人收拾房

子。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前到后，裂缝，窗户，厨房，浴室，卫生间。她把所有地毯都清扫了一遍。这样很好，因为她可以打开电视看了。电视里一会儿传出好听的歌，一会儿传出一连串妙趣横生的话。一个人在严肃地播报新闻，他时不时地抬起头来，看着锡林-戈尔，好像他只给锡林-戈尔一个人，而不是给其他任何人播报新闻一样。

电视里的人说：那些想回国的阿富汗难民，锡林-戈尔停下手中的活，点了一下头。伊斯兰伊朗共和国政府将和联合国联合资助那些想回阿富汗的阿富汗难民。政府将在阿富汗人居住区和阿富汗人较多的城市建立中心机构，任何阿富汗人都可以在那里登记报名。



登记报名。经济资助。联合国。政府。

继续清扫地毯。唰唰的扫地声。她手里的扫把不新也不旧。这样很好。扫把很适合她，适合她的力量，适合她的节奏，适合她的高度。扫把头是弯的。扫把还很新，仍能闻到干树枝的味道。唰唰的扫地声。

她一只手拿着扫把，一只手撑在膝盖上。弯着腰，又直起来。又弯下腰。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唰唰的扫地声。就像生活本身。地毯上扬起了一阵灰尘，越往前扫越美丽。越往前扫尘土越多。就像生活本身。从开始处开始，在结束处结束。沿着地毯编织的方向看更美，羊毛竖立着，尘土从羊毛之间中飞扬起来。一下一下地扫过去，从右边扫到左边，从左边扫到右边，又从右到左，从左到右，轨迹相同，美丽极了。锡林-戈尔最喜欢最后一下。因为所有尘土都从地毯上飞扬起来。一粒粒，一片片，一颗颗的尘土飞扬起来。每向前扫一下，尘土就会多一点，它们聚集在一起，



空气变得混浊起来。有些尘土她从开始的时候就在那儿了，一路上不停地被向前驱赶。就像生活本身。它们看起来美极了，好像是鲜艳的地毯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发着光，等待着锡林－戈尔的最后一下。一粒粒，一片片，一颗颗的尘土飞扬起来。这是享受的时刻。锡林－戈尔直起腰来，伸展了一下一直弯着的背，说了句“以主的名义”，继续唰唰地扫剩下的地毯。越来越多的尘土飞扬起来。就像生活本身。装在铁簸箕里，倒入垃圾箱里。就像生活本身。

锡林－戈尔在回国名单上写下七个名字。锡林－戈尔、摩拉德、纳赛尔、纳法丝、纳比、纳维德和纳西穆。她领了一个路上用的漂亮的联合国塑料水壶，在一张纸条上签了名，到边境的时候可以凭这张纸条领到小麦和钱，她把纸条折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把它装在裤子口袋里，把所有能带的东西都装好，给孩子们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把她自己织的那块小地毯卷了起来，她摸着多年前矿山里的一个女人送给她的念珠，望着天空，呼喊着心中的真主，请求真主保佑她路上平安无事，请求真主保佑她在阿富汗有一个新的生活。

我哪儿都不想去，纳赛尔低下头说，我想呆在这儿，呆在伊朗。我不再是阿富汗人了。我现在是伊朗人。

我的纳赛尔哥哥什么时候来呀？纳维德微笑着喊。

他再也不来了。锡林－戈尔温柔地回答。她的声音低沉，眼睛里露出微笑，忍住了眼泪。

真主，仁慈的真主啊。给予与索取。一个哥哥。门前的角落。故乡。烈士。一个帐篷。山腰上有新房子的村庄，房顶上有烟囱。一床被子。一片种满罂粟的地。一个阳台。墙上有一个挂衣服的钉子。一根橡皮管。正正经经地吃顿饭。

监狱里的臭味。鸦片味。黄绿色的。黑绿色的。纸做的心。玻璃做的灵魂。一块清扫的地毯。灰尘，绒毛球儿，碎屑。唰唰声，就像生活本身。路上用的漂亮的联合国塑料水壶。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一个以前很风趣英俊的儿子。一个现在变得严肃、安静、总是把自己孤立出去的儿子。一个连吃饭和睡觉都不回家的儿子。一个变成伊朗人的儿子。真主给予一切，又拿了回去。

跟我们一起走吧。锡林-戈尔乞求说。

你们可以逼我回去，但是只要你们的视线一离开我，我就会偷偷地溜回来。我要留在这儿，我不想回阿富汗。纳赛尔说。

跟我们一起走吧。你还太小，你还是个孩子，你不能没有爸爸妈妈自己留在这儿。锡林-戈尔说。

我可以。他平静地说，盯着母亲的眼睛，像木棍一样笔直站在她面前。笔直得像一根木棍。

他不再是孩子了，他已经变成大人了。

再也不回来了。他再也不回来了。那个不再是孩子而变成大人的人再也不回来了。





第十三章　血红色的花和皇后

一辆卡车把锡林－戈尔一家六口和其他几百人一起像牲口一样拉回了阿富汗。他们一家六口和其他几百人从卡车上爬了下来，站在故乡的土地上。

摩拉德蹲在故乡干燥的土地上，再也不想站起来。其他人围在他身边，几个男人想把他拖起来。摩拉德不想站起来，他用手和脚反抗着。其他男人也跟着蹲下来。摩拉德哭了起来。他哭啊，哭啊，哭啊。锡林－戈尔的心变成了纸，被撕碎了。咔嚓一声，她的纸做的心被撕成了两半。纸做的心。

哭啊，哭啊。那几个蹲在摩拉德旁边的男人也哭了起来。

锡林－戈尔、其他男人的老婆和他们的孩子蹲下来看着他们，有人哭了，有人没哭。

摩拉德蹲在地上。蹲在地上哭。他哭了很长时间，直到他脚下干燥的地面湿润了。直到他的眼泪把脚下的沙地变得很肥沃，沙地上开出了血红色的小花。他流下的每一滴眼泪，他灵魂里的每一滴血，都变成了一朵盛开的血红色的花。

红色的，像血一样红的花，盛开在故乡干燥的土地上。

晚上，锡林－戈尔一家六口睡在一个暂时的军营里——

一个蓝色的塑料帐篷，最小的孩子睡在地毯上，其他人直接睡在故乡的土地上。

锡林－戈尔醒着的时间比睡着的时间长。摩拉德根本就睡不着。他责备自己，不能忍受仍然要面对这片贫瘠的土地，多年来他带着老婆孩子从南走到北，从巴基斯坦到矿山，从故乡到伊朗，可是最后，他还得让老婆孩子们睡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他的孩子们还是几天没有喝过干净的水，几天没有吃过热饭。



故乡和陌生的地方有什么不同？纳法丝、纳比、纳维德和纳西穆一遍一遍地问。既没有从锡林－戈尔那里得到回答，也没有从摩拉德那儿得到回答。他们曾经生活过、曾经路过、曾经离开过的国家、城市、高山、河谷、村庄，那些沙地，那些荒漠，这所有的一切对他们幼小的心灵来说太大、太多了。这些幼小的心灵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不踏实，越来越恐惧。他们问：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故乡？我的家在哪儿？什么是边界？边界在哪儿？是这条线吗？是这扇门吗？是这面旗帜吗？我们为什么回来？这儿有什么？我们为什么不呆在一个地方？故乡是我出生的地方吗？爸爸是在哪儿出生的？那儿吗？那么姐姐是在哪儿出生的？那儿吗？那么哥哥呢？故乡就是别人用石头砸我的地方吗？就是被嘲笑被侮辱的地方吗？那么到处都是故乡。故乡是我挨饿的地方吗？那么到处都是故乡。故乡是我永远都不能和别人和睦相处的地方吗？因为我永远和他们都不一样？那么到处都是故乡。但是我还是没地方去呀。

锡林－戈尔在地上挖了个坑，把纳西穆放在凉爽的坑里，给纳比脱下邻居送给他的温暖的波斯式样的裤子和温暖



的波斯式样的毛衣，给他穿上她自己织的凉爽的纱衣，给纳法丝穿上她自己做的连衣裙。

纳法丝、纳比和纳维德用手挡住眼睛，不让刺眼的阳光晒到自己，把眼睛眯成一条缝，站在那儿看着戴着面纱的母亲。真主生我们气了，纳法丝说。

你怎么知道他生气了？锡林－戈尔从面纱后面问。

你没看见吗？纳法丝挥动着她的小手喊道，真主对太阳说要把地球变成一个大烤箱。真主发火了，真主对太阳说要把地球变成一个大烤箱。

思想麻木了，大脑呆滞了，肌肉变得没有力量。任何一个活动都会导致身体和意志之间一场激烈的斗争。环顾四周，没有树，没有灌木，没有树荫，只有沙漠、风和灰尘。还有那张签了字的纸条、蓝色的帐篷、远处清真寺圆顶的颜色和联合国旗的颜色。只有帐篷里还有阴影。燃烧的、炽热的、蓝色的塑料阴影。

纳法丝、纳比和纳维德站在爸爸身边，像整个上午做的那样用一只手挡住故乡刺眼的阳光，伸出另一只手，迫不及待的等着摩拉德分给他们一点儿刚刚用很低的利率换来的故乡的钱。摩拉德轻轻地，小心翼翼地，用颤抖的手指，像祈祷一样虔诚地往每个孩子的小手里放了一张阿富汗纸币。他们盯着手里的钱，奇怪为什么没有发生奇迹，用怀疑和疑问的眼神看着他们的爸爸，又低下头看看手里的钱，抬起头来看看戴着面纱的妈妈，又看了看爸爸，又观察手里的钱，转过身去，把钱对准阳光，扇了扇周围凝重的空气，好像他们期待的奇迹就藏在纸币里似的，在手里晃了晃，让它们落在满是灰尘的滚烫的地上，把它们又捡起来，对折了一下，又

伸展开，一会儿离远了看，一会儿离近了看，翻来覆去地检查这张厚纸币。

幸运是这样的吗？这上面哪个符号、哪个图形、哪个字告诉我现在一切都变好了？

自从孩子们从伊斯发罕出发以来，他们就迫不及待的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他们一直期待着这一刻。爸爸妈妈一次次地向他们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尽管我们会疲惫，会感到无助，会筋疲力尽。

这和伊朗的钱没什么两样，纳法丝细声细气地说：她都要哭出来了。根本就不像你说的那样。



都是骗人的，纳维德喊道。给我别的钱，我要伊朗钱。这个看起来还没有伊朗的钱好呢。根本就没有。为什么我们要离开伊斯发罕？我要回去。我要回家。我要回纳赛尔哥哥那儿。我要回我出生的地方。来，走吧，那是把我带回家的大卡车。我想去买冰激凌吃。我想要我自己的钱。

我自己的钱。“自己”听起来很响亮，很沉重。

摩拉德任孩子们哭闹。他没什么可反驳的。纳维德说得对。不管在这儿还是在那儿，对他来说生活并没有好转。

来嘛。纳维德抓着爸爸的手。他坚定地向前走，抓住爸爸坚硬有力的大手，把他向前拖。看起来就好像摩拉德是孩子，纳维德是大人，是父亲，是保护者似的，他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知道哪条路是对的哪条路是错的。

摩拉德不知道这个孩子从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劲。真主让小纳维德这么做的。他不停地说。真主把小纳维德赐给了他，让他不再孤单。独自一人忍受无尽的痛苦，过着贫穷的生活。



摩拉德别无选择，他只能强颜欢笑，才能忍住眼泪。纳维德转过身来，也冲着爸爸笑。这样做很好。纳维德的眼里充满了爱，纳维德的微笑简直就是真主的赏赐。摩拉德终于没有忍住眼里的泪水。当小纳维德看到爸爸脸上流下的眼泪的时候，立刻冲到他的怀里。他亲着他的脸颊，微笑着，眼中闪烁着耀眼的光，就连刺眼的阳光在他面前都黯然失色。摩拉德的心里充满了幸福。他把小纳维德搂在怀里，搂得很紧。他的心在飞扬。只有一瞬间，很短，很微小，很脆弱的一瞬间，这一瞬间很快就消失了。

孩子们手里攥着故乡的纸币，站在戴着面纱的锡林－戈尔周围，什么都没说。三个孩子的手里攥着三个被赞扬的国土，三个希望，三千个愿望。而在他们幼小的生命中，已经看到了比三千还多三倍的失望。然而他们将来会看到更多更多的失望。

他们早就知道了这些钱没有价值，要是有价值的话，爸爸早就能用这些钱买回他们的过去了。他们早就知道了，但是他们不想听，他们宁愿被欺骗，宁愿抱有幻想，宁愿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锡林－戈尔从孩子那儿拿过钱来，把它们折好，塞进各自的裤子口袋里。摩拉德站在旁边，看起来也像个孩子，仿佛他自己也有一张钱，锡林－戈尔把他的钱也折了起来，装在他的裤兜里。

摩拉德和孩子们走来走去，停下来，蹲下，互相看了看，站起来，又走了一段，回来，然后继续走。

可怜的摩拉德，锡林－戈尔轻轻地说，他知道自己现在也变成那些再也不会有真正的钱的人了。他知道他再也不能

给孩子们买回幸福了。

可怜的锡林－戈尔，你在跟谁说话呢？

和真主说话，和善良的、仁慈的、有一千零一个名字的真主说话。

锡林－戈尔在沙地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把它抹去，又写下了“故——乡”两个字，又把它抹去。

当初一家六口就站在卡车上，一整天都在看着路上飞扬起的尘土时。孩子们问：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到家？

家？当我们拿到阿富汗钱的时候，我们就到家了，到那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纳法丝、纳比和纳维德手里拿着阿富汗纸币站在原地。没有什么是好的。母亲又变成了面纱。房子是塑料的。真主对太阳说要把地球变成一个大烤箱。

什么是好的？没有什么是好的。

炽热的太阳，灰尘，这么多的人，那些高声叫嚷的兑换货币的人，瞪着粗俗谄媚的眼神，手里拿着一捆捆的波斯钱、美元和阿富汗圣钱，他们其实是在欺骗，甚至欺诈刚刚回国的同胞，从他们手中骗钱。轰隆隆的卡车上装满了风尘仆仆、筋疲力尽、恐惧胆怯的人们，他们纷纷从卡车上跳了下来。

成百上千的蓝色塑料帐篷。这个国家新的统治者，塔利班，穿着长长的罩衫，头上围着黑色的头巾，手里拿着的棍子。哭喊的孩子，沉默的女人，胆怯恐惧的男人，失去了名誉和尊严。锡林－戈尔每眨巴眨巴眼睛，她那长长的睫毛就会在她眼前形成一张网，在这张网里她什么也看不见。惟一能看到的是孩子眼里的失望。



善良的真主啊！锡林－戈尔从头巾里自言自语。她抬起头来看着天空，好像真主就在上面，就在她的头顶上，期待着锡林－戈尔与他谈话，期待着她向他提出请求和愿望。善良的真主呀，发发慈悲吧！可怜可怜我们吧！让我们的愿望成真吧！让一切都好起来吧！万能的真主啊！

摩拉德和孩子们走来走去，停住了，看了看周围，来到锡林－戈尔旁边，走了几步，又回来了。所有人都要回到原地。回到故乡。回到真主那里。回到锡林－戈尔旁边。

纳比站在母亲面前，把眼睛眯成一条缝看着她，看到的却不是他的母亲。如果阿富汗没有战争，如果一个公正的国王统治我们，他有一个儿子，一个王子，国王正在为他的儿子寻找妻子，寻找一个能成为皇后的妻子，一个拥有丝一般黑亮光滑的头发，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新鲜桃子一般柔嫩的皮肤，珍珠般白亮的牙齿，羚羊般既柔软又有力的身体，能唱出的美妙声音，拥有一颗阳光般温暖宽大的心的女人，那么，在纳比心里，他的母亲就是这个女人。骄傲、正直、美丽、贫穷的锡林－戈尔皇后。

锡林－戈尔坐在宝座上。她端坐着，笔直的腰板，像羽毛一样柔软，她平静，温柔，像皇后一样看着成百上千的蓝色塑料帐篷，仿佛她真的变成了一个统治者，看着她的臣民。不是那个懊恼的，刚刚回到祖国的难民，不是那个已经有六个孩子的女人，不是那个已经多年没有看见自己大女儿的女人，不是那个不得不把自己的大儿子留在伊朗的女人，不是那个把孩子生在异乡的女人，不是那个回到被战争摧毁的故乡的女人。纳比看着她的黑色面纱，看着那条由于几天的连续旅行，由于几个小时在卡车上的奔波而变得风尘仆仆

的面纱，看到的却不是面纱。对他来说，那是皇后的晚礼服。她那廉价的铜首饰变成了皇家珠宝。那个躺在地上凉爽的坑里的小孩子变成了小公主。锡林-戈尔手里掰开的最后一块波斯面包变成了一顿丰盛的宴会。闷热的让她不断流汗的蓝色塑料帐篷变成了她的宫殿。

她的儿子，纳比王子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他跳起来，扑向她的怀抱，高声喊着“我的皇后妈妈”。

有人把他的妈妈逼进了地狱。纳法丝喊着，激动地跑进了帐篷。

你在说什么呢？锡林-戈尔问。

有个老婆婆的家人都不想要她了，我就跟她说到我们家来吧，做我们的祖母吧，因为我们没有祖母。

什么？你当然有祖母，她是我的妈妈，明天我们就要到她那儿去。

那我们就留她到明天吧，“直到明天的祖母”。

隔壁帐篷里的那个老婆婆被她的女婿撵了出来。联合国只分给每个家庭八袋面粉，而这个老人是家里的第九个人，她的丈夫是家里的第十个人，于是这两个老人就没有面粉吃，于是这个老太太就成了家里的负担，于是女婿就不想让她再跟着他们了，于是她就只能自生自灭了。

“直到明天的祖母”伤心地哭了起来。帐篷里的女人们都为她伤心，男人们都在痛骂她的女婿，咒他不会有好下场。他们说他已经忘了什么叫阿富汗人，他已经丧失了道德和信仰，他们说是可恶的战争让人们变成了这个样子。不一会儿所有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他们叫喊着，愤怒地举起胳膊，咒骂着，直到马赖克长官跟在两个手里拿着棍子的塔利





班后面赶过来，他们才安静下来。那些离马赖克长官和手里拿着棍子的塔利班最近的人先安静下来。那些离他们较远的后来安静下来。

马赖克长官站在激动的、沉默的人群中间，装腔作势地做了一个很长的演讲。演讲过程中，他的头不断从这个方向转向另一个方向，不让周围的人错过他的每一句重要的话。

你们被骗了，他开始讲话。被你们自己的家人，被那些给你们登记的伊朗的官员们，被兑换货币的人欺骗了。于是你们来到我们这儿，我们就要把一切都处理好。最后，我们还要为你们发动一场革命，推翻现任政府，建立一个新政府。

是呀，这样很好。后面一个女人自言自语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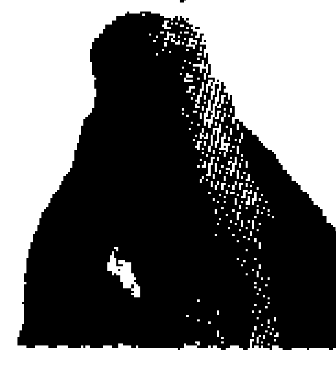
“直到明天的祖母”还在不停地哭。她抽泣地倒在了地上，用她那苍老的拳头敲打着阿富汗干燥的地面，不停地喊：我们究竟犯了什么错？为什么真主要这样惩罚我们？老婆婆哭的时间越长，就有越来越多的女人忍不住眼泪，也跟着哭了起来。母亲们哭了，孩子们也忍不住了，最后就连父亲们也哭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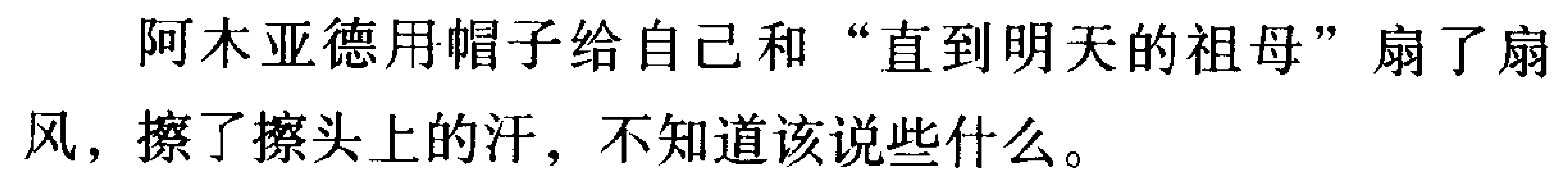
马赖克长官想要制止这场哭泣和抽搐，他转了一圈，不停地说呀说呀，但是没有人听他说话。他的声音忽然也哽咽了起来。另一个戴联合国蓝色帽子的阿富汗人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很明显这个人的职位比马赖克高。

这个叫阿木亚德的和马赖克长官不一样，他是个安静的人，他早就看到了这一片悲伤的场面，眼睛里还是流露出善意的微笑。他的声音温柔镇静。他把蓝色帽子从头上摘了下来，只说了他的名字，其他什么都没说。他看了看马赖克，

看了看周围，又看了看马赖克。他张开嘴，刚想说话，忽然发现“直到明天的祖母”倒在地上，于是弯下腰，扶她起来，平静礼貌地对她说：对不起，老妈妈，打扰您了。我在联合国工作。请您讲一下发生什么事了？也许我能帮您。

可怜的“直到明天的祖母”感激的靠在他的肩膀上，这才正常地哭起来。然后平静了下来，抱歉地说她不该和他靠这么近。她说：真主会原谅我和一个陌生男人接触的。因为我已经是个快要死去的老人了，而你还这么年轻，年轻地像我的天使一样，愿真主保佑你。然后她跟阿木亚德说她的女婿不想要她和她的丈夫了，因为他们没有面粉吃。





阿木亚德用帽子给自己和“直到明天的祖母”扇了扇风，擦了擦头上的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最后，他带着“直到明天的祖母”来到她女婿那儿，对他说他理解他，他了解他的感受，但是“直到明天的祖母”和她的丈夫也让他很伤心，他说有时候他也想干脆把所有东西都扔下不管得了。最后，他和老婆婆的女婿一起来到锡林－戈尔这儿，从她那儿买了两袋面粉，因为她不想把这些面粉全部都带走。阿木亚德让他把这些面粉给他的岳父岳母吃，叫他保证以后好好对待这两个老人。女婿惭愧极了，低下头看着地，咬着自己的嘴唇，小声嘟囔着，保证以后好好对待他们，转过身拎起一袋面粉就往帐篷里走，看看他的老岳母，哭了，什么话也没说。

阿木亚德说，这些人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他们既激动又绝望。当伊朗当局宣称应该把尽可能多的人归入一家人的时候，他们不能理解那是什么意思。“直到明天的祖母”和她的丈夫应该作为单独的一家人登记。因为在阿富汗人眼



里，家庭应该是流着相同血液的人。

阿木亚德用蓝色的联合国帽子拍着自己的大腿，看着远方。沉默。咽了一口唾沫，把眼泪咽了下去。

你为什么哭呀？纳比问他的妈妈，还没等她回答就说：你不用担心，我们不会把你赶出去的。

阿木亚德别无选择，他只能笑，感激地看着这个孩子，戴上他的帽子离开了。

锡林－戈尔别无选择，感激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把手放在他的胸前，笑了，美丽的笑，流着眼泪的笑。

你为什么笑？纳比问妈妈，还没等她回答就喊道：因为我们是你的生命之光吗？他用胳膊搂着“皇后妈妈”的脖子，亲了她一口。现在不疼了吧？Mage na？他用伊斯发罕方言说。

锡林－戈尔心里想：纳比虽然声音明亮，但是听起来却不像以前那么快活了。以前，他的声音就像清澈的小溪从山间的石缝里叮叮咚咚地流下来。

纳比玩着从妈妈的面纱里露出来的一小撮黑色的卷发，他看着妈妈，相信他刚才的问题和回答、他的吻和他的爱能把妈妈从生活中拯救出来，仅仅因为他就在她的身边。

我现在就回伊斯发罕，纳比说，我回去以后就能找到纳赛尔哥哥了，还能给他和我自己一人买一个冰激凌吃。

过来孩子，你想不要妈妈自己走吗？锡林－戈尔温柔地问。

纳比站在妈妈面前，想了想，点点头。

我不让你走。哪儿也不让你去。你明白吗？你要跟我在一起。锡林－戈尔说着，吻了儿子一下。

女人比男人坚强。摩拉德看着自己的脚尖说。

谁说的？锡林－戈尔问。她叹了口气，身体跟着动了一下，她的乳房从孩子的嘴里滑了出来。小纳西穆吓了一跳，锡林－戈尔把乳房重新塞到纳西穆的嘴里，用面纱的角扇了扇风，对摩拉德说：别瞎想了！别折磨我、孩子还有你自己了！

摩拉德点点头，看了看周围，好像在找什么似的，什么也没发现，在原地又站了一会儿，说：我走了。

去哪儿？纳比问。

哪儿也不去。摩拉德回答。

我也去。纳法丝、纳比还有纳维德喊道。

不行，你们留在这儿。锡林－戈尔说，然后没有看摩拉德，对他说：你走吧。

没有看他。

阿富汗的炎热变成了一头巨兽。一头饥饿的巨兽，它要吞噬人们的生命。真主对太阳说要把地球变成一个吃人的巨兽。

锡林－戈尔张开嘴，喘着气，她给小婴儿脱掉衬衣，在自己旁边的地上又挖了个坑，把小纳西穆放在坑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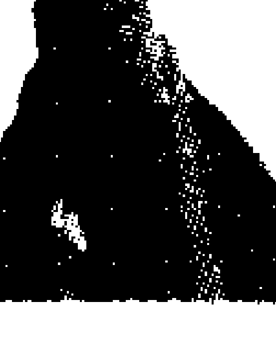
纳法丝、纳比和纳维德溜到帐篷的角落里，躺在面粉袋子上打瞌睡。

摩拉德不知溜到哪个角落里抽鸦片去了。第四次或者第五次。害怕的鸦片。

锡林－戈尔用手在地上拼写：

我——的——孩——子。

你想卖水壶吗？两个女人问。她们的肩上已经绑了八九





个水壶了。

你们要我的水壶干什么？锡林－戈尔问。

我们把你的水壶买下来，你就不用再带着它了。

那么你们用它做什么呢？你们已经有很多了。

我们在集市上卖。如果你想卖，我们还能买你的面粉。

不，谢谢你们，愿真主保佑你们。面粉我自己卖。我想，我的价格你们恐怕付不起，而且这个水壶我们回家的路上还要用。

愿真主保佑你。愿你一路顺风。

真主也保佑你们。锡林－戈尔说。

和锡林－戈尔一样，这两个女人也是从伊朗回来的，她们是一年前回来的。她们也想回家。但是俄罗斯人或者其他什么人把她们的家炸毁了。她们的爸爸不知道在哪儿，也许已经死了。他们的丈夫也不知道在哪儿打仗，或许也死了。于是她们就留在边境附近。她们住在塑料帐篷里或者树下，她们的孩子收集松针，用它们做柴火，好生火取暖。她们以前有的那点儿钱早就用完了。塑料水壶和面粉是她们惟一的收入来源。她们从刚刚回来的人那儿买他们用不着的或者带不了的东西，然后进城卖。如果幸运的话，有些刚回来的人还不知道价钱。于是，她们有时候一天能买卖很多东西，自己和孩子们就能吃上一顿饱饭。

有时候。

每天都有小商贩来找刚刚回来的人，买下他们的面粉，这些面粉装了满满几卡车，然后他们再进城用更高的价钱把面粉卖掉。每天都有兑换货币的人来军营，买药的，还有其他从伊朗回来的阿富汗人，他们留在这儿，慢慢地变成了小

商贩。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能回忆起自己刚刚回到故乡这片土地时的样子，回忆起已经被他们埋葬的希望，被埋葬的希望。一切重新开始的希望都被埋葬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愿望死去了。

当一个同胞兄弟——跟他们有着相同信仰的同胞兄弟——站在他们面前说：兄弟，我要帮助你，把你的面粉卖给我吧，价钱就是这样。然后你相信了他。如果他们对他说“这个水壶不值这么多钱了”或者“波斯钱已经不值钱了”，他们还是相信他了。



谁知道有多少人今天刚回来，明天就把自己的希望给埋葬了？谁知道有多少人将来也会从刚回来的人那儿买卖水壶和面粉。最后，锡林－戈尔也放弃了，她向第五个还是第六个想买她面粉的男人屈服了，讨价还价了一会儿，卖给他一袋面粉。

谁能把所有东西都带走呢？她问自己，因为没有其他人可问，然后把钱装进裤子口袋里。

小纳西穆的额头上冒出了几颗汗珠，它们不安稳地滚来滚去，终于沿着太阳穴流了下来。锡林－戈尔把小东西放在一旁，去小便，吐痰。淡黄色的尿渗进土里。

爸爸刚才吐了，纳法丝说，他鸦片吸得太多了。

你怎么知道鸦片是什么的？锡林－戈尔一边问一边给纳西穆擦嘴。

纳法丝耸了耸肩。

锡林－戈尔对纳法丝和纳比说：去水泵那儿接点儿干净水来，然后找你们爸爸去。

我不去，纳法丝说，那儿有个疯子。





一个女人从帐篷前经过，绊了一下，差点儿摔倒在地上，定了定神，继续向前走，忽然站住了，好像撞到了一面玻璃墙，转过身来，向另一个方向走，好像又撞到了一面看不见的玻璃墙上停住了，蹲在锡林－戈尔面前，自言自语起来。

她看着纳法丝说：把我的钱还给我。你是风吗？你为什么要偷我的钱？把钱还给我。风把我的钱偷走了。

谁找到她的钱，谁就会走运。锡林－戈尔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一边给小东西擦她裙子下面的排泄物和嘴边的呕吐物。

纳法丝、纳维德和纳比都跑开，去找那个女人的钱了。纳比问她曾经去过哪儿，纳维德在前面拖着她，纳法丝跑来跑去，看见人就问看没看见这个可怜女人的钱。

这样也好，起码孩子们有事儿干了。锡林－戈尔心里想。

摩拉德终于回来了。颤抖着。缩着脑袋。胳膊交叉放在胸前。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帐篷里，蹲下看了看生病的孩子，闭上眼睛，用尽全力又站了起来，看起来像一个老人，用沉重麻木的舌头说：我听说这儿附近的某个地方有个医生，我带她去。

锡林－戈尔用一块布把小东西包了起来，把她放在摩拉德的怀里，然后又把她接了过来，因为摩拉德差点把她摔在地上，她把摩拉德摁在地上，说：坐下，你自己都需要帮助。

他魂不守舍，好像听不见她说话，好像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好像他已经无意识了，好像他是一个无助的小孩子，锡

林-戈尔顺手拿了件衣服套在他的头上，把鞋子脱掉，给他解开腰带，在他身上盖了床被子。

小纳西穆又吐了。

锡林-戈尔把水倒在一个碗里，托着摩拉德的头，帮他喝水，往手里倒了点水，把湿漉漉的手放在他的脖子上，额头上，头上，捏了捏他的肩膀，帮他往外吐。

好像一个婴儿，摩拉德婴儿。呕吐了。嘴边有白沫。

小纳西穆又吐了。

锡林-戈尔抱起小纳西穆，出去了。

你去哪儿？纳法丝问。

去医生那儿。

我也去，纳法丝抓着妈妈的裙角说，我的眼睛在燃烧，很疼，还流眼泪，早就该去看医生了。

纳西穆无力的躺在妈妈怀里。她的小胳膊小腿毫无生气的晃来晃去。她的小脑袋沉重的垂在脖子上。闭着眼急促的喘着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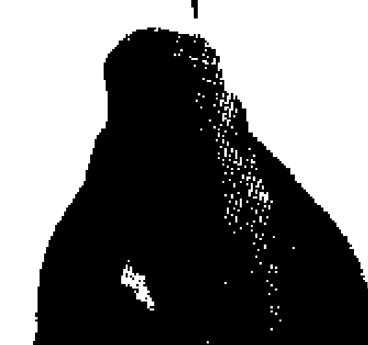
纳西穆宝贝。摩拉德宝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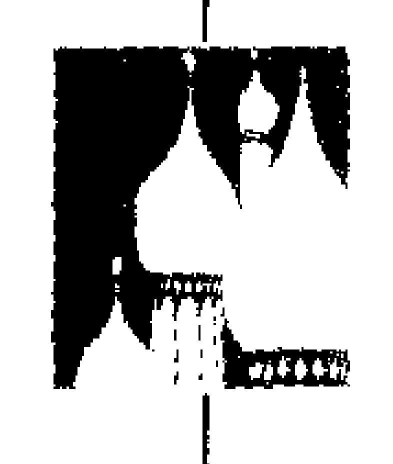
锡林-戈尔跑着，不知道跑向何方。

一个女人看见她怀里奄奄一息的孩子，给锡林-戈尔指了指医生的方向。

所谓的医生并不是医生。真正的医生还在回来的路上。蓝色帐篷里有个孩子快死了，需要他帮助。所谓的医生其实是个女护士。

女护士给奄奄一息的纳西穆量了量体温，体温很高，给她打了一针，往锡林-戈尔的手里塞了几颗药片，转过身去照顾旁边那个躺在爸爸怀里奄奄一息的孩子。





那么我的眼睛怎么办？纳法丝问。

你的眼睛怎么了？女护士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就问。

我眼睛烧得疼。

女护士瞟了纳法丝和锡林－戈尔一眼，说：看见桌上的小瓶子了吗？往眼睛里滴两滴瓶子里的药水，然后每过一个小时就滴两滴。

那个瓶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锡林－戈尔问。

我只有这个，女护士一边回答一边给另一个孩子打了一针，和给纳西穆打的针一样，我只有这个了。

我是这儿惟一的护士，这儿也只有一个医生，他还在路上呢，还有很多奄奄一息的孩子在外面等着呢。

滴了药水的纳法丝很高兴，既幸福又自豪，感觉自己很重要，很被重视。为了不让药水从眼睛里流出来，纳法丝一路上一直闭着眼睛。开始她想让锡林－戈尔背着她，可是后来觉得自己太高太重了，而且锡林－戈尔还抱着奄奄一息的小妹妹。为了不让自己摔倒，她用小手拽着锡林－戈尔的裙子，就连绊了一下差点儿摔倒也不睁开眼。

直到锡林－戈尔说那是“直到明天的祖母”，纳法丝才第一次睁开眼睛。

“直到明天的祖母”坐在她那袋面粉上，她的丈夫坐在旁边，他们俩都盯着前方，沉默着，只要有人从身边经过，他们就恐惧的抬起头来看看，然后又盯着前方，沉默着。

那是我的朋友。纳法丝喊着跑了起来。纳法丝的朋友是个年轻人，看起来顶多十六岁。他看起来像个女孩儿，走起路来像个女孩儿，他把眉毛剃了，像个结了婚的姑娘，头发很长，也像个女孩儿。纳法丝的朋友把小手指放在嘴里，吃

小指头，另一只手“风骚”放在臀部。纳法丝的朋友走起路来屁股扭来扭去。纳法丝的朋友朝纳法丝眨眨眼睛，从她身边走过。我得去干活。他说。屁股扭来扭去。纳法丝的朋友在一个男人面前站住，微笑着，说了两三句话，吃着小指头，头缩在脖子里。纳法丝的朋友碰了一下那个男人的手，和他笑着消失在蓝色的塑料帐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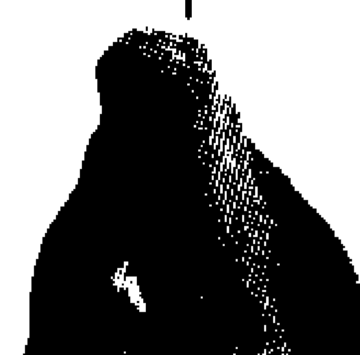
真主至上，锡林-戈尔说，全世界这么多人，难道你就只能找他做你的朋友吗?

纳法丝耸耸肩，闭上眼睛，抓住妈妈的裙角，跟着锡林-戈尔磕磕碰碰地回到她们的蓝色塑料帐篷里。

她们所有的包，地毯，还有从伊朗带来的其他东西都堆在帐篷周围。男人们过来把面粉袋扛进公共汽车里，只有摩拉德还躺着，像个婴儿一样蜷缩在角落里。

摩拉德婴儿。

锡林-戈尔看看她的面粉袋，看看她的孩子，看看蜷缩在地上无助的丈夫，看看奄奄一息的孩子，看看隔壁帐篷的男人，请求他的帮助，把路上用的包和漂亮的联合国塑料水壶塞到孩子手里。锡林-戈尔扶摩拉德站起来，整理了一下面纱，拖着摩拉德向公共汽车走去，站在车旁，一直等到该他们上车，她把孩子和摩拉德推上去，又转过头来看了看，什么也没说，上了车，渐渐消失在远方。





第十四章 老屋、坟墓和发疯的嫂子

锡林－戈尔还不算太不走运。她有小麦，有一小块自己编织的毯子，有几个可以做回家旅费的美元，有一个联合国的塑料水壶，脖子上还挂着石头女人送给她的念珠。她还多多少少读过三两本书，做姑娘时也曾去过好些地方，看过大海，还尝过海水的滋味。她曾经像小鸟一样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生活。至少，她自己，她的孩子们，她的丈夫都还是四肢健全。

她还有一间随时可以回去的祖屋。

祖屋已经没有从前那么大了。一颗炸弹毁掉了它的一部分。锡林－戈尔的父亲还呆在老屋里，病着，长年卧床。母亲很早就去世了。

埋葬母亲的地方，还有许许多多的坟墓。

那里有殉难者的坟墓、年轻人的坟墓、兄弟的坟墓、父辈的坟墓、女孩的坟墓、妇女的坟墓、姐妹的坟墓和母亲的坟墓。

锡林－戈尔母亲的坟墓。

年轻人和男子的坟堆上插着长长的棍子，上面结满了布

条，绿的、黄的、红的，迎风招展。人们认为，这些布条会带来好运，能够赶走那些想要打扰亡灵的恶鬼，并告诉真主安拉，他的羽翼下又多了一个阿富汗人的亡魂。一个布条，一个祈愿。祈愿的布条在风中飘荡。

殉难者的坟上插着更多的棍子，更多的绿色、更多的黄色、更多的红色、更多的布条，在风中飘荡。更多的祈愿布条在风中飘荡。

布条在细语，在诉说，在低泣。

女孩的坟墓，没有布条。

女人的坟墓，没有布条。

在母亲的坟墓旁边有一个阿富汗阿拉伯人的墓。

美国人把三万五千名、或者更多的阿拉伯人带到阿富汗，给他们提供教育，让他们成为阿富汗的阿拉伯人。战争爆发后，许多人仍旧留了下来。随之而来的就是死亡，献身于真主，献身于古兰经，献身于伊斯兰，献身于美国，献身于资本主义。

谁的真主？谁的古兰经？谁的伊斯兰？

谁的死去的阿富汗阿拉伯人？

那时，阿富汗人想把俄国人从自己的土地上赶出去。阿拉伯人来了，一起抗争，一起走向死亡。成为殉教者。烈士。

那些死在阿富汗的阿拉伯人也有母亲么？他们的母亲会为她们成为烈士的儿子而感到光荣么？这些母亲也是白发苍苍的么？阿拉伯殉教者白发苍苍的母亲。

锡林－戈尔也曾有过一个白发苍苍的母亲。

锡林－戈尔生命中出现过多少个烈士？到底多少个？她




停止了无谓的计算。

她的母亲死于一次轰炸。

炸弹也有母亲么？

总归是要有人把炸弹带到这世上的。

制造炸弹的人，也是有母亲的吧？造炸弹的人也有母亲。

制造炸弹的人，也是有孩子的吧？

真主也有母亲么？圣母。总归是要有人把真主带到这世上的。

锡林－戈尔坐在母亲的墓地前，想哭，却没有眼泪。没有一滴眼泪。脑子里却涌动着一千零一个问题，一千零一个种想法。她不禁望向那些棍子上挂着的动物的头骨。为什么要将这些永生的动物头骨挂在这里？保护？警示？还是标志？或者，仅仅因为好看？

为什么女孩和妇女的坟墓上没有棍子，没有布条迎风招展？一个布条，一句话语，一个祈愿。为什么女孩和女人的坟墓上没有动物的头骨？作为警示，或者，仅仅因为好看。

为什么是由女人把孩子带到这个世上？因为孩子在某天会派上用场？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他们某天挑起战争？是为了某天他们把炸弹对准自己的母亲？

快去屋里看看吧。纳法丝喊道，舅妈又开始发疯了。

为什么炸弹没瞄准疯了的嫂子呢？锡林－戈尔喃喃自语，亲吻了一块石头，碰碰额头之后，放到了母亲的坟堆上。

嫂子盘腿坐在大树前的地上，双腿绕着树干，额头不停地撞着树，嘭嘭声。额头磕着树干。这样就能毁掉头脑里流

血的图像。额头上的血。树干上的血。嘭嘭声。

锡林-戈尔挨着嫂子坐下，揽住她的肩膀，靠近自己，让她安静下来，静静的让血从她的额头流到脖子。什么也没说，只是揽住她，轻轻地摇晃着。

嫂子已失去了理智，毫无知觉地四处游荡，拉扯自己的头发，把自己咬得鲜血淋漓，甚至想挖出自己的眼睛，这样就不会再看到丈夫的伤口，孩子们挨饿，不再看到这地狱般的生活。

哥哥被地雷炸掉了一条腿。他抱着孩子走在路上时，踩上了地雷，失去了一条腿，还有孩子。残废后的哥哥无法干活，到处闲逛。因为疼痛，哀号不止。真愿意就这么死去，从此不再记起，那条腿和孩子飞到半空，然后扑通一声落下的情景。

扑通一声。

孩子的一只眼睛还睁着，含着笑意。小手跟爸爸的手分开了，血肉模糊的一团，却还紧紧地捏成拳头。

走在哥哥后边的小女儿，也被爆炸巨大的冲击力狠狠地抛到一边。挣扎着爬起来，拍干净衣服上落的尘土，衣服上娇艳的小花已凋零。抓着还套着塑料凉鞋的爸爸的脚，想接到那条血肉模糊的腿上。

残废的哥哥叫着孩子们，叫他那疯了的妻子。夜晚，他仍不放过他的疯了的妻子，在她身上折腾着，让她怀上孩子。残废的哥哥叫喊。残废的哥哥把他的 AK 冲锋枪放在身边，靠墙放着。

锡林-戈尔的父亲哑了，瞎了，感觉已经麻木。只是呆呆地坐着，等着有人往嘴里塞小块小块的食物，像婴儿那样





吃饭。小孩般的父亲。老小孩。

恐惧围绕着纳法丝、纳比、纳维德和纳西穆，夜晚几乎无法入睡。

摩拉德无精打采地坐在角落，不停地抽烟、抽鸦片。四天四夜后，他离开了。从此消失。没有留下一个字。没有一点留恋。

锡林－戈尔整个人变得麻木，变得迟钝。她给纳西穆喂完奶，又不得不给他重新洗个澡，因为他把刚吃下去的奶又全部吐了出来。然后给嫂子换下额头的绷带，哥哥的断腿也重新包扎了，几个月以来，伤口一直在恶化。接着又安慰纳法丝、纳比和纳维德，向他们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当她做完这一切，转身进到屋里，想看一眼摩拉德，角落空了。

房间里没有了温暖的烟雾，没有了鸦片新鲜的香气。没有了摩拉德的角落一片冰凉。

锡林－戈尔没有伤心，也不觉得应该高兴。只是安静地坐在彩色地毯上，给纳西穆喂奶，望着摩拉德的角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断定摩拉德一定是离开了，而且永远都不会再回来。

摩拉德，她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对孩子来说，他总还是不可缺少的吧。

不错，他可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是，当他有理智、有思想的时候，他算得上是个温柔体贴的丈夫，她的孩子们的慈祥的好父亲。她的。

他可以说是她的一个孩子吧，她必须帮他洗澡，喂他吃饭，像孩子般地安慰他。但是，他是个男人，她惟一的合法的保护者。不管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总是个男人。虽然帮不上

什么忙，但是，只要他在一天，其他男人就不敢来骚扰她。

现在只有锡林－戈尔独自一人了。一个人照顾孩子们，一个人去卖谷种，一个人去卖联合国塑料水壶，一个人去卖那块地毯。这样能够给孩子们储存些吃的。她必须一个人去跟毛拉和塔利班讲，她的丈夫还会再回来，因此她不会再婚。她一个人去集市。一个人照顾残废了的哥哥、他的妻子和八个孩子。一个人照看她的老小孩。一个人。

每隔三天就会有塔利班上门来提亲。每隔三天她就得应付这些人，把他们打发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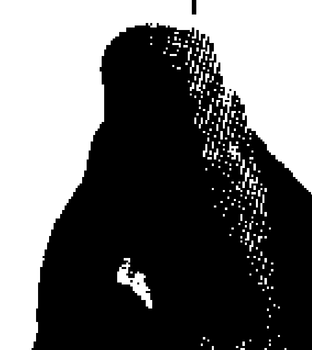
疯了的嫂子，毫无知觉地四处游荡，拉扯自己的头发，把自己咬得鲜血淋漓，把腿绕在树干上，坐着，额头磕得流血不止。她要把脑海里的图像毁掉，甚至想挖出自己的眼睛，这样就不会再看到丈夫的伤口，孩子们挨饿，不再看到这地狱般的生活。疯了的嫂子口里念着：走啊，走啊。消失吧，带上你的孩子们一起走。走啊，走啊。这样，你就不会再看到她额头上的鲜血，不再看到树干上的鲜血。这样，伤口流出的脓血的恶臭不会再刺激你。这样，你和你的孩子不会被逼疯。这样，你和你自己的孩子不会挨饿。这样，我们大家不会把命都陪在这里了。这样，这样……走吧……

锡林－戈尔等了四十天四十夜。然后收拾好所有她可以拖得动的东西，亲吻过嫂子带血的额头，离开了。

我们去哪儿呢？纳法丝问到。

去别的村子。锡林－戈尔回答，去你大姐努尔－阿弗塔卜的那个村子。

纳法丝沉吟，说：她那件红黄橙绿色的云彩一样的结婚礼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衣裳了。





就是她。锡林－戈尔说。

霓裳姐姐，纳法丝兴奋地叫着，我要去那里。我也会得到一件云彩般的礼服么？

我们还有姐姐吗？纳比和纳维德不解地问到。什么云彩般的礼服啊？我们也可以有一件吗？

感谢真主。老远锡林－戈尔就看到了那个村子，还是像一个躺着的人，双腿紧并，两臂舒张。有一部分已被轰炸过。

如果锡林－戈尔从空中鸟瞰这个村子，她会欣慰地发现，女儿和年轻的塔利班的房子幸免于难了。

风儿挟着清真寺的诵经声逡巡于大街小巷之中、院落房屋之间、种满罂粟的土地里，艳丽的罂粟花朵随风起舞，积在花瓣上的灰尘轻轻飘落。

除了这寺中的诵经声，在阿富汗恐怕已经没有人懂得什么是仁慈了。锡林－戈尔暗想。她在桑葚树下坐了下来，闭上眼睛，沉浸于祷告召集人的叫喊，他呼唤着大家聚集到清真寺里，祷告啊……，在一片诵经声中，她享受着风儿轻柔的抚摸。

风儿也知道，当毛拉的声音回响在村子里的时候，枪炮会暂时沉默。从印度斯坦过来的和风悄悄地带来了冰雪的气息，吹进山谷里，风中还夹杂着田野上女人们的轻声细语，仿佛问候着锡林－戈尔和她的孩子们。

锡林－戈尔和孩子们沐浴在温暖的晚霞中，等待着，半是遐想，半是憧憬，心中还充满了担心和忧虑。他们就那么坐着，同其他千万个妇女和儿童一样，在阿富汗的各个角落里坐着，期待着。期待战争的结束，期待自己的丈夫，期待

自己的儿子，期待着不用挨饿，期待着一切。

风中还混着苹果花儿的香味、街道扬起的尘土、青草和罂粟花的气息、短暂的和平、彻底的宁静和男孩赞美家乡歌声。微风钻进锡林－戈尔的头巾和衣服，停留在她的肌肤。她闭着眼睛叹息到：这里可算作是天堂了吧。

当街上再次响起驴车的叮当声、人们的吆喝声和呼啸的枪声，锡林－戈尔重新放下面纱，遮住脸，站起身来，一手抱着纳西穆，一手牵着纳维德。纳法丝和纳比抓着妈妈的长裙，跟在后边，他们踏上通往村庄的道路。



绳索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栅栏。早先守在这里的无线电技师和女裁缝也已不在。栅栏上悬挂着音乐磁带的内脏。那都是些被查抄出来的音乐盒带。塔利班砸碎了盒带，扯出磁带，当作战利品悬挂在栅栏上，威慑四方，禁止音乐。

茶馆还在，原来那个友好的主人呢？他去了哪里？锡林－戈尔问到。

死了。新的主人回答到。

现在谁住在那这房子后边的屋子里呢？锡林－戈尔又问。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新的主人反问到。

锡林－戈尔继续往前走。

沿着沙街往前走不久，就到了那道天蓝色铁门的前边。铁门上又多了很多弹孔，像是疮疤和剧痛着的伤口。锡林－戈尔拐进一条小路，那里住着她的女儿。

锡林－戈尔的心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狂跳不已，仿佛要从身体里跳出去似的，让她几乎说不出话来。无法说话



了。锡林－戈尔把纳法丝推到门前。

我找我的姐姐努尔－阿弗塔卜。他说，灿烂地笑着。

这里没有什么努尔－阿弗塔卜。一个男人说，然后关上了木门。

锡林－戈尔的心沉到了谷底，眼前的世界瞬间失去了颜色。一片黑暗。脸上也没了血色。世界一片黑暗，风也沉默了。世界如夜般漆黑。

锡林－戈尔继续往前走。

毫无知觉地，一步接着一步地走着。不知道为什么要走，也不知道走向哪里。

一步接着一步。

你们是什么人？！遇见了一个塔利班。

我们不是什么人，我们什么人也不是。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而已。她的孩子们。我们在找一个塔利班，叫某某，原来在那边的屋子里住着。

我刚到这里，不认识这个什么某某。

芭哈杜尔现在在哪儿？一个年轻人打开门，锡林－戈尔急忙问到。

谁？

芭哈杜尔，穆斯林游击队副司令的第四位妻子。锡林－戈尔说。

那个司令被打死了。他做了叛徒。

他背叛了谁？谁打死了他？

那个年轻人瞄瞄左边，又瞄瞄右边，压着嗓门说：塔利班。塔利班把他打死了。

他的那些妻子呢？锡林－戈尔问。

也被打死了。年轻人说。

儿子呢?

一个也没跑掉。

为什么啊? 锡林-戈尔问。

谁知道呢。年轻人回答。

锡林-戈尔继续往前走。

阿扎丁娜医生在哪里? 锡林-戈尔问一个塔利班的女人，她正在给人看病。

Ne pohoegoem，不知道。这个女人说的是普什图语。

锡林-戈尔继续往前走。

毛拉的房子被炸弹击中，一半已经完全毁坏。毛拉本人被子弹击中，他的妻子活了下来。

我的女儿在哪里? 锡林-戈尔问她。

走了。毛拉的未亡人说。

去了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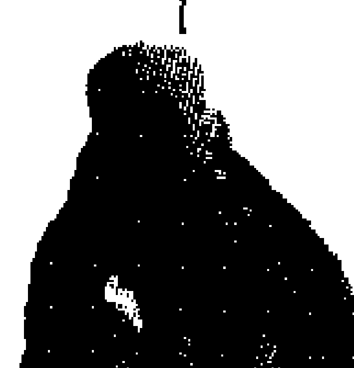
可能去了赫拉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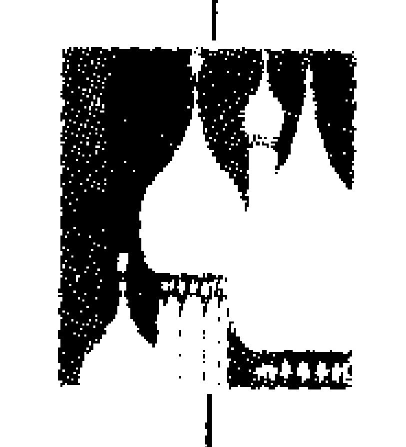
去了赫拉特? 什么时候? 为什么是赫拉特?

她男人带她去了那里。毛拉的未亡人说完，眼睛转向了地面。

你也是孩子的母亲。我女儿到底怎样了? 我向你保证，我不向任何人提起。请你告诉我，我的女儿究竟怎么样了? 锡林-戈尔恳求到。

努尔-阿弗塔卜和她丈夫，那个年轻的塔利班，有了一个孩子。那个塔利班真是个正直的好人哪。他善待你的女儿努尔-阿弗塔卜，他爱他的孩子胜过爱惜自己的生命。她说。





我的女儿究竟怎么样了？锡林－戈尔问。

塔利班放过了你女儿，她说，但是他们没有放过她的丈夫，把他枪杀了。因为他顶撞他们。因为他保护那些反对塔利班的人。因为他说，塔利班现在所做的一切，违背了古兰经，违背了天主的戒条，违背了先知的喻示。他们说了，塔利班里也会有迷途的羔羊，然后把他杀了。他们杀了司令、我的丈夫、你的女婿，好多好多的人。

毛拉的未亡人的眼睛又转向了地面，接着说，然后你的女儿作了另一个塔利班的妻子。那人宣称，从一开始她就是属于他的，别人不可能得到。

痰迹。一小捆伊朗纸币。阴冷而恶毒的眼神。

锡林－戈尔的口中忽然充满了苦涩。苦涩的滋味。

医生去了哪里?她问到。

阿扎丁娜逃走了。她答道，塔利班禁止她工作。她反抗过。她跟他们说，在喀布尔和其他城市、村子里，还是有女医生的，塔利班不阻止她们给人诊病。他们说，其他地方的塔利班有自己的规矩，可是这里就是我们说了算。阿扎丁娜有很长一段时间偷偷地照看病人，直到被塔利班发现，然后就连这个都不许了。他们说，她需要一个男人，那么就有人看着她，她也就不会那么倔了。于是她偷偷地收拾好东西，连夜逃走了。

去了哪里？

喀布尔。

我现在必须去赫拉特。锡林－戈尔说，去找我女儿。

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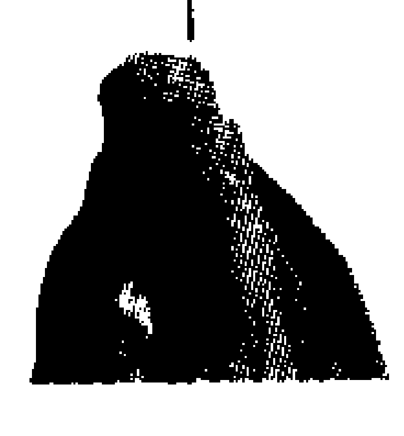
跟我的孩子一起。

那得花上好几个星期啊。

我就走。

没有男人陪着？

没有男人陪着。





第十五章　王后的传说

沥青马路。机场。树木长着又长又尖的刺。肥皂的香味。宏伟富丽的宫殿和寺院。那个清真寺是为一位皇后，高赫儿·沙德，沙哈鲁国王的妃子而建造的。宫殿经历过所有的战争依然耸立，直到今天。

在俄罗斯人办的学校里，发乌兹说起过赫拉特，锡林-戈尔那时曾想，总有一天我会去游览这个城市。

总有一天。

那个时候，她还没有女儿，她是否想到，这个城市会把她的女儿留下，会让她不得不来造访？

那个时候。

赫拉特，曾经是一个强大帝国的首都。赫拉特，阿契美尼德国王的城市；帖木儿国王的城市；曾被誉为艺术的王国。这里，有一座藏书丰富的大图书馆，有传授工笔画——古老的波斯绘画——技艺的学校。这里，生活过沙哈鲁，曾经强盛一时的帖木儿王国的第四位国王。帖木儿王国，它的疆域曾经扩展到今伊朗境内，远至土耳其斯坦。赫拉特，蓝镜之城。蓝得就像那海水，锡林-戈尔在少女时代曾喝过的海水。冰凉的海水流进血管，冷却了她的血液。

赫拉特，这座城市的历史又何止这些。

赫拉特，在这里，苏联坦克进城之时，二万四千人死于炮火和铁骑之下。

赫拉特，现在，成了塔利班的城市。包着黑色头巾的塔利班。穿着长长的罩衫的塔利班。给妇女定下无数禁例的塔利班。不得独自上街，不能上大学。赫拉特，学者之城，有着神秘传说的王后居住的地方。赫拉特，诗人之城。赫拉特，艺术之城。

那个时候。

赫拉特，如今，女孩只能偷偷地上学。

赫拉特，屹立着诸多的寺院，在俄国人、穆斯林游击队的炸弹下幸免于难。那么美国人的炮火呢？它们还能幸免么？

赫拉特，文明之城，科学家和智者的乐园。如今，成了独裁者的天下，阿富汗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塔利班的天下。

悲哀的赫拉特。

可怜的锡林－戈尔寻找着她的女儿。她坐在街边，毫无头绪，不知道应该上哪里找她的努尔－阿弗塔卜。

在她身后的屋子前，坐着一位友善的饭店老板。他看着锡林－戈尔，这当然是违反禁例的。他叫住捣蛋的纳比，请他跟母亲说，他们可以进来坐坐。友善的老板愿意以真主的名义做点好事，他给了锡林－戈尔和孩子们一些吃的。日行一善，会引来真主的赏赐。一大份食物和四小份食物，算是善举了。

这是公然的违抗。锡林－戈尔说，取下她的面纱，露出了脸。

这是公然的违抗。友善的店主说。





锡林－戈尔，纳法丝、纳比、纳维德和纳西穆坐在板床上，吃着。八个男人坐在另一张板床上，看着锡林－戈尔一口一口的往嘴里塞东西。似笑非笑，毫不忌讳。饥饿。

他们有权这样做，因为他们是男人。锡林－戈尔擅闯男人的禁地。孤身一人。无人保护。抽鸦片的摩拉德已经不在。

如果这个妇人这么没遮没拦地到处乱跑，太招摇了。一个人说道。招摇。

招摇的女人。招摇的锡林－戈尔。

跟她说，人一定要吃米饭，那样才会强壮。另一个人叫道。跟她说，肉才是好东西，吃了才会有力气。又有人起哄。

赫拉特和其他地方一样。没有男人保护的女子随时会陷入险境。

他们可以叫嚷，锡林－戈尔心想，他们可以看着我是如何一口一口地吃东西。锡林－戈尔、纳法丝、纳比、纳维德和纳西穆塞了许多食物下去，肚子撑得又圆又大，连呼吸都费劲。填满了米饭、肉和蔬菜、面包和加了糖的茶的肚子。

笼子里的小鸟，叽叽喳喳叫着，挠得笼子吱嘎作响。小鸟看上去不漂亮也不难看。锲而不舍地挠得笼子吱嘎作响。

它想出来呢。纳比说。

哦？那它想去哪里呢？友善的餐馆老板问。

纳比耸耸肩。

一个小伙子把一盆洗手的水放到锡林－戈尔的面前，碰到了她光着的双脚。无意地。

他可以碰我。锡林－戈尔心想，一边洗着手。

锡林－戈尔从她面前的落地窗看出去，街上的店铺开门了，男人们在忙碌着。在祷告之后，在早餐之后，在睡醒了之后。在他们跟妻子做过了什么之后。在他们洗净了手、脚、胳膊之后。耳朵后的水珠。水，请泼下来，请洗清我的罪恶。祷告。忘却。善行。

锡林－戈尔喝着茶，环顾四周的男人。公然的违抗。

过一会儿就是戒严时间了。友好的餐馆老板说，你打算在哪里过夜啊？

八个男人伸长了脖子。她会怎么回答？这个被施舍了的装着一肚子饭、肉的招摇的女人。

鸟儿还在挠着笼子，吱嘎作响。忽大忽小。忽小忽大。

它想要出来。纳比说着，耸着肩膀。

这儿晚上可不太平啊。友好的餐馆老板说，几天前的晚上，几个塔利班闯进一户人家里，强奸了一个英国女人。那个女人是给某个救援机构做事的。这种事儿在我们国家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哪。

被强暴了的外国女人。

锡林－戈尔喝着茶。

那只鸟想要出来啊。纳比说。

施暴的塔利班。被强暴的英国人。

我把你们带到我姐姐家去吧。友好的餐馆老板提议，在那里你们会很安全。

哦，在那里我们会很安全。锡林－戈尔说。

餐馆老板不需要任何报答。他只是想日行一善。

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好人应该多做些好事，公道才能长存于人心。他说。



友好的餐馆老板出生在赫拉特，从此就没有离开过。只为了上大学的缘故，去了喀布尔。

我学的是法律。他说，从1349[①]，查希尔国王登基那年开始，直到1354[②]，达乌德掌权。然后我去服兵役，做了步兵，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不停地走。

学法律的步兵在路上不停地走。学法律的步兵得过一枚奖章。

我念的是俄国人的学校。锡林－戈尔在那里也得过一枚奖章，这让其他孩子羡慕不已。

然后我进了国家财政部，负责规划设计。之后去了税务局，再换到检察院，先是在喀布尔，然后回到了赫拉特。

我在俄国人的学校学到了读书和识字。锡林－戈尔说。

无知的人总是相信，总在猜测，别人比自己懂的要多。友好的餐馆老板说，但如果一个人可以识字，那么他就能有自己对事物的看法，而不用盲目跟从别人的意见。

我本想做一名医生。锡林－戈尔说。

像你这样的女人已经很少了。友好的餐馆老板说，你的丈夫不跟你在一起？

开始时他是跟我在一起的，但是现在，我必须一个人拉扯孩子们。

我跟我的妻子从小就认识了。这个对善行不求回报的好人继续说着。

我来这儿找我的孩子。锡林－戈尔说，我的女儿，努尔－

① 阿富汗的纪年，为通用纪年的1948。

② 阿富汗的纪年，为通用纪年的1953。

阿弗塔卜。我把她嫁给了一个塔利班，她就留在了家乡。我拿着聘礼跟其他人一起逃到了伊朗。

友好的餐馆老板没有说话，只是轻轻的点着头。

小鸟要飞出去。

所以我现在祈求真主，一定让她活着。锡林－戈尔微笑着，她不需要哭泣。

我们都是幸福的人。友好的餐馆老板说，现在还活着的所有阿富汗人都是幸福的人。

幸福。锡林－戈尔微笑。

小鸟也幸福啊。纳比叫道。

我从来没有用过枪。友好的餐馆老板说，战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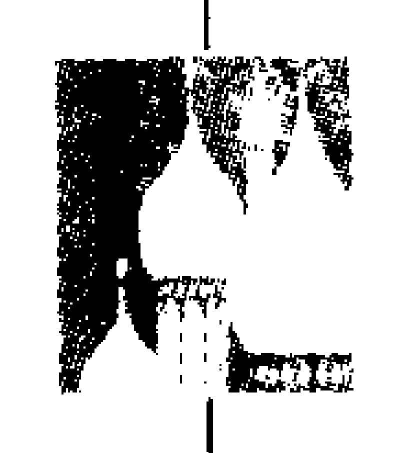
像你这样的男人也不多了。锡林－戈尔说。

在我们的国家，男人要是不拿枪，那是要被人瞧不起的。友好的餐馆老板说道，一些人会因此认为你不是真正的男人。我跟每一个阿富汗人一样，我不满俄国人，不满塔拉基[1]总统，不满他的政府，因为他勾结俄国人。我也反对支持他的巴基斯坦人、美国人。当然还有塔利班。但是用战争的方式？我不认为可以解决问题。

我父亲做过游击队员。锡林－戈尔说，但现在，他只能缩在角落里，需要人料理，我就像照顾我的小女儿一样地照顾他。我哥哥被地雷炸掉了一条腿，还有他的手上抱着的孩子。我还有一个哥哥，是个烈士，我们埋葬了他。至于我其他的兄弟姐妹，我不清楚，他们是否还活着。

---

① Taraki.



如果我能够遇上一两个穆斯林游击队员，友好的餐馆老板说，我要质问他们，在赶走了俄国人以后，他们为什么仍不肯放下武器；他们为什么要毁掉喀布尔，把城市变成一堆废墟；他们为什么要收什么道路通行税；他们为什么要污辱妇女，她们也是安拉的子民啊。人民交出了面包和生命，他们的一切，一切的一切，交给了他们。我倒要问问他们，他们到底是不是阿富汗人，这片土地是不是他们的家乡。我要跟他们说，每天我都生活在深深的懊丧和痛苦之中，每一天，当我帮助你们的时候。我要问他们，他们凭什么还想重新统治这个国家？我要告诉他们，现在塔利班可以赢得民心，只是凭着一个理由，只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跟游击队打仗。

锡林－戈尔笑了，我们的国旗已经失去它本来的颜色了。现在它是白的，这之前是红白黑色，再往前是红色。

友好的餐馆老板也笑了，呵呵，红白黑。

我们就像是被盗墓的人、被盗尸鬼偷掉了衣服的死人。他说。

盗尸鬼晚上偷偷摸摸地溜到坟地，把刚刚下葬的死者又挖出来，扒下他们身上的裹尸布，第二天拿到集市上去买。

无论死者穿得如何齐整，无论是不是刚刚被埋葬，都会马上被挖出来、扒光了衣服。即使死者就这样赤身裸体地躺在冰冷的墓穴里，他们面对真主时，仍决心请求真主解救无耻的盗尸鬼。公正的安拉倾听他们的话语，遵从他们的决心，将这些卑鄙盗墓者的罪恶从世间清除。

死者虽然已经从这痛苦的世界解脱，但他们也只能享受片刻的宁静。盗尸鬼的帮凶又成为新的盗尸鬼。他们不仅效

仿前辈和先驱，扒掉死者的衣服，还染上了更多的恶行。扫荡完衣服还不够，他们还要奸污尸体，在赤裸的死者身上满足兽欲。

死者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吧。否则也要悔恨自己的决定，要请求真主，把原来的那些盗尸鬼还给他们了。

我们阿富汗人也是这样啊。友好的餐馆老板说道，美国人、英国人还有俄国人在我们的土地上为所欲为。抢去我们的石油、铀矿、黄金还有鸦片。跟我们定下利于他们自己的条约，欺压阿富汗人。这样，他们以后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拿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我们在这些西方大国的压榨下奄奄一息，终有一天我们会以牙还牙的。但不管怎样，美国和他的盟友、朋友们对我们所做的，终究是好过他们一手培植起来的傀儡——塔利班的所作所为。

塔利班不仅抢走我们的铀矿，把所有鸦片买卖得的钱放进自己的口袋，还把一切都弄得一团糟。他们破坏了我们千百年的古老文化传统，侮辱我们，伤害我们。

友好的餐馆老板笑了，说，那我有可能会害了你们呢。我现在毫不忌讳地跟你一起坐着聊天啊。

我曾经梦想过，锡林－戈尔说，梦想着，二十几年来丢在我房子周围的那些炸弹，不是真的炸弹，而是书本；梦想着，埋在我们脚下的地雷，不是真的地雷，而是小麦和棉花。

美丽的梦。友好的餐馆老板说。

锡林－戈尔找了整整四天，到处走，问遇见的每一个人。没人认识努尔－阿弗塔卜，锡林－戈尔和摩拉德的女儿。抽鸦片的摩拉德。



也没人认识那个塔利班，努尔－阿弗塔卜的第二个男人，在她的丈夫死了之后，强迫她嫁给了自己的男人。没人认识那个往锡林－戈尔脚下吐了一口痰的男人，痰迹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没人认识她。没人见过他。

在塔利班没有注意到她之前，在他们还没有机会骚扰她之前，在她用尽盘缠之前，在她还没有成为友好的餐馆老板的姐姐沉重负担之前，在所有一切还没有发生之前，锡林－戈尔又一次启程了。

去哪里？

有什么不同么？

毫无分别。锡林－戈尔和她的孩子们将要去向哪里，无关紧要。

友好的餐馆老板给锡林－戈尔的钱足够她去到坎大哈了。

就这样到了坎大哈。石榴之城，那红红的脆生生的果子，爱之果。一千零一颗脆脆的籽儿，圆滚滚，甜甜的，还有一点点酸。一年了啊，锡林－戈尔还清楚的记得这些多汁的籽儿在嘴里翻滚的感觉。酸酸甜甜的。努尔－阿弗塔卜穿着红黄橙绿色的云彩一样的结婚礼服吃着这爱的果实，汁液把她的嘴唇染的红红的，娇艳欲滴。像鲜血一样从她的齿间流出，滴到了裙子上，仿佛盛开的花朵。女儿嘴上的红色，锡林－戈尔回想着。

坎大哈。在这里，波斯的大流士国王被亚历山大大帝打败。波斯萨珊王朝的君主们，阿拉伯人和其他的波斯国王们，土耳其人，帖木兰国王，英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塔

利班，吐痰的男人，独眼毛拉奥马尔，声名狼藉的本·拉登，他们曾经或是仍然在这里居住着。

但是没有努尔－阿弗塔卜。

人们不认识她，人们似乎不曾见过她。





第十六章　残存的首都

您好。

真主保佑，愿和平降临于你。

赫拉特的友好的餐馆老板给了锡林－戈尔他住在喀布尔的哥哥的地址。如果我哥哥和嫂子还活着的话，真主保佑你，他们会帮助你的。他说。

你好，但愿你还没有累坏。赫拉提非常友善，按照阿富汗的礼节，将右手放在心脏的位置，点头向锡林－戈尔致意。

欢迎光临废墟之城——喀布尔，做我们尊贵的客人。

我做姑娘的时候来过这里。锡林－戈尔说，我在这儿念俄国人的学校。

现在的这个城市跟你做姑娘的时候可大不一样了，喀布尔到处都是乞讨的人和死人。

赫拉提可是喀布尔的见证者，经历过国王的统治，听过每天山上的大炮轰响。赫拉提还记得和平时期阿富汗人的生活，没有被炸弹、枪炮轰炸和地雷破坏之前的喀布尔，有地中海珍珠之称的蓝色清真寺，建筑和房屋也都装饰了蓝色。他在这里上小学、中学，然后进了大学直到不得不去参加战斗，攻打穆斯林游击队。结果开了小差，掉转枪口，成了游击队员。打俄国人，保卫故乡。故乡，宛如一首缠绵的诗，

他爱她如同自己的妻儿、自己的生命。

现在他以开出租车为生。

赫拉提记得那个时候的喀布尔和阿富汗人。沥青马路，路边的树叶在风中飞舞，那些白杨树大概要长上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才能成材。赫拉提清楚地记得明净的天空，清新的空气，回响着吉祥的钟表、出租车的挂饰的叮当声，轻柔的、似乎在梦境中传来的马蹄声。小贩的吆喝声似乎还萦绕在耳边，还有孩子们的歌声和欢笑声，他听到清澈、强劲有力、充满热情的声音歌唱着美丽的故乡，他看到各式各样的风筝在天空飞翔。真主近在咫尺，却不知道，二十年后的今天，塔利班颁布禁令，天空中只有鸟儿可以自由的飞翔，还有飞机会呼啸而过。

禁止玩乐。

为什么?

也许有人现在已经明白。

因为他们是塔利班。因为他们禁止一切的可能性。以真主的名义，以古兰经的名义，以伊斯兰的名义。

女人们不许上街。女人们既不能上学也不能工作。男孩要带卡蓬，不能蓄长发，不能踢足球，wa - al - hamn - do - allah，感谢全能全知的伟大真主。男人们必须留长胡子，不能穿西式的外套和裤子，不能只戴着头巾出门。

锡林 - 戈尔坐在赫拉提的老爷车里，听他说话。车子因为老旧行走时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道路坑坑洼洼，布满了弹孔，车子摇摇晃晃地在上面走着，一路上，经过汽车、坦克的残骸；经过一群群乞丐，伸着双手乞讨；经过成群的妇女和孩子，不知从哪里来，又将去向何方；还有弹坑、壕



沟、摇摇欲坠的房屋和没有引爆的地雷。赫拉提说，从他们村子到喀布尔这条路，原来只需要四五个小时就可以走完，现在得花上十三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原来的日子一去不返了。

那时的喀布尔充满了鲜花和欢乐啊。声音哽咽。

是啊。锡林－戈尔取下了头巾，沉默了，目光转向了车窗外。

那些曾经富丽堂皇圆顶拱门的建筑、装饰了五彩的马赛克的砖石房屋，如今只剩下石头和粘土的空架子，朝天耸立着，仿佛在呼唤着真主，却得不到回应。那时集市上飘荡着豆蔻、姜黄和玫瑰水的香味，看不到饥饿、流浪汉、化脓的伤口、重病的孩子、恐惧、排泄物、好吃懒做的人、可以致命的发臭的污水。地毯店里，五彩缤纷，流淌出音乐声。夜晚，澄清的天空镶嵌了无数颗闪亮的星星，映照出这个城市那不真实的光彩靓丽，华美的好像一千零一夜童话故事中的夜空。

这样的夜晚，让人想起精灵般的桑鲁卓将自己迷人娇小的身体呈现在国王面前的那个夜晚。残暴的国王每天娶一个女子做新娘，一夜缠绵之后，当新的一天来临，就将其处死。这个夜晚，桑鲁卓用温柔的声音，给国王讲动听的故事，娓娓道来，却留着结尾不讲，焦急的期待将国王带入梦乡。所有的新娘在婚礼的第二天都要被残忍的国王杀死，惟独桑鲁卓幸存。她没有死，因为她给他讲动听的童话，却不告诉他结局。国王跪下双膝，哀求亲爱的桑鲁卓，将前一晚的童话结束。并向真主起誓，只要她讲出故事的结尾，他一定不伤害她，赐予她黄金、珠宝和丝绸。

桑鲁卓甜美地笑了，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她仰着美丽的脸庞，手指温柔地逗弄着只有她才看得见、在空中飞舞的小天使，慢慢的讲出故意留下的结局。这样，如果国王想要听到完整的故事，就不能伤害她。

喀布尔的一千零一个夜晚，重复着的游戏。一个新的童话。结尾？她谁也不告诉。

今天，我的国王，我的主人和主宰，今夜我是一只小鸟，最美丽的那一只。请听好。这个童话，我只说一遍，再也不会重复。你只有这一次机会，而再没有可能听到，伟大的真主，他的仁爱无边无际，通过我的口向你说诉说的一切。

真主有一群鸟儿，三十只小鸟。一天，小鸟们接到一个消息说，在真主统治的人间，有一只名叫丝摩芙的小鸟。它是鸟儿当中最了不起的，真主的飞禽中数它最聪明伶俐。鸟儿们还听说，当丝摩芙看到谁，就能够让谁变成瞎子。无人能抗拒它的吸引力，它的身形妩媚而优美，它的声音清脆而嘹亮，它的歌声甜美而诱人。

小鸟们聚集在它们的海上，讨论这件事情，最后决定，开始寻找它们中最美丽的鸟儿，丝摩芙，向它表明它们的尊重和敬意。

它们踏上了漫漫找寻之路。飞过一座又一座高山，越过一个又一个山谷，穿过海洋和湖泊，经过旷野和沙漠，找遍了所有的城市和村庄，见过了所有的人、动物、植物，天上和地下的生物，经历了善恶美丑，穿越了时间，看到了伤者、诗人、国王和其他一切真主所创造的万物、凡人的生活。只有一样东西——小鸟丝摩芙它们没有见到。

最后它们回到了最初商议的地方。精疲力竭。它们疲累



地在海边饮水止渴。忽然，它们见到了，见到了多年来历尽艰辛却未找到的鸟儿。

我的国王，我的主宰，桑鲁卓的声音无限温柔，将国王的残暴引入了爱的国度，消弭于无形，我的国王，我的主宰，现在我们必须休息了。

结尾呢?

明天，我亲爱的，等到明天。为了我的生命。

结局。

最后它们回到了最初商议的地方。精疲力竭。它们疲累地在海边饮水止渴。忽然，它们见到了，见到了多年来历尽艰辛却未找到的鸟儿。

在海水的倒影中，三十只小鸟看到了丝摩芙的样貌。三十只鸟儿令人惊叹的面容，它们的目光能够让人们，不论男女，都变瞎。

丝摩芙，真主说，这就是你们了。我最爱的鸟儿，就是你们自己。你们这么多年来所苦苦寻找的，你们飞遍全世界所想寻找的，不是别人，就是你们自己。三十只鸟儿，丝摩芙，丝摩芙。

我们就像这丝摩芙，一些阿富汗人说。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地产丰富。如果我们知道得更多，做得更好，那么在这个国度，就不会有人挨冻受饿。每一个人，乞丐也能像国王一样，都有栖身之所。我们的生活也会在和平中度过。我们可以拥有统一和宁静。我们之中一定有人憧憬过，更多的美景，更美丽的国度，更美好的生活，更多的权利。

丝摩芙的故事不再是童话，另一些阿富汗人说。如果我们应该而且可以做到，我们早就做好了。那么无论是英国

人，还是俄国人，还是背叛了我们的兄弟，无论是穆斯林游击队，还是美国人，无论是本·拉登，还是塔利班都在我们的土地上踩了一脚。

故乡的和平，喀布尔的宁静，就是一个谎言。

玻璃般的宁静。

你想上山去看看那些大炮吗？赫拉提问到，然后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现在这些炮都没声儿了。再没有什么可看可听的了。当年，查希尔·沙阿国王还在的时候，每天中午十二点整就会开始响起隆隆的炮声，提醒穆斯林信徒，该去清真寺朝拜了；告诉那些工作的人，可以休息一阵儿了；也警示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是用心工作时候了；更多的是告诉所有人，国王戴着皇冠端坐在王宫里，用有力的双手保护着他的人民。如今没有任何事、任何人是我们愿意而且必须记住的了。所以，大炮没声儿了。

锡林－戈尔和赫拉提还是去了山顶，看了沉默着的大炮。汽车穿过废墟，在国王统治、炮声每天响起的时代，这些废墟曾经是电影院、博物馆、饭店、公园，时常能见到妈妈牵着孩子或是夫妻两人闲逛，或是沿着运河边悠闲的散步，憧憬着未来的生活会更加美好。从前的喀布尔，苏联还没有入侵阿富汗；富人享乐，穷人挨饿；有权的人趾高气扬，统治着顺从的人民；人们还有一些梦想；鲜花还会盛开，树木还生机勃勃，房屋还有墙壁、屋顶、门和窗；在广场和十字路口上的喷泉喷涌，水花在空中舞动出美丽的姿态；店铺和摊档的招牌霓虹闪烁；不知道什么是战争的时候，人们不会生活在恐惧之中；不会担心什么时候就踩到一颗地雷，平静而自觉地遵守规章制度。从前，真主热情地庇

佑着阿富汗，人们还能拥有自豪和自尊。从前。

赫拉提记得从前的阿富汗，他生活在那里，没有恐惧，不用时刻担心会被哪个军营的人抢劫。在从前的喀布尔，没有像现在如此之多的女人和孩子，在任何可能的角落里，向你伸出乞讨的双手，这样的惨状撕裂了他的心。他还记得，这片土地没有支离破碎之前的样子，从前的阿富汗和首都的样子，再也不会出现的样子。

锡林-戈尔羡慕他。

锡林-戈尔听说，在首都有国外的救援机构帮助寡妇和她们的孩子，发给她们小麦和油脂，给小孩打针预防传染病。

寡妇们的孩子。她们。

而且还可能得到一份工作。人们说，喀布尔应该给孩子们建学校，女孩子的也需要上学。也许真是有那么一个女子学校。也许锡林-戈尔可以当那里的老师。或者，她还可以在地毯作坊里织地毯。

也许。也许。

可你不是寡妇啊。女儿纳法丝说。

你父亲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锡林-戈尔说，这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区别啊。纳法丝反驳到。

不在我们身边的父亲还有什么用处？锡林-戈尔说，一个在出现困难的时候，就丢下妻子、孩子不管的男人，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办法？难道要我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大家如何一个接一个的死去？

死亡。饥饿的死亡。饿死。

不！纳法丝叫起来，我不要死。

所以，锡林－戈尔说，我们必须说，摩拉德已经死了。

摩拉德已经死了。死了的摩拉德。

他死了还是活着，有什么区别?

一点都没有。一点点都没有。

好的。纳法丝说，我会说，我爸爸已经死了。

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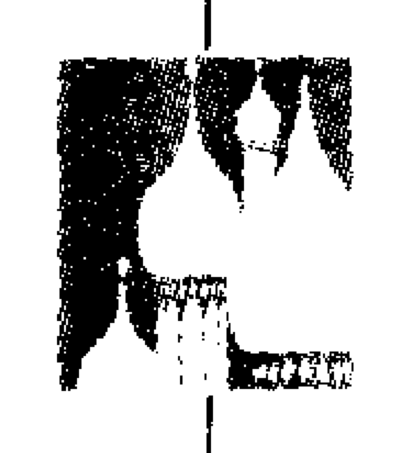
锡林－戈尔有不安的感觉，对这个城市的不安，对被摧毁了的街道的不安，对四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的不安，对谎言、窃贼、所有男人的不安，对塔利班、地雷、房屋的残骸的不安。

她还能辨认出那条运河。通往俄罗斯人的学校的路已经找不到了。她还认得那条市集街道，在这里，摩拉德把手帕放在石头上，对她说，他来要娶她。她回答，她无所谓的。与摩拉德一起居住过的那间小屋不见了，被炸弹吞噬掉了。

锡林－戈尔经过蒙着脸的女人们身边。蒙着脸的锡林－戈尔从她们身边走过。她们已经麻木，对眼前的物体无动于衷。或者说，看不到脸的，根本不能算是人。

她经过一个长袍。一个长袍跟她说话，请她施舍些钱或是吃的，问她，有没有什么活儿可以让她干。偶尔，锡林－戈尔对某个声音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一次，一个长袍抓着她的胳膊，拉她到一旁，拥抱她，亲吻她。长袍把锡林－戈尔误认为是失散的妹妹，最终还是发现，是自己弄错了。

现在，在锡林－戈尔面前的，是躺在地上的一个小男孩，除了绕在屁股上的一块脏兮兮的破布，他几乎是全身赤裸的。身上积满了污垢和尘土，污秽不堪，让人分辨不出他



到底是人还是街道上的砂石。他瘦得皮包骨，只剩下一条腿，还扭曲着，对他是沉重的负担，却又不可缺少。

男孩一边的手脚都没有了，另一只手也只有光秃秃的一截。他艰难地支起残缺的身体，蠕动着，半截手臂拖在后边。

锡林－戈尔努力让自己直视这个皮、骨头、残肢和污垢的混合物，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一只爬虫。被人踩过一脚，苟延残喘的爬虫，半死不活地在角落喘息。无人怜悯，他也无法从这痛苦的生存中解脱。

锡林－戈尔注意到他的黑眼睛，惊人的美丽，发出友善的光芒，向锡林－戈尔报以真诚的微笑。世间最美丽的微笑。

锡林－戈尔买了面包，在他面前蹲下身子，掀开面纱，把面包撕成小块，喂给这个爬虫般的孩子。

爬虫般的孩子在垃圾堆里发现了一个地雷，很像玩具的地雷，专门为小孩设计的地雷。小圆盒子看上去就像是小小的玩具，闪闪发亮，吸引着孩子。

孩子抵制不住闪耀的光芒的诱惑，决心把盒子打开来，看看里边究竟装了什么东西。爆炸的冲力不算特别大，但仍然把他的手脚撕成了碎片，把他抛向了天空，就像是在飞翔。他跌落到地面，触发了第二次爆炸。之后，他失去了知觉。后来，听人们说，他掉下来时又碰到了一颗地雷。

男人们走过蹲在爬虫般的孩子旁边的锡林－戈尔，他们同情地看着她。穿着长袍的女人们停留了一下，摇摇头，走开了。一些长袍也弯下腰来，围着锡林－戈尔窃窃私语，纱巾掠过她的手臂、头顶、面颊。一个长袍跟她说，这个孩子

饿了很久了，他需要面包，需要工作。另一个长袍将手放在她的背上，让她挺直了背脊，帮她擦去眼中的泪水，轻声说，坚强些。只有我们表现得软弱，他们才能感到坚强，锡林－戈尔回应道。长袍紧紧地抱住她，压得她透不过气来。有力的拥抱。长袍让锡林－戈尔颤抖的身体慢慢平静下来。

锡林－戈尔俯下身来，亲吻着孩子的半边面颊，抚摸他的头，给了他一些钱。

你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阿姨了。爬虫般的孩子说。

锡林－戈尔笑了，对他说道：你有一双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眼睛。

爬虫般的孩子报以羞涩的微笑，说道：我也要送给你一样礼物，一个小小的礼物。

孩子看着锡林－戈尔揭去了长袍的脸庞，开始讲一个故事：一个女孩不小心掉进了小溪里边，刚好一个男孩经过，跳进水中，把女孩救了上来。女孩向他致谢，并问他，你为什么要救我呢?男孩答到：如果我眼睁睁地看着你死去，那么我的生命就会变得一文不值。因为你跟我没有贵贱的区别，我们都是真主创造的，如果我们当中的一个不幸死去的话，那么我们的一部分也死亡了。

真是一个好听的故事。锡林－戈尔说，你还是个出色的故事大王呢。

呵呵。爬虫般的孩子微笑着。世间最美丽的微笑。那么我可以拿这些钱了。

真主会保佑你，小故事大王。

你叫什么名字啊?

锡林－戈尔。





我一定不会忘记你，锡林－戈尔。孩子说完，艰难地支起残缺的身体，蠕动着，半截手臂拖在后边，消失在市集之中。无人怜悯，他也无法从这痛苦的生存中解脱。

从头蒙到脚的锡林－戈尔继续在她少女时代的城市街道上穿行。整个城市，在苟延残喘。喀布尔，充斥着尸骨，饿殍遍地，布满了腐烂的躯体和爬虫般的孩子。

地上还有头发，男人的头发。塔利班当街给蓄长发的男人剃头。

树上悬着一具尸体，是塔利班挂上去的。那是警告。死人在警告着那些就快死去的人。

女人们在角落里出没，饥饿难忍。呻吟，乞讨。这座城市里有四万名寡妇。锡林－戈尔是她们中的一个。但锡林－戈尔有摩拉德，抽鸦片的摩拉德。

孩子们背着一个小袋在废墟翻找，可以吃的，可以取暖的东西。锡林－戈尔看着地面，不忍心看他们中的谁会找出地雷来。

喀布尔，还潜伏着饥饿的地雷，对街道上五万个饥饿的孩子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将其中一个撕碎、肢解、吞噬。

锡林－戈尔穿行于她少女时代的城市街道。走过发臭的运河，经过疲惫的人群，饥饿的人们，奄奄一息。

走过足球场。

最初塔利班下令禁止足球，取而代之的是，男人们在周末必须聚集在足球场集体祷告，接受这些自封的统治者的训话。然后看他们以真主的名义，以古兰经的名义，以伊斯兰的名义，处置有罪的人，砍手，剁脚，打破人的头，用石头把人砸死……

男人们不愿再去，塔利班只好取消禁令，男人们才再次走进足球场。现在，看球赛成了义务，但禁止喧闹。“真主至大”和“万物非主，惟有真主”成了义务。球赛开始和结束时的祷告成了义务。中场休息时，不得喧闹，否则要被砍手剁脚。在这里，处死男女老少，用石头砸死。血肉模糊的头颅。砸碎头颅，脑浆飞溅到刽子手的衣服上。

今天，是阿伊莎在里边。阿伊莎。美丽的小阿伊莎。

两个塔利班把蒙着长袍的阿伊莎架到驴子上，她已经无法走路了。长袍之下仿佛什么也没有，缩成一团。这是偷男人的婊子阿伊莎，塔利班宣布，今天刽子手将在这里执行对她的惩罚。朝地上吐了口痰。黄绿色的痰。

愿真主保佑你。母亲的祈祷。阿伊莎出生后，母亲给她取名叫阿伊莎——先知的妻子的名字。她认为，这个名字会保佑她，保佑她长命百岁，幸福快乐的生活。真主赐她平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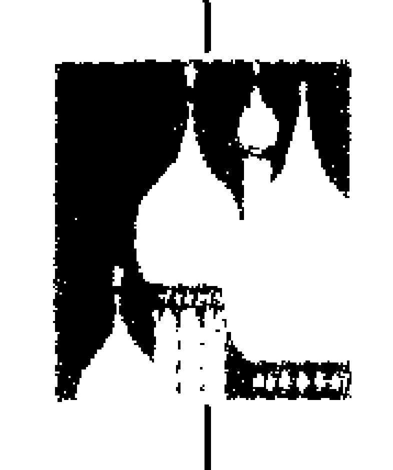
先知有十四个或者更多的妻子，阿伊莎是先知的第二个妻子。先知去拜访他的施主和朋友阿布·巴克尔，看到了他的女儿阿伊莎，心动不已。先知的情欲。阿布·巴克尔明白先知的心意，应允在阿伊莎成年之后，两人成亲。三年之后，阿伊莎成年了。在麦地那，九岁的阿伊莎做了新娘。

九岁的阿伊莎，豆蔻年华。

五十岁的先知，垂垂老矣。

母亲给女儿取名为阿伊莎，是为了让先知看到爱妻的名字，会保佑女儿——与妻子同名的人。

这一个阿伊莎骑在驴背上，透过长袍的网眼看那些男人。网状的男人。



饥饿的阿伊莎，偷了男人，看着网状的男人。

阿伊莎止不住地颤抖，嘴里似乎尝到了死亡的味道。舌头发苦，喉咙仿佛粘在一起，让她恶心的想吐。她的肚子好像一个空空的大洞，孩子不见了。袍子贴着她因恐惧而发白的皮肤。阿伊莎的脑子里回响着心跳声，像小锤在敲打，回荡着孩子的哭声，昨天才出生的她的孩子的哭声。

现在我的孩子在哪里呢？阿伊莎想，为什么真主把他赐给我？真主看到他了么？他在哪里？我可怜的孩子，孤独的孩子，还没有名字的孩子。

这个女人触犯了真主的戒条。一个塔利班站在球场的中间，大声地向人群宣告，她违背了真主的戒律，出卖了自己的身体。她使我们和真主蒙受了耻辱。

塔利班是仁慈的，他们并不着急处决怀了孕的阿伊莎，让她把孩子生出来。塔利班是公正的，他们不杀孕妇。阿伊莎面对刽子手跪着，看着他握着石块的手。刽子手大步向她走来，越走越近。阿伊莎掀开面纱。

请看着我。阿伊莎轻声说道，目光投向刽子手。

这是公然的违抗。

握着石块的手停在了半空。刽子手往地上吐了口痰，重新抡起石块，砸下去。

握着石块的手狠狠地砸着婊子阿伊莎的头。

一下，两下。

砰砰作响。

阿伊莎的脑浆和鲜血清洗着她的罪恶，清洗了地上的痰迹，清洗了故乡的土地。

洗清罪恶，洗清痰迹。

足球队员回到球场上。

一个游戏接着一个游戏。

观众们低下了头，这两个游戏他们都不愿意看。

球员们摔倒在地上，跌破了膝盖和关节。无法掩盖的受伤的膝盖和关节，掩盖了的受伤的心，掩盖了的羞愧和厌恶。

这也是一种违抗吧。

球员绕过阿伊莎的脑浆和鲜血。死者的鲜血、脑浆。神圣的土地，饮血的土地。血地。

塔利班在球场边挥舞着棍棒，示意球赛继续。以真主之名。

真主至大，真主至大，真主至大。

一个也不少，惟独缺了一个。那个可怜的孩子，孤独的孩子，还没有名字的孩子。

锡林－戈尔继续穿行于她少女时代的城市街道。

丝摩芙望着大海，望着海水中的倒影。

这是公然的违抗。

阿富汗的塔利班禁止画像。

为什么？

也许有人现在已经明白。

阿拉伯人接管了这个城市。他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刷上白漆，大楼的正面、围墙、房屋、店铺、楼房……代表和平、纯洁、无邪的白色。

一个塔利班正在把一个小男孩生拉硬拽地拖上亮闪闪的轿车。男孩哭喊着，抖动着双脚，拼命反抗。

锡林－戈尔喊道：你想对他怎么样？



阿拉伯人一个箭步冲过来，用下流、恶毒的话语咒骂着她，然后转身上车，扬长而去。

锡林－戈尔呆立在原地。

这个男孩让她想起了萨尔瓦，那个住在天蓝色铁门后边、给塔利班干活、长了一身脓胞的萨尔瓦。塔利班和气地对他，给他饭吃，他便使尽了浑身解数讨他们的欢心。在街边被拉进车里的小男孩，在铁门后讨生活的小男孩。等他们长大了，会是什么样子呢？锡林－戈尔想。

Tshe hal dari，你过得好吗？

Tashak－kor，不错，谢谢。

两个女人、朋友、姐妹紧紧拥抱着对方，却相对无言。

锡林－戈尔终于找到了阿扎丁娜。

阿扎丁娜仍然坚持照看着生病的妇女们。在医院，也偷偷地在家里。

偷偷地。

阿扎丁娜的家里住满了人，都是女人。其他的医生、农艺师、生物学家、教师、工程师和护士。识字和不识字的女人们。不知名的女人们。她们都聚集在阿扎丁娜的家里。在塔利班的法律之下，这是违法的。但是女人们仍然在做着。这是公然的违抗。

她们互帮互助，找工作、挣钱，给孩子们找一处安身之所。她们帮助其他人，帮助她们带着孩子熬过这艰难的时期。这是公然的违抗。

他们夺走了我们的一切。女生物学家说，一切。我们刚从统治者那里争取而来的少的可怜的一点点权利，现在也没有了。他们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房子、土地，杀死了我们的

孩子、丈夫、父母，把我们赶出故乡，剥夺了我们的骄傲和自尊，还有我们的梦想。但我们总归有一些他们抢不走的东西。

我什么也没剩下了。锡林-戈尔说，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人再可以从我这儿拿走什么，除了我自己的生命和孩子们。

还有希望。生物学家说，他们抢不走我们的希望。

抢不走的么？锡林-戈尔不确定。

抢不走的。她回答，只要我们紧紧地团结起来，只要我们关心他人、互帮互助，只要我们一息尚存，他们就抢不走我们的希望。

我从来不知道，在我们国家还有像你们这样的人。锡林-戈尔说，你们念完了中学，又上过大学，可以独立地思考问题，很好地交谈，互相交流思想。而我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孤孤单单，无依无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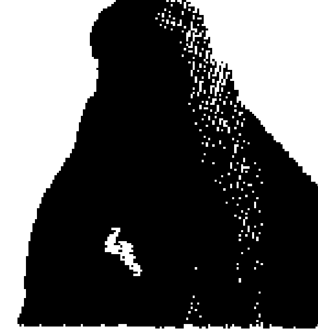
阿扎丁娜拥抱着锡林-戈尔，笑着对她说：等着看吧，慢慢地体会吧。我们应该同呼吸、共命运，分享喜悦、分担痛苦。现在你就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啊。

孤立无援是我们妇女同胞最大的敌人。女生物学家说，向锡林-戈尔微笑着，你现在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我们妇女，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无论讲哪种语言，无论信仰哪种宗教，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反抗男人，打破他们强加给我们的规则、戒条。女教师继续说道。

可是，不是我们把男人惯成现在的样子么？一个护士说，毕竟是母亲把自己的孩子养育成人的。

男人一直都骑在我们头上，我看到他们就是会很害怕





啊。一个不识字的女人说。

这些都将会改变。女生物学家骄傲地扬起头，坚定地说道。我坚信，我们现在所作的努力一定会获得成功。这三年来，我们已经帮助五千位妇女找到了工作。当然，这还远远不够。我们把它看做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不管我们身在何处，不管我们如何生活，不管会遇到多少困难，阿扎丁娜说，我们必须坚持斗争下去！

这是公然的违抗。锡林－戈尔说。

这是公然的违抗。阿扎丁娜笑了。

在阿富汗，没有多少妇女像你们这样啊。锡林－戈尔感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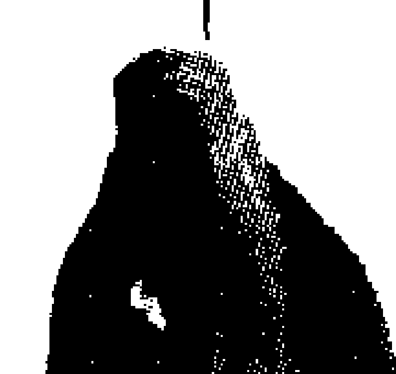
会越来越多的。阿扎丁娜笑着回答。其他人也笑了，眼中闪动着泪光。喜悦的眼泪。悲伤的喜悦。

这个下午，锡林－戈尔和阿扎丁娜还不知道她们的祖国在这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医生、农艺师、生物学家、教师、工程师和护士，识字和不识字的女人们，聚集在阿扎丁娜家里的女人们，她们还不知道在几个月之后，美国人和欧洲人将向她们伸出援手，打击塔利班。这个下午，女人们若干次地相信，没有人能够抢走她们对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期望。这个下午，她们还不知道，她们会拥有这么多远在欧洲和美国的朋友。她们还不知道，只能使用枪炮和炸弹来进行反恐怖主义的斗争。

这个下午，女人们还不知道，不久以后，无数的炸弹将投向她们，投向喀布尔，投向所有的城镇，投向她们的祖国。

这个下午，她们还不知道，几个月后，她们当中的一些人将死去，死于美国人的用来解救她们的轰炸。

第十七章　抽鸦片的摩拉德和孤儿院



她既没有问，为什么他抛下她一个人离开，也没有提起，这段时间他都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更没有问，他是如何找到她的。她只是给他倒了杯茶，淡淡的问了一句，是不是觉得累。然后打发纳法丝上街，给她爸爸弄些新鲜的面包来。

摩拉德还是每天都离不开鸦片，他已经没有力气干活了。而且他还不能迈出大门一步，因为在一次精神病发作的时候，他自己把胡子给剃掉了。要是塔利班看到他这个样子，一定会把他抓去坐牢的。

对于摩拉德的归来，锡林－戈尔无动于衷，既没有表现得高兴，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她早已经适应了不得随便出门、用长袍从头到脚的蒙起来的规定，这已经成了每天的必修功课。她已经学会了如何对付塔利班不许妇女工作这个禁令的情况下，如何喂饱自己和四个孩子。现在，抽鸦片的摩拉德回来了，她也一定有办法不会让他挨饿。如果有需要，她还能想办法给他搞些鸦片来。即使她现在还不知道，她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些。但是，无论如何，她一定有办法，她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



在阿扎丁娜和她新结交的朋友的帮助下，锡林－戈尔得到了一个有报酬的清洁工的活儿。雇主是一个在阿富汗为美国救援组织工作的外国女人。对于锡林－戈尔的到来，她感到很高兴，因为同锡林－戈尔的接触是她跟阿富汗人惟一的私人接触。秘密的接触。

锡林－戈尔很喜欢这个外国女人，不仅仅因为她给了她这份工作，而且，这个女人的强烈感染力让她有勇气面对一切。塔利班禁止外国人跟阿富汗人交往，同样也不许阿富汗人踏进外国人的房子半步。更别提他们一直以来都禁止妇女工作，只允许保留几个女医生和护士。

锡林－戈尔把孩子们带到这个外国女人的住处，房子的后边是一个带着草地的漂亮花园。她让孩子们在那里尽情玩耍，自己坐在一边，看着孩子们在花草、灌木和小树之中追逐嬉戏，享受着片刻的欢乐，而不用害怕，孩子们会不小心踩到地雷。锡林－戈尔很开心，自己和孩子们每天可以得到一些像样的食物了。

锡林－戈尔很开心，可以每天见到这个从自由国度来的人，这个人有着她对生活、对幸福所希望拥有的一切。

这个外国女人善良、勤快、聪慧，懂得如何去生活。

每隔一两个星期，外国女人就会准备好一大桌饭菜，邀请来同在阿富汗为救援机构工作的朋友，享用晚餐，像是国王的宴会一般。

锡林－戈尔跟快乐的园丁一块儿把地毯从屋里挪到了花园里。客人们三三两两地分散在树下，躺在枕头或是小坐垫上。在灌木和花丛里，锡林－戈尔插上了一些蜡烛和细细的小棍。点燃了小棍，散发出醉人的香气。

整个夜晚，人们在不停地吃着。每个人都在尽情地享受着美好而珍贵的时光。整个夜晚，人们都在不停的喝着各种各样的饮料，有些散发出奇怪的味道，但客人们看上去很喜欢这些饮料。整个夜晚，不仅男人，女人们也都抽着烟。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了的锡林－戈尔还是觉得，不吸烟的女人更好看些。

头一次，锡林－戈尔不那么确定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对于这些外国女人和男人之间的行为——他们互相拥抱，亲密地坐着，窃窃私语，甚至当众接吻。出于礼貌，锡林－戈尔努力不去注意这些。但她还是忍不住看到那些穿着暴露的女人们紧紧贴着男人坐着，大胆地看着他们，握着他们的手，温柔地把玩。就算是自己的丈夫摩拉德也不曾这样地对她——久久的握着她的手，轻柔地抚摸，逗弄她，用充满爱意的眼睛看着她，微笑着，偷偷地吻她一下。外国人的真主一定是一个善良大度的真主。锡林－戈尔暗想，他允许人们做这些事情，而不会降罪于他们。

锡林－戈尔喜欢看这一切：快乐的园丁、愁眉苦脸的司机和其他的阿富汗人端着盘子穿梭于客人之间，不停的问：*Saheb*，*excuse me*，还需要鱼块吗？*Saheb*，*excuse me*，还需要鸡块吗？*Saheb*，*excuse me*，还需要饮料吗？*Saheb*，*excuse me*，还要杯可乐吗？巴基斯坦的可乐。

到处都能听到 Saheb，仿佛上个世纪那个时候的英国殖民者。

Saheb，主人。Excuse me。

今天，贵族们宁愿呆在英格兰。这片土地迎来了来自全世界的新 Saheb 们。他们给联合国、红十字会和其他非营利





性组织工作。他们年轻，没什么钱，却拥有深邃的思想、强烈的民主意识，奇装异服、灵活、喜欢冒险，乐于助人，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Saheb* 中的大部分人或是觉得家乡也不适合他，或是希望从一成不变、缺乏激情的庸俗生活中解脱出来，从而来到了这个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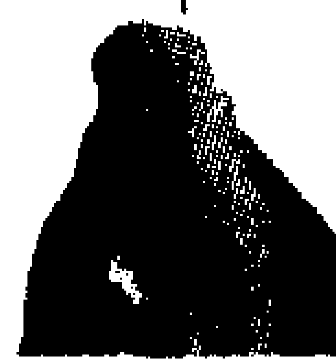
Saheb，还要杯可乐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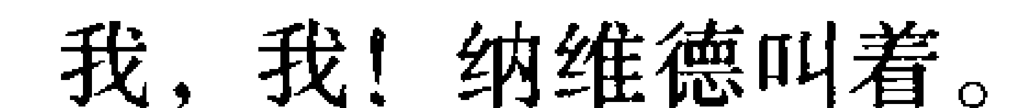
第二天一早，纳法丝第一个从床上爬了起来。前一天晚上，她就已经准备好了一个空箱子。没等到邻居家的公鸡开始喔喔叫，纳法丝就溜进了花园里，在花坛和树丛里爬来爬去，寻找着空瓶子。她清点着箱子里的瓶子，那股高兴劲儿，仿佛自己就是一个富有的女王。把这些瓶子拿到市集上去买，可以挣好些钱呢。也许可以实现她一直以来的那个梦想了——买一双胶鞋，这样脚就不会再湿乎乎、冷冰冰的了。也许除了可以给自己买一双鞋之外，还能剩下些钱给小妹妹纳西穆买一双。两双胶鞋，一整箱的空可乐瓶。*Saheb*，*excuse me*。

锡林－戈尔清捡着烟头，那些 *Saheb* 随手抛在花坛、草地里、路边的烟头；收拾着枕头和坐垫，那些 *Saheb* 坐过、躺过的枕头和坐垫。她高兴的想象着，给女友们讲这些大胆放肆的外国女人，显露她们的肌肤，公然在公共场合跟男人们谈话，亲密地接触，也让男人们碰，还有其他的勇敢行为。锡林－戈尔要告诉女友们，她亲眼见到了有这样的女人，过着这样的生活，就是她们所憧憬的幸福美满生活。她要告诉她们，她心中又产生了新的希望。只要这世上存在不用挨饿、快乐生活着的妇女，锡林－戈尔和她的女友们就应该心存希望。

清扫完花坛中的烟头之后，锡林－戈尔拿出了盘子。用珍贵的油脂擦的油光发亮的盘子装满了剩下的食物，面包、米饭、肉。对于锡林－戈尔和她的孩子们，对于快乐的园丁、愁眉苦脸的司机和其他在这里干活的阿富汗人，这可是够吃上好些天的可口的饭菜了。

快乐的园丁张罗着把地毯、枕头和坐垫收回屋子里，他跟人说话时，脸上总是挂着一丝微笑。只要我们还有活儿干，就不会想起战争，不用担心地雷，也会忘记我们的家乡正在遭受的所有的苦难。来吧，孩子们，我们一起动手，活儿就很快干完了。一个枕头，拿了两个，谁可以一次拿三个啊？





我，我！纳维德叫着。

我来，我来！纳法丝喊着。

骄傲的、诚实的、快乐的园丁肌肉发达，强劲有力，他把枕头连同孩子们一起搬回了屋子。啊，看看，哪里是搬枕头啊，这成了孩子们的游戏了。

纳法丝、纳比、纳维德和纳西穆开心地笑着，笑出了锡林－戈尔的眼泪。欢喜的眼泪。

好了，现在开始干最好玩的活儿。快乐的园丁大声说。

纳法丝、纳比、纳维德和纳西穆拍着手，欢呼雀跃。水，水来啦。塑料水管要出水了。

快乐的园丁非常喜爱他的水管，他已经沉醉在把灰尘和脏东西冲洗的干干净净的想象之中了。他的背脊、他的肌肉有力的紧绷着，他走向水龙头，拧开，不用太多，不用太多的水压，水便喷射出来了。水，清洁、新鲜的水。

纳法丝、纳比、纳维德和纳西穆坐成整齐的一排，安安



静静地看着快乐的园丁，仿佛他正在讲一个童话，正在舞台上表演。

看这儿，快乐的园丁说，这水多听我的话，看这儿。我控制了它们，叫它们怎么样，它们就得怎么样。

他用手指捏住水管的出口，水变成了一个薄层，有力的喷出来。园丁指向哪里，它们就把那里洗的干干净净。他把所有东西都冲进了花坛。所有一切。灰，沙，土，罪恶。

塔利班的罪恶还留在那里。

锡林－戈尔被抓住了。从此她再也不能给那个美国女人干活了。

锡林－戈尔被抓住了。从此她再也不能在秘密学校，家庭学校，学习了。

锡林－戈尔被抓住了。从此她再也不能在集市上卖自己编织的毯子了。

阿扎丁娜也被抓住了，塔利班把她投进了监狱。

女生物学家也没有坚持住，收拾好所有她能够带走的东西和孩子，逃走了。

护士被迫嫁人了。她的丈夫从此不许她踏出家门半步。

美国女人也走了，去了另外一个同样有战争的国家。

锡林－戈尔蹲在市集的一个角落，从长袍下面伸出手去，乞讨，暗自寻思：原来在其他国家也是有战争的。乞讨，她可以做。这不是工作。塔利班可以接受。因为他们不愿意为锡林－戈尔和其他成千上万这样的妇女负责。乞讨，可以做。

锡林－戈尔在庆幸。总之她还不用出卖自己的身体。

孩子们成了她最好的帮手。纳比，调皮的纳比，干着擦

鞋的活计。小纳西穆坐在路边，点着敬神用的香，过路的人丢些钱，她便背诵一小段经文。

愿仁慈的真主保佑你，免于一切灾祸、疾病和苦难。纳维德在垃圾堆里捡出可以做燃料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卖。纳法丝已经到了发育的年纪，胸部若隐若现，臀部变得浑圆。纳法丝有九岁了吧，或者是十岁？十一岁？总之她不能够再到街上乱跑了。锡林-戈尔不许她再出门，否则是要招来塔利班或者别的什么流氓，要娶她做妻子了。这可是件极危险的事情。



纳法丝现在也必须和父亲——抽鸦片的摩拉德一起，呆在摇摇欲坠的屋子里。不用做什么事情，望着天空发呆，这样度过一整天，等待着母亲和弟妹们回家。

一天，纳比回到了摇摇欲坠的屋子，脑袋上缠着一条黑色的头巾。

我要做塔利班。他骄傲的大声宣布，然后我就能加入战斗，保卫我的祖国，捍卫神圣的宗教，打击那些藐视真主、与真主和伊斯兰为敌的人。

第一天，锡林-戈尔好言相劝，不要做这种愚蠢的事情；第二天，锡林-戈尔警告他，如果他再不放弃这个想法，她就让他在门外站上一整天；第三天，锡林-戈尔揍得他浑身青紫。

纳法丝扑到母亲的身上，把弟弟从发了疯的母亲的手里抢出来，母亲停止了毒打。纳法丝冲着她叫道：你还想怎么样？他已经在外边站了一天了。塔利班用寺院里的喇叭放着那些哇啦哇啦的东西，他怎么能不受影响？他还是个孩子，你也问问自己，他是不是真的明白他们说的？



锡林－戈尔看着她的女儿，她的小纳法丝，她自己还是个小女孩啊。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

纳比抱着姐姐，抽泣着。在姐姐的怀里，他觉得高兴；看着失去了理智的母亲，他觉得害怕。害怕的高兴。

锡林－戈尔蹲在角落，看着另一个角落里的抽着鸦片的摩拉德。她恨他，恨自己，恨塔利班，恨无尽的饥饿，恨面黄肌瘦的孩子身上的破衣裳，恨每个人、每个东西上挥之不去的臭味。她恨每一件事情，恨每一个人。

这些对真主有什么意义？锡林－戈尔说，为什么他不让我从这种生活里解脱，把我带去他身边？

纳法丝用充满恨意的目光狠狠地瞪着母亲，轻蔑地笑着，说：他为什么要把你带到他身边？你这样的人真主要来做什么？如果他看不到你，他才会高兴呢。

你懂什么真主？锡林－戈尔说，空气中弥漫着怨恨。

真主安拉。

第二天晚上，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纳比擦鞋，纳维德捡垃圾，纳西穆焚香乞讨，回到了摇摇欲坠的屋子。他们发现锡林－戈尔躺在地上，手腕戴着两个红红的手镯。血的手镯。

锡林－戈尔割破了自己的动脉。

纳法丝、纳比、纳维德和纳西穆围着母亲。

纳西穆用手指沾了些母亲的血，在自己的手腕上也画上了一个血的手镯。

纳法丝撕开一块破布条，缠绕在母亲的手腕上，包扎好伤口。妈妈发疯了。她安静地对弟妹们说道。

四天四夜，锡林－戈尔躺在地上，手腕缠着布条。

她终于张开了眼睛，看到纳法丝坐在面前，擦着她额头上的汗。

锡林－戈尔微笑地看着纳法丝。真好，她说，我看到他了。

哪个他？她问。

真主安拉。

锡林－戈尔整夜都醒着，没有一点声息地睁着眼，没有哭泣，没有呻吟，也没有唉声叹气。不等清晨第一丝曙光照进摇摇欲坠的屋子，她绕过还在熟睡的摩拉德，下了床，叫醒孩子们，说：我们走吧。

我们要去哪里？

去一个地方。

我害怕。

我也怕。

我们是在哪里？纳法丝问。

锡林－戈尔没说话。

这个房子是用来干什么的？纳比问。

锡林－戈尔没说话。

这里臭得跟粪坑一样。纳比说。

锡林－戈尔还是没说话。

有我们管着你的孩子们，他们会过得很好的。一个塔利班说，很快我们就又可以从一家外国援助机构拿到钱，然后就能给男孩子们开设体育课了。年轻的塔利班坐在穿着蓝色外罩的锡林－戈尔对面。长袍遮盖下的锡林－戈尔感到很高兴。





这个塔利班大概二十岁，也许已经二十三岁了。身上的袍子、珍珠般的牙齿雪白发亮，头巾、长长的胡子和有光泽的头发乌黑发亮。

真是个帅气的小伙子。锡林-戈尔想。她问他：那女孩们怎么办？

体育运动是剧烈的身体活动，帅气的塔利班说，对女孩子太危险了。伊斯兰教教义里，处于青春期的女孩子是不能够进行剧烈活动的。她们不能跑跑跳跳，这样才能保证她们的身体不受损伤。否则，剧烈活动会使她们的处女膜破裂，甚至失去怀孕的能力，那样就找不到男人了。

锡林-戈尔简直怀疑自己在做梦：她在跟一个塔利班，一个陌生的男人，谈论着自己女儿的处女膜。

她们可以读书识字吗？锡林-戈尔问。

伊斯兰教义里真主的戒律就是我们的法律，遵照真主的意志，我们会好好教育孩子们，给他们最好的照顾。塔利班不耐烦地说，摇响了桌上的小铃，一个驼背的老仆人走进来。他把一张写了四个名字的纸条放到他的手上，叫他先出去等着。

写着四个名字的纸条。纳法丝、纳比、纳维德、纳西穆。锡林-戈尔的孩子。

你上过俄国人的学校。塔利班有点愤怒地说道，手快速地拨动着珍珠念珠。

锡林-戈尔没说话。

我既没有学过化学，也没念过生物，塔利班说，我所学过的，只有真主的神圣教义。塔利班核桃仁般乌黑的眼睛盯着锡林-戈尔，锐利的目光穿过网状的蓝色面纱，继续说

道：会读古兰经，就不是文盲了。把孩子留下，还是带走，你自己做决定吧。

我把他们留在这里。

塔利班再次摇响了铃铛，唤来了驼背的老仆。把这个妇人的孩子们带到食堂去。他下令。

驼背的老仆等在门口，锡林－戈尔走了出来。他一言不发，只是示意锡林－戈尔跟着他走。

他们穿过长长的阴暗的走廊，经过没有门也没有窗户的房间，闻着粪便的臭味，听着响亮的小便声，经过无数双孩子的眼睛，死气沉沉的目光望着他们，看过了这些那些，驼背的老仆终于开口说话了：至少在这里，你的孩子们不会挨饿。

只有纳比和纳维德可以在食堂吃饭。

女孩子们必须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他们什么都必须在房间里做。睡觉，喝水，吃饭。在房间里生活。

从早到晚，从晚到早。

每个房间大概住二十个人，或者会更多。

成年累月，从冬到夏，四季不分。以先知的名义，以古兰经的名义，以伊斯兰的名义。

女孩子们不能到院子里，也不能到平台上，不能去食堂，也不能去内院。

为什么？

因为她们是女孩。

至少在这里她们不会挨饿。

真主与你同在。纳法丝、纳比、纳维德和纳西穆说。

真主与你们同在。锡林－戈尔说。





孩子们哪？摩拉德被鸦片的烟雾包围着。

在孤儿院。锡林－戈尔回答，在那里，他们至少可以吃饱了。

锡林－戈尔坐在集市的一个角落里，从她那破烂的蓝色罩袍里伸出手，乞讨。忽然昏倒在地上，就那样躺着。

锡林－戈尔失去了知觉，一动不动。

只有血液，只有血液还在流动。血从下面流了出来，流出了一个婴儿，染红了她那破烂的蓝色外罩。

丝摩芙望着大海，望着海水中的倒影。

锡林－戈尔来到一个外国救援机构。

我需要帮助。她说。

翻译官转述。

你还不够资格。

锡林－戈尔没有表现出失望，也没有吵闹。她明白。

这些专业的救援人员硬起心肠，对像锡林－戈尔这样的人不闻不问，他们无法给与个别人单独的帮助。没有能力，也不允许。只能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否则，他们会一个人都无法帮到。

救援机构里有数不清的小麦、上万的美元，周围也聚集了数不清的等待救援的家庭。他们是对的。锡林－戈尔想。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这些家庭。夜晚，他们坐在用美元租来的坚固的房子里，偷偷地抹着眼泪，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当锡林－戈尔给那个美国女人干活的时候，她碰见过。第二天一早，又必须打起精神，面对这些数不清的小麦，面对这些等待救助的人群，面对这个索取的国家——阿富汗。

锡林－戈尔坐在这个女人的面前，给她看她的手腕，刚

刚愈合的伤口，给她看她骨瘦如柴的饥饿的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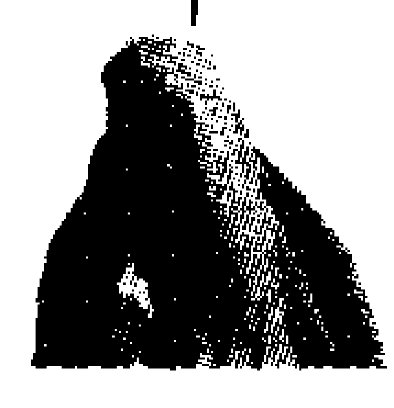
外国女人被锡林－戈尔的苦况打动，给了她一张纸条。凭着这张纸条，锡林－戈尔拿到了小麦。在市集上，她用这些小麦换回了钱。

锡林－戈尔把孩子们从孤儿院接了出来。

纳法丝、纳比、纳维德和纳西穆手牵着手，站在母亲面前。

过得好么?

不错，谢谢。





第十八章　乞丐婆和山羊奶

割过动脉，流过产的乞丐婆锡林－戈尔和纳法丝，纳比，纳维德，纳西穆以及鸦片鬼摩拉德没有整理行装。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整理的。

他们动身了。

乞丐婆锡林－戈尔不知道自己还能否经受住逃亡。锡林－戈尔不知道淘气的双胞胎兄弟在北方还活着的传闻是否是真的。锡林－戈尔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穿过前线。乞丐婆锡林－戈尔什么都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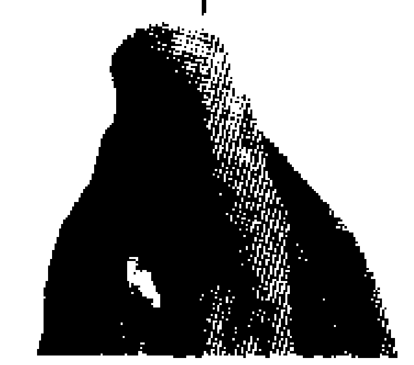
在这块被神遗忘的土地上还有人能知道点什么吗?

第四天了，又一个让真主心酸落泪的日子。真主在去阿富汗的路上看到了乞丐婆锡林－戈尔，可是他再也认不出她来了。他听到她的祈祷后，派出一个商队接纳了乞丐婆锡林－戈尔，她的孩子和鸦片鬼摩拉德。

纳法丝，纳比，纳维德，纳西穆帮忙赶羊，挤奶，负责捡拾骆驼、羊和驴的粪便，晒干后用来生火。纳法丝，纳比，纳维德，纳西穆照顾着羊羔和小孩，用线系着护身符，四种颜色，红，白，绿，黑。纳法丝，纳比，纳维德，纳西穆大声唱着歌，一路跑着，把羊群赶到一起。锡林－戈尔将黑色裙装换成了多彩的游牧民族服装。红，白，绿，黑。她

把头发散开，编成许许多多的小辫子，结在顶上，颈上挂着叮当作响的黄铜首饰。喝的是羊奶，还扛枪射击，学会了排雷，骑马，用石块将桩子砸进地里。

四十天后，锡林－戈尔和孩子们穿过了沙漠，翻过山，走过谷地。他们吃得饱，睡得足，心满意足。纳法丝，纳比，纳维德和纳西穆的脸上甚至有了笑容。他们穿过火线，踏过冰雪，登上兴都库什山脉，最后朝费扎拜得[1]走去。



① Faizabad，地名。



第十九章　北方，兄弟俩和慈祥的祖母

锡林－戈尔当司令官的兄弟在国家北部的山区和塔利班作战。他受人尊敬，是远近闻名玩波兹卡什的顶尖好手。这是男人们骑在马上抢夺一只死羊的游戏，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一个国王发明了这个游戏，用来在战前鼓舞士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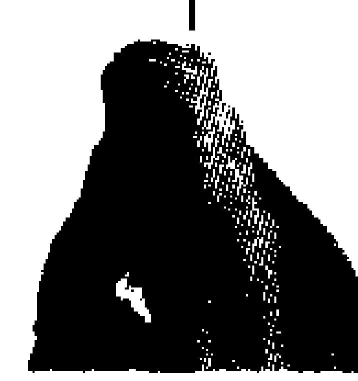
司令官兄弟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杀了多少敌人。多少俄国人，多少沙特阿拉伯人，巴基斯坦人，转交给美国多少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士兵。他也没数过有多少个被他杀死的塔利班。他只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祖国。为了他的孩子，为了让他们有更美好的未来。为了自由，为了真主，为了穆罕默德，以古兰经的名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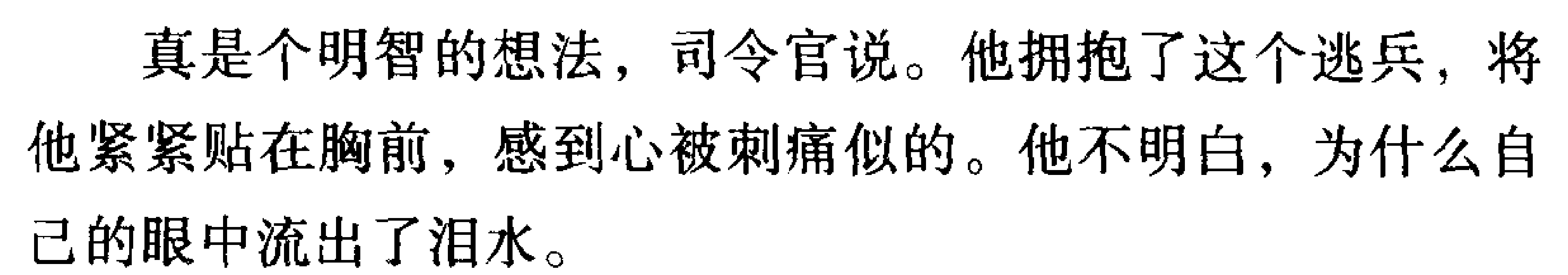
就在他刚开始生活，就在他刚学会古兰经，就在他刚学会如何耕地，就在他下巴上才长出绒毛，就在他半是男人半是男孩，想着自己很快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时，就在那时，俄国人侵入了村庄。他不得不和父亲和兄弟们一起跑进山里。十年，他们反抗了十年，直到把俄国人赶出家园。接着就为夺权和其他游击队作战。若干年后，塔利班来了，将疲于战争的游击队一直赶到了北方。相互敌对的游击队又联

合在了一起，成为北方联盟。

不知什么时候，锡林-戈尔的兄弟就凭一纸委任状任命自己为司令官，负责守卫这座无名山头，不让敌人侵犯。以祖国的名义，自由的名义，以北方联盟的名义，以古兰经的名义，穆罕默德的名义，伊斯兰的名义。

不知什么时候，山中来了一个年轻人，在司令官面前说，老师们在我头上绑了一块头巾，告诉我，我是一个塔利班。他们送我去到别的塔利班那里，告诉我，我要解放祖国，杀死游击队员。但是我逃跑了。现在我在这儿，我要杀死塔利班。





真是个明智的想法，司令官说。他拥抱了这个逃兵，将他紧紧贴在胸前，感到心被刺痛似的。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眼中流出了泪水。

若干天之后，司令官明白了自己心痛和流泪的原因。这个逃兵是他的兄弟。是他父亲的儿子，自己的同胞弟弟。那个淘气的双胞胎。

敌人？是塔利班。阿富汗的塔利班。巴基斯坦的塔利班。阿拉伯的塔利班。有时也是其他司令官。他们想扩充自己的地盘。

他们还要战斗多久，司令官兄弟自己也不知道。司令官兄弟战斗多久，淘气的双胞胎也会战斗多久，只要战斗还在持续。不然要他做怎么呢？地里布满了雷。村庄已被摧毁。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

淘气的双胞胎还没结婚。

司令官兄弟有两个妻子。两个妻子和司令官兄弟的十一个孩子很满意这样的生活。



不知何时，锡林－戈尔的女儿努尔－阿弗塔卜和她的两个孩子投靠到了山里的司令官兄弟。他照顾着他们。他将她交给自己一个年轻的士兵做了妻子。真主保佑，她不久就要为他生下一个男孩。

而今真主给锡林－戈尔所指的也是一条通往北方的路。指给锡林－戈尔，纳法丝，纳比，纳维德，纳西穆和摩拉德一条路。摩拉德还在吸鸦片，虽然抽得不那么凶。半个鸦片鬼。

我们终于又在一起了，司令官兄弟说道，仔细看着他多年来都未曾见面的妹妹。

锡林－戈尔取下头巾，解开发辫，将疲惫的身子靠到垫子上。她大口喝着热乎乎的糖茶。努尔－阿弗塔卜的大孩子——锡林－戈尔的大孙儿正从左往右爬，刚好与从右往左的第二个孩子——锡林－戈尔的二孙儿的头撞在一起，两个孩子都栽到在地。就在他们开始张嘴大哭之时，就在他们带着求助的眼光看着锡林－戈尔时，就在这时，努尔－阿弗塔卜大叫一声，痛苦地弯下身子，望着她的母亲，躺倒在地上说，到时候了。



锡林－戈尔挽起头发，拉上面纱，从门边的夹室内取出镰刀，放入火中，又在滚水中涮了几下，掀起女儿的裙子，将手伸入子宫口，摸到了胎儿软软的鼻子，耳朵和嘴。她轻轻抓住孩子滑溜溜的小脑袋，将他从女儿腹中拉了出来。她的第三个孩子。

愿真主永远都不要抛下你一个人，锡林－戈尔说着，用镰刀将男孩的脐带割断，轻念一声“以主的名义”。

锡林－戈尔吻着孩子的前额。愿真主赐福，让你丰衣足

食，永享欢乐。

锡林-戈尔将她从女儿腹中拉出的第三个外孙抱到女儿怀里。愿真主赐予你和平宁静的生活。愿真主赐予我们的家乡阿富汗自由。

锡林-戈尔取下头巾，撩起散落的白发，将没喝的茶水一饮而尽。她问女儿，叫他什么呢?

锡尔-德尔，和我死去的第一个丈夫同名，努尔-阿弗塔卜说着，吻了吻儿子的前额。

锡尔-德尔，狮子的心，好名字，锡林-戈尔说。

你的头发，努尔-阿弗塔卜说，它们变白了，你现在已经是比比了。

比比。祖母。

慈祥的祖母。

比比-锡林。



译者的话

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是一个阿富汗女人的故事，一个战争的故事。

这是一本好看的书。在这里，战争和和平，人性和兽性，男人和女人，憧憬和现实，崇高和渺小，尊严和耻辱，赤裸裸面对面地交织，碰撞，斗争。

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文明和野蛮，宗教和国家，社会和个体，性爱和情爱，理性和感性，生存和发展都会得到新的诠释。让我们用我们的眼睛去看，用我们的心去思考。让我们知道，在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些经历，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种生活。

本书序言和第 1 章由常利梅翻译，第 2～7 章由赵叶莹翻译，第 8，18，19 章由胡越翻译，第 9 章由潘娟翻译，第 10，14～17 章由陈群翻译，第 11～13 章由刘楠楠翻译，最后由潘娟统一审稿。

译者为忠实原著的语言风格和语言上的独到之处，尽了最大努力力求译得好看，精彩。但因才疏学浅，时间仓促，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哭泣的阿富汗
作者=丝芭·沙克布著　　潘娟等译
页数=285
SS号=10821266
出版日期=2002年06月第1版